武俠世界

金甲天神 東方一小國之王登基，一尊失踪了二百年的神像突然重現於世，你想知道此中有何奧妙嗎？千萬不可錯過本期的［金甲天神］，它將帶你到世界屋脊去共遊。



$2.00

846

◀編　後　話▶

「鐵蓮花」故事今期結束，內容情節發展至頂點，曲折迂迴，難以臆測！藏寶圖之爭，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後，亦告一段落，但餘波未了，太行奪寶一場風雲變色大戰和鐵小薇的眞正身份(？)下期刋出的「黑鳳凰」有詳盡的敍述，該故事情節賡續「鐵蓮花」，比上篇更精彩，更獨特！更使你閱後驚奇不已！幸勿錯過。

＊＊＊　　＊＊＊　　＊＊＊

「金甲天神」是今期刋出的巨型「鐵拐」故事，城市三俠呂偉艮等人盡展奇謀，渾身解數，爲了一尊金甲神像的踪跡，從美國影城荷里活，萬里迢迢飛到世界屋脊山城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過程驚險百出，令人咋舌！不過，閱讀之下，可令你如同置身暢遊琳瑯滿目影城的風光之感，又可把尼泊爾明媚秀麗景色盡收眼底！目不暇給。

＊＊＊　　＊＊＊　　＊＊＊

暌別一時的名作家諸葛青雲先生，下期本刋又有他的精心巨著長篇「怒馬香車」與各位見面了，諸葛君的作品，名聞遐邇，武壇稱重，譽滿東南亞各地，早已膾炙讀者口中，百看不厭。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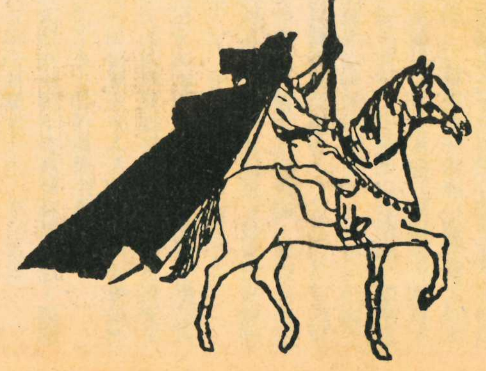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4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金甲天神

馬雲·文
盧令·圖

飛天奇刦　妙計擄人

到美國旅遊的人，有兩個地方，是非去不可的，第一個是廸士尼樂園，第二個便是影城了。

三俠於離開華盛頓之後，對於那半把古劍所留下的印象，仍然難忘，他們希望到影城荷里活一遊，讓身心鬆弛一下。

自從電影日趨下坡，電視由黑白發展爲彩色之後，荷里活這舉世聞名的影城，就只有一家環球公司可以支持下去。

人類都有潛伏的懶性，所以科學家才會發明許多東西代替了人手，使到我們越做越少，處處講究享受，電視之能取代電影，也在於它能令你安坐家中，同樣可以看到七彩繽紛的畫面。

除非有難以一睹的大片上映，否則很少人肯穿得整整齊齊，跑到戲院中去。

年來荷里活的大小製片公司倒完一家又一家，可以肯定的說：完全是電視門垮了他們。

那麼，環球公司爲什麼能一枝獨秀地生存下去？

呂偉良等三俠抱住好奇的心情，付了參觀費之後，跟着嚮導進入了環球片場裏面去，除了一開眼界外，還希望能够找出上述的答案。

幾塊美元一個人的入場參觀費，說貴不貴，說便宜也不算便宜了。呂偉良夫婦偕同阿生等，三個人單是入場費已經十多美元，到底是否值得？那就要等待事實來證明了。

起初實在連三俠也不明白，只是讓遊客進來參觀一下，何必收到每位數元美金之多？（按：當時每位收費四元。）

但是，看下去便知道物有所值了。

在香港日本等地，如果有人面的話，也可以參觀片場。但他們決不會專爲遊客表演什麼，最多是導遊帶你到處逛逛，向你解釋一番便了事。

在環球片場裏，有許多大場面的表演是專爲觀光客而設的，他們並非在拍片，而是絕不馬虎地，表演一些特技給你欣賞。

例如西部片的警匪大戰，警察開槍時，匪徒中槍，何故鏡頭中所見，中彈的部位何故眞的有血流出呢？

原來扮演匪徒所穿的衣服內面，早已隱藏着一種用膠囊儲住的紅色液體，當警槍由這邊發射時，放的自然是空槍，那邊特技人員使用遙控引爆的方式，令到「匪徒」身上的「血漿膠囊」爆破，於是人造血液便由破孔中滲出，看來像是匪徒眞的中了槍一樣。

那麼，扮演匪徒的演員豈非十分危險？

不會的，因爲他所穿的內衣是特製的防彈尼龍，這小型爆炸決不會弄致眞的創傷。（在上一篇「半把古劍」中，職業竊匪嘉遜的情婦莎寶，就是被人用同一原理的遙控爆炸裝置，暗藏在僞裝的大衣鈕之內，唯一不同的，就是可以遙控引爆的膠囊所儲的，並非人造血，而是毒液，同時莎寶並未穿上任何防彈尼龍衣而已。）

三俠又參觀了一場人造的「山洪暴發」。

那一邊山頭之下，突然狂風驟雨，但他們立足的地方却安然無事。

一棵大樹在山脚下被吹得連根拔起，豪雨自山頂上冲下來，彷彿萬馬奔騰。

以上一切自然是「人造的奇景」，但他們並非拍片，而是專爲遊客而演出，而且每天可能演上二三十次亦不足爲奇，那要看參觀的人多少而定。

「山洪暴發」的特殊效果，是用電來控制的，只要一按掣，被冲倒的大樹，立即自動豎起，連根一齊鑽回地上去。

那些流入山脚的「洪水」，也可以由龐大的抽水系統，將它全部送回山頂水箱。下次如果再須要表演時，只須按掣，隱藏在大樹頂上的巨型花洒，又將這些「雨水」落下來。

整個循環過程，只要三分鐘時間，一切用指按鈕控掣，無須浪費食水，確是巧奪天工。

三俠坐上參觀列車——那是一列漆上紅白條紋的電車，環遊整個片場一周，的確大開眼界。

片場大約有一百七十公頃那麼大，坐專爲遊客而設的參觀列車，約須時二小時又三十分，才可以環遊一周。

但一般參觀者——包括了呂偉良等三俠在內，都不願意就此離去，通常他們離開參觀列車之後，還要再花兩小時至三小時參觀其他事物，例如電影博物館，特技演員表演以及動物演員——即如猩猩，鸚鵡之類。

在香港，有人參觀過某片場內一條實景街道，便連聲讚美。

但如果跑進環球片場來比較一下，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這裏擁有千多幢建築物，許多不同年代的街道，但是，這些建築物全是只有門面，後邊眞空的。不過如果你不是親自跑到建築物後面去看看，你很難相信在銀幕上所見的「宏偉建築物」原來只是一個棚架而已。

一座有郊區風味的私邸，原來就是拍攝電視片集「無敵鐵探長」的背景。

離此不遠處，又有一幢木頂小平房，那是另一電視片集「妙手仁心」的醫生之家。

以上兩個片集都在香港電視播映，想不到原來就是在這裏拍攝的。

三俠現在總算明白了，環球公司何故能一枝獨秀地生存下去？

他們適應潮流，改拍電視片集之外，便是利用觀衆好奇的心理，大做「觀光生意」。

別小睹那區區數美元的入場費，據最保守的統計，他們每年接待的遊客就在一百三十萬人次以上，單是這筆收入也不錯啊！

別以爲付了入場費之後便可以到處亂闖，片場裏有一些地方是「謝絕參觀」的。

例如敏感度極高的「收音室」，即使最輕微的雜音，也可能被收錄入去，所以一直不讓外間人士接近半步。

儘管如此，値得一看的地方實在多得很，例如拍攝海戰片中的人造海，恐怖片中的「倫敦塔」，希治閣導演「觸目驚心」一片所見的二層高的陰森樓房等等，至今仍可一睹。

至於那些電動模型，以及科學幻想片中的道具，不但吸引着孩子們，連成人也大感興趣哩。

但最受歡迎的節目，還是特技演員們的表演，他們在遊客面前，站在二三十呎高的屋頂上跳下來，絲毫沒有受傷。

在一些荷里活電影中看見阿飛輩打架嗎？他們用玻璃瓶先向枱角一砸，然後再用破瓶朝住對方的腹部揷去。

原來那「破瓶」是苯乙烯塑膠製成的，看似玻璃，其實絕不會傷人。

但是，遠在香港的青年阿飛們，看了那些畫面之後，竟然「有樣學樣」，汽水破瓶傷人的事，常常可以在報章上見到。

其實銀幕上見到最兇殘的場面，都經過技術人員的特殊設計和安排，反覆試驗，認爲百份之百安全，然後才演出的。

例如甲以木椅一張，迎頭砸向乙的頭部，椅子應聲粉碎。

這鏡頭如果是眞的，「乙」可能要入醫院，甚至送入殯儀館也不出奇。

其實幕後拍攝上述鏡頭時，椅子固然事先鋸至一碰卽碎的程度，扮演被砸頭的「乙」那位演員，若非特技替身演員，亦必須戴上安全的僞裝帽子或者假髮，大明星決不冒險。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參觀過環球片場之後算是大開眼界，但是，他們却担心因此而冲淡了以後看電影的興趣。

尤其是那些大場面的電影，什麼驚濤駭浪，什麼山崩地裂，原來全是特技製作，不明白時看看還有點興趣，既然都明白了個中眞相，看了豈非乏味？

不過這只是可能屬於多餘的担心，因爲一部電影除了看特技場面之外，還有情節上的吸引。

三俠離開影城時，已是將近黃昏時份。

他們本來希望有機會看看大明星們的豪華別墅，據說那兒的住宅都有私家泳池，但是飯後已經是入黑時份了。

跟隨着電影事業的衰退，荷里活的夜生活也爲之失色不少。儘管如此，對於身爲遊客的三俠而言，他們還是要過一下影城的夜生活。

因爲一個遊客在陌生的環境下，不可能那麼早便上床就寢，所以夜生活是必然的，而一般夜生活當然是到夜總會去。

三俠聽了飯店侍役領班的介紹，選擇了一間較保守的夜總會。

這裏可能聽到的，是一個古典樂曲的演奏，沒有呱呱叫的新潮音樂，耳根樂得清靜，頭腦自然可以保持清醒。

結他手憑一隻結他十隻手指，製造各種特殊效果的音響，以及彈奏西班牙的踏步舞曲，都敎三俠爲之耳目一新。

此外還有美國歌手仿唱國語時代曲，例如「玫瑰玫瑰我愛你」，想不到時至今日，在這種地方，還可以聽到，的確令三俠有點意料不到。

但令他們更加感到意外的事，就是日間見過的一張面孔，竟然出現在他們身邊附近，那是一名特技演員的面孔。

那名特技演員曾在二十呎高的屋頂，一個滾身翻落地下，絲毫沒有損傷，當時三俠也看得拍掌叫好。因爲他是佯作中槍，自傾斜的屋頂直滾下來的，而不是站足屋簷一躍而下，自然是須要講究胆色與特殊的技巧。

假如是站在屋簷之上，作好了準備之後打個筋斗翻身下來，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可以做得到，林愛莉也可以。

根據當時嚮導的介紹，此名特技演員叫史魯格，年紀只有二十餘歲。

史魯格表演時穿的是西部牛仔裝，面部化裝，戴毡帽，有鬍子，但現在却顯得頗爲英俊。要不是呂偉良目光銳利，從眼神與動作，身裁等等肯定他是史魯格，一般人很易疏忽這位身懷絕技的青年。

史魯格帶着一位金髮女郎在隣桌喝酒看表演，也一度到舞池中擁舞。

女郎年約二十，金髮藍眼，艷麗照人。識英雄者重英雄，三俠對於這名身懷絕技的特技演員，難免會多看一眼。

忽然有一名侍應生走到史魯格的身邊，三俠看見他很有禮貌地，將一張字條交到史魯格手中，同時示意給史魯格看，就是那邊一位先生叫侍應生轉來的。

史魯格點點頭，表示會意了，但他同座的女友却滿腹疑團。

待那侍應生跑開了，金髮女郎就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史魯格答道：「那邊有位朋友，想邀我過去談幾句，你不介意吧？」

金髮女郎嫣然一笑：「別把我冷落得太久啊！」

三俠看見史魯格離開了他的女友，到那邊角落的一張桌子去。

那兒坐了三個男子，他們沒有女伴，但桌上却擺了兩大瓶酒。

上夜總會不一定要帶女伴的，尤其是外國一些夜總會，常常可以見到一個個單身男人跑到這兒來買醉，有時也可以見到一些職業女郎跑來問他們是否須要陪他喝一杯。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呂偉良目中的那三名大漢，看來總覺滿臉邪氣。

再看見他們與史魯格俯首低語，好像正在商討一件既秘密又重要的大事時，呂偉良就直覺上覺得不尋常。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在私心底下警告自己：還是不要去管別人的閒事，專心陪妻子到處逛逛吧。

於是他的注意力便由那邊角落移至表演的舞台上。

當時舞台上正由一名喇叭手吹奏一首如泣如訴的幽怨樂曲。

不久，史魯格又回到他女友的身邊來，他滿臉不高興的神氣，他的女友顯然也察覺了事情有點兒不對勁。

那金髮女郎向史魯格說道：「發生了什麼事？」

史魯格道：「沒有事，妮坦，我們還是走吧！」

他揮手把侍應生召來，要結賬離去。

但是，由於史魯格回來之後的表情，令到本來不再理會他們的呂偉良，這時候又再度注意到那邊角落的三名大漢。

那三名大漢竊竊私議，蛇頭鼠眼的，有二人比史魯格更早離開了夜總會，他們只留下一個人結賬，但史魯格因爲背着他們，竟然未加注意。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也自始至終注視着事態的發展。阿生這時低聲說道：「我看等會一定有事發生。」

林愛莉也說：「是的，也許就在夜總會門外。」

呂偉良道：「別惹麻煩了。」

阿生說道：「但我担心，史魯格可能有危險。」

史魯格結了賬，爲那金髮女郎加上披肩，小心翼翼地扶她離去。

再往那邊角落一看，最後一名大漢不知何時也失了踪。

史魯格顯然也在担心着一些什麼，但不想

讓他女友知道。

阿生終於忍不住站了起來。

呂偉良想制止他，但阿生只說道：「你們在這裏等我一下，我就回來。」

說完，阿生也離開了夜總會。

夜總會門外，一切看來都很平靜。

門僮替史魯格召來一輛車子——那是一輛計程車，史魯格讓他女友先上了車，他則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但情形一如阿生所見，附近似乎見不到有人，甚至街車也不多見。

阿生覺得他的担心可能是多餘的，所以最後也就折回裏面去了。

回到夜總會內，呂林二人正在研究着一些燒過了的紙片。

他們問阿生：「有什麼事發生嗎？」

「沒有！」阿生聳聳肩把手一攤，苦笑道：「可能是我們太敏感了。」

但是林愛莉待阿生坐下來之後却說道：「我看未必。」

阿生瞪住那些燒過的紙片，問道：「這是什麼？」

呂偉良道：「可能是那三個人留下的，剛才愛莉佯作到那邊洗手間去，經過那張他們坐過的桌子，順手將烟灰缸裏這些燒過的紙片取來看看，想不到還有些未燒去的字跡。」

林愛莉揀出灰燼中的一角紙片，道：「你以爲這是什麼？」

阿生瞧了一眼，道：「原子筆畫的，好像是……是地圖。」

呂偉良道：「是的，最有可能是一間屋子內面的輪廓。」

林愛莉又揀出了另一片，道：「這又是什麼？阿生，你看看吧！」

阿生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寫的字跡大部份已燒去了。

僅可見到的是：阿拉伯字的「20」，以下是一個小小的「O」字，和斜斜的一撇，這可能是百份比的符號，但下面的已燒去了。

阿生道：「好像是百份之二十吧？這是什麼意思？」

林愛莉道：「這不是很明顯麼？那是一個非法組織的人，他們找史魯格談生意，要他加入，事成後可獲百份之二十的利潤。」

「但是，爲什麼會把一間屋子內部的輪廓也畫在紙上？」阿生問。

林愛莉笑道：「這更加明顯了，這宗買賣可能是入屋行竊。」

阿生又問道：「但爲什麼他們要史魯格參加？」

「因爲他是一名特技演員，也許匪幫有困難，有些地方非要借助他不可。」林愛莉又說：「雖然這一切只是我們單方面的猜測，但也非常之接近。」

「然則，我們應該報警。」阿生說。

呂偉良苦笑道：「別傻氣了，警方怎麼會相信我們的忖測？而且這也沒有確切的證據，只是憑空想像而已。」

阿生想想也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警方怎麼會相信一些外來遊客的話？再說，如果根本無其事，他們豈不麻煩麼？

於是三俠只好不再去理會這件事，暫時忘記了它，享受着那美妙的樂曲演奏。

他們一直在夜總會內逗留至午夜，才結賬返回酒店休息。

× ×

特技演員史魯格把他的女友金髮女郎妮坦送返家之後，也獨自回家休息去了。

妮坦也明白史魯格是個特技演員，他是靠技術賺取人家的金錢。因此他須有足够的精神和體力，否則就很容易失手。

拍片時他失手可以再拍一次，但在觀光客面前不可能出醜，否則他的飯碗就會爛。

所以，妮坦每次和他相約，總不能令他太夜返家休息。他們的相愛是絕對眞心的，他們已計劃在今年之內結婚。

史魯格雖然積蓄了一筆錢，但數目不多。妮坦是一家公司的女秘書，收入亦普普通通而已。不過在美國，只要雙方相愛就可以結婚，無須担心什麼禮金，禮餅和筵席費等等。

問題是史魯格目前的收入並不高，片場裏黑幕重重，他的收入除了納稅給政府之外，還要付給主持表演節目的人。否則，人家就會另請高明，他混了不少日子，自然也明白其中奧妙。

他希望有機會找過一份實實際際，穩穩定定的工作，那才可以成家立室。

妮坦獨自住在一家公寓式住宅之內，這裏大部份是一些單身的職業女性。

她實在希望早日結束這種孤零零的生涯，相信那日子也快到了。

她拖着疲乏的身軀，開了住宅的門，開了電燈掣，還未來得及掩門，立刻就感到有點不妙。

她迅速被人制服，同時有人替她掩門。她的咀巴被人力掩，叫不出聲音來，頸項也被人由後面勒住。

背後一個男子在警告她：「不要作聲，否則我會殺死你！」

她當然明白，如果有人要殺死她，那是輕而易舉的事。而且隣居也不會發覺，最快也必須等到明天才有人見到她的屍體。

因此，她乖乖的，不敢作聲。

她看見室內有兩個人，其中一人握住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

「你們是什麼人？」她冷靜了下來之後問道。

「你不會明白的。」其中一名大漢道，「跟我們走吧！慢慢再告訴你。」

妮坦問：「你要我跟你到那兒去？」

「去見你的男朋友。」

「你說……史魯格？」

「是的，他在等你。」

「你們也……也抓了他？」

「不錯，但是，只要你聽話，我們保證不會傷害史魯格。」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他的朋友。」

「我想起了，你們就是在夜總會裏面跟他談過的人吧？」

「對啊！但他敬酒不吃吃罰酒。」

二名大漢於是把妮坦帶走。

他們非常小心，也十分熟練，其中一人先出去，看看通道上沒有人，才由另一人將妮坦押走。

妮坦不敢叫，她知道只要叫將起來，勢必引起隣居的注意。但是，刀子也可能由背後刺過來，結果還是抓不到這二名大漢。

她索性跟他們一齊走。

如果他們沒有說謊，她的男友此際也可能眞的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那麼，他們的目的何在？

在史魯格送她返家的途中，她曾一再追問夜總會的事，但是，史魯格不肯說，到底爲什麼？

思想間，她已被人帶到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裏去。

車內坐了一個司機，車門幾乎還沒有完全關好，車子立刻開走。

妮坦被人戴上一副預備好的不透明眼鏡，所以她什麼也看不見。

「你們究竟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妮坦問道。

她身旁一名大漢道：「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何必焦急？」

另一名大漢則說：「不如趁現在有時間，將實情告訴她吧！」

似是首領的大漢年紀較大，約在三十七八之間，就坐在她身旁左邊，此人上唇蓄有一撮小鬍子。

持着利刀的人只有三十左右，則坐在她的右邊，開車的人獨自坐在前面。

現在妮坦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就是夜總會中那三個人。

那個似是首領的人對她說：「你叫妮坦，是不？」

「你怎麼知道？」妮坦反問道。

大漢說：「這也沒有什麼秘密，是你男朋友告訴我們的。」

「你們要將我怎樣？」

那似是首領的說：「你可以放心，我們只要你幫個忙。」

「到底什麼事？」

「幫我們勸勸史魯格。」

「你們要他做什麼？」

「我們迫他發財，但他太不識趣。」

「我明白了。」妮坦恍然大悟，「你們迫他做非法的事。」

小鬍子笑了笑：「什麼非法？」

「那你要做的，難道是合法的事麼？」妮坦反問道。

但是沒有人回答她。

車子終於在不久之後停了下來。

妮坦被人帶落車，但沒有人替她除下那副不透明的眼鏡，因此她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她一直被二名大漢分左右扶持着，走了一段路，最後停在一具電話旁邊。

小鬍子把眼鏡除下來，對她說：「打電話給史魯格吧！」

「你要我講什麼？」妮坦問。

小鬍子一邊將聽筒拿起交給她，一邊說道：「你只要將實情告訴他，其他的讓我們來交代吧！」

「但是，你們不是說過，已將他綁架麼？」妮坦說道。

小鬍子笑道：「綁架他有什麼用？綁架你就有用了！剛才我們不過騙騙你。」

「這是什麼意思？」妮坦感到迷惑地問。

小鬍子說：「史魯格只聽從你的話，所以必須你來勸勸他！」

妮坦握着電話聽筒，有些猶豫；她明知不該這樣做，但形勢卻又如此惡劣。

小鬍子在旁恫嚇她、催促她！

妮坦終於把史魯格的電話搭通了。

「你已經回到家裏了？」妮坦說。

史魯格還不知道事態嚴重，以為她在家裏打電話來，所以問道：「你還未睡？」

「是的，我恐怕今夜亦難以入睡。」

「為什麼？」

「因為——」

妮坦正想說下去，但聽筒給小鬍子一手奪去！

小鬍子道：「史魯格，你當然知道我是誰吧？」

史魯格吃了一驚！

「你幹什麼？荷路。」史魯格很快就認出了對方的聲音。

原來那個年紀較大的小鬍子叫荷路，不久之前史魯格才在夜總會裏見過他！

荷路說道：「史魯格，你小心點聽着，我們實在須要你！」

「別嚕囌了！我不會聽你擺佈的！」史魯格非常生氣地說。

「那麼，你的妮坦大概活不到明天！」荷路又說，「但是，如果你答允，我們一定依足在夜總會所開出的條件給你！」

「你們太過豈有此理！」史魯格說，「妮坦到底在那裏？」

荷路笑道：「你放心，她很安全，我們保證不會薄待她，如果你跟我們合作的話。」

史魯格想了想，終於說道：「叫她聽聽電話吧！」

小鬍子荷路一邊把聽筒交給妮坦，一邊說：「你告訴他，你並不在家中，叫他切勿報警，否則沒有人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妮坦接過電話聽筒，道：「史魯格，他們到底要你幹什麼？」

「盜竊。」史魯格簡單地說，「我真不明白，他們怎麼會看中了我？妮坦，你現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們用不透明的眼鏡讓我戴上！」妮坦說。

「太可鄙了！」史魯格輕咬牙齒地說。

電話聽筒又回到小鬍子荷路的手中，他說：「史魯格，你可以考慮清楚，你有權選擇發財途徑，也有權害死你自己的未來妻子！」

「你們太可惡，這事與她何關？」史魯格生氣地叫了起來！

「本來就無關，但現在就有關係。因為你可能令到她死得不明又不白！」小鬍子荷路得意洋洋地，格格大笑起來！

電話綫的兩個極端，有過片刻的沉寂！

荷路追問着：「怎麼樣？」

「好吧！」史魯格說道，「你先放了她再說！」

「不！我們豈可將她釋放，」荷路道，「除非你先助我們完成了那件事！」

「我答應你們，一定不會反悔。相信你也十分了解我的個性！」史魯格道，「這件事與她無關，你又何必難為她？」

「我們決不會難為她的，你放心！」荷路又說：「為了保證我們計劃的完成，她必須留在這裏。」

「你們不是有了整套的計劃嗎？」史魯格道。

「是的，如果你答應，我們立刻就可以展開；當一切完成之後，妮坦小姐就會安然回家！」荷路又說：「但你切勿出賣我們，否則她會性命不保！」

「你放心好了，我們會很快便在一起，我不會出賣你們的，只要你們好好對她，我參加你們就是。」史魯格道。

「那麼，你現在可以離家外出了，我早已派了一輛車子，在你府上門外等你。」荷路說道。

「好吧！請告訴我，那車子的車牌號碼。」史魯格說。

「不必了！」荷路說，「我的人都認得你，只要你出門口，他們自會開車過來將你接儎到這裏來！」

「那我立刻就來，別阻時間了！」史魯格說完，就將電話掛斷。

荷路把妮坦的手臂挽住，陪伴着她進入一間房間裏去！

「請坐！」荷路擺擺手，示意妮坦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他自己去斟酒！其他二名大漢，只見其中一人守在房門外！

荷路把一杯酒交到妮坦手中，用自己的一杯跟她碰了一下。

他含笑道：「祝我們合作的事業順利完成，也祝你倆早日共成好夢！」

妮坦木然道：「我至今仍不知道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荷路把酒杯放下，叫妮坦靠近他的辦公桌旁，一邊拉開抽屜，一邊說道：「我知道你們有一套結婚計劃，但如果靠你們正正當當的去積蓄，只怕結了婚之後還是要捱苦。但是相反，如果你們依我計劃去做，只要今晚事成後，你們便可以由明天開始，放下一切煩惱和工作，開始你們的蜜月旅行。」

妮坦苦笑道：「我只怕一旦失足便成千古恨，到時我們只能在牢中嘆相思之苦，在夢中渡蜜月呢！」

「不會的。」荷路說，「能否成功，幾乎完全掌握在你手中！」

「你說什麼？」妮坦意外地怔了一怔！

荷路笑了笑，把剛由抽屜中取出的一些紙張攤開了！

妮坦把視綫移到桌上！她發覺那是一幅草草畫成的地圖。

但她依舊問道：「這是什麼？」

荷路取過了一支紅色原子筆，指住圖中一些地方，說道：「你所工作的深海公司，是否就在這裏？」

她認得了，那是一幢辦公大廈輪廓圖。她所服務的深海公司，就在紅筆所指示的地方。

她如夢初覺地問：「你們到底想怎樣？」

「何必這樣衝動？除非你想史魯格失手被擒，否則你必須徹底合作，協助我們進行一切！」荷路又說：「因為這件事現在已經變成了大衆的事，包括你在內！」

妮坦含恨地說：「想不到你如此心狠手辣！竟然想毀了我！」

「千萬別這樣說，這怎麼算得是毀了你？我們早已為你安排好一切，只要你依計行事，包保你沒事發生。」荷路說。

妮坦明知上當，卻又無可奈何！

她只好說：「待史魯格來了後再說吧！」

「不！他不會到這兒來的。」荷路說，「事成後你們才可以見面！」

「但是，你剛才在電話中不是說……」

「我只是故意這樣說，事實上我的人會把他儎到另一個地方等我！如果你希望我們安然無事，你就必須協助我迅速完成一幅更詳細的地圖，以免我們陷入防盜圈套中。」

「你們太毒辣了！」

「要不是這樣，相信永遠無法令到你們一齊答允去做這件事。」

妮坦氣得想哭；但回心細想，現在他們有如肉在砧上，還有什麼好說呢？

也許荷路講得對，要不是他用這詭計，相信永遠無法可以令他們一齊就範！

現在她似乎沒有抉擇的餘地，她只能乖乖的跟荷路合作，否則史魯格就有危險！

荷路這傢伙倒沒有講錯，深海公司裏面的防盜設備，相信連安裝公司也未必完全了解其中奧妙；因為裏面的防盜設備並非一家公司承建。而是最低限度由三家公司安裝！

甲公司不知道乙公司的設計，更不知某些設計已由丙公司改裝過！

深海公司的保安當局，是為了安全的理由，才會這樣做的。

此外，還有收藏機密文件的保險箱也安裝在一些暗格之內。

諸如此類的秘密，只有少數人才知道。妮坦是經理歐文的女秘書，自然知道了此中的隱秘。

深海公司是一家做多方面生意的公司，但大部份與海有關。

例如代客打撈沉船，代石油公司探測海上油源，探採海底鑛藏等等，都是他們的業務範圍。由此可見他們的生意都是十分龐大的。這也難怪荷路等人會看中了它！

妮坦忽然又說：「據我所知，我們公司內沒有太多的現金，更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我實在担心你們辛辛苦苦去冒險，到頭來還是一無所獲！」

荷路胸有成竹地笑了笑，道：「你雖然身為歐文的女秘書，但看來你的消息還不及我的靈通；你可知道歐文有許多事情，不肯隨便讓你知道？」

「是的，這點我倒不否認！」妮坦說道：「我只做本份以內的事，但歐文往往辦公至入黑才離去。因此公司裏有許多事情我不大清楚，除非是經我手的，我才知道。」

「我知道歐文的辦公室內有個保險庫，也有個暗格深藏於厚牆之內！」

「是的，而且有一套警報系統，可以直通至警局。所以你們要成功，殊不容易！」

荷路道：「只要你說清楚暗格的位置，交代清楚警報系統的來龍去脈，以及那兒有警衛等等，我相信我們成功的機會甚大！」

妮坦無可奈何，只有將她所知道的，一一告知了荷路；讓荷路用筆詳記於草圖之上。因為她知若萬一對方失手的話，並非只有這班匪徒落網，連她心愛的人也會有危險！

目前已然不可能離去，更無法報警，自然也不能阻止他們，因此她只有將一切知道的，都說了出來，以免對方和史魯格一齊失手！

單是交代已足足花去了將近二小時。這時已是凌晨時份了！

荷路把妮坦帶到另外一間房，那兒有床褥和洗手間，他叫她就在這裏就寢，事成後才來放她出去！

妮坦實在疲乏不堪，但在這種情形底下叫她如何能睡得入眼？

她只能默默地祈禱，切勿讓她的愛人落入警方手中，否則一切都完了！

×　×　×

史魯格等得實在有點不耐煩了。

他離家外出時，果然有輛黑色的房車開過來將他儎走！

他一直以為對方會讓他跟他的愛人妮坦會面，想不到他被帶到一間車房來。

那人只簡畧地說明了這次行動的計劃，大部份時間就只讓他在那裏呆等！

他一直在想：荷路這班人為什麼一定要找他合作？當然，他還未知道主要還是由於他的愛人妮坦是任職於深海公司的。

他更未知道，這次的行動對象就是深海公司。

等到荷路帶了草圖來，將詳情告訴他時，史魯格才恍然大悟！

事到如今，為了妮坦的安全計，史魯格只有盡心盡力去做好這件事！除此之外，他簡直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為了爭取時間，他們立刻就要出發！

假如這一次的行動讓他們成功的話，荷路的策劃可以稱得上是天衣無縫！

他不但充份地利用了史魯格與妮坦二人相愛的矛盾，更加懂得時間上的配合。

現在就算史魯格有什麼妙計可以把妮坦救出來，或者與警方合謀對付荷路，在時間上也絕不許可。何況行動的地點和目標，也只不過剛才知道的。

至於更加詳細的步驟，荷路甚至留待在車子裏才向史魯格交代。

史魯格不敢不用心聆聽的，因為他萬一失手，他本人固然有危險，也怕害苦了妮坦！

車子終於在一處街道上停了下來！

剛才荷路已經向史魯格交代過了，深海公司辦事處所在的那一幢辦公大廈，是四面單邊的，保安措施極其嚴密，尤其是大廈底層的入口處，更加守衛森嚴，要由那兒進入，簡直是不可能的！

既是獨立的建築物，自然是四面臨街的。東面和西面是橫街，南面和北面則是大街。東面與深海大廈對峙的，是一幢比它更高的大廈。現在他們就是魚貫進入這一幢大廈裏去！

他們是由橫門進入的，大廈的守衛很有默契，大概荷路這幫人早與守衛約好了！

他們靜悄悄地，乘電梯直升至頂層的天台上。

荷路帶着史魯格跑到西面欄杆去，由那兒可以俯視深海大廈的天台。彼此相隔的那一條橫街，只有二丈許闊。

荷路現在就是利用史魯格的身手，由這兒天台邊緣翻至深海大廈的天台！

所以荷路現在先把強光手電筒照射過去，讓史魯格明瞭那邊的環境；那兒是一片平坦的廣闊天台。眼前這一幢大廈，大概比深海大廈高出五六丈左右；只要史魯格有信心一躍離開原來站立的位置兩丈許，越過了這狹窄的橫街，他就可以安然降落在深海大廈的平坦天台之上！

以史魯格的身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却在於：他沒有實習過的事，是否能如期成功？

這可不是講笑的，因爲這兒離開地面足有二百多呎以上。任他有更好的身手，萬一失足由這兒跌下街中的話，也必然粉身碎骨！

限於時間和環境，史魯格當然不可能先行練習一次；除非他臨時退縮，否則就只能硬着頭皮，站到欄杆上面去！

史魯格終於站了上去，像世運會中所見的運動員一樣，他先做了一陣子的熱身運動，以確保他的動作不至反應遲鈍！

他就像世運會的跳水選手那樣，飛身一躍而下，凌空打了幾個筋斗！

那姿勢美妙已極！只見他一躍而離開了那幢大廈之後，便從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傾斜地飛揷而下；雙手張開，藉以保持身體在空氣中的平衡。看上去簡直像神話中的天神！

地心吸力令到他很快下降，將至深海大廈天台時，腰力一彎，彈腿一屈一伸，雙臂一張一合連打了兩個筋斗。

最後雙足着地時，又再輕輕跳彈了幾下，以抵消那一股衝力！

完全像他在影城中的表演一樣，無論時間和動作方面，都控制得恰到好處！

要是附近果眞有觀衆的話，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必然是掌聲雷動，喝采不絕！

觀衆是有的，那就是刹那間之前還跟他在一起的荷路與他的手下黨徒們！他們實在看得心情緊張，血脈沸騰不已！

直至深海大廈的天台之上，亮起了一點小紅光，他們才鬆了一口氣！

那一點小紅光是訊號，要是史魯格已在那邊天台之上撞得頭破血流的話，自然不可能再看見這預約好的燈光訊號。

那是一支袖珍的小電筒，老早由荷路交給史魯格的。他不能帶得太多，但這麼一支小電筒放在貼身的口袋裏倒不碍事！

荷路收到「安全着陸」訊號之後，也用手電筒閃動了幾下，以示會意！

然後他的一名孔武有力的手下，把一大綑尼龍繩索用力一扔，黑夜中但見繩子抖開，彷若龍蛇飛舞，朝住深海大廈的天台落下！

繩子的另一端早已緊縛於這邊欄杆之上，所以這看似簡單的動作，要保證成功，就要有足够的氣力！

繩子出現在深海大廈天台的上空時，史魯格已非常有默契地，迅速地將它接收。然後就將繩子的一端，緊緊地綁在水箱一旁的鐵柱之上！

於是兩幢大廈之間，凌空出現了一條繩橋，荷路與他的手下，便用鋼鈎扣上了這條尼龍繩，飛身躍出，離開了欄杆，沿繩滑下，直達深海大廈之天台上！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要不是史魯格，他們自難創出此奇跡！

現在輪到一位開鎖專家大顯身手了，他是荷路的一名黨徒，此人叫必達利。

必達利打開一個小盒子，裏面全是一些小巧的開鎖工具。

只見他輕輕在匙孔上撬了幾下，天台上的一度們便可以隨手推開！

各人沒有利用電梯，因爲電梯的升降會令到樓下的看更人引起注意。

同時深海公司的辦事處在這幢大廈的最高幾層，他們只須沿梯而下，很快就可以到達。

問題却是如何避過守衛員的注意！

由於深海公司女秘書妮坦的提供，使到荷路等人現在的行動有了極大的方便。他們起碼知道各處通道上的關鍵所在！

荷路是一名犯罪專家，單看他帶來的道具就够瞧了，既新奇，又實用！史魯格雖然身爲特技演員，在影城也混了不少日子，但有些道具新奇的程度，他簡直見也未曾見過！

例如一幅透明而不反光的尼龍帳幔，現在就給荷路和他的黨徒在一處近梯口的通道盡頭處張開；這東西到底有何妙用？

史魯格依足荷路的吩咐，在通道的彎角處準備好！

通道上突然傳來一陣步聲，那是警衛員快要巡視到這邊來的一種預告！

史魯格突然出現，但他有如演戲一樣，當離遠見到那武裝警衛員時，立即回頭就走！

警衛員看見有陌生人出現，急忙拔槍，同時高聲吆喝！

史魯格沒有理睬他！一直朝住梯間奔竄過去！

警衛員立即開槍！

子彈射向史魯格的背部——最低限度在警衛員本身的感覺上，對方已中槍了！

果然，槍聲响過了之後，一個人影朝住梯級滾下去！

警衛員急忙連奔帶跑的衝前，冷不提防有一些東西阻擋着他！

他自問視力良好，雖則他已年近四十。但在他衝前的時候，根本是見不到前面有任何東西。

無論如何，現在他已被那幅透明的尼龍帳幔包裏起來！

無論他花多大的氣力，也無法可以掙脫那帳幔的包圍！

手槍還未離開他的手，所以他急忙又放了一槍，但是子彈竟然無法可以穿得過包裏着他的尼龍幕。聲音反而震得他耳膜刺痛！

這就是荷路的特殊設計，他利用這尼龍幕令到史魯格不致被射殺，同時也成爲一個活動而完成的陷阱，令到警衛員被囚其中。

史魯格儘管由梯階滾下去，也不致於受傷。因爲這是他的特殊技能啊！

那警衛員開的第一枚子彈被尼龍幕擋煞，第二枚子彈却差點兒令他自己受傷。所以他再也不敢射出第三槍！

尼龍帳幔迅速被收成一個袋形物，警衛員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因爲袋口已經收束起來。他在裏面連叫喊的機會也沒有！

剛才所開的一槍已令到他耳膜刺痛，如果他呼叫得越大聲，他就越感難受！

因爲尼龍帳幔密不透風，空氣無法透入，警衛員的掙扎能力越來越微弱，終於由昏迷以至活活焗死！

荷路自從將尼龍帳幔變成了一個袋，將袋口收束好之後，便沒有再浪費時間去理會那警衛員了。他似乎早已知道了結果。

現在必達利又將深海公司辦事處的大門門鎖弄開，讓各人入內。

史魯格絲毫沒有受傷，他的主要任務到此亦告一段落！

以後的事他可有可無，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無須動手了！

荷路依照妮坦的提供，輕巧地避過各處設有警報系統的陷阱。

他們知道深海大廈最高三層，是深海公司的荷里活辦事處，就只有一名警衛員負責看守，其他的人都在底層。

剛才那唯一的警衛員已被他們制服，除非槍聲已驚動下面，否則暫時不會有人上來的！

荷路他們必須在天亮之前離去，否則到了接班時間一到，另一名警衛員就會乘電梯上來接替他同伴守衛這裏。

照計還有足够的時間讓他們活動，但是，要打開暗格中的保險箱，相信並不容易。

他們必須設法先行截斷警報系統，否則，直通至警局去的警鐘就會响起來！

荷路的另一名同黨維克是這方面的天才，他過去曾設計過不少警報系統，所以一切瞭若指掌。儘管如此，他仍須妮坦的協助，否則有許多隱藏着的陷阱很易會令他上當！

現在他們有了妮坦列出的藍圖，最低限度亦事半功倍！

荷路等人因爲有了史魯格參與其事，所以對於妮坦的提供，絲毫未加懷疑。

他們知道妮坦深愛着史魯格，沒有理由故意讓他們出錯，連累其愛人的。

事實證明妮坦的提供十分受用！

他們不但在時間上節省了許多，危險的程度也爲之大大地減低！

史魯格因爲已經完成了本身的任務，現在他只須站在深海公司辦事處的入口外面做放哨工作，裏面的事則由荷路等人去理！

荷路等人花費了將近一小時，才把暗格中的保險箱打開。

當史魯格看見他們出來時，知道一切已經順利地完成！

他們由原路返回天台之上！

這時候，天台上的一條尼龍繩的另一端，已由對面大廈的高處天台，轉到了較低處的一個窗口；也就是說，有人把繩子移動過了！

把繩子一端由高處天台牽到較低層的一個窗口，最少也要兩個人；一個在天台上面，另一個在低層的窗口之內！

剛才來時荷路帶了二名同黨，那是開鎖專家必達利和警鐘專家維克！

連同接儎史魯格的司機，加上史魯格在內，總共便是五個人。

其中四個到深海大廈這邊來了，那麼對面天台上只有司機一人，他如何可以完成這項將繩子移形換位的工作？

其實那是簡單不過的事，他只須將另一繩子由天台垂直吊下，緊綁在窗口——在大廈中的一個單位之上，然後再把拋過深海大廈天台的繩子一端結個結，套在已固定的繩子之上，讓它自動沿繩滑下，直達低層窗口！

最後自然是跑到低層那個單位的窗口去，將繩結打開，再將繩子收緊。於是深海大廈天台的一端便變成爲較高的另一端，以方便各人撤退！

現在荷路等人便由那繩子上用特殊的滑輪鋼扣，滑回這邊大廈一個單位中的窗口來；那司機一一加以接應！

由於事前他們買通大廈的司閽，又在大廈內一個無人留宿的單位內佈置好一切，所以看來簡直是天衣無縫！

那是一座辦公大廈。一般辦公大廈都是只有日間才有人辦公，晚間眞空的。只要他們能令司閽人隻眼開隻眼閉，一切就可順利過關！

現在他們已安然回到了汽車裏來了。

二輛車子先後開走，深海大廈底層的警衛員們仍然一無所覺！

失去密件　關係重大

深海公司的竊案直至天亮後才被人發覺！

那是由於一名警衛員登樓接班時，發覺他的同伴被焗死在一個透明的膠囊中；其實那膠囊只是用一幅尼龍帳幔收束而成的！

於是他立即報了警！

警方派出大批偵探開抵現場。

他們不明白竊賊如何能通過警衛網進入現場！因爲他們認爲深海大廈底層的警衛森嚴，竊賊根本無法越雷池半步！

直至到有人發現一條尼龍繩子，由天台懸着垂下，他們又以爲竊賊是深海大廈較低層一個單位的窗口攀上去的。

但是，儘管實情果眞如此，警方仍然想不通，到底竊賊如何能透過地下的警衛網？

其實那條尼龍繩子雖然垂下，警方勢難想像得到它的另一端原來會跨過馬路，綁在另一幢大廈上，自然亦難以想出了其中奥妙來。

後來較細心的偵探們，發覺了繩子上有磨損的遺痕，才意會到一種活扣滑輪，就有可能在尼龍繩子上面滑行過！

於是警方才把偵察的目光移到較遠處——注意到東面對戶的一幢大廈上面去！

但是，這是較後的時間了，許多辦公單位的男女職員已紛紛上班。

找着昨夜値班的大廈司閽人，他們自然是表示一無所知。

這宗看似普通的爆竊案，起初並未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但是，當深海大廈公司的經理歐文回到現場，檢點過一切失物之後，事態立刻變得嚴重起來！

不到一小時光景，警察局長，聯邦密探以及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首腦，都紛紛趕來！

外人自難看出它的嚴重情形，但知道各有關人員所屬的單位和階級的，就不禁爲之大大地感到意外的震驚！

爲什麼要出動到警察局長？

爲什麼要驚動到聯邦密探？

爲什麼牽涉到中央情報局？

連在場查案的警探們，也有點莫名其妙！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已經引起傳播界的注意，所以報紙、電台，電視台，紛紛爭先報導了此事！

也因此，立刻引起呂偉良等三俠的注意！

尤其是身爲國際特警阿生，他在旅遊途中往往起得比較早。

他每天起床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開窗門做體操！

因爲早起空氣清新，即使酒店有空氣調節，阿生還是將窗門打開。

他最喜歡一邊扭開酒店房間中的收音機，一邊做體操！

所以當電台報告這新聞時，他已經曉得昨夜發生竊案，焗死了一個警衛員。

在美國，一般來說刼案比竊案多，其中道理難明。

「刼」，是暴力行刼；「竊」，是悄悄的爆竊。

根據以往記錄，竊案往往損失重大，但刼案却常常發生，數目也多！

所以當阿生知道此事後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自然也想不到原來事前他們已經見過那班竊賊在夜總會出現！

等到三俠在酒店的房間中共晉早餐時，扭開電視機收看，才發覺事不尋常。

美國社會處處充滿了競爭，電視行業更難例外。他們只要知道何處有突發事件，便立即出動外景採訪隊，利用即場轉播車，將現場實況向廣大觀衆轉播！

同時也由於法律賦予新聞言論的自由，現場上的新聞評述員不但可以隨意採訪有關辦案人員，更可以作出種種忖測。

例如現在螢幕上一位上了年紀的評述員，就認得剛抵達現場的特務，竟然是中央情報局的知名頭目費爾特！

於是鏡頭移近，費爾特無所遁形，只有匆匆閃了入內！

評述員以懷疑的口吻對觀衆說：「到底有什麼重大的事，會引起中央情報局的注意？眞奇怪，但我可以肯定剛才鏡頭所見的人，的確是費爾特先生，他可能是剛剛由華府坐專機趕來的，何事會驚動他老人家？……」

是的，三俠也感到無限驚奇！一宗竊案，何故會驚動到那麼多人？

而且，這些人大有來頭的。

警方派駐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奉命不准採訪人員接近深海公司辦事處。於是更引起了他們的反感。電視評述員也就越講越多！

評述員又說：「根據我們的資料，深海公司並非一家獨立公司，它的後台大老板，可能是億萬富豪侯活先生。那麼，他損失了一些什麼？為什麼要驚動到中央情報局？身為納稅人，相信總有權知道的，但是，警察不准我們入內。」

不久，裏面有些高級偵探人員出來，記者們湧了上去，紛紛詢問案情！

但是鏡頭所見，那些高級偵探只是「無可奉告」，便匆匆離去！

突然間，電視機又出現了一些人的影子，一批男女探員，把一些人帶回警局去問話，其中那女子竟是呂偉良等三俠見過的。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人，差點兒把吃早餐用的刀义也掉下來！

那被警方帶走的女子，正是他們在夜總會見過的金髮女郎妮坦！

電視評述員又道：「這些男男女女，就是深海公司的男女職員們，看情形他們又要接受測謊試驗了！什麼事如此嚴重，警方似乎不應該因為深海公司是侯活先生的，而弄得這麼大陣仗吧……」

「深海公司的女職員？」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原來是那班人！」

呂偉良和阿生也會意了！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可能事先已目睹計劃的進行！」

「可惜當時我們未加阻止！」林愛莉說，「金髮女郎到底被人利用，還是根本不知道其事？」

呂偉良道：「會不會是湊巧？」

阿生道：「未必吧！我看，我們該趕去看看！」

「別惹麻煩了，反正過兩天我們就走！」呂偉良說。

但阿生道：「師父，你不是時時教導我娛樂不忙工作嗎？」

林愛莉道：「是的，旅遊是娛樂，阿生是國際特警，他在旅遊途中應該關心一切可能與本身有關的事。」

呂偉良看見他們一唱一和的，也沒有辦法，只好在吃過了早餐之後，與他們趕往現場去看看。

深海大厦現場一帶逐漸回復了平靜。看熱鬧的人羣，採訪的記者們，都先後散去了！

呂偉良等三俠自然無法可以進入大厦之內，但阿生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而美國又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會員國。因此阿生的身份，在美國國內是普遍地受到重視的。

偏偏阿生又是一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所以他決心入去看看！

阿生雖然持有國際特警的證件，但駐守現場的警員却不准他入內。

他們也就因此吵鬧起來！

終於驚動了較高級的警官，他們檢閱過阿生的證件之後連忙向他道歉！

阿生道：「不要緊，我也知道我不該管這些事，但剛才我在電視中見到費爾特先生，他還在着麼？」

「你認識費爾特先生？」警官問阿生。

阿生點點頭：「是的，我們在華盛頓認識的，我想見見他！」

「好的，請你跟我上去！」警官很有禮貌地，把阿生請進電梯裏去！

在電梯上升的時候，阿生問那位警官：「昨晚發生的竊案，可有綫索嗎？」

「對不起，我們奉命不准談及此事！」警官彬彬有禮地說。

阿生不介意，他知道如果是重要的事，人家也沒有理由告訴他！

他終於會見了費爾特。

在「半把古劍」一案中，費爾特曾由國際特警組織華府的負責人，將阿生介紹給他認識。他對這位年靑人很有印象，同時也知道他們三個人先後在美國協助有關方面，破了不少奇案！

現在他想不到阿生會在這時候，跑到這兒來要求見他！

阿生把他拉過一旁問：「我可以私自跟你談幾句嗎？費爾特先生。」

費爾特從各方面知道三俠的來頭，自然曉得像阿生這種人，決不會無端白事跑到這兒來找他！

於是費爾特便與阿生步至走廊末端，聽聽阿生有什麼話說！

深海公司辦事處所佔用的那幾層樓，一直被警方封鎖。閒雜人等，一律不准入內！

因此走廊上平時人來人往，現在也一片平靜。

費爾特問阿生：「閣下可是有什麼特別提供？」

「可能是的。」阿生說，「但我想先請問，你怎麼會由華府來此？」

「嗯——」費爾特吶吶地說：「還不是為了這件事麼。」

「這只不過是一宗竊案而已。」阿生道，「而且這家只是私人公司。」

「對不起，我可不能說得太多！」費爾特又說：「你可能有一點不明白，就是我們美國，許多私人企業跟我們政府也有生意上的來往；例如洛歇飛機廠，不是常常為我們出產戰機麼？」

「那你是說，昨天晚上，竊賊盜去的物件之中，有政府合約在內？」

「差不多是這樣吧！」

「好了，我知道你有權要保密，所以我也

不必你再答下去。但是，如果你要有結果，你必須把眞相告訴我。」阿生說。

費爾特問：「是不是將眞相告訴你，你就可以為我們破案？」

「能否破案我不敢說，但事有湊巧，我們可能見過匪徒們！」

費爾特想了想，說道：「大致上說來，深海公司這次失竊並非限於財物的損失，而是保險箱內一些關係重大的文件也同時失去！我們非常担心這些文件落入歹徒手中，會引起一些問題。」

「是什麼文件？」

「當然是機密文件。是我們中央情報局與深海公司之間的秘密合約。」

「你們到底有什麼合約？」

費爾特不高興地說：「你問得太多了！這是我們的高度秘密，怎可以隨便說了出來？」

「是的。」阿生說，「既然你讓我有限度的知道，我也不妨向你作有限度的提供，那就是你們不妨注意測謊機前的反應！」

「這是什麼意思？」費爾特莫名其妙問。

阿生道：「你們不是把一批人帶回警局裏去問話麼？」

「是的，但我們未打算用到測謊機，只是叫他們錄口供。倒是你提醒了我！」費爾特又問，「是不是其中有疑人？」

阿生輕輕一點頭，道：「我不敢肯定，但從這方着手，你們可能有所獲！」

阿生說完就要告辭，但很快又給費爾特叫住：「請等一等！」

「什麼事？」阿生回頭問。

「你可以說得更澈底一些嗎？」

阿生含笑反問道：「你也可以說得坦白點麼？」

「嗯——」費爾特終於苦笑聳肩，沒有追問下去！

阿生走了！

一位探長過來向費爾特問道：「那中國人是誰？」

「一名國際特警，他叫我們注意測謊試驗。」費爾特道，「我想綫索在深海公司的男女職員身上，通知你的人，進行測謊試驗吧，艾美。」

艾美探長一邊吩咐助手打電話回總部，一邊說道：「我早也覺得在這裏工作的男女職員有問題，尤其是較高級的。所以我才叫人帶他們回去問口供。想不到竟然有一名國際特警向我們提供！他到底是什麼用意？」

「據我所知，他們正在渡假。」

「他們？」

「是的，他們有三個人，我在華府認識他們。他們又稱東方三俠。」

「東方三俠？」艾美探長想了想恍然道：「我記起了，是以鐵枴俠盜呂偉良為首的東方三俠，對嗎？」

費爾特點點頭。

芬美探長問：「我從報章上和一些雜誌的報導，知道他們辦案另有一手，為什麼不留下他們幫個忙？」

「沒有用的。」

「為什麼？」

「他們是怪人！」

「怪人？這——這是什麼意思？」

「他要我說出眞相，然後才肯澈底幫忙。」費爾特苦笑道：「艾美，你心裏也明白，此事豈可對外說出眞相？」

「是的。」

「不過，即使如此，也總好過全無綫索！」費爾特又說，「回頭我會通知華府方面，叫他們派些人來幫幫你！」

「好極了！」

事實上現場之內可以說全無綫索，因為衙路他們都設想周到，除了那根尼龍繩無可奈何，無法帶走之外，他們盡可能不留痕蹟。

那根尼龍繩令警方懷疑有人可能由對戶大厦攀過來，但是，第一個將繩子綁在水箱旁邊的人，又如何飛躍一條街道，落入深海大厦的天台？

有經驗的偵探們，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們懷疑可能有內奸。

例如活活被焗死的警衞員，他會不會是匪徒的內應？警方竟認為大有可疑！

現在再聽阿生說，不妨從測謊機中找答案，警方更加覺得內奸可能不止一個，而是起碼也有兩個人以上！於是一次大規模的測謊試驗，就在警局裏展開！

×　×　×

三俠又再次出現在片場裏。

不過這一次，他們向嚮導聲明，只要看看特技表演，不想在其他方面浪費時間，因為他們昨天都已經參觀過了！

在特技表演場中，阿生找到了史晉格！

阿生把入場劵反過來，請史晉格簽字留念；在裏面參觀的遊客，不少就是這樣。所以阿生並未引起他的疑心！

等到史晉格在入場劵上簽了字，連同筆桿一併交還給阿生時，阿生就叫住他：「史晉格先生，請等一等！」

「還有什麼事？」史晉格只以為阿生是個標準的影迷。

阿生道：「如果我是你，這時候我一定沒有心情再表演下去！」

「你說什麼？」

「我說你昨晚睡得不大好，我可以從你的眼神中看得出。」

「你是什麼人？」

「中國人。」

「我還以為你是相士呢！」

阿生笑了笑：「我雖然不懂得看相，但我倒是個預言家！」

「嗯——」史晉格感到有些不妙！

「例如我可以預料得到，不久之後閣下會有一些麻煩！」

「是那方面的？」

「只怕你會惹官非！」

「笑話！我與官府從無交易！」

「你可聽過『禍從天上降』這句話？」阿生又會心一笑，「我勸你不要再表演了，睡眠不足，精神不够，做這種表演很易出事的！」

阿生說完，轉身就走！

想起了阿生的話，想起他那神秘的會心微笑，他就心寒！

於是他立刻叫住阿生：「請你留步！」

阿生回頭問道：「什麼事？」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不是說過了嗎？中國人啊！」

「我不是這意思！」

「那你要問什麼？」

「你是幹什麼的？」

「遊客！」

「遊客？」史晉格簡直難以置信地，睜大了雙眼，他還以為阿生是警探呢！

阿生道：「昨天我已看過了閣下的身手，想不到今天第三次見到！」

「第三次？」史晉格想得糊塗了，「昨天第一次，今天該是第二次啊！」

阿生笑了笑，道：「不！昨天晚上還有一次呢！」

「昨天晚上？」史晉格道，「別開玩笑了，我晚上不表演的。」

「但我似乎看過！」阿生又是一笑，然後匆匆地離去了！

雖然史魯格追上來叫住他，但阿生故意佯作不聞，急步離去！

史魯格回心一想，糟了！他可能是目睹他們進入深海公司的人，於是立即追踪阿生！

片場很大，阿生未有離去，只是進了電影博物館去參觀！

史魯格趁這時候，立刻去打電話；但是，荷路的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

他又打電話到深海公司去找妮坦，但是對方是一名警探，他匆忙掛斷！

他感到心煩意亂，覺得可能立刻就有事情發生，於是匆匆離開片場。

但是，阿生轉眼間又出現在他的面前！

其實阿生只是充份使出了他的心理戰術，目的是測驗一下他們有沒有猜錯了。所以阿生出面，而由呂林二人暗中窺伺！

阿生剛才進入電影博物館裏去，並非眞的要參觀什麼。他只是利用裏面人多，擺脫了史魯格的追踪，看看他的反應而已。

其實電影博物館裏面的東西，三俠在昨天參觀影城時，早已看過了。

裏面有「亂世佳人」一片中慧雲李所穿過的紅色天鵝絨戲服，也有「碧血黃沙」一片中華倫天奴的鬥牛勇士服裝。

此外還有和路狄士尼卡通人物的原稿，這當然是卡通大師狄士尼的手筆。

最珍貴的，還是一九一〇年用來拍攝「民族的誕生」一片的老爺攝影機，也可以從電影博物館裏面見到。總之，他們認爲有歷史價值，而且與電影有關的事物，均被收藏在電影博物館之內。

假如有時間的話，他們當然希望再看一次也不會生厭！

但是今番再度入影城，目的卻不在此。所以阿生現在故意亮相，他要看看史魯格的反應；而呂林二人則在一旁暗中窺伺！

史魯格再次見到阿生出現，心情沒有剛才那麼鎮定了！

阿生道：「史魯格先生，你下班了？」

「是的，我想走！」史魯格道，「也許你猜對了，我精神欠佳！」

阿生語氣雙關地說：「你雖然辛苦一些，但相信收入倒不錯吧？」

「你是指我的表演麼？」

「難道除了表演之外，你還有其他收入？」阿生又笑了！

這是最令史魯格心寒的，因爲他無法理解阿生到底在笑什麼？

史魯格道：「我開車送你回去好嗎？」

「你有車子？」

「有一輛舊車，但很少用，它一直停在片場裏。希望你不嫌棄。」

阿生笑道：「怎麼會呢？不過以你的收入，何必坐老爺舊車？大可以買最新款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指你的表演，收入大概不錯吧？」

「不！有限而已，全憑你們捧場才有一餐好吃！」

「你太客氣了！」阿生一邊坐上了他的舊車去，一邊又說：「你要到那兒去？」

「回家休息，但可以先送送你！」史魯格道，「你住在那一間酒店？」

阿生順手把一張酒店印備的咭片交給了他，道：「就是這一間！」

「那我先送你！」

史魯格說着，先把車子的馬達發動，然後小心地把他的車子由車羣中慢慢地開出！

阿生趁住他沒有注意的時候，望向車外，這時候，只見呂偉良站在那邊跟他打手勢，卻不見了林愛莉！

阿生担心呂林二人在片場內找不到車子。

雖然林愛莉旅居加拿大時，曾經考獲國際駕駛執照，但這時候在片場之內，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可以租到一輛車子。

否則的話，他也該找到一輛街車吧？——

阿生悄悄地想！

史魯格開了車出去，阿生看見他開始沉默下來，一言不發！

坦白說，阿生也自知處境非常危險！因爲他故作神秘的結果，人家可能以爲他一定知得很多很多。萬一對方把心一橫，那就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假如呂林二人找不到車子，又或者找到了，但追不上他們的話，那就只得阿生一人獨力支持，處境更加堪危！

何況在荷里活阿生根本就人生路不熟，他只是爲了好奇心要查明此事眞相，到底史魯格是什麼底子？有多少同黨？阿生一概不知！

甚至史魯格把他儎到沒有人注意的地方時，出其不意的運用他老本行的特技，表演一幕眞實的「跳車絕技」，讓阿生連人帶車撞落懸崖，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總而言之，阿生的危險情形，任何人也可以閉目想像得到的。

不過，阿生暫時也沒有去想這些。他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呢？

阿生問道：「你的特技表演一定有不少日子了吧？史魯格先生。」

「不！只是三兩年間的事。」史魯格道，「這是最沒有出息的行業！」

「不！你太客氣！」阿生說，「其實我一直在羨慕你！」

「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史魯格苦笑道，「我的工作收入不多，又危險！」

「但你可以兼職！」

「你是指做大明星的替身嗎？」史魯格道，「沒有用的，收入不多，危險由我受，名譽歸於大明星，但影迷卻不知道他用替身。」

「不！我的意思不是指替身。」

「那你指什麼？」

「例如……嗯！對了，例如夜總會裏可能有人請你表演！」

「夜總會？」

「是的，即如昨天晚上，你和女朋友去過的夜總會啊！」

「你……你怎麼知道我去過夜總會？」

「那是湊巧，當時我見到你……你與三位朋友在一起！」

史魯格恍然大悟地說：「怪不得你說今天是第三次見到我了！」

「當時我還以爲那三位朋友請你表演呢！」阿生又故意說。

「不！只是隨便談談。」史魯格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對了，我還沒請教你貴姓！」

「我是中國人，叫呂阿生。」

「呂阿生？」

「是的，但朋友們只叫我阿生，很少連同姓氏一齊叫的。」

「阿生先生，你的目光很厲害！」

「何以見得？」

「我表演時多數都是化了裝，但上夜總會，當然是回復了眞面目，而你竟然還可以認得我！」

「坦白說，吸引着我的，並非閣下，而是你那三位朋友。」

「他們有什麼吸引你？」

阿生笑道：「你應該明白的。」

「我不明白！」

「不怕開罪你，你那三位朋友，賊眉賊眼一看就知不是好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是說過，我會看相麼？也許你說對了！」

史魯格突然把車子衝出了路邊！阿生雖然在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也爲之大吃一驚！還好那路旁並非絕崖峭壁，而且車子迅速停了下來！

阿生故作驚奇地問：「你幹什麼？」

史魯格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指住阿生，道：「別再裝蒜了，快些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這句話問了三次！」阿生舉高雙手，苦笑聳聳肩！

「但這可能是你所能聽到的最後一次。」

史魯格很認眞地瞪住阿生：「我們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什麼事？」

「昨晚的事！」

「對不起，我不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事！」阿生說。

「你不會不知道的，其實你一直跟踪住我，爲什麼？」

「冤枉啊！」阿生道，「我從來未曾跟踪過任何人，包括你女朋友在內。」

「爲什麼你又扯到她那面去了？」

阿生道：「因爲她可能出了麻煩。」

「你怎麼知道？」

「你忘記了嗎？我是預言家！」

「別開玩笑了，這個時候，我根本也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你不相信，何不打個電話找她談談呢？」

「她不知怎的，沒有上班去！」

「她一定也不在家。是不？」

「你怎麼知道？」

阿生乘機笑了笑：「我當然知道。」

「你……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是第三者，既不是你三位朋友方面的人，也不是警探，那你可以放心了！」

「好了！」史魯格不耐煩地說：「別再轉彎抹角了，告訴我，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來找我？是不是你已經知道了一切？說啊！」

「好吧！既然你要我說，我就說吧！」阿生道，「你的女友，可是深海公司的一名女職員？」

「是的。」史魯格道，「她是該公司的女秘書。」

「噢！原來是女秘書。」阿生說，「那麼，她知得一定不少！」

「你這是什麼意思？」

「史魯格先生，你可知道她已被警方抓去了？」阿生說。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看電視麼？」

「我那有時間看電視？」

阿生說：「那就難怪你不知道了。」

「嗯！那你的身份，我也明白了！」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警探！」

「不！」阿生苦笑一下，道：「我那有這種資格？」

「你不要亂動！把手舉高一些吧！」史魯格動手搜身！

他很快就發現阿生身上的國際特警的證件，於是他面色一沉！把槍咀擺了擺：「請你下車去！不要亂來！」

「你想怎麼樣？」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下了車。

史魯格用手槍指嚇住他，押他進入路旁的樹林中去！

阿生毫無反抗餘地，他看得出那絕對是一支實彈手槍！

只要他有任何令對方生疑的動作，子彈就會由背後射來！

阿生習慣了這種生涯，他依舊保持一貫的冷靜，沉聲問道：「史魯格，你是不是準備殺我？」

「是的！」史魯格很坦白地說，「我正替你選擇較好的葬身之地，所以我要你繼續往前行！」

「你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是來救你的，史魯格！」

「救我？」史魯格哈哈大笑道：「你以爲你是上帝嗎？」

「史魯格，你聽我說，如果我要害你，我早已帶同警察一齊來！」

「你本來就是一名警探，還好我找到了你的證件。」史魯格道。

阿生苦笑說：「國際特警怎算得上是什麼警察？我們只管國際性的罪惡！」

「我不會相信你的！走吧……」

但話猶未完，路旁響起了一陣號角聲，把史魯格連同阿生都爲之吃了一驚！

阿生所以吃驚，是担心史魯格不够鎮定，手忙脚亂中把心一橫，那一切都完了！

本來阿生在車中舉高了雙手，就是要等過路的人見到。

但是，美國公路上的車子開得飛快，根本沒有人來理會他們！

至於呂林二人，阿生相信他們根本找不到車子，否則早已出現，將他救去！

剛才聽到的車號也怪得很，他們同時回頭一看，才發覺那是一部老爺車。

史魯格的一輛車子，已經够陳舊了，想不到現在停在路旁的這一輛，比史魯格的，還要舊。

史魯格還未說話，已聽到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年青人，可以過來幫幫忙嗎？」

史魯格在極度震驚中，總算放下了心頭大石。因爲他可以離遠見到，那部老爺車之內，只坐了一個架上了老花眼鏡的白髮婆婆！

史魯格心裏難免會想：她可能看不到這邊的情形！

就在史魯格稍爲分心的時候，阿生突然發難，先將他的手槍，往上一托，迅速出手去力按對方的痲穴——這是足以令到對方渾身發軟的！

阿生雖然做了不少日子的國際特警，但一向很少用點穴這一套。

但是，眼前他的處境實在非常危險。而且，對方又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是一名特技演員，自然身手不凡！

只要阿生稍落下風，他就會開槍將阿生置諸死地！

所以阿生一有機會反抗，就得勢不饒人！

果然史魯格整條手臂一痲，不但無法開槍，也迅速給阿生奪了過去！

史魯格本身是一名出色的特技演員，自問身手不弱，但卻從未見過有人能在這麼短短三兩秒的時間內，將他制服！

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簡直就好像玩魔術一樣，比起他的表演更加出色！

他疑惑地回頭瞪住阿生！

阿生擺擺槍管，命令着說：「舉高雙手！慢慢的往路旁走！」

史魯格道：「別把我交給警方，我實在是寃枉的！」

阿生說：「這些話你如果早些對我說，也許會有用！」

「現在如果我把全部過程照實對你說了出來，你會原諒我麼？」

「那要看情形了！」

那邊路旁，老太婆已由她的老爺車中走了出來！托着老花眼鏡瞪住阿生他們：「喂！青年人！你們在這裏玩什麼？」

阿生開玩笑地說：「老婆婆，我們正在玩貓捉老鼠遊戲啊！」

「唉！這麼大的孩子，還玩這一套！」那老婦人說，「快過來，替我看看這車子為什麼又走不動了！」

阿生一邊押住史魯格過去，一邊又說：「你的車子也該換過一部了。」

「不！這是拍片用的，有錢也買不到呢！小子！」老婦人的聲音突然提高了！

阿生吃了一驚！

因為與此同時，他背後也有人出現！

阿生還沒有決定應否開槍的時候，他已聽到了一種十分熟悉的聲音！

背後那人說：「阿生，他可招供了？」

原來背後的人是呂偉良，那麼，前面那由老爺車走下來的人又是誰？

她當然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把一頭白髮扯下，原來那只不過是一個假髮罩。

林愛莉對阿生說：「對不起，因為四下裏找不到車子，我們來遲了！」

阿生苦笑道：「總算及時趕到，他到底還未殺我！」

呂偉良走了過來，向阿生道：「他承認了嗎？」

「還沒有！」阿生說，「但他還有機會的，否則我會把他交給警方！」

「別這樣！」史魯格急忙說道，「我如果把眞相說出，你們一定會同情我！」

阿生擺擺槍管：「好吧！那就請你上車再慢慢的說！」

史魯格上了車，阿生要他坐到司機位去，他坐在旁邊用手槍監視他！

呂林二人也坐到史魯格車子的後面去。

至於那輛道具老爺車，是林愛莉由影城偷出來的；當時她在化裝室以遊客身份，要求化裝師為她扮成一個老婦。

後來她又以遊客身份，要求道具部讓她玩玩那一輛用作拍片用的老爺車。道具部的人看見她很有趣，也不以為意！

因為老爺車只有少量汽油，片場那麼大，道具部的人以為她不會開得太遠。豈料林愛莉早有了準備，把偷來的汽油加入，沿途追踪着儎走阿生的車子。

最後發現史魯格的汽車停在路旁，所以他們也在此停下來！

但當呂林二人下車時，發覺阿生和史魯格雙雙失了踪！

後來他們發覺二人在前面路邊的樹林中，呂偉良便首先下了車，跳進了樹林中去，伺機行事；林愛莉則以老太婆的身份出現，拉高嗓子，老聲老氣的叫將起來，目的當然是要令到史魯格分心！

想不到呂偉良也不必動手，阿生已懂得利用機會發難！

現在他們一行四人，都坐在史魯格的車子裏，由史魯格自己開車，駛入市區！

至於那輛老爺車，就棄於道旁，相信遲早總會有人發現，派拖車來把它拖回片場去！事實上那兒還是片場的範圍。

片場除了攝影棚和各種「有前無後」的僞裝街道之外，還有樹林、山崗和沼澤等等，實在大得叫人難以相信！

史魯格逐漸明白到阿生這個國際特警與地方警探有別。

他原原本本的，把荷路威迫利誘他和女友妮坦的經過，說了出來！

呂偉良等三俠聽了，半信半疑！

阿生道：「為什麼你事後不報警？」

「報警？」史魯格道，「別開玩笑了，你可知道美國的法律？」

「但你是被迫的！」阿生道。

「警方不會相信，他們到頭來還是迫我簽口供，要我承認殺人的罪名。你可知道在美國殺人要坐電椅的，這裏可不是香港啊！」

天啊！想不到在香港「殺人不必死」的英式法律，竟然連美國也為之「聞名已久」！難怪港督大人赦了一個死囚又一個！他的仁慈，足以反映出「英國紳士作風」的馳譽世界！

阿生道：「但照你剛才所說，那名警衞員非你所殺！」

「即使同謀，也可能被判坐電椅！」史魯格道，「總之無論如何，我不會自首！」

阿生道：「但是，警方如果沒有你的協助，可能永遠無法破案！」

史魯格問道：「你們可是準備把我交給警方？」

阿生道：「不瞞你說，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最多我們為你向警方解釋一下！」

「好吧！那我也沒有辦法阻止你！」史魯格無可奈何地說。

林愛莉很同情地說：「你的女朋友可能比你更先被捕！」

「也是你們向警方提供的麼？」史魯格問道。

「不！與我們無關。」林愛莉說，「她在測謊機之前，相信很難掩飾眞相！」

阿生道：「尤其是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插手，她肯定無法脫身！」

「中央情報局？」史魯格吃驚地一怔，差點兒把車子刹停下來！

「是的，就是你們國家最神秘的政府機關。」阿生說，「你可知道為什麼會引起中央情報局的興趣嗎？」

「我不知道！」史魯格又說，「但誰都不難明白，只要有他們插手，便可以顯出了這件事絕不尋常！」

「對了！」阿生說，「而且還有件事要問問你。剛才你說，你分到多少錢？」

「他們答允給我兩成！」史魯格道，「昨晚保險箱內剛好有十萬元現鈔，所以我分得二萬元。」

「誰說有十萬元？」阿生又問。

「還有誰說？一切贓物後來當衆打開的。」史魯格道。

阿生跟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得感到莫名其妙！

阿生說：「根據電視的報導，深海公司只失去了一批文件，現金只有數千元，有價證券亦不多，那有十萬元？」

史魯格苦笑道：「先生，你可聽過有人賠本去打刧麼？」

「你是不相信我的話麼？」阿生道。

「我並非不相信你。」史魯格說，「而是事實不可能！」

「嗯……」阿生無言以對。

林愛莉說：「是的，沒有理由荷路掏腰包拿出十萬元來分為五份，而你拿走了一份。也沒有理由深海公司明明損失了十萬元，竟會啞口不認！」

她又推推身旁的呂偉良：「你可想得出其中的道理麼？」

呂偉良一直在想，要不是林愛莉推他，他可能還有好一陣也不會說話。

他說：「世界上沒有道理的事太多了，這不算沒有道理。」

林愛莉和史魯格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道理何在？」

呂偉良說道：「例如：荷路也不想你失望呀！」

「是的。」史魯格說，「他說過保險箱內最少也有十萬元。」

呂偉良又說：「還有，他已經得到了一些超值的東西，所以他自願自掏腰包！以免令你感到失望而追究起來！」

「超值的東西？」史魯格怔怔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道：「你為人太呆直，難怪被人利用。根據各方面資料所得，我猜深海公司的業務殊不簡單，最低限度，他們與中央情報局有連系。」

「你的意思是：荷路可能是間諜，偷的是一份情報？」史魯格問。

「那又未必！」呂偉良說，「情報不會放在一家私人公司內。但憑中央情報局的高級人員出現在現場這一點推測，再加上你的陳述，相信他們偷去的，有可能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合同。但如果想深一層，合同又有什麼會如此重要？」

林愛莉道：「也許是外國間諜須要的資料之一，這就有理由了。」

呂偉良束眉沉思道：「仍然不致重要到須要費爾特親自出動！」

阿生也說道：「是的，你看，他今天早上是乘軍用專機由華府趕來的！以後一直就留在深海公司的現場內，調查了很久。到底為了什麼？」

正當三俠討論着案情之際，史魯格突然悄悄伸手將車門推開！

當阿生發覺時，已經來不及制止；史魯格已經掉落車外去！

但是，車子正在以七十里時速前進之際，所以，轉眼之間，他們之間的距離，便越拉越遠！

還好阿生坐在車頭司機位旁邊，及時將駕駛盤把穩了，否則就更加不堪設想了！

阿生把車子控制好之後，逐步將車速減慢！然後停向路旁！

因為路上還有其他汽車，阿生如果不將車子減慢和打出燈號，很易會發生交通意外。

事實上美國公路上的交通意外，每年所死去的生命加起來，比起他們參加越戰所犧牲的，還要多出許多。

美國一些超級公路的行車時速是有規定的，但他們並非像香港規定慢駛，而是硬性規定要「快」；有些地方，起碼要開到時速達七十哩！

慢了怎辦？如果被公路巡警見到，自然要抄牌罰款！

試想想看，一些車子在七十哩以上的時速下，一下子刹停，即使能僥倖避免本身出事，也無法避免前後的車子不與你撞上！

阿生現在就無法掉頭，只能眼看着一個人影在遠處的路旁消失！

那人當然是史魯格，他顯然絲毫也沒有受傷。而且走得飛快！

當然，飛身跳車，這本來就是他的絕技之一啊！

三俠無可奈何地，呆坐車中，直至等到阿生把車子掉頭時，史魯格已逃得無影無踪。

呂偉良主張立刻向警方報案，因為史魯格如果是受人利用的，對方極有可能殺人滅口，所以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阿生則主張先到警局去看看他們測謊試驗的結果。

林愛莉因為聽了史魯格的口述，對妮坦難免產生了同情之心。

妮坦是因為史魯格才招此意外的，他們在事發後本來不想再上班去，但又怕因此而令警方生疑，最後還是勉強支持起來，上班去。

測謊試驗是相當可靠的，主要是一些連貫着人身的儀器產生反常現象，測出被試驗者的心脈是否正常，以確定其人是否說謊。

所以林愛莉非常担心妮坦，她希望去看看那位金髮女郎。

三俠抵達警局時，又遇見了中央情報局的費爾特。

費爾特對阿生道：「你來得正好，我們的測謊試驗果然有了結果，我想知道你怎麼會知道綫索會由此可以發現。」

「現在我們三個就是特地來交代這件事的。」阿生笑了笑，又說：「這件事本來有男女主角，女主角在你們手中，我想你已經找出她是誰了。」

「是的，她就是深海公司的女秘書妮坦小姐。測謊試驗證明她心情緊張，謊言連篇。」費爾特又說：「結果她總算供出了實情。你剛才所說的男主角，可是她的男朋友？」

「是的，他是一位特技演員。」阿生道，「他的名字叫史魯格。」

「對了，我們已經派人去找他！」費爾特說。

阿生道：「你的人出發了多久？」

「妮坦的招供，只不過十多分鐘之前。」費爾特看看腕表：「他們去了不够十分鐘。」

「你派去的人，到何處找史魯格？」阿生問。

「一批到史魯格居住的地方，另一批去了片場，那是他工作的地點。」費爾特說。

阿生於是把他們押解史魯格失敗的經過說了出來。然後才交代他們三人如何發現此案的前因後果，以及交出當晚由夜總會烟灰缸取得的一些燒剩的紙片——這些紙片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那些可見的筆跡。

當時三俠會分析過紙片上的啓示，現在總算證明他們的想法正確了。因為史魯格承認分到了百份之二十。雖然這件事疑點甚多，但他們總算沒有看錯。

不過，有一點令他們感到意外的，就是紙片上的「H」型綫索，當時三俠猜測那是一些室內的輪廓草圖，目的是先讓史魯格對行事地點有個初步印象。

但是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證明「H」型綫條是行動計劃的一部份。

「H」型的左右兩直綫是表示深海大廈與另一幢辦公大廈的對峙形勢，中間一條橫綫原來是匪徒告訴史魯格，他們計劃利用他把一條尼龍繩索跨越街道的上空，然後由此將人運送過深海大廈的天台去。

費爾特非常重視這些燒過了的剩餘紙片，他相信其中可能留下三名匪徒的指紋。

當然最可惜的，就是讓史魯格逃脫了，否則他最低限度也可以提供三名在夜總會出現過的匪徒的一切有關資料。

費爾特並不埋怨三俠，反而招呼他們到艾美探長的辦公室去。

但是，費爾特卻喧賓奪主地，把艾美探長請到室外去。

這時候三俠已意味到可能有些令他們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果然，費爾特轉身把辦公室的門小心地關上了之後，就對他們說道：「你們可否對我講句眞心話？你們三位插手本案，是基於何種理由？」

呂偉良笑了笑，道：「你問得好，當我們在夜總會中無意間發現此事的開始時，我就曾警告他們別惹麻煩，但想不到我們還是被捲了進來。」

費爾特道：「在華府結識三位時，你們已經給我一個良好印象，那並非因爲你們替我們的博物館找回了半把古劍，而是你們的俠義精神，實在令我印象難忘之至。」

「謝謝你。」呂偉良說，「講句眞心話，替你們找回半把古劍，只是爲了讓我們能早些離開華盛頓，希望你們能了解我們三人正在旅行。」

「這個我明白的。」費爾特說道，「但是，如果，以商言商，你們三位肯接受在下的邀聘嗎？」

「什麼？你聘請我們？」林愛莉忍不住問：「你要我們幹什麼？」

費爾特道：「當然是代尋失物，如果能將人犯抓住更好。」

呂偉良笑道：「老實說，你令我們感到非常意外，因爲第一，我們根本不知道你失了什麼和要找什麼？第二：如果連你們中央情報局也做不到的事，我們更加無能爲力了。」

費爾特道：「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們並非把一切責任交給你們，只是希望三位留下來，從中幫個忙。因爲有過在華府的表現，我對三位極具信心，至於酬勞方面……」

費爾特還未說完，呂偉良就道：「我們不是職業偵探，別講錢了。」

但是林愛莉卻說：「不！我們這次環遊世界已花了不少錢，爲什麼不講錢？老實說吧，沒有錢固然引不起我的興趣，就是少一些也沒有胃口。」

費爾特哈哈笑道：「對，對啊！呂太太說得對極了，我們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非講錢不可。如果我們願意付出十萬元代價，三位肯答允助我們一臂之力麼？」

「十萬元？」林愛莉會意地瞥了呂偉良和阿生一眼，「這是一個巧妙的數目。」

林愛莉的意思是：爲什麼這樣湊巧？荷路與史晉格說，他們刼去深海公司保險箱中的十萬元。

可想不到，這次費爾特也自願給予他們十萬元。

呂偉良道：「十萬元不是個小數目，到底深海公司損失了一些什麼？」

「這是一項機密，除非三位答允我們，接受這項邀聘，否則我不能將個中秘密洩漏。」費爾特又對阿生說：「老弟，你是國際特警一名，但是我知道你正在渡假中。」

「是的。」阿生道，「但我一向做事只講興趣，這件事一開始已引起了我的興趣。」

「那就好極了。」費爾特說，「如果本案能引起你的興趣，相信破案的機會更大。」

呂偉良道：「你太過看得起我們了。」

林愛莉道：「別浪費時間了，我想知道你願意出到十萬元代價，到底是否值得？」

「你的意思我明白。」費爾特道，「你大概也懷疑：我何故會這麼闊綽？是的，十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這是公帑。但我得聲明一下，這數目包括了保密的代價在內。」

林愛莉道：「你是要我們別把事情說出去嗎？」

「是的，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費爾特說，「我所以肯聘用三位，第一：因爲呂阿生先生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第二：你們一開始已了解這件事的發生，省去我再多作解釋。第三：三位是信人君子，只要答允下來的事，決不反悔，這點從華府的『半把古劍』一案可見一斑。」

阿生道：「別忘記，我雖然身爲國際特警，但我在渡假。」

費爾特會心一笑道：「我明白，你的立場不能受聘，但你可以協助你師父辦理此事。換句話說，我們實際只聘呂偉良先生兩夫婦，那就不怕你上司麻煩你了。」

林愛莉說道：「好吧！我們就接受你的邀請。」

但呂偉良卽說道：「不！我們不能隨便答應。」

費爾特道：「呂先生，你別太緊張，其實我也還未說完。」

林愛莉道：「別賣關子了，到底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費爾特道：「你們如果答允了協助我們辦理此案的話，保守秘密只是條件之一，條件之二還要有始有終，不能半途而廢，否則得照商場規矩，雙倍賠給我們情報局，也就是二十萬美元。不過有一點不妨附帶聲明一下，就是這十萬元酬勞，只是一點代價，未包括一切必要開支。」

林愛莉道：「你是說，你們可以供給交通工具，以及一切額外的開支麼？」

「是的。」費爾特道，「我們也知道這種工作十分危險，所以出手不會太低。」

林愛莉拉拉她丈夫的衣袖，道：「太刺激了，接受這項挑戰吧！」

呂偉良輕輕把頭一搖：「我不能立刻作出答覆，讓我回去考慮一下再說吧！」

「好極了，我們會等待你的決定！」費爾特站起來送客。

三俠因爲剛才曾向警方交代過案情，所以現在艾美探長便讓他們三人簽了口供。

最後，他們終於離開了警局。

回到酒店時，林愛莉埋怨她丈夫表現得太過懦弱。

她說：「這件事反正非理不可，爲什麼不多賺那十萬元？」

呂偉良道：「第一，我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印象並不好。第二，接受了正式的聘金之後，我便成爲變相的特務。第三，他們出手太高，令我引起疑心。」

林愛莉問道：「你到底在懷疑他們一些什麼？」

「你試想想，到底費爾特憑什麼理由，肯出到十萬元這樣高價來請我們幫忙他？」呂偉良反問道。

「因爲我們的名氣，而且他們的損失一定不會太少。」林愛莉說。

呂偉良苦笑道：「他不是說過，只失去了一批文件，財物並未損失麼？」

「是的，文件可能是深海公司與政府之間的秘密合約，也可能是一些外國間諜所渴望得到的秘密檔案之類，總之關係重大。也因此，費爾特能出這麼高的價錢邀請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林愛莉說。

「算了。」呂偉良有點不耐煩地說，「如果你要賺那些錢，你就自己去吧！無論如何，我不會跟費爾特作這種交易。」

林愛莉自然了解呂偉良的個性，阿生這時也頻頻向她打眼色，所以她不再說下去。

阿生故意把話題扯歪道：「師父懷疑他們是有理由的，我也想不通，爲什麼一間私人企業失竊，會勞動到中央情報局？」

林愛莉道：「這點費爾特已經說得明白，因爲他們之間有生意往來。」

「我想，不如說得明白地，他們有某種見不得光的交易。」阿生說，「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先查清深海公司的底子。」

「只怕要查也不容易。」林愛莉道，「凡是與中央情報局有交易的，都須要高度保密，這點從費爾特的口中已知道了。」

阿生道：「據說，深海公司的後台老闆是侯活。這名字我們也不陌生，狄士文就是他的助手之一，『半把古劍』那宗案，不是曾經牽涉到此人身上麼？」

「是的。」林愛莉道，「阮威廉敎授見過的金甲天神，據說可能在狄士文的手中，但當時華府警方找不到證據，也沒有理由去追查此中眞相。」

突然電話響了起來。

阿生執起聽筒問：「誰？」

對方是費爾特，他要找呂偉良。

阿生用手按住講筒，告訴呂偉良，呂偉良道：「你不妨斬釘截鐵的拒絕他。」

阿生也只好對費爾特道：「對不起，他不想聽你的話，因爲他根本就不想接受閣下的聘請。」

「那眞可惜。」費爾特在電話中道，「我當然沒有理由勉强他。不過，阿生先生，我相信你一定想知道此事的眞相。」

阿生明白他的意思，費爾特大概想阿生答允去幫幫他。

阿生知道他師父的脾氣，忙說道：「費爾特先生，我們不會主動地提出任何要求，但也不會接受任何方面的酬勞，如果你以爲不要緊的，自然不妨將眞相說來聽聽。」

費爾特道：「電話中不方便，有機會你再來找我吧！」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說道：「他如此焦急，更加令人生疑。」

呂偉良道：「費爾特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首腦人物之一，他手上有許多占士邦型的人才，根本無須急於要找我們。現在這情形，表示他以爲我們可能知得比他們更多。」

阿生想想，也覺得他師父言之有理，因爲他們三個人一開始便注意到此事的發展，費爾特一定不可能知得太多。

但是，如果嚴格來說，他們三個人所知的，也不算太多。

起碼他俚無法明白：到底深海公司失去了一些什麼？

阿生突然說道：「我想出去逛逛，你們也去麼？」

呂偉良表示不願去，他想休息一下，林愛莉也只好留下陪她。

阿生到酒店下面租了一部車，獨自外出。美國許多酒店都設有租車部，專爲領有駕駛執照的旅客服務。

阿生開車到警局裏去，目的是會見費爾特，他剛才從電話中聽得出，費爾特可能要利用他的好奇心，也許會把此中眞相告訴他，以換取他的幫助，因爲費爾特也曉得他們必然知得最多。

但是，當阿生將車子開到警局門口時，忽然看見有個人由裏面出來。

此人並非別人，正是三俠在夜總會裏面見過的金髮女郎妮坦。

妮坦很頹喪，也沒有人陪伴着她。

阿生看見她由警局出來之後，沿住行人道走。

看她的神氣，大概希望能截到一輛街車，於是阿生把車子開了過去。

妮坦看見有輛汽車突然在她身旁停下來，也呆了一陣。

阿生很有禮貌地推開車門，說道：「小姐，請上車吧！」

妮坦有點猶疑。

阿生笑道：「我不會是壞人，只想送你回去，何必客氣？」

妮坦看來疲乏不堪，她容顏憔悴，雙目無神，終於不由自主地，坐進汽車裏來，阿生立卽把車子開走了。

「府上在那兒？」阿生問道。

妮坦把地址告訴他，但阿生在荷里活，正是人生路不熟，所以他的問，與妮坦的答話都是多此一舉的，最後還是要妮坦沿途指示他如何轉彎。

阿生又問：「你有麻煩嗎？小姐？」

「你怎麼知道？」妮坦反問他。

「我似乎在電視中見過你，你叫妮坦小姐，可不是嗎？」

「是的。」

「你是深海公司的女秘書？」

妮坦又點點頭。

「警察有時太過沒有理由。」阿生又故意說道，「你服務的地方出了事，他們憑什麼理由去難爲你呢？眞是豈有此理。」

妮坦苦笑說道：「你是局外人，不會明白的。」

阿生道：「妮坦小姐，說起來，我們可能已經見過面了。」

「眞的？」妮坦很隨便的笑了笑，又問：「在什麼地方？」

「夜總會裏。」阿生道，「當時我見到你與一位英俊男士在一起。」

「是的，他是我的愛人史晉格。」

「對了，特技專家，我在片場裏看他表演過了。」阿生道，「你們眞的是天生一對。」

「那又怎樣？」妮坦嘆氣道：「這個世界的人心太過險惡。」

「你現在不是獲得釋放了嗎？我看警方不會再來麻煩你了。」阿生說。

「不！他們很狡猾，我正担心他們故意放我走，目的要我引我愛人出來！」

阿生同意她的看法，尤其是費爾特是一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他詭計多端，沒有理由突然把妮坦輕輕放過。

想到這裏，阿生回頭看看，遠處果然有輛車子，如影隨形地，跟踪着他們。

阿生故意對妮坦說：「我們果然被人跟踪了。」

「這是意料中的事。」妮坦毫不介意地說道。

阿生道：「你想我擺脫他們嗎？」

「不必了，反正我也須要休息，同時更加須要有人保護。」妮坦道，「請你還是送我回家去吧！」

阿生於是依照她的指示，將車子左轉右拐的，開返她的住所去。

阿生一直注意望後鏡中的反映，他覺得那車子始終跟踪着他們。

他們的車子終於停了下來，阿生要送妮坦登樓，無非想跟她談談，但是妮坦竟然打開她的手袋，付了一些錢給阿生。

她說：「這算是請你喝咖啡的，切不可以爲這是車資。」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

他把錢還給她，笑道：「我不想喝咖啡，可以請我進去喝杯酒嗎？」

「有這日子的，但不會是今天，今天我實在太倦了，請原諒我吧！」妮坦嫣然一笑，嬌慵無力地伸了一下懶腰，打着呵欠。

阿生沒有勉强，只能陪着笑臉，說聲「再

見」，便返回車上。

阿生開車走了，但是他很快又回到那兒附近，車子只繞了一個圈。

他發覺跟踪他們的人坐在車子裏，仍然對妮坦的住所虎視眈眈。

阿生出其不意地閃至車旁，車內二名警探平空吃了一驚。

但阿生並非拔槍，只是出示他的國際特警的證件而已。

阿生笑道：「你們不要太過緊張，我早知二位的任務，是艾美探長，或者是費爾特的主意吧？不過誰也不要緊，我只想你們快些通知他們，趕緊派人到這兒來，因爲他們的目的達到了。」

「你說什麼？」一名探員莫名其妙地瞪住阿生。

阿生道：「我知道他們放出妮坦小姐，無非想引出她的愛人史魯格而已，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史魯格一定在裏面。」

「你怎知道？」另一名探員問。

阿生笑道：「我們總算稱得上是行家，只是服務機構不同而已。我不會憑空幻想的，剛才送她回來時，我無意中仰頭上望，就發覺她住所的窗口落下了簾子，有人正向下窺伺。」

「你怎麼知道她住在那一個單位？」探員問。

阿生道：「是她告訴我的，其實不用她說我也可以猜出幾分，因爲那一排窗子沒有一個是落了簾子的，唯一落了簾子的單位，必有古怪！你聽我的話不會錯的，快些通知你的上司吧！」

二名探員猶疑地交換着眼色。

阿生道：「不管你們怎樣做，總之我已通知了你們，如果犯人走失了，責任當然是由你們去負的，現在我要進去了。」

「你去那裏？」

「我去抓史魯格啊！」阿生說完，立即閃身過了馬路那邊。

他把衣領拉高，匆匆登上了妮坦所居住的公寓式大廈去。

他找到那單位去，看見門板上有一條小小的凸字膠帶貼着，上面有用「帶模機」打出的妮坦的全名，證明不會錯了。

阿生傾耳細聽，起初還聽不到什麼，但不久之後卻聽到了一些聲音，妮坦好像在跟一個男人對話，絕不會是講電話。

阿生又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門已應手而開。

不過阿生沒有立刻把門推開，他不知道屋內的人的位置，萬一就在門後的客廳中，那就糟了，所以阿生只是憑經驗行事。

他只將門縫推開少許，直至肯定沒有人在客廳中才推得更開一些。

他們都在房間裏，但房門未有完全關上，只是虛掩而已。

房中一男一女正在談話，其中那女的分明就是妮坦，那男的不用說，一定是她的愛人史魯格。

阿生不止一次地聽過了史魯格的聲音，所以輕易就認出是他。

他們似乎正在飲酒，剛才史魯格可能在廚房中揚聲問妮坦要不要加冰，所以說話大聲了，終於給阿生在外邊聽到。

史魯格在問妮坦被傳訊後的情形，妮坦正在將過程告訴他。

史魯格道：「這一次我們上當了，妮坦，我實在對不起你。」

妮坦嘆口氣，道：「我知道你也不想犯罪，但他們一定要你屈服，有什麼辦法呢？算了吧，事情畢竟已經發生了，我勸你還是跟我去見警方。」

「什麼？」史魯格瞪住妮坦，「你要我去自首？」

妮坦道：「是的，我以爲這是最上算的，史魯格，你可知道我們已在魚網之中？」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告訴你吧，警探一直在跟踪我。」

「那有什麼關係，總之我有辦法帶你離開這裏。」史魯格道，「我們可以由後門離去。老實說，如果不是爲了你，我早已逃到了別處去。」

「沒有用的，史魯格，聽我說吧！這件事牽涉重大，他們不但出動了聯邦密探，還驚動了中央情報局，可見事情絕不簡單。」

「我眞不明白，怎麼會攪到中央情報局那兒去？」

「所以我叫你別再躲避了，你必須向他們提供你那朋友的一切資料。」

史魯格嘆了一口氣，呷了一口酒，道：「我想他們已經逃了。」

「你去找過他們嗎？」

「是的，電話打過之後，我也去找過他們，但鬼影也不見一個。」

「他們可能知道已經事敗了。」妮坦也呷了一口酒，沉思着說道，「如果我們去自首的話……」

「那就必須承担一切罪名，這是很易想像得到的。」史魯格說，「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跑去自首。」

「但是，我還是担心我們逃不了！」

「試試吧，親愛的。」史魯格匆匆忙忙放下了酒杯，催促着妮坦執拾細軟！

但是，阿生卻在這時候出現了！

史魯格固然大表驚奇，就是妮坦也感到非常意外地說：「你怎麼進來的？」

阿生聳肩一笑：「你的防盜設備太簡陋，史魯格既然可以輕易摸入來，我自然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史魯格先生，對嗎？」

史魯格又驚又怒，他瞪住阿生問：「你到底想怎麼樣？」

妮坦出奇地問：「你認識他嗎？」

史魯格點點頭：「他是一名國際特警，曾追踪我到片場裏去，但最後給我擺脫了！」

「你今天逃得脫，明天也逃不脫的，史魯格。」阿生說：「我勸你還是省回一些氣力，跟警方合作，去找你的朋友們呢！」

「滾開！」史魯格突然咆哮起來，迅速自懷中拔出了一把刀！

阿生態度輕鬆地笑了笑，道：「就是手槍我也不會怕，別說只是一把刀！」

史魯格大怒，手一揮，刀子脫手飛出！直朝住阿生飛擲而來！

阿生早已看通看透，側身一閃，利刀自耳畔一掠而過，「嚓」地一聲，揷在後面的門板之上！

阿生還未站直身子，史魯格已飛撲過來！於是二人立即扭作一團！

講到打架，阿生自不吃虧，他學的中外武功可謂包羅萬有，例如呂偉良教給他的中國各家各派的內功外功，他自己到一些團體和武館去學的日本柔道和韓國的跆拳道。此外甚至泰國拳，西洋拳等等，他也先後學過了！

呂偉良一直主張武術無派別，更無國界，須知這本來就是健身之道，只不過被人利用作爲搏擊的手段而已。要不是每種武術都有它的獨特地方，又豈會流傳至今？

故此呂偉良一直以來，都鼓勵阿生多方面學習，不必計較甚麼派別。

阿生本身就非常之喜愛武術，加上人也聰明，所以在這方面總算有點成就！

現在史魯格不知阿生的厲害，竟然與他徒手搏擊，吃虧乃意料中事！

只見他出盡了渾身解數，也無法自阿生的身上討到便宜，相反，阿生卻節節進攻，迫得史魯格喘不過氣來。最後突然賣了一個關子，使出了一個假動作，阿生以爲他手上還有刀子，急忙矮身避過！

史魯格就趁着這當兒，越窗而出！

阿生大吃一驚，急忙也衝到了窗前。但這時候史魯格早已一躍而下！

阿生眼看他如履平地，想起了他是一名特技演員，一點兒也不敢怠慢，雙足一頓，站在窗緣之上，飛身一個筋斗，但見一條身形飄忽，彷若蜻蜓點水，輕盈地落在街上！

史魯格只以爲阿生武功了得，沒奈他何，想不到他的胆色也過人，竟敢隨他之後，由上面一躍而下，苦苦追來！

史魯格被迫，只得回轉身來，迎戰阿生！

正當二人糾纏不休之際，警車的號角聲紛紛響起，來自四方八面。

阿生知道二名跟踪妮坦的警探終於向他們的上司報告了！

史魯格眼看陷於重重包圍之下，也無可奈何地，停下手來！一名警官過來替他加上手鐐，另一批警探則衝上妮坦的住所去！

妮坦絲毫也沒有反抗！

一紙提單　三百萬元

史魯格總算聽從了妮坦的勸告，與警方表現得非常合作！但是，警方根據史魯格的口供，卻無法找到荷路這班人！

毫無疑問，荷路等人早已聞風而遁。於是警方立刻發出了通緝令！

警方的繪圖專家，也根據史魯格和妮坦的口供，把荷路等人的樣相繪畫出來，希望可以憑此而有所收穫。雖然明知他們詭計多端，說不定這時候他們都已紛紛化裝成另一面孔！

費爾特果然不出阿生所料，他釋放妮坦，目的無非爲了誘捕史魯格，現在史魯格既已落網，妮坦也就再次落入警方手中。

阿生事後雖然亦與費爾特交談過，但是他覺得費爾特不可能對他講眞話。

現在最主要還是：史魯格當時沒有跟荷路等人到保險箱去。因此，荷路等人到底取走了一些甚麼？史魯格根本就不知道。

報紙和電視台方面，關於深海公司的報導越來越多。呂偉良等三俠也只能從這方面想像一下！

據說深海公司是屬於億萬富豪侯活的，業務範圍十分廣，做的都是大生意！

三俠對於「侯活」這名字決不會陌生。

他們在華盛頓市時，就因爲「半把古劍」一案，聽過侯活的名字。

當時華府警方曾懷疑狄士文其人，認爲他可能擁有一座「金甲天神」的古銅像，而半把古劍即屬於神像的一部份。所以警方認爲狄士文有可能爲求「金甲天神」像的完整，而主使職業竊賊到博物館去盜取那半把古劍。

但是，結果警方苦無證據，「半把古劍」既然已由三俠尋回交還博物館，此事亦不了了之！

想不到事至今日，侯活這大名又再次在三俠的耳邊響起來！

侯活是一名十分神秘的大富翁，他永不公開露面，但生意之多，財產之龐大，簡直達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

「深海公司」既然是屬於侯活的，那麼，它經營的又是何種生意？爲甚麼會跟中央情報局拉上了關係？的確令人難明！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深海公司之間，必有枱下交易，否則費爾特也不會在知道深海公司失竊後，匆匆自華府飛來，親自主持「緝匪工作」！

呂偉良等三俠對此案逐漸引起興趣，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曾目擊事情的「籌備」經過，另一方面卻是「失竊」的神秘性！

到底深海公司失去了一些甚麼？

爲甚麼公司最高負責人和警方初步向外界透露「並無金錢上的損失」，後來竟然又說「損失了數以萬計」的金錢？

無論其中眞相如何，警方已一再受到新聞界的壓力，新聞界要求他們將實情公佈，甚至質問何故有中央情報局的人揷手此案？

警方正是有苦自己知，他們一方面受到輿論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又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更大壓力。

中央情報局不但不准他們公佈眞相，還要他動用所有綫人，追緝竊匪歸案。

就在這時候，深海公司經理歐文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打電話給他的，是一個陌生男子，對方自稱他就是荷路。

歐文聽到荷路這名字就渾身爲之一凛！

荷路就是已由警方下令通緝的竊匪集團首領。

這時候他帶着威脅的口吻說道：「千萬別追查我這電話由何處撥出，否則，我會立即掛斷它！」

歐文安慰對方說：「放心吧！警方發夢也想不到你會打電話給我！」

「那麼，讓我們談談生意吧！」荷路又說：「歐文先生，相信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

「你只要把那東西送回來，我們不會再追究！」歐文說。

「你以爲會那麼容易嗎？」荷路笑道，「這是我們用幾個人的性命冒險得來的收穫，沒有理想的代價，我們決不放手！」

「那你到底要多少？」

「三百萬美元！」

「別開玩笑了，我們那有這麼多的錢？」

「如果你沒有，可以向中央情報局借，他們一定答允的，我可以保證！」

歐文已意會到對方的意思，他們一定在事前知道不少，然後才下手。

於是，歐文向對方問道：「我們可以商量一下麼？」

「還有甚麼好商量？現在的鈔票不值錢，別以爲三百萬元是個大數目！」荷路道。

「那麼，我們如何連絡？」

「你先對你老板講清楚，預備好三百萬元舊鈔票。記住，我不要新的，要舊的大鈔。然後將它集中放在一個占士邦手提箱內，我自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再次找你連絡。但電話只打出一次，假如你們不贖回它，我會把它賣給別的人！」

「好吧！那我等你的消息。」

荷路在那邊掛了綫！

歐文立即通知他的老板侯活。

他辦公室內有直綫電話可以找到侯活。雖然侯活往往行踪不明，別的人極難找到這位億萬巨富，但歐文是他的助手之一，尤其是這幾天所發生的事，侯活受到了很大的困擾！

歐文把荷路勒索三百萬元的事告知侯活，侯活氣得呱呱叫！

歐文說道：「如果我們不能滿足他，他聲言要跟別人交易！」

「蠢才！怎麼你不跟他討價還價？」侯活在電話責罵道。

「我已經要求過他了，但是他的口氣很硬

，限我們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好吧！你先去準備一下，有甚麼消息再通知我。」侯活說。

歐文唯唯諾諾！

電話剛掛斷，費爾特就來了！

費爾特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頭目，他似乎有職業上的敏感，進來之後便四下裏看一次，然後才開腔說話。

看他的神氣，好像担心有人要在這裏裝上了竊聽儀器一樣。

但事實上是沒有！假如有的話，他和他的手下們早已查出了！

費爾特聽到了歐文的報告，知道荷路已經有電話來了！

他說：「錢你們一定要付的，否則你和你老板都要坐牢！」

「我明白的，費爾特先生，但是，三百萬這數目太大，老板有些捨不得！」歐文說。

「錢他已經賺够了，現在他既然出了錯，就得負上責任！」

「是的，我明白你意思！」

「甚麼時候交易？」

「荷路會再打電話來。」

「希望你會做得好，一切可以無事，否則只怕你們倒霉，我也作不了主！」

「我會跟侯活先生講清楚。」

「由現在起，我會設法申請，派人到電話機樓去監視這裏和府上的電話，也許能讓我們及時抓住荷路，替你老板省回一筆！」

「謝謝你！」歐文說。

費爾特離開深海公司時，示意留在現場附近駐守的警探小心戒備。

他一方面與當地警方的探長艾美連絡，透過向法庭的申請，監視所有打到歐文辦事處和住宅的電話來源，另一方卻親自跑到「國際特警組織荷里活辦事處」去要求協助。

在美國有許多事情必須法庭的批准，否則就屬於違法，可能被控。例如舉世爲之轟動的「水門案件」，就是因爲未經法庭批准，而胡亂將偷聽儀器放進一個政黨的總部，而弄至尼克遜總統也要丟了官！

無論世人如何看「水門案件」，總之美國的政制對人類的平等與自由來說，總算做到了「公道」二字。

例如本文所述的案件發生之後不久，一個屬於州的大陪審團，就曾經展開高度秘密的調查行動，以確定「秘密外洩的責任問題誰屬」！但這已是後話，外電雖有報導，我們還是繼續講述本案幕後的進行情形吧！

費爾特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來，是要求他們注意一件事。

國際特警組織荷里活處長亨達，在他的辦公室接見費爾特。

費爾特的身份，亨達當然知道。他們也曾經分別在荷里活和華府二地見過面。

費爾特隆而重之的說：「有件事必須你們帮帮忙。處長。」

「別客氣，有話直說吧！費爾特先生。」亨達說。

「最近，深海公司發生的事，你可曾注意到？」

「報紙有刊登，我也知道你們情報局插手這件事，相信一定不簡單。」

「是的，深海公司失去的不是錢，只是一張單據而已。」

「一張單據？」

「是的，那是混在一疊重要文件中的單據。」費爾特又說：「我想我交代此事，必須從頭說起，是不？」

「對啊！」

「請相信我，這件事絕對是眞實的。」

「我當然相信你，而且我也想不出你有何理由要說謊！」

「不錯，我爲了博取你們國際特警的協助，我必須毫不保留地，和盆托出！」

「對！那你說吧！」

「我們情報局方面，一向與深海公司有秘密合約，這是外間很少知道的。」

「但我們已經知道。」亨達笑了笑，「深海公司擁有最新式的水底探鑛船，以及打撈船，你們之間的交易總不難想像得到。」

費爾特尷尬地笑了笑：「不瞞你說，這件事的起因，是由於我們在一次合作中，有了意外的收穫。那是情報局根據資料，僱用深海公司的水底探鑛船，打撈一艘蘇聯潛艇，結果我們意外地發現一艘海盜沉船。」

「海盜的沉船，那一定有許多金銀珠寶了！」亨達說。

「不！從一切跡象顯示，那艘沉船已經有人光顧過了，我們只是第二個發現的人。由於我們與深海公司之間的合約條文規定，這一切應歸深海公司所有，因爲它並非蘇聯潛艇上面的物件。亨達處長，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我當然明白，你們的目的只在於要知道蘇聯那艘沉沒於海底的潛水艇之內有些甚麼，所以一方面要利用深海公司的先進儀器，另一方面也要給予一切優厚的條件。」

「對了，所以深海公司便順理成章地，擁有海盜沉船上的一切，包括了不少名貴古董和銀幣等等，價值可也不小！」

「但你們若依秘密合約規定，是無權過問的，對嗎？」

費爾特道：「是的，照情理上來說，任他們滿儎而歸，我們亦無權過問。但是不久之前，華府方面發生了一宗案，博物館有半把古劍被竊，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才知道有一件罕世奇寶『金甲天神』，可能落在侯活先生的手中。」

「侯活？就是那位神秘富豪？」

「是的，他是深海公司的眞正老板，歐文只是經理。由於當日所發現，是海盜沉船，依合約我們情報局方面既然無權過問，自然沒有理會到沉船中有多少寶物。這也就是爲甚麼我們一直不知道『金甲天神』古銅像原來是侯活在海盜沉船中收穫的一部份的理由。」

「知道與不知道又有甚麼分別？」亨達說，「反正你們是無權過問的。」

「依理是這樣，但是，博物館半把古劍失竊一案引起了國務院的注意，他們一方面要我們追尋另半把古劍的下落，另一方面，更要我們找尋『持有』這把古劍的『金甲天神』古銅像。」

「於是你們就查到侯活的身上來，是不？」亨達問。

「不！當初只注意他的助手狄士文，他是侯活在華府方面的負責人。我們幾經艱苦，才獲得侯活的承認──承認金甲天神是他擁有的名貴古董。」

亨達又問道：「國務院需要那尊神像幹甚麼？」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基辛格國務卿的外交手段是神出鬼沒的，天曉得他又要玩甚麼外交把戲！總之他要我們盡力去找，我們就得不惜代價去找。結果總算給我們找到了，而且還費盡唇舌，才說服侯活把神像出讓！」

「我明白了！」亨達道，「可是竊賊在你們未提貨之前，把金甲天神偷掉了？」

「是的，事情正是如此。」費爾特道，「竊匪先從深海公司的保險庫中竊去了一張提單──這是唯一可以從侯活先生秘密寶庫中提貨

的信物，上面不但有深海公司的印鑑，還有侯活和歐文等高級首腦的簽署，有了它，寶庫中的保安人員，就會依照提單上所列，提出那物件。」

「我不明白，竊賊爲甚麼不直接去偷那金甲天神像呢？」

「亨達處長，你大概還不明白侯活先生的事業，他的秘密寶庫，可能比我們國家的諾斯堡金庫更加安全，沒有正式提單，只怕動用一連軍隊也無法入去，別說小偷鼠輩了！」

「那麼，你來找我，難道要我們國際特警代你們找回那神像麼？」

「那又不敢。不過，我們實在担心，萬一竊匪把心一橫，將它偷運出口，這是否變成國際性犯罪案件？我知道你們公事公辦，同時我們美國又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我特來提醒閣下，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無論如何，你們若有任何關於金甲天神的消息，就立刻通知我們！」

亨達道：「這倒易辦，我會通知巴黎總部，正如閣下剛才所說，美國也是我們的會員國之一，我沒有理由拒絕你的要求！」

「那就非常感激你！」

「別客氣！費爾特先生。」

「還有一件事想順便問問你！」費爾特把一幀照片遞到亨達面前，「可知此人是誰？處長。」

亨達處長只瞥了一眼，就笑道：「你從何處得到此人照片？」

「是我叫人偷攝的。」

「爲甚麼要這樣做？」

「我的職業上的敏感，担心他的身份有假！」費爾特又問：「他可是你們的人？」

「是的，此人叫呂阿生，曾屢次獲得巴黎總部嘉許的人。在我們心目中，是十年難得一見，一萬名國際特警之中也難以找到一個的出色人才。所以他獲得很多例外的優待，即如我，我身爲處長，也沒有他那麼自由自在！」

「他可是來了荷里活？」

「是的，他曾向我報到。這只是禮貌上的，本來他正在渡假，無須多此一舉。但這年青的中國人，確有教養！」

「既然記錄上證明呂阿生已來了荷里活，我所遇見的，大概不會是假的了！」

「假的？」亨達苦笑一下，「他當然不可能是假的，你可以考驗他！」

費爾特交代清楚之後，終於滿意地走了！

但是亨達一直瞪住他的背影，苦笑不已！他知道這位特務頭目的心理，他可能習慣了多疑，所以對一切事物都難以信任！

待費爾特走了之後，亨達才打電話去找阿生。

阿生正在酒店的房間裏休息，接到這突如其來的電話，也難免有點愕然！

阿生雖然是一名國際特警，但他年紀很輕，呂偉良要他多見識一下這個世界，所以在這次環遊世界中，要他在一起！

阿生的上司任如重是最看得起阿生的人。當然，否則他也不會親自挑選阿生加入這國際組織。結果總算沒有看錯了人！

由於阿生的表現令人驚奇，巴黎總部也一再發出世界性的嘉許令，這些讚譽的表揚，分別見於他們的內部通訊中。

也就因此之故，阿生的大名已經响遍了整個國際特警隊伍中。

以阿生這二十餘歲的年紀而有此驚人表現，的確是值得驕傲的。

但是，呂偉良的不時教誨，令到阿生向來不敢自滿！

他每到一處遊歷，只要該處是有國際特警辦事處，例必報到，所以未報，也只是限於時間或環境的阻遲而已！

阿生的報到既然只是例行公事，或者可以說是「禮貌上的事」，那麼，荷里活特警處長爲甚麼要找他？

阿生帶着滿腹疑團，跑到鄰房去。

酒店鄰房住的正是阿生的師父和師母──呂偉良和林愛莉兩夫婦。

呂林二人知阿生被亨達所召，心裏也難免感到驚奇！

林愛莉道：「會不會是關於深海公司的事？阿生。」

阿生沉吟道：「我想不到，深海公司的失竊分明是關係到美國本身的利益問題，但我們組織的工作，並非維護某一大國的利益，這點相信你也明白了。我們只維護世界和平！」

「那麼，亨達找你，可能是表示你的假期已經結束了！」林愛莉說。

阿生道：「也許是任處長的電報吧？無論如何，我也得去看看！」

呂偉良道：「阿生，你去吧，如果他們眞的須要你，千萬不可拒絕！」

「我明白的，師父。」阿生又問：「等會兒你們到那兒去？」

「還沒有決定！」呂偉良說，「你可以問服務部，我們就是外出，也會留話給你。」

「好的，那麼回頭見！」阿生又像孩子一樣，跳跳蹦蹦的走了！

從外型看，沒有人相信這位中國青年就是受到國際特警組織所器重的人。

阿生看來還未完全成熟，其實他已超過了二十歲，而且生得英俊瀟洒，只是還有點兒孩子氣而已。

阿生開着他租來的車子，駛往亨達處長的秘密辦事處去。

亨達處長很客氣地對阿生說：「很抱歉要你跑到這兒來，更抱歉的，是有件事須要你帮忙。」

阿生已想到可能與深海公司的事有關，他問道：「請問到底是什麼事？」

亨達於是把費爾特來訪的事先說了一遍，然後又對阿生解釋道：「請你千萬別誤會，我們國際特警要插手這件事，並非爲了美國利益，而是它可能牽涉重大，最後有可能演變爲一宗國際糾紛。這也正是我所以要你帮忙的主要原因。」

阿生道：「聽說荷路他們已向深海公司開出價目，那只要他們肯付錢，一切不是很簡單麼？」

亨達道：「是的，如果一切沒有變化的話，金甲天神不致被偷運出美國國境。但是，萬一已經被人偷運出去，而深海公司又或者不肯付錢的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因此我們必須由現在開始，就要注意此事的發展。」

「處長，你要我担任何種任務？」阿生問道。

亨達道：「我知道你三位一開始已注意到此事的發生，所以我決定委託你去處理，這可以省卻了許多交代手續，你不會介意吧？」

阿生笑道：「這是我的工作，能爲你服務也是我的光榮。」

二人會心一笑，然後又由亨達向阿生交代了一些細節，阿生這才回到他居住的酒店去。

阿生返回酒店時，才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到了警局。

他不知道呂林二人何故要往警局去，但字條上確是有此留言。

阿生到警局時，才知道原來是艾美探長要求呂林二人爲他們「認圖」。

艾美探長要求呂林二人辨認的，是四幅繪

像，這是根據史魯格與妮坦二人的口供畫出來的。由於呂偉良等三俠在夜總會中見過了其中三名疑匪，所以繪像畫好了之後，艾美探長特別要求三俠過目。

警方派人到酒店邀請三俠時，只得呂林二人在着，現在阿生也來了。

他們三個都輕易認出，四幅人像之中，有三幅是他們見過的可疑男子。由此證明，史魯格和妮坦確實沒有說謊。

阿生的身份，艾美探長早已知悉，但由現在起，阿生突然加倍關心此事的發展，這就令到艾美固然感到驚奇，就是呂林二人也有點意外。

後來呂偉良回心一想，阿生曾被召往國際特警荷里活秘密辦事處，也許阿生又接到新的任務了。根據國際特警組織的慣例，阿生是有這種義務的。何況任如重在批准阿生渡假時，也聲明隨時可以召回阿生。

艾美探長知道阿生代表了國際特警組織插手這件事，自然不敢怠慢，將此案最近的發展情形，約畧告訴了他們三人。

艾美探長非常愼重地，先將探長辦公室的房門關好了之後，才對他們說：「匪徒竟然向歐文開價三百萬元，不准他報警。」

阿生反問道：「是否一張提單，令到一座神像被提走？」

「是的，若以古董而言，三百萬元不算貴。」艾美探長說：「但是，如果歐文順順利利的一口答允匪黨的要求，只怕他們反而引起疑心。所以我已教唆歐文用討價還價的拖延手法，一方面便利我們警方查出電話來源，另一方面亦可以測出匪徒的居心。」

阿生問道：「什麼時候交易？」

「還要等對方再打電話來。」艾美探長道，「歐文還價一百五十萬元成交。我們所以要對方一再打電話與歐文連絡，只是因為他們太狡猾，令我們難以捉摸。」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道：「你們有中央情報局協助，大可以派人到電話機樓裏面去，找出電話綫路的來源。」

「是的，不錯，我們已正式向法庭申請，也有派人到電話機樓去，專實監視歐文先生住宅與辦事處的電話綫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結果還是一無所獲，你可知道嗎？」

阿生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艾美探長又說：「我們派到電話機樓去的人雖然嚴密監視着歐文先的住宅與辦事處的電話，但是，匪徒很機警，他們至今仍未再打過電話到歐文先生的住宅，或者辦公室去。」

「那麼，他們如何取得連絡？」阿生問。

艾美道：「有一次，他們揀着歐文進入一間餐室約會商場上的朋友午餐時，打電話到餐室去找歐文聽電話。」

「這確是十分精明的。」阿生說，「因為你們警方不可能監視全市所有的電話。」

「所以我們監視歐文辦事處與住宅的電話，等於白費工夫。」艾美探長道，「還好歐文很聰明，用拖延手法，表示處處要向他的老闆侯活請示，希望匪徒下一次會打電話到他家中，或者辦事處去。」

「結果他們沒有上當？」阿生問。

「還是沒有。」艾美說，「他們派人駕車跟踪歐文，等歐文的車子在紅綠交通燈之前停下來時，便將車子接近他，由車窗處與歐文對話，他們用電單車，所以隨時可以接近歐文的汽車，令到我們毫無辦法可想。還好歐文也知機，處處表示要向他老闆侯活請示。相信下一次如果匪徒要與歐文再接觸的話，一定會落入我們的圈套中。」

「為什麼？」阿生道：「除非歐文先生連家門也不離開半步吧！」

「是的，事實正是如此。」艾美說，「歐文最後一次跟他們接觸時，已暗示身體有點不適。因此我們估計下一次的電話，他們非打到歐文的家中不可。」

「照計下一次應該是交欵給他們的時候了。」阿生說道。

艾美探長說：「是的，所以我們有百份之九十九以上的把握，另外百份之一，就是担心匪徒又施其他詭計，那是難以想像的。」

「那我算是知會過你了，探長，如果有什麼消息，請通知我。」阿生說。

「那當然啊！」艾美說道，「其實我們也十分須要你們國際特警的帮忙。」

三俠離座，正待告辭之際，探長辦公桌上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艾美探長剛才曾吩咐外面，如果不是特別重要的電話，不要接駁入來，相信一定是非要艾美探長親自接聽不可的。

艾美拿起聽筒，果然是他派往電話機樓的探員有消息向他報告。

探員在電話中對艾美探長說，剛才匪徒果然有電話撥到歐文家中去。

電話來源已查出了，為了爭取時間，探員於是由電話機樓直接用電話先向探長報告。

艾美非常興奮，急忙記下地址，一邊按鈴通知外面的值日領班，一邊叫電話機樓的探員們，小心繼續監視一切，隨時向總部報告。

大批便衣探員奉命出發，三俠也因利乘便，跟隨着大隊出發。

當艾美探長等人未到達現場時，總部的警方無綫電台已通知附近的巡邏車，悄悄開到現場附近一帶，展開監視。

中央情報局的費爾特，亦已經接獲報告，匆匆趕至現場。

艾美探長親自指揮下屬，佈成一個十分嚴密的包圍網，那個可疑地點的附近大厦天台，都派持有機槍和來福槍的射手監視。

一組穿上避彈衣的探員，由艾美探長親自率領，衝上那一層樓宇上面去。

這就是憑電話來源查出的地點，警方相信荷路等匪徒就在這裏。

一聲暗號，艾美探長，身先士卒，破門而入。

但是，各人感到無限驚奇，也十分意外，就是裏面竟然靜悄悄的。

阿生也在「先頭部隊」之內，他與艾美探長分頭進行搜索。

在一間房間裏，房門虛掩，阿生已隱隱嗅到一陣陣血腥的氣味。

阿生扣緊了槍機，側身閃進，立即可以見到有二個男子倒臥在地上，他們的身上都有傷痕，鮮血斑斑的，看來傷得很重。

阿生一邊示意同行的一名探員，叫他召十字車到現場來，一邊蹲下去，將其中一名男子自地上扶起，阿生知道這傢伙叫必達利，另一個俯伏地上，面孔側出來的，正是荷路。

阿生在夜總會見過這兩名匪徒，當時他們與史魯格曾商談過，後來阿生又在警局的繪圖中認出他們。而繪圖是根據史魯格和妮坦的口供畫成的，上面都附有姓名。

阿生把必達利放在一把沙發上，正待過去扶起荷路時，呂林二人也在這時候入來了。

同時就在這時候，阿生聽到必達利對他說：「你不必去理會荷路了，他已經死了。」

阿生仍然蹲下去，輕按着小鬍子荷路的脈門，果然發覺他已氣絕身亡。

艾美聞訊趕來，見狀也為之吃了一驚。

「這是怎麼一回事？」艾美探長問。

身受重傷的必達利氣喘喘地說：「快些去

……去追維克，他們出賣了我們。」

三俠不難意味得到，這是「籠裏鷄作反」，他們可能又來遲了一步。

艾美探長早從史魯格和妮坦的口供中，確定了匪帮最少也有四個人，就是史魯格的朋友荷路，眼前這個受了重傷的必達利以及他口中的維克，還有一個司機洛尼等，共是四人。

現在只有兩個，那麼另兩個呢？

必達利負傷對警方作供，原來是維克與洛尼暗中出賣了他們。在最後關頭與一班神秘人物勾結，跑到這裏來將他們槍殺，同時更將「金甲天神」古銅像奪走。

毫無疑問，警方確實是來遲了一步。

現在，必達利也因為流血過多，而奄奄一息。

艾美探長看他的神氣已是凶多吉少，所以爭取時間，問多幾句。

可惜必達利已傷重垂危，一字一吐的，有時還須艾美將耳朶湊上去才可以聽得清楚。

必達利終於氣絕身亡。

警方一邊通知總部，下令全市巡邏車注意一些可疑車輛。他們相信維克與洛尼連同一班神秘人物的車子之內，儎着那座神像。

中央情報局的費爾特更加相信那班「神秘人物」大有可能是蘇聯的間諜，於是該局的大批特務也奉命駕車出動，四處兜截。

呂偉良等三俠實在想不明白，那神像有什麼值得國際間諜插手去爭奪？

如果說它是一件古董，因而引起匪徒的垂涎，倒還有點道理。

但是，凡有國際間諜插手的，必與政治有關。而現在此事既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插手，相信亦非空穴來風。

因此，呂偉良等三俠也自然而然的，想起了發生在華盛頓市的「半把古劍」奇案，該案當時所涉及的「金甲天神」還未有下落，然則現在又有人在爭奪這東西，到底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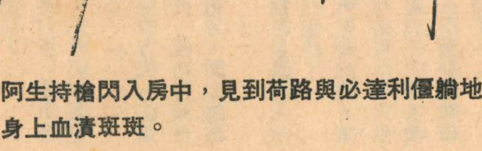
在「半把古劍」一案中，華盛頓大學的阮威廉教授曾被不明來歷的人擄過，那班人要求他對一座「金甲天神」古銅像加以考古。

當時阮教授認為「金甲天神」古銅像就是失踪了兩個世紀以上的尼泊爾國寶，神像的手中應該還有一把劍握住。

阮威廉教授曾懷疑半把古劍即屬於該神像手中之物。後來由於各方面的努力，加上呂偉良等三俠從中協助，不但將博物館失去的半把古劍找回，同時也找到了另外那半把，最後拼湊成一把完完整整的古劍。

此事本來已告一段落。

但是，那一把古劍並未交還給國家博物館陳列，反而被國務院取起：到底他們要來作何種用途？一直沒有人知道，有關方面也沒有正式公佈。


阿生持槍閃入房中，見到荷路與必達利僵躺地上，身上血漬斑斑。

照現在這種情形看，他們已經逐漸明白了，「金甲天神」古銅像是由深海公司打撈得來的，物主自然是該公司老闆侯活。

但是，中央情報局却奉了國務院的密令，找尋「金甲天神」的下落。到了那時候，中央情報局不得不找侯活商量。

本來中央情報局與侯活之間有過一項秘密協議，那就是侯活名下的保險公司為他們找尋蘇聯沉入海底的潛水艇，但如果獲得其他意外財物，即歸侯活名下所有。

這是一次十分秘密的協定，從來不讓外間人士獲悉此事。

但是，基辛格是美國當今最當時得令的決策者，國務院的密令，中央情報局自然不敢怠慢，所以「金甲天神」的眞正物主，終於要據實報上給國務院方面知道。

國務院於知道此物下落之後，便出價購買，於是中央情報局又與侯活秘密交易。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人民有他們的自主權，不會輕易讓政府擺佈，只要他們不違法就行。因此，即使國務院有更多理由，也不能强行奪取，何況物主又是個大富翁呢！

不過，中央情報局方面總算不負使命，講服了侯活，把他的「金甲天神」出讓，但想不到神像還未過手，竟然失踪。

警方千方百計才查出匪徒的下落，可惜又來遲一步，由於「籠裏鷄作反」，「金甲天神」像又告不知所踪，的確令到他們非常煩惱。

費爾特這位特務首腦由於責任重大，立即與最高當局連絡。

三俠身在現場，目睹費爾特的緊張情狀，也覺得事態嚴重。

尤其是阿生，他曾被召往國際特警荷里活

分部的秘密辦事處，接受該處負責人的直接命令，自然覺得這一件看似普通的案件，頓然變得既神秘，又重要。

荷里活探長艾美，由於受到各方面的壓力，非常苦惱。

他親自指揮下屬到各處主要通道佈防，檢查來往車輛，希望能及時發現匪踪，找回「金甲天神」古銅像。

但是，他忙了大半天，始終一無所獲。

而呂偉良等三俠，也覺得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複雜。他們雖然被國際特警邀請偵查此事，但仍然有太多無法明白之處。

例如「金甲天神」只是一件古物，對美國有什麼意義？

美國國務院又為什麼一定要中央情報局將「金甲天神」找回來？

還有，國際特務組織為什麼要插手此事？雖然荷里活特警處長亨達否認受到美國壓力，或者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進行偵查，但是三俠仍然覺得亨達存心要幫幫美國。

無論如何，阿生是一位國際特警，他只能服從命令。

而鐵拐俠盜呂偉良與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一方面由於阿生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好奇心的驅使，決心追查到底。

不過到了目前這階段，一條顯現了的綫索，突然又斷了。

警方為了此事，在全市各處展開連串搜查行動。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為了追踪「金甲天神」的下落，幾乎總動員。

國際特警組織為了深恐「金甲天神」這古銅像可能造成國際爭端，也由巴黎總部下達命令至全世界的特警組織，要求各地特警展開追查神像的下落。

一片空前罕見的緊張情形，令到阿生不能不找着費爾特面談。

阿生非常坦白地對費爾特說出他已接到命令，協助調查此案。

但是阿生說：「如果你們仍然故作神秘，不將眞相說出，我將無從偵查，那只有靠你自己了。」

費爾特這時才迫於無奈地說：「不怕坦白告訴你吧，不久之後便是尼泊爾新王的加冕大典，美國正準備送出一件令他們感到無限驚奇的禮物，那就是我們準備出價購買的金甲天神像。」

「既是一份國禮，為什麼鬼鬼祟祟的，不早點拿走？」阿生問。

費爾特道：「這可能就是我們自由世界的最大弱點之一，在一些極權國家裏，假如國家須要這件古董，恐怕早已一文不付，就可以取去，但我們不能，因為它是私人財產。」

「聽說你們已經備價購買了。」

「是的，本來失竊的翌日清晨便是提貨之期，想不到匪徒的消息如此靈通，就在預算的提貨期內，將它取去。」

阿生道：「匪幫的目的，只是為了錢，但何故有人連百五萬美金也不要？」

「不是不要，而是可能有人出到更高價，於是匪幫才會發生內鬨。」

「如果我們估計不錯，深海公司除了失去一張可以提取金甲天神像的提單之外，還失去一些文件，對嗎？」阿生又問。

費爾特尷尬地笑了笑，終於點點頭：「你猜得不錯，我們失去了一批密件，是我們情報局與深海公司之間的秘密通訊副本，我們實在不希望它落入別人的手中。」

「你們曾秘密委託深海公司打撈蘇聯潛艇？」阿生問。

費爾特又點頭承認。

「那麼，把這件事假定與蘇聯有關，相信也差不多了。」阿生說。

費爾特道：「目前一切只屬忖測，照計蘇聯人不會如此出手闊綽的，在半把古劍一案中，我們已看過他們省錢的方法了。」

費爾特指蘇聯間諜「省錢」的方法，就是索性把出售情報給他們的人殺死，既可得到所須的情報，更可以不必付錢給對方，同時亦滅去了生口。

阿生又問費爾特：「你以為除了俄國人，還有誰插手此事？」

「眞難說！」費爾特輕輕嘆了一口氣，「除了各國間諜之外，還有一種靠出賣情報為生的職業間諜集團，他們得到那批文件之後，都可以向蘇聯人兜售，更可以將金甲天神像賣給尼泊爾，總之現在輪到我們頭痛了。」

「尼泊爾可知道你們將這古物贈給他們嗎？」阿生問。

「還不知道。」費爾特說：「國務院方面大概準備接收了金甲天神像之後，才正式公佈此事。」

「眞可惜！」阿生說：「如果你們早些宣佈其事，別的國家就會無所施其技，就算現在他們得手，也不好意思將神像公然送給尼泊爾。但現在情形剛剛相反，不敢公佈其事的，應該是你們。」

「這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我只知道盡力設法將神像找回來！」

「我看並不容易！」阿生說，「美國太大，人民也太過自由了，除非你們的情報特別出色，否則我怕不易將神像找回來。」

「那當然須要靠運氣，以及各方面朋友的幫忙。」費爾特又說：「不過無論如何，在法理上那是我們的物件，我們有權追回它。」

阿生聽得出絃外之音，費爾特只差沒有說「我們有權要求國際特警追回它」。

現在阿生總算知多了一點點，例如：美國準備將「金甲天神」像送給尼泊爾新王庇倫德拉，作為賀禮之一。

又例如：深海公司這次失竊的文件之中，原來還包括了一批中央情報局的秘密通訊底稿在內，至於誰最須要這東西？

不難想像得到，俄國人最須要它。

於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把注意力紛紛集中到各地的俄國大使館去。

而聯邦密探則注視着犯罪組織的活動，加緊派人追緝漏網匪徒維克與洛尼的下落。

由於荷路與必達利之死，令到警方的偵查行動被迫拖慢了。

但是相反，國際特警方面，為了事情已牽涉到國際政壇上，而加倍緊張起來。

國際特警各地分部先後接到密令，注意「金甲天神」像的下落。

「金甲天神」古銅像體高過人，單是那塊金甲已經價值連城，何況還有神像本身的考古價值未計算在內。

由於「金甲天神」像如此巨大，所以一般相信它絕不輕易偷運出口。

但是間諜們比起犯罪組織更具天才，所以他們也有可能用令人難以想像的方法，將神像悄悄運出了美國亦未可料。

總之，無論「金甲天神」古銅像落入誰國間諜手中，如果為了政治因素，它最後必將運到尼泊爾去，則似無疑問。

何況在美國這個國家，只要肯付大量的金錢，幾乎最不可能的事，也可以有人替你辦妥。深海公司的歐文既然出價百五萬，仍無法獲得物歸原主，顯見對方出價必高過百五萬元以上，否則又豈能令到維克與洛尼「作反」？

假如從另一角度忖測，如果有人為了古董的價值，而暗中將「金甲天神」收藏起來的話，那麼，神像可能有如石沉大海。

無論如何，神秘富豪侯活，已受到特務們的嚴密追查。

因為中央情報局曾研究侯活是否有誠意出售古銅像。

如果侯活是稍為勉強的話，他可能在幕後叫人代他奪回此物，以便向中央情報局交代。

中央情報局的高級人員所以有此忖測，是基於侯活一向神神秘秘，他既擁有家財數以億計，又豈會稀罕這區區之數？

所以他們假定侯活非常喜愛這件古董，出爾反爾地叫人在幕後擺佈，這未嘗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侯活沒有固定的住址，也沒有固定的辦公地方。他幾乎常常變更地點，從不公開露面，中央情報局也只能與他的主要助手會晤。

侯活的生意遍佈美國，擁有飛機遊艇之外，還購有私人島嶼，所以他常常躲在那些小島之上，彷彿與世隔絕。

除非中央情報局方面能透過法律方面的理由，否則，他們相信無法與侯活見面談談。

因此特務們只能利用種種技巧，暗中監視侯活的主要助手們，即如狄士文和歐文等人。

不過阿生就認為這種監視行動缺乏主動，不夠積極，而須要忍耐；這也就是受到聯邦法例的限制。因為在美國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是不得干擾人民正常生活的。

同時三俠又認為侯活雖然行動詭怪，人也莫測高深，但他身為億萬巨富，而且又已經答允讓出「金甲天神」像給政府，看來不會再反悔！

因此，阿生開始由別的地方着眼。他是個忠於職守的國際特警，要就不理，要理就必須理到底！而且要主動地去理！

阿生一方面與荷里活特警首長亨達連絡，另一方面亦與巴黎總部方面取得連系。他的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過去都是江湖中人，所以在協助阿生處理該案時，也把視綫移到江湖上去！

呂林二人知道美國的黑勢力極之龐大，綫眼遍佈各階層。

但是，他們畢竟只是一個遊客，而且還是個中國人，要結識黑道中人，正是談何容易！

還好夫婦二人都是非常有頭腦的人，他們有胆有色，有勇亦有謀！

為了引誘一名扒手上當，林愛莉故意把一叠美鈔在購物時亮相。這也是許多遊客最易犯上的一種毛病，自然不會引起別人的疑心。

就當一名扒手跟踪林愛莉時，呂偉良早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那名年青扒手看來只有二十餘歲，面色青白，要不是吸毒客，便是大麻份子。

呂偉良目睹他打開林愛莉的手袋；當時林愛莉正擠在人潮中購物，故意佯作不知。

年青人得手後匆匆離去！

呂偉良亦步亦趨，緊躡其後！

林愛莉一直在百貨公司陳列貨品的樹窗中，依靠玻璃的反映展開監視，自然瞭若指掌；這時侯她也跟了出去！剛離開那家百貨公司，呂偉良就叫住前面的年青人：「喂！別走那麼快，見者一份，江湖規矩你可懂得？小子！」

年青人呆了一呆：「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呂偉良笑了笑，「快把那叠鈔票拿出來吧！兄弟。」

「你是什麼來頭？」那年青人睜大了雙眼道。

呂偉良聳肩一笑：「沒有堂口，只是覺得你的手法不俗！」

年青人舒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為你是警探！」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從未見過跛足的警探！」

年青人突然夾指伸到口中，吹起了一聲口哨！那邊來了兩個人！

年青人打了一個手勢，兩個人分別朝呂偉良作勢進攻！

呂偉良動也不動，只用眼尾監視那二名青年；他發覺其中一人持有利刀，但他仍然毫無懼色！始終屹立在那裏！

待至二名青年撲至不及三尺時，呂偉良突然發難，鐵杖起處，人仰刀飛，叫聲尖銳，回頭一看，兩名青年人已分別倒在地上，雪雪呼痛！

那扒手眼看勢色不對，就要奪路而逃，但是一個女子突然擋住他的去路！

那傢伙登時呆住，因為擋在他前面的，正是給他扒去了手袋的林愛莉！

扒手不知厲害，一衝而前，林愛莉老實不客氣立即施展擒拿手法，身形飄忽，出手奇快！令到那扒手無所適從！

當他發覺林愛莉的下落時，手腕已被人緊緊扣住，手臂則彎向背後，無法動彈！

呂偉良此時亦已由那邊，將二名年青人揪起，帶了過來！

他們三個年青人幾乎不敢相信，竟然敵不過一個跛子與一個女人！

呂林二人將他們推入一處橫街，那兒沒有人，十分僻靜！

林愛莉以流俐的英語問：「你們三個人是同一夥的嗎？」

三個年青人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林愛莉道：「要不要到警局去？」

「你們是警探？」一名青年問。

「不！」林愛莉道：「但我們可以令你們坐牢，也可以讓你發點橫財！」

「這是什麼意思？」一名青年人問。

呂偉良道：「坦白告訴你，今天這個是陷阱，但你們終於上當了！」

「我不明白你講什麼？」青年人抓抓後腦，「你說什麼陷阱？」

林愛莉從他口袋中取回那叠被他扒去的鈔票，故意再表演一下給三個青年人看；當林愛莉把整叠鈔票撥動時看上去張張是一百元的美金，足有百張左右的數目。

但是，林愛莉再以慢動作讓他們看清楚，只有底面幾張才是百元大額美金，其餘全是切得齊整的海報招紙之類！

一名青年瞪住二人問題：「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引人犯罪？」

呂偉良笑了笑道：「簡單地說，只想結識你們！」

「這是什麼用心？」青年人問。

林愛莉道：「我們是東方考古學家，奉了一位大富翁之託，到這兒來訪尋一件古物，可惜我們來遲了一步，那件古物又失踪！」

「是什麼古物？」青年人問。

「一座高大得像人一樣的古銅神像，名稱叫做『金甲天神』，有人最近由侯活先生的深海公司秘密倉庫中取去。」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你們有辦法，找出一點消息麼？」

林愛莉說：「這是令你們有很高報酬的工作，但別要花槍，我要眞正消息。」

三名青年人交換着眼色，其中二人聳聳肩，表示沒有把握；但另一人有點猶疑地說：「我可能有辦法查到一些綫索，但不敢確定！」

「那我給你一個機會！」呂偉良把幾張眞的百元大鈔取了出來，一撕為二，將一半交給

那青年人，「這是你的，只要你有確實的消息，你便可以再取去其他一半，爲數是……」

呂偉良計算一下，共有七百元。也就是百元鈔票七張。

年青人終於接過了七張只得半截的鈔票，問道：「如果有消息，如何通知你？」

呂偉良把酒店的咭片交給他，還告訴他房間的號碼！

林愛莉最後說：「希望你別令我失望！」

三名青年人終於走了！

呂林二人只能期待着奇蹟的來臨！

× × ×

酒店房間的電話响了！

時間是晚上九點多鐘。

呂偉良執起聽筒問：「你找誰？」

「記得我嗎？七百元的一半佔有人！」對方很輕鬆地說。

呂偉良於是問：「希望得到另一半？」

「我有九成把握！」那扒手說，「只要你把另一半鈔票帶來！」

「好極了！」呂偉良說道：「在什麼地方見？」

「認得我那兩位朋友麼？」

「當然認得！」

「他們會在三十分鐘之後，開車到酒店門口接你，此事千萬別對其他人提及。」

「你放心，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那麼，等一會兒見！別叫我朋友等得太久，三十分鐘，車子在酒店門口！」

「一言爲定！」

電話掛了線！

林愛莉道：「他們爲什麼不到這裏來？我怕有鬼。還是小心點！」

呂偉良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這回我們也偏要往山中行！通知阿生吧，我們一定要去看。」

林愛莉於是用電話通知阿生！

半小時後，呂林二人果然看見一輛黑色房車開至酒店門前！

車內坐了二名年青人，正是那個扒手的同黨！

呂林二人毫不猶疑地上了車。

車子立卽開走！

林愛莉問：「你要帶我們到何處去？」

開車的青年道：「很快你就會知道。」

呂偉良道：「希望你們誠實點，別再耍花樣！」

「放心吧！這是一宗買賣，我們只爲了賺你七百元。」青年人說。

車子果然轉了幾條街之後便停下來！

二名青年人下了車，拉開車門讓呂林二人雙雙下了車！

一名青年人走在前頭帶路，進入一間地下室去；那是沒有人居住的地牢。

那名年青扒手已候在那裏。此外還有兩個陌生人在着！

呂林二人回頭一看，儎他們來此的二名青年分立其後，顯然在監視他們！

呂偉良苦笑道：「看情形你們不像有什麼消息，因爲七百元數目不大！」

扒手笑道：「你很聰明，消息是有的，但七百元太少！」

陌生人之中，有個年紀較大，看來總有四十多歲了。

這中年人說：「到了此時此地，你二位總該講句眞話了；你們在爲什麼人工作？」

呂偉良苦笑道：「你問得出奇，我們與你素不相識，你又怎麼知道我不是講眞話？」

「你們代表那一個國家找尋金甲神像？」中年人盯住他們問。

林愛莉道：「我先要知道你是誰？」

年青扒手道：「這位先生是在一家大使館做事的，他有金甲神像的消息，你們只須說出身份，當然，最好能再多付一些錢。」

「大使館？」呂偉良反問道：「是不是俄國大使館？」

「我無須說得明白！」中年人道：「現在應該由你答我！」

「坦白告訴你，我並不代表任何國家。」呂偉良說，「只是我對古董甚有興趣。」

「如果你以私人的身份，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這一場爭奪神像之戰！」中年人道。

呂偉良故意問：「爲什麼？」

「據我所知有人以五百萬美金從維克手中獲得神像，而且已運出口！」中年人又說，「這數目只怕私人難以應付！」

「你的消息可靠麼？」呂偉良問。

「絕對可靠！」中年人道：「有人把神像偷運至一港口，用漁船運出公海，由某國潛艇運到一處基地，再用飛機轉運尼泊爾。這是千眞萬確的，信不信由你。」

「你的意思是：向維克購入神像的，是尼泊爾人？」林愛莉驚奇地問。

中年人點點頭：「我知道情形正是如此。同時我想你轉告中央情報局，此事絕對與蘇聯無關！」

「那麼，閣下是——」林愛莉問。

但中年人沒有讓她講完，截住她的話頭道：「別問我是誰，總之你的身份我知道，剛才我只不過故意問你；你們不必浪費金錢與時間了——」

他又將七張百元大鈔的一半交還給呂偉良，警告他說：「不要自恃武功高強，相信你出手更快也快不過子彈吧？」

呂林二人其實早已看得出，另一名大漢在旁虎視眈眈，他懷中隆然，必然有槍！

中年人回頭又對扒手和他的同黨說：「你們做得好極了。我知道這位中國人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我相信他絕對不會怪你！」

另一名大漢過來，示意呂林二人：「兩位可以離開這裏了！」

呂林二人只好離開了地牢。

無論從任何角度，他們總要離去的。因爲人家無須他們付出七百元，已免費把消息透露；何況形勢對他們二人絕對不利！

二人走出地牢之後，立刻遇上了跟踪前來這裏的阿生。

阿生剛才在外面窺伺，已看見了一切，也聽到了他們說什麼。

他是開着向酒店租用的車子來的，現在把呂林二人帶上車去。

他邊行邊說：「那兩個可能是俄國特務，我已偷拍了他們的照片。」

呂偉良問阿生：「你把照片交給誰？」

「交給亨達處長，我只爲國際特警服務，沒有理由替美國人捉間諜！」阿生說。

林愛莉却喃喃自語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大方？他們本來可以殺死我們的！」

呂偉良道：「那俄國人的目的不難想像得到，他不要我們再懷疑到俄國大使館那邊去，所以要我們向中央情報局等單位交代一下。」

阿生也一邊把馬達扭開，一邊說道：「是的，如果弄出了事，對他們也沒有好處。」

阿生開了車，車子直駛往亨達處長的秘密辦事處去！

阿生本來只想向亨達交代一下，想不到入門後不久，又來了一些人；這些人竟然是費爾特以及他的一些特務手下！

費爾特也是來找亨達處長的。

阿生不想在費爾特面前講得太多，所以讓

他先跟亨達講話。亨達仍然是個單身漢，他就住在國際特警荷里活辦事處這裏。

費爾特道：「我特地跑來向閣下交代，就是我們談過的案子可能結束了，維克和洛尼已經先後在今晚落網！」

此語一出，三俠也爲之呆了一陣。

他們半信半疑地瞪住費爾特。

費爾特又說道：「他們已承認收到了一個男子五百萬元的代價，將神像交給了那個尼泊爾人！」

三俠不久之前才從俄國人口中獲悉此事，想不到果然是眞的。

因爲尼泊爾人出價達五百萬美元，也難怪維克與洛尼出賣了荷路和必達利這兩個同黨。

費爾特很滿意地說：「這次非常感謝閣下的幫忙，本案已告結束了！」

亨達處長笑了笑：「你不追究它的眞實情形？」

費爾特道：「國務院要證實那件古物最後回到尼泊爾去，也算是物歸原主，因爲它本來就是尼泊爾的東西！」

「但是，我們認爲此事還未了結。」亨達說：「我剛接到了巴黎總部的命令，他們要我通知呂阿生兄弟立卽飛巴黎報到！相信可能與此事大有關連！」

三俠又是一呆！阿生更加想不到，因爲他從未被巴黎總部直接指派工作。這一次，眞令阿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都是眞實的，因爲稍後時間，阿生已從亨達手中接過了一張飛往巴黎的機票！

國王加冕　神像現形

三俠幾乎整夜未眠，討論着這件案的案情發展！

例如費爾特用代表美國政府的口吻說：「此案經已結束」了！

但爲什麼國際特警荷里活辦事處處長亨達却不以爲然？

巴黎總部注意此事發展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國際特警的任務是維護國際間的和平，盡可能避免國與國之間的糾紛。

但是，爲什麼他們要召阿生往巴黎？

假如是一件任務準備交給阿生，他們可以用密電知會亨達，由亨達轉知阿生，這豈不是簡單得多麼？爲什麼要阿生到總部去？

飛機在天亮後就起飛，阿生和呂林二人相處只剩下了數小時而已。

他們相約用長途電話連絡，以定今後的行踪。

三俠經過了一番討論，總覺得此事與「金甲天神」有關。

天色剛亮，電話已經把阿生叫醒！

阿生大概睡了不足三小時。

他和呂林二人談到凌晨時份，才相約明晨同往機場！

但是，電話竟然是亨達處長打來的，而非隣室的呂林二人！

亨達處長告訴阿生，十分鐘後他開車子在酒店門口等他！

阿生只好匆匆起床，一邊穿衣服，一邊至隣室拍門叫醒呂林二人。

時間來得太急促，阿生叫呂林二人不必送他往機場了。

他說：「亨達開車來接我，你們還是睡多一覺吧，反正我會由巴黎打長途電話來！」

呂林二人實在太倦，只好再尋好夢去了！

阿生年青力壯，他受過訓練，對一切生活方式都能適應！

他用最快的動作，穿衣洗漱，收拾簡單的行裝，落到樓下時，剛好是十分鐘；但亨達的車子已經等候在那裏。

另一輛看來無關重要的車子，却停在較遠處，車內人影幢幢。

阿生只跟亨達招呼了一聲「早晨」，車子立卽就開動；而另一輛坐了最少四五個人的可疑汽車，也跟隨在後面不遠處！

阿生有點担心地問：「那是否你的人？」

亨達回頭瞥了一眼，道：「你指後面那車子麼？」

「是的，似乎有四五個人。」

「那是我叫他們前來戒備的，我不想在最後關頭出毛病！」

阿生心中暗暗吃驚，問道：「怎麼會出毛病？」

「很難說，總部要召你去，可能是一項秘密任務，自然十分重要，否則在電文中早已可以說了，何必多此一舉呢！」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說，「會不會有另一項任務交給我？」

「我也不清楚！」亨達說，「但我在責任上必須保證你安全離開這裏，萬一你出了事，我的責任可重大了。兄弟。」

一切充滿了神秘，阿生的心情也難以形容，他既興奮又驚奇！

但是，鬼靈精的阿生，却無法猜測得到，到底總部召他爲了何事？

亨達一切親力親爲，他親自護送阿生登機，他的手下却在旁小心戒備；阿生儼然變成了一個無比重要的大人物！

亨達一直等到飛機起飛，他才帶同下屬們離開了機場！

× × ×

呂林二人一直焦急地等待，但阿生一直沒有長途電話來！

他們有點不耐煩，終於跑到了亨達處長的辦事處去打聽。

他們以爲亨達跟巴黎總部方面一定經常有連絡，但亨達說：「如果是秘密任務，我雖然身爲處長，也不會知道的。」

林愛莉想起昨夜的事，問道：「阿生交給你的菲林冲晒好了麼？」

「已經查出了，那人確如你們所料，是個俄國人。」亨達說，「他們所講的，全是眞話，目的只希望美國不要懷疑他們與此事有關。事實上，如果不是爲了維克與洛尼被捕，中央情報局還會繼續追踪俄國大使館有關的人！」

林愛莉道：「既然此事結束了，特技演員史督格與他的愛人又如何處理？」

「相信定罪是無可避免的。」亨達說，「但這不是我們的範圍。不過有件事我不妨告訴你，就是此事牽涉重大，洛杉磯一個大陪審團正秘密深入調查這件事的眞相。」

在美國，大陪審團的權力，比法官更重要！例如「水門事件」，尼克遜總統就是給大陪審團弄垮的。

不過，「水門事件」是由全國性的大陪審團處理；而「金甲天神事件」則由州陪審團進行調查而已！

事實上，後來洛杉磯時報也刋出了下列消息：「……調查人員相信，深海公司的失竊，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失去的檔案之中，相信包括深海公司與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任務通訊底稿。……本報記者從未經證實消息獲悉，該公司曾替情報局進行一項秘密的打撈工程。他們曾在葡萄牙海岸外，企圖打撈一艘蘇聯潛艇……」

美國人就是這樣，只要不觸犯法例，要說就說。管它什麼「國家安全問題？」

許多大案往往都給報紙揭發，而政府卻又無可奈何！

神秘富翁侯活曾拍過電影，經營過石油，家財數以百億計。但他與中央情報局的秘密交易，從來不為人所知。

但是，經過了這事件之後，便再無秘密可言。

同時也說明了侯活的另一條「財源」，竟然來自「海底」！

× × ×

阿生的長途電話終於來了！

當時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酒店下面的咖啡座裏，接綫生早已得到呂林的吩咐，一切電話都要接到咖啡座裏來！

阿生在電話中說：「我們的行程要更改了，我將先飛檀香山，再飛香港！」

呂偉良自然無法明白阿生的用心，只是這是長途電話，他不想多問「為什麼？」因為長途電話最易被人偷聽。

阿生又說：「我想我們到世界屋頂去一遊，那兒風光明媚，可以令我們大開眼界！如果你有興趣與我同遊，我想我們可以在香港會合，然後再飛新德里。最後飛往加德滿都！」

呂偉良只能够這樣問：「你在什麼時候起程？」

「今天下午。」阿生說，「我要趕緊到香港去會見我的上司任如重。不如我們就在香港會合吧！」

呂偉良道：「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我和愛莉會盡快起程！」

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回到座中，發覺林愛莉正以極奇異的目光瞪住他！

她呐呐地問：「你聽的可是阿生打來的電話？」

呂偉良道：「正是他！」

林愛莉又低聲問：「出了什麼事？」

呂偉良不想講得太多，因為，這是公衆場所。

他看看腕表，招呼侍者結賬。

後來回到樓上的房間之後，呂偉良才對他妻子說：「我們立刻要訂機票！」

「到那裏去？」林愛莉問道：「是去巴黎嗎？」

「不！去檀香山！」呂偉良道：「阿生暗示他必須到加德滿都一次！」

「加德滿都？」

「是的，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麼？」

「尼泊爾首都！」

「對了，阿生說我們要到世界屋頂去一次，那兒風光明媚，我想不會是欣賞那山地小國的景色，而是有了新任務！」

「會不會與金甲天神有關？」

「在電話中不便多問。」呂偉良道，「我們先到香港，再飛新德里！」

「也好，反正我們志在旅行觀光，有機會到尼泊爾去一次也不錯。」

夫婦二人於是分工合作，一邊向機場查班期，一邊召侍者結清酒店的房租，準備離開荷里活。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但也充滿了神秘和刺激。

呂偉良用電話向亨達處長和艾美探長告辭，這只是禮貌上的事；根本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交情可言，要不是阿生的關係，要不是為了「金甲天神」一案，他們根本也不會認識。

呂林二人終於離開了今非昔比的影城荷里活，飛往夏威夷——檀香山！

由洛杉磯先飛三藩市，再轉機飛夏威夷，航程是二千一百哩，再由夏威夷飛日本東京，航程又長達三千三百九十哩。

由東京飛香港，還好他們選搭的不是日航班機，否則還要繞了一個大圈子！

因為當時日本人與台灣不通航，日機不能經台灣上空，所以日航班機必須改道；但由東京飛香港，如果經台北就省了路程和時間。

日本人自以為聰明，其實他們的損失只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呂林二人到達香港，自然不是一兩日間的事，但想不到阿生比他們更加早了一步！

阿生不但早過他們到香港，而且已經會見過他的上司任如重。

地球是圓的，當時呂林二人在美國西岸，所以他們順道向西飛！

但阿生當時在法國巴黎，到香港來的時候，為了飛機班期問題，臨時改道東飛，由法國飛經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再經印度、泰國返香港！

本來阿生所採的航綫，班機較少，但阿生因為身負重任，國際特警的身份，令到他處處獲得了不少的方便！

三俠繞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又重逢了！

香港還是老樣子，起碼三俠就看不出它有些什麼不同！

也許是多添了一些建築物，也許是更多了一些刼殺案！

港督府門前依舊有請願者，但請者自請，港督大人是否會瞥那些請願書一眼，眞是天曉得！

最滑稽的事當然是電話加價了！

香港電話有錢可賺是人所共知的事，今年度由他們咀巴說出來的也是六千多萬元，但港府竟然「先斬後奏」地准他們一加再加！

這還不算滑稽，更妙的事還還在後頭！

市民儘管齊聲反對，但英國人竟然我行我素，小市民的可憐足可見一斑！

難得這位「仁慈」的港督，既然准電話公司加了百份之三十，他還怕不够「民主風度」，竟然動用公帑到祖家重金禮聘，聘來了一些法律專家，組織什麼調查委員會！

可笑嗎？未算！還有更可笑的，就是當該調查委員會開會時，徵求市民出庭發表意見，五百萬市民之中，你道有多少人參加？百份之一？不，千份之一？也不！

那麼，萬份之一差不多了吧？也不！

那麼，一百萬份之一也有五個人啊！

可惜都猜錯了，事實上只有兩個人！

為什麼？

人家這麼大方，讓市民「表達民意」時，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懶洋洋？

是香港人對一切反應冷淡麼？

不見得，前一陣子也到處可以聽到一片反對電話加價之聲！

維多利亞公園的反加價集會，也有數千市民參加！

那麼，為什麼這樣「大陣大仗」的「調查委員會」開會，竟然沒有市民熱烈响應？

其實這件事的反應，相信除了英國人之外，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試想想，明明是每個人都反對的事，到頭來還是「要加就加」，那麼，任誰也可以想像得到什麼「調查委員會」只是一種做作！

不加亦已經加成了，也有什麼話可說？

要說的，報紙、電台、電視以及每個小市民的咀吧也都說過了，只有港督任得太高，財政司任得太僻，除了他們之外，連小官員也人人都聽過了反對的理由和言論！

到了這時候，什麼「作證」，什麼「發表意見」簡直多此一舉！

所以，小市民覺得自己做了小丑，又何必

再去官府亮相出醜？

是英國官員的幼稚麼，還是中國小市民的無知？天曉得！

總而言之，三俠再回到香港，他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恒生指數還是未能高達千七點，許多人還是苦口苦面！

打開報紙，刼殺案還是那麼多！

到街上跑跑，警察還是以往一般樣子的踱步街頭。

有什麼辦法呢，月薪只有一千元左右，匪徒那麼兇，難道拿性命去搏麼？

沒有「髒底」的還可以安份守己地捱下去，過去使過一文「份外錢」的，隨時要準備廉政公署的調查。

其實香港開埠百多年來，貪污已是公開的秘密，要澈底清算，只怕香港再建一百座赤柱監獄，也難以容納得下有罪的人！

但是，喜歡做門面工作的大人先生們，寧願浪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在這方面，卻不去想辦法對付那些匪徒，也不見理會一下那些失業的飢民！難道這就是「東方之珠」的特色？

三俠茶聚於山頂，由爐峯酒家的玻璃窗框下望，但覺一片糢糊！

他們自問看不清楚香港；那並非由於今天特別大霧！

阿生說：「任如重處長有個老朋友是個反間諜天才，六十過外了，最近回到這兒來部署『打老虎』工作。英國人竟然出動到反間諜專才來反貪污，可見他們下定決心！」

呂偉良苦笑搖頭：「貪污是一個毒瘡，割與不割同樣麻煩！」

林愛莉也道：「我說它是含有癌性細胞的毒瘤，割了之後更糟！」

「一切由英國人一手造成的，就讓英國人去理好了。我們還是談談加德滿都的事！」呂偉良又問道：「到底那邊有些什麼任務要你完成？」

「過幾天便是尼泊爾新王加冕，巴黎總部担心那邊有事發生。」阿生說，「問題未必出自正式登基的新王，而是參加大典的貴賓之中，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和貴族，萬一出了事，必然影响世界和平。所以我和一班同事，要分頭趕到那兒去會合。」

林愛莉有些洩氣地說：「原來與金甲天神完全無關！」

阿生道：「如果完全無關，巴黎總部根本亦無須召我去！」

「你的意思是——」

阿生道：「根據總部的情報，美國海軍飛機最近發現一艘不明國籍的神秘潛艇，出現於太平洋西岸外，當時偵察機曾投下電子聲納偵察儀器，但所得反應微弱，而且迅速失去該潛艇的下落。可見那極有可能是一艘核子動力的潛艇！」

呂偉良道：「目前世界上，只有大國才擁有核子潛艇！」

阿生道：「所以，他們曾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可惜沒有結果。但是，根據總部綜合各地的情報指出：那是一艘負有特殊任務的潛艇。」

「什麼任務？」

阿生說：「把金甲天神由海底運走！」

「那麼，是那一國的傑作？」

「我們也不明白。」阿生說，「答案可能在加德滿都。」

加德滿都是尼泊爾首都，新王庇倫德拉，就是在那兒登基的。

阿生又說：「撇開此任務不談，單是有機會去看看那頂價值千萬的皇冠，就够我大開眼界了！」

林愛莉道：「你可以大開眼界，那我們到那兒去幹什麼？」

阿生道：「你們可能有機會進入皇宮觀禮的，因為總部答允過我，准你們以國際特警的身份，與我一齊進入皇宮去，所以，我趕回這裏，跟任處長商量商量，叫他弄兩份證件給你們！」

任如重是阿生的頂頭上司，也是國際特警東南亞區的首腦；目前他正在香港！

阿生受到巴黎總部的賞識，令到任如重的面上也有了光采。

因為這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與國際刑警絕對不同！

國際刑警多數由當地警方兼任，主要任務是反毒和緝兇。

但國際特警顧名思義，是負上了「特別任務」的國際警探。

參加該秘密組織的，有不少大國，例如中英美法等自由國家，都是成員國之一。

全世界的國際特警何止千萬，但出色而令到巴黎總部注意的，卻難得有幾個！阿生年紀輕輕，竟然獲得如此器重，不但呂偉良身為師父的感到安慰，更開心的應該是任如重！

阿生是任如重一手提拔的，現在總算證明了老頭兒眼光不差！

三俠離開山頂，到任如重的秘密辦事處去，一切證件和機票都已經弄妥了！

阿生想不到任如重肯發出兩份特別證件給呂林二人，因此他一再感謝他的上司。

其實任如重十分了解呂林二人，他徵求過呂偉良的意見然後才選拔阿生加入國際特警的。這次巴黎總部要阿生担任這項特殊任務，任如重自然希望他成功！

要保證阿生成功，最好當然是讓呂林二人同行，以便阿生獲得照應！

雖然這次除了阿生之外，還有總部派出不少不同國籍的國際特警，但任如重總比別人更加清楚，三俠的合作往往是天衣無縫的！

於是三俠終於又匆匆離開了香港！

他們先飛新德里，由印度到尼泊爾去，到底比別的地方交通更方便！

尼泊爾新王庇倫德拉現年二十九歲，但他二十七歲時已繼承了王位。

那麼，為什麼時至兩年後的今日才正式加冕？

據說，這是因為聽了占卜先生的「擇吉決定」！

庇倫德拉是世界上唯一印度教的國君，早年曾在印度接受教育。

後來曾就讀於英國的伊頓學院和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

他也在日本讀過書，比較起來，他是相當有學問的國王。

尼泊爾本來是以佛教為國教的，但自第四世紀以後，一直改奉印度教為國教。

實際上，國人奉行的，是印度教與佛教的混合體。單是加德滿都谷與首都之間，就有二千七百多間廟宇，大部份供奉着印度教和佛教的聖像。

假如要到尼泊爾去觀光，相信除了登喜瑪拉雅山看看雪景之外，就非看廟宇不可了！

根據阿生從巴黎總部方面所獲得的資料，這次參加尼泊爾國王加冕大典的，有來自各國的皇族和貴賓。

此中將包括了：英國的查里王子，丹麥的亨列克王子。

斯里蘭卡總統高柏華拉，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黛！

此外還有英國的蒙巴頓勳爵以及各國政府

的代表等等。可以稱得上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

但是，阿生和國際特警們，除了奉命從中監視和保護各國要人之外，還負上了一項特殊任務，就是注意「金甲天神」的出現。

因爲阿生自始至終最了解「金甲天神」的來龍去脉，所以巴黎總部看中了他！

尼泊爾新王庇倫德拉正式加冕儀式，擧行日期選定了一九七五年二月廿四日。

若照占卜先生的「吉時」，應該是晨早當地時間上午八時三十七分。

所謂占卜當然不是街邊的「占卦佬」，而是皇宮中御用星相家。

這日子應該在二年前降臨，但爲了星相家之言，竟然押後兩年才實現，也算得上是別開生面。

尼泊爾地形狹長，面積比英格蘭略大！

這個國家有一特色，就是高山低地，高低的差異極大！

大致來說，高地氣溫極低，低地多是叢林，且海拔僅五十公尺而已！

與高達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的額菲爾士峯相比，確是相差得太遠！

不過，這裏既稱「世界屋脊」，當然有大部份地方是高出海拔許多的。

加德滿都的氣溫很低，但根據星相家的預測，加冕之日，將是風和日麗的。

到底他們的預測是否準確，實在難說，因爲加冕前夕，還下過一場大雨！

阿生並不關心天氣，只担心那些霧；假如屆時大霧瀰漫，勢必影响視綫，歹徒便可能乘機蠢動！而他們的保安工作就份外困難！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平時可能沒有這麼熱鬧，一連幾晚，但見處處燈光輝煌，各處廟宇鐘鼓齊鳴，像節日一樣可觀！

首都的街頭，都張燈結綵，主要街道都重新修理。

一些建築物由政府加以粉飾，以免有「失禮國賓」之嫌！

大致上來說，這個國家並不富有，人民生活得十分樸素！

阿生和巴黎總部派出的國際特警取得連絡之後，知道過去幾日間，首都的保安人員曾展開過一連串的搜捕行動。

巴黎總部派出的國際特警，是由一位中年的歐洲人沙廸所率領的。

阿生奉命抵埗後要與沙廸取得連絡，以保證行動上的一致！

阿生自然介紹了呂林二人給沙廸認識。

沙廸可能受到總部的特別訓示，對三俠非常有禮！

阿生有點意外地問：「首都警方爲什麼大擧捕人？」

沙廸說：「據說是反政府份子，先後拉了百多人！」

阿生道：「這裏也有反政府份子？」

沙廸笑道：「時至今日，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反政府份子，問題只分別在：敢不敢反到表面化而已！」

「我們曾否與他們連絡過？」阿生問。

「你是說加德滿都的警方麽？」沙廸反問道。

「是的。」阿生說。

沙廸道：「已經知會了他們，他們自然表示歡迎，因爲他們畢竟總是比較落後，有我們助一臂之力，總可少負担一些！」

阿生知道沙廸等人比他早到尼泊爾，因爲阿生要到香港去。

沙廸告訴他，屆時國際特警在皇宮內外部署的情形。

他們已經在御林軍的陪同下，視察過皇宮內內外外的環境。

沙廸又對阿生說：「別小睹反政府份子，他們擁有手榴彈甚至機槍、大炮。」

「你怎麽知道？」阿生問。

沙廸把一份文件交給阿生。

這是首都保安人員交給國際特警的參考資料之一。

根據資料表示：去年國王訪問某一地區時，曾有人投一枚手榴彈，令到兩個人喪生。還好國王安然無恙。但由此可見，反政府份子並非弱者。

國際特警當然不會理會到尼泊爾的國內紛爭，但是，萬一反政府份子在這時候動手，可能傷及其他國家政要，這就可能造成國際紛爭。這也是國際特警揷手的最大理由！

當然，阿生的任務更爲重要，他須要注意一座古神像的出現！

阿生曾與皇宮的保安人員商談過，探聽關於「金甲天神」的下落。

但是，保安人員表示並無所聞。

那一晚是最難挨的，沒有人知道屆時有些什麽事發生！

明天早上便是加冕儀式的擧行，但阿生一些關於「金甲天神」的消息也沒有。

看來，「金甲天神」是與加冕的事完全無關。

但是，爲什麽有個尼泊爾人要購入「金甲天神」古銅像？

如果說：這是該國人民用重金購入此物，作爲獻給國王登基的大禮，這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銅像至今仍未出現！

其實美國國務院亦一度有這種「送大禮」的意圖。

可惜「金甲天神」後來失踪了，只有忙煞了中央情報局的人。

現在還有不足十二小時的光景，便是加冕大典擧行之期，什麽隆重的大禮，亦早已送抵哈努曼杜卡宮。

但是，現在已是入黑時份，「金甲天神」還是毫無消息。

阿生只有集中精神，注意儀式的秩序表！以及應邀觀禮的貴賓名單！

他發覺，貴賓的名單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

第一，以色列總統卡西亞的名字，曾被删除。

第二，印度是尼泊爾的主要隣國，但他們只派出一位副總統觀禮！

阿生澈夜在賓館的套房之內，與沙廸研究明天的保安措施。

阿生要找出一些漏洞，以解答「金甲天神」之謎。

他指住名單問沙廸：「爲什麽要取銷這位總統的名字？」

沙廸道：「根據皇宮保安人員說：國王原定邀以國總統觀禮，但臨時接受謀士獻計，認爲可能引起極端份子借故生事，所以最後還是取銷了！」

阿生又問：「印度只派一位副總統來，皇宮方面有何意見？」

「十分不滿！」沙廸說：「尼泊爾人認爲印度不够熱心，因爲不丹國王擧行加冕時，印度總統會親臨致賀！」

阿生想了想，說道：「這是理所當然的，據我所知，自從印度將錫金併入其政治本體之後，尼印兩國之間便呈不睦！」

阿生很注意國際間政治的變化，所以他的成功絕非偶然！

尤其是身爲一名國際特警，如果連國際形

勢也不明不白，那是一種笑話。

呂偉良就沒有阿生這種多方面的興趣，他只有一股正義感。

但阿生往往可以隨便將一些國與國之間所發生的恩恩怨怨，略作沉思之後，就分析得十分透澈，儼然一位政評家。

儘管阿生本身對政治缺乏興趣，但站在工作的立場上，這是必要的。

那一晚，沙廸陪着阿生，研究至深夜才入睡！

但阿生却幾乎沒有正式睡上二小時。他一直在思索着！

天色剛亮，他們便開到皇宮內外部署。

街上旗幟飄蕩，上空有霧，幸好視綫尚不致模糊！

阿生一直在小心國王將通過的路綫，呂林二人也帮着阿生巡視過了！

那一帶澈夜有警衛把守，密探星羅棋佈，照計不易爲人所乘！

尼泊爾首都的屋宇並不高，較高的建築物都由警探把守。

那些高達三四層樓的牌樓，通宵達旦的亮了燈，根本不可能有人利用它來伏擊國王。

卽使記者們過去攝影，也受到密探的注意，別說是槍手了。

情形看似十分平靜！

阿生等人已進入了皇宮！

歷史性的時刻終告來臨了！

黎明後不久，一輛以金色爲主，黑色襯托的馬車，由六匹精壯的馬兒拖拉着，慢慢地，朝住寓言式的哈努曼杜卡皇宮進發！

街道兩旁，站了數以萬計的人羣。

有人數天前已由鄉間步行至首都，目的只爲一睹國王的丰采！

有些人爬上了廟宇之頂，冒着侵犯神靈的可怕罪名和生命的危險，也要看看他們的年青國君！

有人在熱情地歡呼。

也有人在默然站立。

密探們朝住人羣站立，與人羣面面相對，目的只爲了監視他們。

持着長程來福槍的密探，則居高臨下地，虎視眈眈。

主要的加冕儀式必須準時在八時三十七分正擧行。

這是御用星相家擇好的「吉日良辰」，不能早，但也不能遲。

身爲尼泊爾人的，自然希望這是個「好時辰」，不管它是否迷信，總要由這時刻開始，尼泊爾在新王領導下，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千千萬萬的尼泊爾人都在期待，新王登基之後，一定有所貢獻，決不會有負國人。

只有阿生他們並不關心這些，只關心當日能否安然渡過。

皇后非常年青，雅絲華莉亞皇后是與庇倫德拉國王一齊加冕的。

如果見過印度人，自然對國王和皇后的樣兒不難想像。

無論膚色，打扮等等，他們都與印度人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皇后兩眉中央的額心那一點兒朱砂，更像印度婦女了。

一頂價值二百多萬美元的皇冠，上面鑲滿了鑽石，翡翠和珍珠，準時於八時三十七分加在庇倫德拉國王的頭上。

五十八個國家的政要和皇室人員，都期望一切能安然渡過。他們的心情儘管各有不同，但每個人對這小國的保安制度，難免都會感到有些懷疑。

當然，他們根本不會知道國際特警的巴黎總部派來了這麽多人，其中還包括了著名一時的三俠在內。

當印度教士，誦着古代的經文時，一片寂然。

分別來自五十八個國家的政要和皇室人員，只能看見加冕時的情形，神秘而有趣的幕後情形却緣慳一面。

根據傳統，國王加冕之前，須要由宮廷的主要教士，將國王護送到秘密的沐洗室。

沐洗室是禁地，宮中人亦不能隨便進入，別說外賓了。

然後穿上禮服，戴上三重冠之外，還有更加令人驚奇的傳統儀式。

那是由十二個不同地點取回來的濕泥，由三名頭戴金冠的教士，將它塗在國王身上。

這些濕泥你道是一些什麽？

原來是來自山頂的泥土，妓寨的塵埃以及象欄中的糞土。

山頂上的泥土代表了智慧。

妓寨的塵埃代表了性能力。

象欄中的糞土代表氣力——像大笨象一般的氣力。

此外還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事，但也不是每個貴賓所能見到的。

由這時候開始，這個擁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小國，孩子們可以享受到免費教育。

在廣場上聽廣播的人民，立卽發出了轟然巨响似的歡呼。

阿生等一班國際特警，東奔西跑，弄得筋疲力倦，看來還有一陣子好忙。

軍士們穿的是傳統服裝，除了陳舊的步槍之外，還有矛。

看見了這些矛槍，阿生又想起了那座「金甲天神」古銅像來。

「金甲天神」古銅像一直未見出現，雖然送入皇宮的禮物不會公開，但阿生與宮中護衞官長一直保持連絡。

假如有消息，他們一定通知阿生。

雖然尼泊爾一切設備仍很落後，但國際特警却配備了最新的儀器上場。

這些新式電子儀器，包括了無綫電對講機，電子金屬偵察器等等。

前者是方便現場巡邏時，互相連絡之用，後者爲了偵查賓客中是否携有武器。

經過了大半天的緊張，一切似乎又成爲過去了。

情形還好，沒有意外發生。

御用星相家相當了得，除了昨日一場雨之外，天氣很好。

早上有霧，但後來天清氣爽，就是較爲寒冷了一點。

一切將成過去，阿生他們也該收隊了。

沙廸覺得巴黎總部未免太過大驚小怪，爲了保護這班政要，要他們飛行數千里至這山地小國來，眞不是味道。

但阿生的想法却不同，他一直覺得遲早可能有事發生。

不過，要他說出是什麽事，阿生實在說不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知溜到何處去了。

因爲巴黎總部雖然十分賞識阿生，却不了解呂林二人，所以由最了解三俠的任如重處理此事，是順理成章的。

阿生千辛萬苦回香港，目的只爲了說服任如重，叫他發出二份證件給呂林二人，以便他們進宮去觀禮。

但是，呂林二人只是出現過片刻，轉眼便不知所踪。

阿生跟呂林二人暫時失去了連絡。

他只好與沙廸討論他們國際特警的下一步

張老四掌壓猴子李

希華

凡是練武之人，必然身手敏捷，甚至到了中年的後期，仍是非常出色的，少年就學習得到的武藝，仍未散去，不但如此，甚至一雙眼睛已經發生問題，不管是盲了抑或「發青光」之類的眼病，只要耳朵還有聽覺，便卽可靠着聽覺的力量去補救眼睛的缺憾，把當年的武功施展出來。

有一個老拳師已經六十五歲，雙目失靈，叫做張老四，晚上完全看不見東西，白天僅能看見一綫，如果他跟什麼人出手打鬥，他就只亦靠耳朶了，他住在北京城脚，當時一位姓李的拳師，走江湖爲生，到了京城，他是江西人，單名一個銀字，叫做李銀，不但本人打得一手上好的拳脚，還敎猴子打拳，他每到一處地方，穿州過省，就靠這一招找生活。

他在任何一個地方賣武，先叫猴子表演雜技，然後輪到他施展拳脚，有時玩刀槍，最後就命猴子雙手捧藥到圍觀的人叢中，希望多賣一點。很少猴子如此馴服的，有時看熱鬧的人買藥時跟猴子有些磨擦，猴子總是讓步，他把猴子喊做「阿七」，要是某一個拳師跟猴子過不去，想要牠的命，李銀就出頭跟此人過招，一來爲了救猴子阿七，二來想借此顯點顏色給對方看，免至多生枝節，他的出手總是快而準的，一兩招便分勝負，時間拖長了，江湖上都懂得有猴子李這個人。

猴子李本身的武功很高，凡是武林高手都有這種心理，不管足跡落在何方，只要他探悉那個地頭有什麼一個知名的拳師，便會登門拜訪，而且帶了多少禮物，表示意敬猴子。李暢遊京城，偶聞張老四患了發青光的眼病，只憑聽覺，仍可打贏普通的拳師，可見武藝高强，猴子李到張府的門外求見，那時張老四還算得富有，他的男僕延入，猴子李趨前自稱江湖賣藝，靠猴子過活，斷續而談。

因爲猴子滿口江西話，張老四很吃力才聽得出來，而且聽了只是覺得對方絮絮不休，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便不高興交談，故說的話愈來愈短。

猴子李認爲張老四不賞臉，故意放猴子過去，打算把他戲弄一番，事實上普通人門不過懂得打功夫的猴子，眼睛發青光的老翁，更加不容易招架。

可是，猴子李該倒霉，那一隻猴子阿七走到老四前面，使勁一抓，竟然把他的棉袍撕裂，猴子瞬卽連退幾步，以爲張老四無法鬥得過牠，怎知張老四勃然大怒，飛撲過去，不知如何，竟然穿過猴子的一雙手，一個掛捶，把猴子的頭顱打裂，腦漿溢出，轉瞬就一命嗚呼。

猴子李大叫，認爲阿七是他的鐵飯碗，張老四打死了猴子阿七，等於打爛他的飯碗，索取白銀五百両賠償，如果張老四不付銀，便要交手。

張老四聽了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只是在江湖上賣藝，功夫有限，聽說猴子學會了你的功夫，怎料我一出手，牠就腦漿飛濺，看來你的功夫不過如此，就算我的眼睛發青光，仍可把你當堂打死。」

猴子李雖然怒火冲天，可是，對方所說的話未嘗沒有道理，他不覺躊躇起來。

行動。

宮中的保安人員這時反而悄悄鬆了一口氣，他們特別向阿生等人致謝。

阿生向那位首長問道：「國王還有什麼活動？」

「今天的大致已完了！」保安首長安曼說，「明早可能去廟中進香參神。」

阿生對「神」份外敏感，他又問：「是什麼神？」

「印度敎的神。」安曼說，「這是我們國敎，沒有什麼不對吧？」

「記得我對你說過的金甲天神？」阿生提醒他。

「當然記得！」安曼笑了笑，「但是，國王參拜的絕非你所講的金甲天神。」

阿生仍然說道：「希望你對此事有個印象，最好小心檢查一下送來的禮物，看看其中有沒有這東西。」

「我明白了。」安曼說，「你是一番好意的，我自會提醒皇上。」

阿生只好與沙廸回到賓館裏去。

各人實在太倦，紛紛倒在床上，倒頭便先睡一覺再說。

但是，阿生睡不闔眼。

他想起「金甲天神」，也想起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

呂林二人何處去了？

阿生忽然覺得他師父對他不够關心，只是借個名堂來遊埠的。

還好他的工作已告一段落，而且還未出過事，否則如何是好？

阿生到底年紀還輕，性格多少還有一點兒衝動。

所以到了晚上，當他再次見到呂林二人時便難免會有些生氣。

呂偉良不但是阿生的師父，也自小將他撫育成人，當然了解他。

呂偉良道：「你可知道我們去過一些什麼地方麼？」

阿生道：「加德滿都有什麼好玩？除了一些神廟之外。」

「對了。」林愛莉說，「我們去過了不少神廟參觀過。」

「開心啦？」阿生道，「菩薩一定庇祐你們兩個。」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們也爲你祈禱，阿生！」

阿生不在乎地說：「我這種生涯隨時也有危險，只怕菩薩也庇祐不來呢！」

呂偉良道：「看你神氣，一定在怪我們沒有帮你，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帮你。」

阿生默默無言地，垂下了頭。

林愛莉這時才說：「你似乎只知保護國王和觀禮的貴賓，却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記得什麼事嗎？」

「我當然記得，是金甲天神像麼？」阿生孩子氣地瞪了他們一眼。

呂偉良道：「對了，就是金甲天神。」

林愛莉道：「我們看過了送入皇宮中的禮物名單，並無神像一項。」

「於是我們把注意力拉得遠些。」呂偉良接着說：「我們跑過了不少著名的印度敎廟宇，這些廟宇甚有名氣。」

林愛莉又說：「我們希望找到那一座金甲天神，但結果很失望。」

阿生這才想起宮中保安首長說過，國王明天要去進香。

阿生於是問：「是不是你們已看過了所有出名的廟宇？」

「不！」呂偉良說道，「有些我們不能入

他很久沒有做聲，可見他是考慮如何應付這種局面了，張老四想了想，說：「我跟你一向沒有仇恨，不過殺了你的猴子，如果你因此喪生，死在我的拳下，太過不值，反之，兩人相鬥，我給你打死，也是死得十分寃枉的，倒不如另採別的方式分判勝負。」

猴子李頗爲詫異，問：「兩人沒有過招，如何可以判定高下呢？」

張老四說：「我知道你的輕功很高，相鬥的時候，能够踼起鴛鴦腿來，那條腿踼到對方額角，稱做撻面腿，料想你的脚法一定十分靈活了，我的意思如此，我們兩人在門外空曠之處，開始比武，到時我只用右手按住你的背心，如果你奔走跳躍，能够擺脫我的一隻手，我就算輸，立刻把五百両奉贈，反之，你沒法擺脫我一隻手，我也不殺你，你立刻離開就算數。」

猴子李心裏暗想，對方是六十多歲的老翁，他只有三十多歲，拳怕少壯，就算兩人空手決鬥，仍是他佔上風的，何況張老四僅用右手按住他的背心，他就無法擺脫呢？除非張老四懂得魔術，否則，一定獲勝的，因此他很樂意的答應。

兩人說妥，便卽離開張府，那個地方靠近北城，城門之內，照例有一片相當大的空地，作爲士兵出城入城結隊行走之處，那時他們二人走到那塊空曠地方，開始比武，張老四說：「現在我還沒有把手掌按在你的後心，我一定要運足氣勁按住你背後正中之處，你然後可以發脚，你同不同意這樣做呢？」

猴子李冷笑一聲，說：「任由你處置好了，就算你打我一拳，然後把手掌按在我的背後，我也同意。」

張老四趁着他開口說話，並不防範，突然轉身，繞到他的背後，右掌按在他的後心那邊。

這一個手掌並非僅用指掌按下那麼簡單，他已經有二十八年的苦功，苦練易筋經，掌心向下一壓，登時有一股內勁透出來，把猴子李吸住。

這一招是猴子李夢想不到的，他覺得後心之處好像有一團火，心知不妙，立刻拔脚飛奔，已經遲了，他無論如何沒法走開。

張老四說：「任你逃到什麼地方去，走得快或走得慢，又或上高落低，總之，你能够擺脫我的掌心，我就認輸，把你的本領施展出來吧！」

猴子李果然集中精神，竭力掙扎，殊不料他的身體就像給繩子縛住，跟張老四的掌心貼在一起，不管他向左走或向右走，甚至向前疾走，都沒法擺脫，他想俯身倒在地上打滾，也辦不到，總是無法擺脫，後來走了一程，忽然看見一堵短牆，猴子李便施展平生的絕技，雙手按在牆上，凌高一躍，到了短牆，再又飛身上屋，走到短牆隣居的屋瓦之上，站定脚步，向下一望，不見張老四，非常高興，就在這時，突然聽到背後一陣笑聲，跟着後心有如一團火，原來在他跳高的時候，張老四也跟着跳，雖然暫時離開，兩人先後到了屋頂，他站定脚步，張老四的手就再度按在他的後心了，故此他仍是無法擺脫。

猴子李驚慌起來，不敢再鬥，就此拱手稱臣，飄然離去，此後他一生沒有再入京城一步。

內。」

「爲什麼？」阿生問道。

林愛莉答：「有些廟宇警衞森嚴，等閒人不能越入半步。」

阿生如夢初覺地說：「這些廟宇當然是國王可能去參拜的地方。」

「我想是的。」林愛莉道。

阿生立刻叫醒了沙廸。

沙廸經過了一天的疲勞後，這時已熟睡如猪。阿生到隣房去把他吵醒。

沙廸問：「什麼事？」

「到宮中去，可能有事發生。」阿生說完，又回到了他的房間。

呂林二人這時仍在研究一份賀禮的名單，這是宮中保安人員交來的副本。

向國王祝賀的各國賀禮，林林總總，就是未見「金甲天神」一項。

但是，根據巴黎總部的證實，那神像已給一名尼泊爾人購去。但代價高達五百萬美元，豈不是還貴過今天加冕時那頂皇冠？

庇倫德拉王的皇冠，也只不過是二百餘萬美元而已，想不到「金甲天神」還要貴它一倍有奇。

到底這位「尼泊爾富翁」是誰？

根據巴黎總部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尼泊爾並未有過一位這麼富有的「巨富」。

尼泊爾人一般來說都相當窮困，例如著名的「啹喀兵」，就是尼泊爾人。假如他們是富有的民族，自然無須跑到老遠的地方去賣命。

憑此推測，國際特警有理由懷疑他們是受人利用。

那位「尼泊爾巨富」分明是受到某一大國的幕後操縱，否則，他何來五百萬美元？他又如何能用核子潛艇將「金甲天神」偷運出去？

美國海軍飛機忖測那是一艘核子潛艇，並非憑空構想，而是有根據的。

因爲由海軍飛機投入海中的「電子聲納器」，可以測出水中潛艇所發出的引擎聲浪。但核子潛艇嘈音太小，這儀器往往測不出。

到底除了美國之外，還有那一個國家擁有核子潛水艇？

英國和法國也有。

此外不同盟邦的還有蘇聯。

蘇聯雖然極力否認其事，但如果海軍飛機沒有攪錯，他們是最可疑的。

現在問題是：「金甲天神」是否已運回尼泊爾？目的又何在？

爲什麼有人出到高價購買它？

如果眞的當作一個國家的賀禮，送給尼泊爾新王，反而沒有可疑之處，起碼美國就曾經企圖嘗試。但是，現在却無聲無息的。

到底這隱藏着何種陰謀？

三俠可能看得太多，所以便不由自主地往壞處想。

阿生一再催促沙廸，四個人一齊入宮，主要是由於他才是正式代表巴黎總部的國際特警。三俠與沙廸入宮，找着了保安首長安曼，他原來也正在睡覺。

當日的冗長儀式，實在令到許多人都感到悃倦。沙廸本來不想騷擾他，但挨不住阿生的催促，安曼終於見客。

「國王這時候在什麼地方？」阿生焦急地問安曼。

安曼打着呵欠：「我想國王這時候也正在睡覺吧！」

「你睡了多久？」阿生立卽又補充說，「我只想知道誰在替你值勤。」

「副隊長里維。」安曼說。

「我可以見見他麼？」阿生又問。

「可以。」安曼把一名下屬召來，「把里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龍蟠虎踞（三）

維副隊長叫來見我。」

豈料那保安人員答道：「副隊長陪皇上到金神廟去做晚禱。」

此語一出，三俠與安曼登時跳將起來。

安曼到了這時候，再無睡意。

因為阿生老早已將一些關於「金甲天神」以及可能發生的事，告訴過安曼了。

安曼尤其是聽到了「金神廟」三個字，更加嚇得呆住了。

三俠也不必多說半句，他們已首先離去。

安曼還要換衣服，但他知道事態嚴重，一邊叫下屬開車送三俠到金神廟去。

阿生曾提醒他，叫他用無綫電通知保護國王的人，阻止國王入內。

但是安曼說，他們的保安軍隊還未裝有這種無綫電通訊設備。

所以，三俠只有要求他派出一個懂開車，又識路去金神廟的人帶路。

阿生已等不及安曼，他們先行一步。

安曼稍後已帶人趕去。

三俠在車子裏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想像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尼泊爾是個什麼國家？」林愛莉忽然有此一問。

阿生順口答道：「尼泊爾是個獨立的國家，但有很多人想爭取它，而宣告失敗。」

「為什麼？」林愛莉又問。

阿生毫不考慮地說：「因為他們有個意志堅強的國君，不輕易受人左右。」

「對了！」林愛莉道：「所以有人要得到尼泊爾，就必須先解決這位英明的國王。」

呂偉良也說：「金甲神像會不會在金神廟之內？」

「嗯！大有可能。」阿生道，「我們必須盡快趕到那兒去。」

開車的懂幾句英語，他說他已將車子開到最快。但是，三俠覺得現在最多不過三十多至四十哩的時速。

總之，這個國家一切似乎太落後。

難怪國王對國人的廣播中一再強調：要令到國家富強，必須人人有受教育的機會。

所以他宣佈免費教育是他登基後的一件大事。但是，一位國王這個時候還去參神，是否太過迷信？

如果站在宗教的立場上，這是無可厚非的，只能說他「虔誠」。但無論如何，三俠還是担心「金甲天神」之內有古怪。

可惜開車的，英語不流俐，他們又不懂講尼泊爾話。否則，他們一定會問：「金神廟是否有個金甲天神？」

還好車子終於開到了現場。

但只到了街口，就被人截住。

警方人員沒有讓阿生他們過去，雖然明知他們是國際特警。

沙廸出來交涉，也無濟於事。

阿生非常焦急，看來只有等安曼隊長到達現場了。

在安曼還未來到前，阿生急得一頭大汗。

他可以想像得到，「金甲天神」可能負上了特殊的使命。

到底是什麼使命？

從壞處想，它可能用它的歷史價值，引起國王的注意。

呂林二人則在那邊跟一些人交談，他們似乎很欣賞呂林二人用手勢搭够的土話。

跟呂林二人談話的人，是一些當地嚮導，他們的英語夾上不少土話，呂林二人覺得他們可能知得比一般人更多。

果然談了一陣，他們就匆匆過來對阿生道：「不幸給我們猜中了，果眞是金神廟之內出現了『神跡』，聽說一度失踪了二百多年的古神像，突然在金神廟內重現，所以引起了國王和皇后的好奇心。」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

好奇心是人人都難免的，他們也曾為了滿足好奇心而不知冒了多少的險。

但這一次，可能是可怕的一次，因為不可能有人出到五百萬美金的代價，來滿足這位新王的好奇心。除非另有目的。

那麼，這「目的」是什麼？不難可以想像得到：是為了令到他上當。

然則，「金甲天神」像之內，當然一定大有乾坤了。阿生眞想衝過去。

但呂林二人看見對方荷槍實彈的，生怕雙方發生誤會，他們阻止阿生。

沙廸表白了身份，對警方的人說，他們的國王有危險。但是，警方的人却笑道：「國王參神，是為了求神的庇祐，有什麼危險？」

迷信是無法解釋的事，三俠和沙廸只有空焦急而已。還好安曼此時已帶了大隊保安人員開到了現場。

安曼是宮中的保安人員的首長，警方自然不敢留難。

三俠已將他們的想像告訴了安曼，所以安曼更加吃驚非小。他衝入現場，向國王稟告。

國王半信半疑，他仍在參拜。

三俠和沙廸由於安曼的帶領，也有機會進入了金神廟內。

一座金甲天神，赫然屹立在其中。

安曼指手劃脚的，對國王解釋，但阿生却担心他未講得完，隱藏在神像腹內的爆炸裝置就發生作用。

國王和皇后終於被勸服離開廟宇，但他們却不准阿生等人摸觸那座「金甲天神」，雖然連國王也懷疑可能有爆炸裝置。

結果安曼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了國王，准許宮中一名彈藥專家檢查那可疑的神像。據說，這專家是印度教徒，但阿生他們不是。

阿生等人沒有辦法，唯有遠離現場。

黑夜中每個人都注意着金神廟那邊，尼泊爾人相信那是神跡。

一座失踪了兩個世紀的「金甲天神」，怎麼會在國王登基之日，突然回到金神廟裏面來？尼泊爾人無不嘖嘖稱奇。但是，「隆」然一聲巨响，把他們的迷信都驚破了。

不知是那位「軍火專家」不够技術，還是他不够「虔誠」，總之他與「金甲天神」一齊被炸至粉身碎骨。

國王和皇后幸好沒有受傷。

他們至此才相信了阿生等人的說話，只有感謝和道歉。但是，這是誰的陰謀？

很明顯的，有人要得到尼泊爾，他們到底是誰？

可能是國內的極端份子。

也可能是國外的大國在操縱，但沒有人知道眞相。

尼泊爾人尊重神，國王也講吉兆，所以事後外國通訊社奉命絕口不提此事。

但是，至今為止，國際特警的秘密檔案中，還有此事的全部過程。

「金甲天神」毀了，但尼泊爾依舊無恙。

世人都在祈求和平，但菩薩也沒有把握保護他們自己。算了吧！就當這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故事好了。

（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泉擊敗何方箕後，往找唐淑蕙，並答應和她聯手找尋唐老三，却不允將來得到的利益分賬，只許諾由他出手多少，唐淑蕙便取多少，唐淑蕙不願，但因確實不及姚泉對唐老三的了解，同時也有點怯怕唐老三和江洋大盜周海通勾結，終俯首應允，姚泉見她答應後，命她設法釣住那姓劉的神秘客，並透露那姓劉的就是與唐老三接頭銷贓的人，唐淑蕙也答應盡力而為。姚泉志躊意得地別了唐淑蕙，剛走出客棧，被一大漢攔住，要姚泉跟他一行，姚泉毫不反抗，隨他至一橫巷，大漢責問姚泉找唐老三幹什麼——

步步防陷阱 着着是陰謀

「老兄！你問得不少了，我好像也該問問你啦！你到底是什麼人？」姚泉冷冷地道。

「我是什麼人，你心頭想必早有了底，快些回答我的話。」

「好！我回答，不過，回答的却是老話——唐老三是我表叔，一來看看他，二來嘛！想托他代謀一個糊口之處……」

那人突然出手，一拳搗向姚泉的心窩。這一拳，看上去似是隨手揮出，其實，却非常厲害，不但勁道十足，而且疾若閃電。

然而，這一拳却被姚泉躲了過去。

「住手！」姚泉低叱一聲。

「要我住手，就說老實話。」

姚泉很鎮定地說：「尊駕有這種閒工夫，為什麼不去看看你的老子，瞧瞧你的姑娘？却偏要在這兒找我打架？」

「哼！你知道的事兒倒真的不少。」

「老兄！我真不明白你這樣作人還有什麼意思？老子不敢見，女兒不敢認……」

呼！一拳又搗了過來。

姚泉再躲開，但他已經退到了巷子的盡頭，如果第三拳再……？

「姓姚的！看你是朋友才約你到這兒談，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既然亮了相，咱們若是談不攏，我是不會放你過門的。現在，舊話重提——你找唐老三究竟是為了什麼？」

姚泉稍作衡量，這一場戰鬥還要持續下去，於是開始繞圈了：「我要找他買點東西。」

「哦！我倒不知情，唐老三除了說書之外，還作買賣。」

「這不是尋常買賣，他要賣的也不是尋常東西。」

「他要賣什麼？」

「家傳之寶。」

「你打那兒得來的消息？」

姚泉發現對方半信半疑，於是，咬牙說了一句最大的假話：「是唐老三自己跟我約好了的。」

「他和你有約？」

「不錯。我們約好在南京看貨議價。」

「哦！如果你們雙方對價錢貨色都感滿意，在那裏交貨，交欵呢？」

「當然也是南京。」

「那麼，你的貨欵帶來了？」

「在南京，我是有來往的錢莊。」

「那一家？」

「對不住，照商家規矩，不能亂說。」

「你是人在江湖，偶爾作作買賣？還是買

賣人帶點江湖味兒？」

「我是道道地地的買賣人。」

「買賣人沒有能夠躲過我這一拳的。小朋友！說老實話吧！」

「你要我說什麼你才滿意？」

「幾個小問題。」

「請問。」

「你怎麼認識賣膏藥的周老頭？」

「我到張鐵咀那兒測字，隨便打聽唐老三；他好心，帶我去見周老先生，老先生有病，我剛好懂一點本草，給他開了一帖藥……就這麼回事。」

「到目前爲止，我只覺得你這個人可疑，不過，還沒有讓我找到眞憑實據。你應該明白一件事——如果我發現你圖謀不軌，你的腦袋要搬家。」

「老兄！你說了半天狠話，你到底是誰我都不知道。能見告示高姓大名嗎？」

「你是眞不認識？還是明知故問？」

「眞不認識。」

「那就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誰，知道了我的姓名對你沒有好處。」

「爲什麼？你的姓名不吉祥？」

「好了！少囉蘇！唐老三我可以替你聯絡，約個時間，地點吧！」

「明天一大早。」

「地點呢？」

「雨花台。」

「你只准一個人來。」

「當然。不過請唐老三帶貨來。」

那人再沒有說什麼，掉頭走了。

姚泉自然不需要追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從他拳掌上的功夫就可以知道他必定是周海通。

回到藍家大院，發現熱鬧勁兒還沒有消失。戲台上正在綵排，鑼鼓喧天，琴絃嘹亮，角兒們正在賣勁演唱，姚泉懶得湊熱鬧，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屋裏。不亮燈，不脫衣，就那麼往床上一躺。當然，他也不會閉眼，該想的事情實在太多。

夜半三更，姜醉仙才回到了大雜院。非常非常地例外，他今晚是「則先」，而非「醉仙」，吊膽提心，那有心情沾酒？

開了門，劃根火柴燃燈。

突然有人一口氣將他手裏的火柴吹熄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抖抖顫顫地問了一句：「誰？」

「還有誰？」冷冷地。

是姓劉的，總算是熟人，姜醉仙不禁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心裏還是暗暗嘀咕：門鎖得好好的，是怎麼進來的呢？

「堂會完了？」姓劉的口氣很平淡，就好像話家常似的。

「是！完……啦！」

「挺順利？」

「還不賴，就是……就是……」

「是不是担心翠花找你碴兒？」

「嘿嘿！劉爺！萬一她知道……」

「放心，這副擔子我替你挑啦！醉仙！跟我辦樁事兒。」

「劉爺！請您吩咐。」

「拿個碗，到周家去要碗熱茶，就說你口渴……」

「劉爺！這麼晚了……？」

「你們是街坊隣居，有什麼要緊？快去，就這點小事你也不願意帮我辦麼？」

「好！我去。」姜醉仙萬般無奈地答應了下來。

他拿了一隻碗，穿過院子，來到周家的門口，猶豫半晌，終於還是舉手敲了敲門，很輕，多少帶點兒試探的性質。

「誰？」屋內立刻有了回應，是周雪姑。

「雪姑！」姜醉仙盡量使自己的聲音穩定。「我來討碗茶喝。」

「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

「雪姑！」周青山低聲叱罵：「怎麼可以對姜大叔這般無理？還不快去！」

周雪姑嘴裏還在嘀嘀咕咕地埋怨不休，然而大門却打開了。

突然一道人影如閃電般從姜醉仙身邊閃過，一把雪亮的七首就在這一瞬間抵上了周雪姑的咽喉。

是姓劉的。

姜醉仙大吃一驚，手一鬆，茶碗摔落下了地。

「怎麼啦？」周青山在房間裏問。

「周老！您最好待在屋子裏別動。」姓劉的措辭很和氣，聲音却很冷。「您的寶貝孫女兒在我的刀下，她隨時會送命。」

「你……是誰？」老人的語氣中也難免透露了驚慌不安。

「我是劉鐵軍。」

「劉鐵軍！咱們不相識啊！難道有什麼過節嗎？」

「沒有。」

「既沒有過節，又何必來這一套？」

「這是手段。」

「目的呢？」

「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令郎周海通。」

「久無音訊。」

「周老！我是不玩花招的，一刀一窟窿，你不說，你的孫女兒就完兒命。」

「姓劉的！」周青山的辭色都非常鎮定：「從你的身手看，你也是個人物，何必來這一套？再說，你拉着咱們的街坊隣居淌渾水，則先將來如何做人？來！放下刀，咱們心平氣和地聊聊。」

「拉絃子的姜醉仙是我拿刀逼着他幹的，如果你眞要怪他，那是你們的事。周老！你的底子我摸過，老虎就是老虎。你就算有病還是一隻老虎，周老！我可眞含糊你，不得不來這一套，您包涵點吧！」

「小伙子！你既然摸過我的底，就該知道我找我兒子巳經找了許多年……」

「周老！」劉鐵軍一臉冷笑。「我清楚得很，您巳經找到啦！」

「小伙子！你的話是不近情理的。如果我巳經找到了海通，他爲什麼不探我的病。」

「因爲他有不能够露面的苦衷。」

「小伙子！你如此强辭奪理，一口咬定，那我還有什麼話說？」

「周老！你的意思是說，不管你孫女兒的死活？」

「你如果那麼想，你就看着辦吧！」周青山的態度很强硬，語氣却不見衝動。「雪姑是我的命根子，如果她受到什麼損害，你可以想像得到將有什麼後果。」

「周老！我可不聽你這套威脅。」劉鐵軍神態猙獰地說：「你的孫女兒我要帶走，周海通何時出面，我何時放人。」

「你敢！」周青山一個箭步竄上去。

「周老！」劉鐵軍手裏的刀立刻壓緊了周雪姑的喉管。「你是上了年紀的人，可別如此衝動。如果你逼我動手，後果由你負責。」

周青山楞住了，他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姜醉仙兩條腿早巳嚇軟，他萬萬沒有料到姓劉的是這種人。事後那倔强的老頭一定不會放他過關，那……那怎麼得了啊？

劉鐵軍右手揑着周雪姑的後頸，左手中的

短劍緊緊壓在她的喉管上，緩緩退出了周家大門。

當他正在退下石階的時候，突然，黑暗中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叱道：「劉鐵軍，你給我站住。」

聲音低沉，語調緩慢，却非常有力；使人一聽就會覺得發話之人有無上權威。

「你是誰？」劉鐵軍站住了，他不敢輕易轉身；」轉身，背後就是周青山。

「一個瞧不起你的人。」

「哦！何不亮亮你的寶相金身，讓我見識見識。」

「找你很久，一旦遇上，當然要跟你對對盤兒。」

「那麼，就請站出來吧！」

「院子裏够寬敞麼？」

「就算你有意思動手，也够施展了。」

「不過，這院子裏的人都睡着了，咱們到秦淮河畔沙灘上去，好好玩幾手。」

「如果我不願奉陪呢？」

「那簡單！放開那妞兒，跪在地上冲我叩個頭，喊我一聲老祖宗。」

劉鐵軍本是背部對外的，這時，他身子突然一旋，側身對外，同時，原本橫在周雪姑頸間的短刀如閃電驚虹般脫手飛出。

他必然對自己有信心，否則他絕不敢如此貿然出手。但是，只有一點意外；他過份輕估被他挾持的周雪姑。當他手中的刀剛飛出的一瞬間，她的右肘巳全力搗向他的右肋。

二人背腹相接，這一搗，自然是絕難躲脫，只聽劉鐵軍悶哼一聲，周雪姑立刻脫離了他的控制。

劉鐵軍這會兒似乎巳將注意力放在那個突然出現的神秘客身上，並未企圖再將周雪姑抓住，身形靈巧地躍起，循聲撲去，只不過比那飛刀差了一眨眼的時間。

他並沒有看到任何人，只看到了他的刀；那把刀挿在院子裏一棵桂花樹上。

他心頭猛地一震，幾乎不敢相信世上有這種輕功極佳的人，稍一猶豫，立卽，越牆而過落在街心。

街心有人在等他，不是那個神秘客，而是周青山。他心頭再次猛震；周老頭的動作顯然比他還要快速。

「周老！」劉鐵軍還算沉得住氣，他字字有力地說：「你人緣不錯，竟有不知名的人帮你的忙。得巧別賣乖，有本事留着下一次顯，有力氣留着下一回用吧！」

「我只問你一句話。」周青山的語氣很平靜。

「哦！」劉鐵軍有點意外。

「你找海通幹什麼？」

「有事。」

「何事？」

「不便相告。」

「瞞人無好事。」

「你的兒子，不是好人，找他當然沒有好事。」

「不管是好事也罷，壞事也罷，我都想知道。」

「這件事除了周海通本人之外，不能對任何人說，否則我早就托你轉告了。」

「你最後見到海通是什麼時候？」

「老實說，我根本是不認識他。」

「這就怪了，既不認識他，找他作甚？」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有事。」

「小伙子！我是上了年紀的人，不會跟你一般見識，儘管你方才的行爲非常惡劣，我還是不和你計較。你去吧！」

劉鐵軍當然也不會流連，立刻疾步而去。

周雪姑在大門口迎着她爺爺，她顯得非常懂事，什麼也沒問，什麼也沒說。

姜醉仙跑過來，頻頻地打躬作揖：「周老！您可別怪我，他拿刀子逼着我……」

「則先！」周青山和和氣氣地說：「我怎麼能怪你呢？快睡吧，別驚動了街坊隣居。」

回到屋裏，周雪姑却悶不住了，她有點激動地問：「爺爺！您一定得回答我，爹眞是江洋大盜？」

「是的。」

「您眞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確實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南京。」

「爺爺！我們回老家去。」

「怎麼啦！雪姑？」

「我不認這個作强盗的爹。」

「雪姑！妳年紀還輕……」

「爺爺！別拿我當小孩，我什麼都懂。走！我們連夜就離開這裏……」

「雪姑！」周青山哽咽着說道：「妳別倔强，歲月最會磨人，雪姑！咱們暫時別再談妳爹……」

「爺爺！」這個倔强的孩子終於撲進了周青山的懷裏，抽噎着哭了起來。

昏睡中的張鐵嘴早巳醒了，這時，他默默無聲地嘆了一口氣。

× × ×

劉鐵軍繞了個圈兒，又進了姜醉仙的屋，當姜醉仙回到家時，他巳經在了。開口還是那句老話：「別亮燈。」

「劉爺！您……」姜醉仙幾乎將他看成了毒蛇猛獸，禁不住渾身發抖。

「這裏是十塊大洋，」一塊一塊淸晰可聞地放在桌上，劉鐵軍嘴裏還數着數目。然後他說：「這是你剛才引路的代價。」

「劉爺！我不要這種錢。」姜醉仙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了心裏的話。

「哦！班子你也不要了？」

「不要，我什麼都不要了。」

劉鐵軍冷冷道：「醉仙！別忘了你以前也拿過我的錢。」

「我可以退給你。」

「如果我宣揚出去，你跟我是一夥的呢？」劉鐵軍道。

「你……你怎麼可以這樣作呢？」

「可以的。因爲，你巳經不再把我當朋友了。」

「劉爺！不是我不把你當朋友，是高攀不上……」

「醉仙，我這個人很好朋友，而且還有個毛病，跟我交上朋友的不許斷，如果你要跟我斷，我可要上火，這一火，你就糟了。」

「劉爺……」

「別再說什麼，我要你替我辦樁事。」

「只怕我辦不了。」姜醉仙還在推。

「明兒一大早找機會跟周雪姑說句悄悄話，就說我知道她爹在那兒，若是想來場父女會，就來找我。如果她答應了，就帶她到九龍橋來見我。」劉鐵軍又叮囑一句：「不過，這話別讓周青山知道。」

「這……」

「醉仙！你若再推三推四，我可要上火了啦！」

「劉爺！就這一回……」

「什麼就這一回？這一回都還沒有給我辦好哩！辦好了再說吧！」

「劉爺！倘若那妞兒一翻臉，說我跟你通氣，那還得了？」

「我又不是盜，又不是賊，跟我通氣又有什麼了不起？你不會說我逼着你傳話？你不是

挺獗伶的麼？好！就這麼辦，我走啦！」

姜醉仙倒想看看，這姓劉的從那兒來去，却想不到劉鐵軍是從大門出去的。他不禁大吃一驚，連忙跟出來一看，幸好院子裏一個人也沒有。

劉鐵軍又去了「福安棧」，他今夜實在太忙：他似乎永不懼怕，永不疲累。

棧房正要上門板，他擠了進去。小伙計，賬房全拿眼珠子瞪他：「客官！你找誰啊？」

「唐姑娘！」

「客官，會客的時候早過了，你……」賬房的話說了一半就停了下來，只因爲劉鐵軍在櫃枱上放了兩塊亮亮的大洋錢。

眞所謂路熟車輕，劉鐵軍雖然摸黑，也摸到了唐淑惠的房間，輕輕一推門，果然沒有上門。

屋內沒亮燈，星光從窗紙透進，也能照亮一些東西，白白的枕頭上披散着一枕黑髮，就看得淸淸楚楚。

劉鐵軍閂上門，來到床邊，坐下，手從薄薄的絲被中摸進去，觸碰到一隻軟綿綿的手，那隻手，在慢慢地轉動，反過來將他的手握住了。

「沒睡？」他有些意外。

「等你。」甜甜膩膩的。

「我不是來了麼？」他俯身下去，在這一方面，他的動作熟練而又自然，顯示他是一個老手。

睡在被窩裏的唐淑蕙却坐了起來，嬌嬌地說：「別那麼急，我要跟你說句話。」

「等我躺下慢慢說不行麼？」

唐淑蕙道：「等你躺下，我就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劉鐵軍暗笑，頗有幾分得意。

「亮上燈。」她的口氣有點命令的味道。

劉鐵軍倒很順從，立刻取火燃燈。現在，他的心頭不禁一怔，床上的唐淑蕙不但衣服穿得很整齊，連脚上的鞋子都沒有脫掉。

「我要問你一句話，」她緊繃着臉，一本正經地樣子。「你是存心要我呢，還是玩玩就丟？」

「當然是存心要妳。」每一個男人都會如此回答。

「那麼，你得多少讓我了解你一點底細，比如說姓什麼，叫什麼，家住那兒，幹什麼買賣，打算如何安頓我……你總不能讓我滿腦子漿糊啊！」

劉鐵軍只是笑，却沒有答話。

「你笑什麼？」唐淑蕙略感不安。

「我笑妳這個人活像一個狐狸精。」

唐淑蕙明知話中有話，却故作不知地笑着說：「女人被別人喊成狐狸精，應該高興，狐狸精是最會迷人的。」

「的確，妳很迷人，但也很狡猾。」

「我狡猾？」

「嗯！」

「你倒說說看，我那點兒狡猾？」

劉鐵軍道：「妳只想刨我的底，却不讓我挖妳的根。」

「喲！劉大爺！你可眞會說話，一個吃開口飯的娘兒們，還有什麼根底呀！我也不是想刨你的底，不過，這句話是要問的。若是大爺你只是玩玩就算了，那也沒有關係，我好打算啊！」

「也許我只是逢場作戲，玩玩而已，妳又作何打算呢？」

「那我就要向你要錢。」

「錢！」劉鐵軍笑了。「我什麼也沒有，就是有兩文臭錢，有價就好辦。說吧！妳要多少？」

「我得斟酌斟酌，」唐淑蕙下了床，踱起方步來了。「若是遇上個窮小子，說不定我還得貼幾文教他上澡堂泡泡，洗洗乾淨。遇上你這種闊大爺，我很可能來一招獅子大開口。」

「儘管張開妳的獅子口，我不在乎。」

「我看，一開口，會將你嚇跑。」

「妳也未免太小看人了。」

「大洋一萬塊，我會柔柔順順地侍候你一宿。」

「哈！」劉鐵軍爆出了一聲乾笑。「我看妳是存心難人，誰出門身上會帶着一萬塊現大洋？」

「錢票呢？」

「也不會帶那麼多。」

「那麼，我准你欠。」

「哦！眞怪！這種買賣還可以欠賬？」

「看什麼人，對你，我信得過。」

「好！價錢雖大，我認啦！現在……」

「劉爺！別光想現在，得替我想想，趕明兒我上那兒去收錢。」

「妳剛才說，妳信得過我。」

「不怕一萬，只防萬一，你總得留個名姓，住址，是不是？」

「有道理，我姓劉，本地人都叫我一聲劉爺。」

「嗯！家住那兒？」

劉鐵軍向她勾了勾手指頭，等唐淑蕙走到他面前時，他突然出手，如閃電般扣住了她的肩胛骨。然而唐淑蕙也不是弱者，幾乎同時，七首出套，抵上了劉鐵軍的小腹。

劉鐵軍先是一楞，接着笑了：「嘿嘿！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手一鬆，車轉了身子。唐淑蕙也不逼人，手中七首又回到了皮套之中。

劉鐵軍背後似乎有眼睛，等唐淑蕙一收刀，他的身子又飛快地旋了回來。

從他的出手看，是很練過幾天擒拏之術，不但出手快速，而且所指部位非常準確。這一回，他是扣向了唐淑蕙的右腕，而且一扣扣個正着。

熟料，仍有一把鋒利的七首抵上了他的小腹，那把七首握在唐淑蕙的左手中。

劉鐵軍又笑了：「嘿嘿！眞是高明！」

「你還有什麼花招？」

「沒有了。」

「那就乖乖放手吧！」

劉鐵軍放開了手，雙手絞握在一起，似是表示他再也不動手了。

唐淑蕙似乎始終站在被動的地位上，見劉鐵軍退却，又收起了短刀。

劉鐵軍當眞不再動手，而是動了脚。他的脚法很怪，不是踢向對方足脛，也不是掃向對方腰際，脚尖向下，勾住對方的肩膊頭，身子再一旋，對方已經到了他的懷裏，絞握的雙手像套繩似的套上了唐淑蕙的脖子，一個仰翻，一個打滾，唐淑蕙被澈底制服了，她的身子被他重重的軀體壓着，她的腿被他的腿彎勾住，她的脖子在他鐵臂的鉗制之下。她是一絲也不能動彈了。

但是，在劉鐵軍的咽喉處仍有一把刀。好像那些鋒利的七首是藏在唐淑蕙的指縫間，隨時隨地都會自動彈射出來。劉鐵軍再度鬆開，站起，唐淑蕙却不饒人了，她手中的七首一直抵着他的咽喉，毫不放鬆。

「幹嗎呀？」劉鐵軍滿臉都是笑。「練幾手玩玩，活活筋骨，怎麼翻臉了啊？」

「姓劉的！姑奶奶半夜三更不睡覺，跟你玩兒？哼！你瞎了眼啦！」

「好！好！」劉鐵軍抬起了右手。「算我不對，冒犯了妳。來！在手臂上揷一刀，給妳

消消氣。」

唐淑蕙那張桃花臉這會兒變成了杏花臉，雪白雪白，白裏還透靑，說出來的話也像是蒙上了一層寒霜：「姓劉的！在外頭走腿闖道兒，栽了要認，輸了要服，你的花招也要完了，乖乖的吧！」

「好！全聽妳的。」劉鐵軍倒是能屈能伸，能軟能硬。

「我問一句，你答一聲，有一點兒令我不滿意，我的刀子就往喉嚨眼裏扎一分……你爲甚麼要纏住我？」

「因爲妳長得漂亮呀！」

唐淑惠倒是說得出，作得到，腕子一用力，刀尖果眞進去了，很淺，還不至於刺到喉嚨管，不過令劉鐵軍掛了紅。

「沒關係！」唐淑惠冷冷地說：「同樣的話你說十遍，我的刀子就進去一寸，現在再回答一遍。」

劉鐵軍嬉皮笑臉的神色收起來了，他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個母夜义，抵在喉嚨眼上的也是眞刀，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唐姑娘！你息息火，是這麼回事，聽說妳曾經向別人表示過，妳是唐老三的女兒。」

「我是唐老三的女兒又關你什麼事？」

「因爲我正在找唐老三。」

「找他幹甚麼？」

「找他買點東西。」

「什麼東西？」

「聽說他手頭有一票紅貨。」

「你這句話只怕又不老實，唐老三明明已經跟你連絡過了。」

「不錯，是聯絡過了。但是一直沒有談出結果，我也一直沒有看到貨，他說要等一個姓周的伙計到了才能決定。前兩天他突然不見了，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你可知道那票紅貨値多少錢？」

「聽說要值三，四十萬大洋。」

「你的錢準備好了？」

「當然準備好了。」

「難怪你大言不慚地說你有兩個臭錢，原來不是吹牛。」

「不瞞你說，都是股東生意。」

「有那些股東？」

「南京所有的珠寶行銀樓，都有一份。」

「他們爲什麼要委托你？」

「因爲我的信用不錯，而且江湖上的路道也熟。」劉鐵軍臉上又露出了笑容。「唐姑娘！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妳該收回刀子了吧！」

唐淑蕙道：「你再忍耐一下，還有一些話沒有說完。」

「那就請快些說吧！我的脖子上還在淌血哩！」

「你們的買賣我也要加一股。」

「哦！……」

「別那麼吃驚，我將來總有一天要嫁人的，有點珍珠瑪瑙之類的首飾作嫁粧，豈不增添光輝。」

「妳可以直接向唐老三拿啊！」

「你以爲他眞是我爹？那只不過是唬唬那個姓姚的吧了！怎麼樣？有沒有我的份？」

「有！有！有！」劉鐵軍那敢不連聲的答應。

「那麼，咱們現在是伙計了？」

「是啊！妳這把刀……」

「慢點！」唐淑惠始終沒有繃過臉，此刻仍然是有說有笑。「有些話還是需要說清楚。我加一股對你們絕對有好處，因爲唐老三所說的那個姓周的朋友是個很難對付的人，我却有辦法對付他。」

「這點我絕對相信，妳似乎可以對付任何人。」

「好了！我該收刀啦！不過，招呼打在前頭，若是你再膽敢耍花樣，這把刀子可就不止傷你一點皮毛了。」唐淑惠緩緩收回了她的刀，劉鐵軍果然沒有再妄動，他只是掏出了手帕擦拭頸項上的鮮血。

他的眼睛珠子一直在轉動，顯然，他還在動什麼歪腦筋。終於，他開口了：「妳可知道唐老三如今在何處？」

「他藏起來了。」唐淑惠等於沒有回答。

「他爲什麼要藏起來呢？」

「因爲找他的人太多，他窮於應付。」

「找他買那票紅貨？」

「嗯！你以爲天底下就你有兩文臭錢，有錢的人可多着哩，本來你這筆買賣是難以作成的，如今有我加股，情況就不同了。恕我說句狂話，唐老三不敢將那票紅貨賣給別人。」

「聽起來像狂話，其實不狂，姑娘有眞本事才敢這麼說，不過……」說到這裏，劉鐵軍突然皺起了眉頭，停口不語。

「不過什麼？」

「不過，姑娘若想使唐老三出面，或者找到他的下落，只怕還一時難以辦到……我倒有一個計策。」

「說說看。」

「唐老三所說的姓周的伙計，實際上是他的幕後操縱人，非常厲害難纏，這姓周的有一個老爸爸和女兒在南京，若是以他們二人爲質，姓周的非低頭不可。」

「嗯！」唐淑惠嘉許地說：「好主意！」

「可惜姓周的老頭和姓周的姑娘都有點功夫，我制他們不住。」

「交給我。」

劉鐵軍目光流露出一絲詭譎的笑意，低聲說：「是啊！若是姑娘出馬，那就萬事如意了。我看還是連夜動手，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不！」唐淑惠顯得非常穩健。「這事不能操之太急，第一，我要想想，怎樣才能出奇制勝；第二，我要跟我的伙計商議一下。」

「妳的伙計？」

「當然，如果我沒有伙計，一個人是不敢闖到南京來的。」

「哦！姑娘是非凡人，那位伙計一定很了不起啦！」

「嗯！他是很了不起。」

「誰？」

「姚泉。」

「哦！姑娘是眞人不露相，有那樣一個年少英俊的伙計，又何必來逗我呢？」

「劉爺！」稱呼改了，唐淑惠臉上，也泛起了笑容。「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各有各的用處。」

「我也有用處？」

「當然有用，你是用來釣魚的餌。」

劉鐵軍伸了伸舌頭，喃喃咕咕的說：「釣魚的餌？如此說來，妳根本不打算規規矩矩作買賣？」

「沒錯。」

「打算一口吞？」

「沒錯。」

「吞得下？」

「沒錯。」

「唐姑娘！妳有這份野心，實在教人欽佩，不過，我可要提醒妳一下，這條魚兒太大，只怕妳釣牠不動。」

「哼！」唐淑惠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臉上浮着傲然的笑。「我也許釣不動這條魚，姚泉却釣得動。劉爺！咱們不說廢話。教你幹甚麼就幹甚麼，不要你出一個子兒，那票紅貨到手，你拿三分一，怎麼樣？」

「當眞？」劉鐵軍兩粒眼珠子瞪得溜圓。

「姚泉是這麼說的。」

「好！我幹了。」

「劉爺！」唐淑惠伸出白嫩的手，將劉鐵軍的手，牢牢地握住。「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劉鐵軍趁勢握緊了她的手，嬉皮笑臉地說：「今晚我可以不回去了吧？」

「喲！」唐淑惠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這像話嗎？咱們現在是肩併肩，手挽手的伙計啊！」

劉鐵軍嘿嘿乾笑，半句辭兒也沒啦！他眞是這樣一個嗜色如命的人麼？只怕未必。

唐淑蕙鬆開了手，一本正經地說道：「劉爺！你請回吧！我跟姚泉的脾氣，都是最痛恨失信背約的人，希望你不要忘記方才的千金一諾。」

「放心，我不會反悔的。不過，妳得告訴我，目下我該作些什麼。」

「明兒一大早你再來聽消息吧！」

「能不能晚點？」

「那麼，晌午怎樣？」

「好！晌午！咱們樓下店堂見。」劉鐵軍說完之後，掉頭走了。臨出門時還一步三回頭，顯得依依不捨的樣子。

唐淑蕙過去將門關上，就那樣用背脊靠着房門，吃吃地笑了起來。

她笑什麼？

笑她征服了劉鐵軍？還是笑她同時征服了劉鐵軍和姚泉兩個人？

她的笑，有三分得意，七分詭譎，最後，她那雙明媚的眸子中，終於閃現了獰厲之色。

她，就是那種陰狠的典型，永遠也不可能與人眞誠地合作。毫不疑問，她心中還有另一套詭計。

× × ×

昨天還是大好晴天，今兒却下起雨來了。五顏六色的石子被雨水洗得格外艷麗，大概除了姚泉之外，誰也不會在這個時候，這種天氣來遊雨花台。

細雨霏霏，冷風撲面，頭上那頂斗笠擋不住斜斜來的細雨，衣服濕了，鞋子透了，冰涼的雨水順着脖子流向背脊。儘管如此，他仍然很有耐心地等；他相信，周海通一定會踐約前來。

是的。姚泉沒有白等，周海通終於來了，一個人，走得很慢。在想像中，他脚下的功夫一定不錯。可是在上坡的時候他却沒有施展異常的功夫，和平常人走得一樣慢，一樣累。

他也戴着斗笠，比姚泉頭上那頂要大得多，上坡的人多半是低着頭走路的，因此站在坡上等候的姚泉無法看到他的面孔。

人來到了面前，頭也揚了起來，姚泉這才突然發現來人不是他所等待的周海通。

姚泉連忙讓開，那個人也許還要繼續往前走。

但是，那個人並沒有再往前走，兩道目光也盯在姚泉的臉上。

「你在等人？」那人開了口。

「嗯！」這一聲漫應，並不代表肯定的答覆。

「雨中等人？」

「嗯！」

「由此可見，你是個信人。」

「嗯！」姚泉漫應了三次。聲音，表情完全一樣。

「那人不會來了。」

「你知道我在等誰？又怎麼知道他不會來了？」姚泉終於忍不住開了口。

「因爲我來了。」

「這是什麼意思？」姚泉實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是他教我來的，也可以說是他化錢僱我來的。」

雨冷，風冷，那人的神情，語氣更冷，姚泉突然打了一個寒噤。他也許從來沒有怕過什麼，雨中，冷風裏，寂靜的雨花台，而對一個冷漠的陌生人，再想到江湖中許許多多陰險的道子，他當然會禁不住連打寒噤。

「他化多少錢請你？」姚泉的語氣還够鎭定。

「這是秘密。」

「他教你來幹什麼？」

「這還用問？」

這還用問？姚泉也感覺自己問得多餘。不過，他很迷惑；周海通的兇悍，周海通的殘忍，周海通的……姚泉聽得太多太多。

爲什麼周海通自己不動手，偏要化錢去請別人？爲什麼？

「你身上有什麼貴重的東西嗎？」那人問道。

「怎麼？你想兩面拿錢？」

「錯了。我不是那種人。如有貴重東西我可以轉交給你的家屬。在你死後，我是不會搜身的。」

「你好像很有把握？」

「毎一個人應該對自己有把握。」

「了解自己的人是二等人，了解自己而又了解別人的人才是一等高手。」

「我並不是一等高手。」

「你該運用一下你的頭腦，化錢僱你的人不是弱者，他對付不了我，你怎麼行？」

「據他說，他不屑對付你。」

「哦？他是這麼說的嗎？」

「他是這麼說的。他太有名氣，所以只對有名氣的人出手。而你，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不過，我已經發覺你絕不是無名小卒。」

「你總算運用你的頭腦了。」

「可惜已太遲。」

「在你沒有踏地不起之前都還不遲。」

「太遲。」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收了錢。」

「那麼，我替你想個辦法，回去對那化錢僱你的人說，沒有遇見我。」

「不行。」

「爲什麼？」

「我必須要守住我的職業信用。」

「我爲你惋惜。」

「替我惋惜？」

「是的，因爲你除了死路之外，已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你以爲我死定了？」

「我看是如此。」

「那麼，你閣下的目光就未免太差了。如果我是一個不够份量的殺手，一定會有兩種愚蠢的表現：一是倉促動手；一是落荒而逃。而我却在這裏和你有說有談，由此可見，你是估計錯了。」

「你對自己很有把握，你剛才就曾經說過。但我同樣對自己也有把握。」

「所以，我認爲你說我除了死路之外已無別路是不公平的，勝負，生死，應該是五五之數。」

「可惜！」

「又可惜什麼？」

「從各方面看，你都是一個血性漢子，却要與我爲敵，這豈不是可惜。」

「你的目光實在很差勁。」

「哦！」

「一個有血性，有良心的人，是不會作殺手。」

姚泉再仔細地打量對方；他絕不承認自己的眼光差勁，每一個作殺手的人都是資質絕佳的，他們多半是一受挫折就怨天恨人，然後自暴自棄。眼前這個就是如此。姚泉心頭有個想法；但他也知道這種想法是空的，想將一個從敵人的立場變爲朋友，那簡直是夢想。

「你剛才問我身上可有貴重的東西……」

「是的。我現在還要重覆問一次。」

「沒有。」姚泉接下說：「不過，我也要問你一個問題。」

「作殺手的從不回答問題。」

「對我，你最好例外一次。我想請教你的姓名。」

「你想知道死在誰的手裏？或者想知道誰死在你手裏？」

「都不是。」

「那你這一問，豈非是太多餘？」

「並不多餘。請先見告，好嗎？」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也無所謂，別人都叫我小高。」

「小高？」姚泉笑了，就好像雨中突然出現了太陽。「鼎鼎大名！鼎鼎大名！有人給你取了個外號，叫做『摸不着邊』，眞有那麼高嗎？」

「你果然不是無名小卒，竟連我的渾號也知道。亮個萬兒吧！」

「姚泉。」

「姚泉？沒聽說過。」

「有個人你一定聽說過。」

「誰？」

「你的好兄弟趙火明。」

「你怎麼會認識趙火明？」

「因爲我帮過他一次小忙。」

「你姓姚……」小高的目光突然一亮，振聲說道：「我知道了……」

「如果你眞知道，那就別說下去。」姚泉的辭色非常嚴厲，一副命令似的口吻。

小高果然停口不言，只是楞楞地，望着姚泉。

「拋開趙火明，」姚泉冷冷地說：「現在咱們的事該怎麼辦？」

「咱們的事？」小高好像忘記了。

「別忘了你收過別人的錢。」

「你說該怎麼辦？」

「掛點紅，回去退錢。」

「掛點紅？」小高的眼睛，瞪得很大，聲音也提高了：「我是塊什麼招牌？怎能掛紅退錢？」

姚泉道：「如果你不是小高，你知道你會怎麼樣？」

「怎麼樣？」

「你會永遠睡在雨花台，我對任何人，都不會手下留情，尤其是對付你們這一行。只因爲趙火明曾經談起過你，我覺得你還像一條漢子……」

「好啦！別說了，碰上你算我走上了霉運……如今只有一個法子。」

「什麼法子？」

「去幹掉那個付錢給我的人，免得他將這樁事洩漏出去。」

「你有把握殺死他？」

「絕對。」

「唏！你可知道他的武功有多高？」

「武功和殺人是兩回事。」

「對！我差點忘了你們幹殺手的從不苦練武功，一天到晚都在研究殺人的技巧。但是這個人你不能殺。」

「爲什麼？」

「因爲他現在還不能死。」

小高道：「奇怪？他恨你入骨，你還要讓他活着。」

「他恨我入骨？」

「是的。他說，如果我在殺死你之後，再毀去你的面目，他可以加付一筆錢。」

「那是因爲怕我的屍體被人認出。」

「唉！」小高嘆氣了。「我又不能殺你，又不能殺他，豈不是存心要我去丟人嗎？」

這時雨已停，山色青，風光格外秀麗，姚泉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這口氣却久久沒有吐出來。

他看見一個人向坡上走來，是周海通；這一回他不會認錯了。

小高也看見了，而他却像沒事兒一樣，似乎那人只是一個普通遊客。

「小高！化錢僱你作事的人來了。」

「在那兒？」

姚泉道：「已經快到面前了，你竟然還沒有看見。」

小高向着逐漸走近的周海通看了一陣，低聲說：「你弄錯了！不是這個。」

姚泉這才發現走進了岔道，扯了半天，一直以爲是周海通要置他於死地，却料不到是另有其人。如今已來不及再問下去，連忙悄聲說：「這個就是跟我訂約會的人，暫時別提我們的事，就說你是我的朋友。」

周海通已緩步到了面前，他今天顯得文雅了許多，臉上竟然還有笑：「嘿嘿，今天天色眞會騙人，看上去老是天剛亮的模樣……嘿嘿！我所以就來晚了……」

「這還不算晚，咱們訂的時間是一大早，現在的時候正是一大早。」

「這位是……？」寒暄過後，周海通才拿眼角餘光去瞟小高。

「我的伙伴。」

「咱們要作進一步的密談，爲什麼要多帶一個人來呢？」雖然質問，周海通的態度却很好。

「恐怕這兒會有遊客，或者想偷聽我們談話的人，所以帶個人來『插旗』。」

「哦！」周海通點點頭。

姚泉向小高打了一個眼色，這小子挺機伶，連忙走開了。

一上來，周海通就開門見山地問：「你打算找唐老三買那票紅貨？」

「不錯。」

「你可知道那票貨要值多少錢？」

「聽說要值三，四十萬塊大洋。」

「你帶了那麼多錢來？」

「老實說，誰也無法帶那麼多現大洋出門，我帶的是錢票；北京票，『祥』字號的，不管在那兒都能兌。」

「你能不能先亮亮？」

「對不住！財不露白。」

「嘿嘿！」周海通笑了。「瞧不出你年紀輕輕，作事倒挺老練。……我倒想問問你，就算咱們成交了，你有把握將這票紅貨帶出南京嗎？」

姚泉道：「能否帶走，那是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要這樣說，那可就錯了。這樁事在江湖上早就傳開了，目下在南京早已聚集了各方面的高手，萬一在你手裏出了岔子，我的心裏也不安。」

「老兄！」姚泉冷冷地說：「你這一輩子作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若是會心裏不安，只怕早已得心病死掉了。倘若有別的顧忌，就不妨明說吧！」

「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如果你出了岔子

，也就是等於咱們出了岔子；你手頭有了紅貨，咱們手頭有幾十萬大洋的錢票。到時候還是難免成爲那夥貪心人的追殺對象。所以，在咱們談到買賣之前，必須先作一件事。」

「何事？」

「將那些人分頭除去。」

「你說說看，有那些人？」

「龍少雲。」

「還有？」

「唐淑蕙。」

「還有？」

「劉鐵軍。」

「還有？」

「這已經很够了；尤其是劉鐵軍，想除他恐怕還不太容易。」

「我有些不明白，這個人曾經和你們接過頭，據說唐老三回覆他，等你到了南京之後再決定。而你來了之後，却在躲避他，爲什麼？是價錢談不攏？還是……？」

「這些不干你的事，你不必問。」

「好！我不問。可是……」姚泉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你要我帮你除去那三個人，我總該問問除去他們的理由吧？」

「你問吧！」

「先說龍少雲。」

「這票紅貨當然有個主人，龍少雲是貨主請來的，此人非除不可。」

「那麼，唐淑蕙呢？」

「她是淮揚一帶有名的悍匪，專幹黑吃黑的把戲，而且殺人都是背後出手，此人不除，永無寧日。」

「劉鐵軍呢？」

「三個人之中，他的武功算是最差的，但他有本地『頭頭』級的人物支持，所以我說，除他最難。」

「我是問，爲什麼一定要除他。」

「他是唯一和唐老三接過頭的人，若不除去，只怕離去不易。」

「這三個人由誰下手？」

「很公平。龍少雲由我們共同對付，剩下的唐，劉二人，咱們一人一個，由你先選。」

「這只怕有點困難。」

「什麼困難？」

「我化錢買東西，何必硬要揹上殺人的罪名？」

「你是說，你尚是清白之身？」

「可以這麼說。」

「清白的人就不該涉足這宗買賣。」

姚泉一見對方冒了火，連忙又打圓場說：「咱們犯不着爲這點小事而爭執，我倒有個主意。」

「請講。」

「化錢僱人行事。」

「請誰？」

「喏！」姚泉向站在遠處的小高呶呶嘴。

「就是那個小毛頭？」

「不錯，他是個小毛頭，却是個非常厲害的小毛頭。」

「什麼萬兒？」

「摸不着邊。」

「哦？」周海通的神情在這一瞬間有了大大的改變，驚訝中還帶着幾分欽敬。「摸不着邊才這麼幾歲年紀？」

「價錢可能稍微貴一點，三千大洋一個人，三三九，咱們一人分攤四千五，怎麼樣？」

「行！」周海通很爽快地答應。「我不在乎這點錢。不過，有句話我可要說在前面，這三個有一個沒放倒，咱們的買賣就不能談。」

「行！可是我怎麼跟你連絡？」

「我找你。」

姚泉道：「如此說來，我始終處在被動的地位上了？」

「紅貨在身，覬覦者衆，我不得不小心行踪，這還得請你多多包涵。」

周海通揮揮手，走了；當他走過小高身邊時，很凝神地向那小伙子打量了一陣。

「小高！」姚泉向那小伙子緩緩走過去。「剛才我們的談話想必你都聽見了。」

「不關我的事，就算我聽見了，我也會忘得乾乾淨淨。」

「怎麼？你想站在岸上看我溺水？」

「你休想套我，我自由自在慣了，絕不會受別人的約束。」

「這要怪你的運氣太壞，我的運氣太好。你不找我就沒有事，找上我，你就走不脫。我正需要好帮手，你合格當選。如果你不肯，那只有兩條路可走。」

「那兩條路？」

「可惜兩條都是死路。」

「哦？」小高明明是個什麼都不在乎的年輕人，此刻他的臉上却流露了驚訝之色。

「一是立刻死在這裏；一是死在法場。」

小高忿忿地說道：「從小趙的口裏說出來，你好像是一個漢子，但，我發覺你是一個小人。」

「哦！小人？」

「不折不扣的小人！因爲你想盡了方法逼人。」

「我不是逼人，而是爲你開了一條自新之路。」

「多動聽的詞兒。」

「小高！我不想說廢話，」姚泉扳下了面孔。「也沒有時間跟你說廢話。這條路我已經開出來了，你非走不可。」

「笑話！這眞是天大的笑話！」小高的臉都氣白了。「我並不欠你的情，你不能這樣逼我……」

「我的確是在逼你，但是你非聽不可。」

「爲什麼？」

「因爲我是你的尅星。」

小高的眼睛都紅了：「你莫逼我，如果你逼人過甚，我……我……」

「你怎麼樣？」

「我會作出我實在不願作的事。」

「殺我？嗯？」姚泉又逼進一步，右拐肘用力撞在小高的肚子上。

小高的眉毛挑了起來，嘶吼着聲音道：「莫逼我！莫逼我！小趙是我的生死之交，你帮過他的忙，我不願意傷害你……莫逼我！莫逼我……」

「我就是要逼你，你敢怎麼樣？」姚泉又是一拐肘撞在對方的肚子上。

小高後退，姚泉又撞過去；小高再退……終於，他退到一塊山岩的邊緣。再退，就會跳到山溝裏去了。

一聲嘶叫，像狼嗥，也像猿啼。兩臂張開，像餓獅般撲過去。當他要撲到姚泉面前時，他的右手突然多了一柄七首；那把七首似乎是從他的袖筒中彈跳出來的。其勢之猛，連姚泉都大吃一驚。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頃刻，小高的方向突變，他本來是面向姚泉撲過去的，此刻變成了背對姚泉，原來他的右臂突被姚泉扭曲，所以身體才轉變了一個方向。

嘭地一聲，小高被放倒了。趴着，一動也不動。

小刀到了姚泉手上，他沒有去看看趴在地上的小高是否再度反撲，竟然悠閑地用那把小刀修刮着他的手指甲。

小高沒有動，他甚至不想再站起來。

「宰了我！」小高在嘶吼，說的話有些含糊不清。「宰了我……求求你宰了我……」

「站起來！」姚泉輕輕，淡淡地說。

這句話似有無限的權威，小高立刻站了起來。他的臉上有泥漿，眼眶裏流出來的淚水，將他那張汚臉洗出了兩道明顯的溝。

「接着！」姚泉把手中的刀，向對方扔過去。

扔過去的速度簡直像閃電，小高接刀的速度也像閃電，由於這一突然的精神振作，小高那種頹喪勁兒在頃刻間全部消失。

姚泉轉過身去，冷冷地說：「小高！你要是不服氣，可以再試一次，從背後來……」

「我服了。」

「眞服？」

「眞正的心服口服，連小趙都服你，我實在應該早就服貼的。」

「現在還來得及。」

「好！我完全聽你的，你教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教我殺誰，我就殺誰。」

「我也許會教你作許多事，但，不許你殺人。」

「但是，我除了殺人外，什麼也不會。」

「你有頭腦，有頭腦就應該用，你一定會作出許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你只要有耐性去學，你一定會作得很好。」

「好！我一定努力去學。」

「小高！」姚泉這才轉過身來。「是誰顧你來殺我的？」

「何方箕。也許你不認識。」

「認識。但我想不到。他什麼時候跟你談這宗買賣？」

「昨夜。」

「他怎麼知道我今晨在雨花台？」

「不清楚。」

「幹你們這一行，都有中間人，是誰？」

「爛四兩。」

「他？」姚泉着實吃了一驚。「想不到，他還有這一行副業，他知道何方箕要你做掉誰麼？」

「按照行規，中間人是不應該知道的。可就不知道何方箕有沒有向他提過。」

「你打算如何向何方箕回覆？」

「做掉他。」

「不可！」姚泉嚴厲地說：「絕不可。你可以說今天沒見着我，或者說有別人在不易下手，總之不能殺他，你無論如何要聽話。」

「是！」小高表現得必恭必敬的。

「今天你就搬到狀元境的福安客棧去住，除了注意一個姓唐的女客之外，其他一概不管，知道嗎？」

「是！」

× × ×

雨中。九龍橋。

還是那輛馬車，照樣是在橋中間停下，姜醉仙依然被那輛馬車載走；一切都是老套。當然，在馬車中與他會晤的人依然是劉鐵軍。

「我以爲你今天不會來。」這是劉鐵軍的開場白。

「您吩咐我來，那敢不來？」姜醉仙苦着臉說。

「時間不多，只談一件事。」

「劉爺！您……」

「別打岔，你想要一個班子，我願意成全你。打聽了一下，組一個班，六，七千大洋足够了。你是要現大洋自己辦呢？還是我給你辦好？」

「劉爺！承您情，我是感恩不盡，只是……只是，我不成材，沒有那個胆子在周老頭藥湯裏下毒，您多包涵！多包涵！」

「怎麼！」劉鐵軍瞪了眼。「你想打退堂鼓？」

「不是這個意思……」

「醉仙！你要放明白點，這是樁大大的秘密，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你想撒腿開溜，我放得下心？」

「劉爺！您高抬貴手……」

「醉仙！這種事是無法講交情的。」劉鐵軍板着臉，一副怒火薰心的神態。「江湖上那些殺人滅口的把戲，想必你也聽說過了，莫逼我。」

姜醉仙雖然耍了一輩子奸猾，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却沒轍兒了。若不是侷促在狹窄的車廂內，他準會跪地求饒。早晨天氣挺凉的，他却流了一身大汗。

「劉爺！不是我不願跟你効勞，而是……我沒有那個膽子，實在沒有那個膽子……」

「那包藥呢？」

「在這兒。」姜醉仙連忙從貼身衣袋內掏出那一包用油紙包着的砒霜。

劉鐵軍接過去，打開紙包，往車外一扔，白色的粉末立刻隨風消散。他拍拍手說：「瞧！什麼也沒有了。醉仙！你只要替我幹一件輕鬆的事，你就可以得到那個戲班子，而且我們還是好朋友。」

「只要我辦得了……」

「你只要說一句話就成。」

「跟誰呢？」

「雪姑。」

「我簡直連她的面都不敢見。」

「醉仙！你若是再推三推四我可要上火了。是不是別人出的價錢比我高？」

「劉爺！沒這個事……」

「別說了。」劉鐵軍寒着臉連連地擺手。「回去找個機會跟雪姑說，你知道她爹在什麼地方；只要她不讓她爺爺知道，你就帶她跟她爹會面……她一定會中計。然後，你在天擦黑的時候帶她上九龍橋來。留意身後有沒有人跟着。就這麼一件事，你還辦不妥麼？」

「我帶她到這兒來之後……？」

「到了橋上，你教雪姑站在橋當中等着，說你去找她爹，她一定會聽你的話，你就走你的，事兒到那時候就算巳經辦妥了。」

「她在橋上久等，回去後，一定會找我算帳……」

「以後的事，就由我接手了，你回到家之後，安安穩穩地去幹你的活兒，包管什麼事也沒有。」

「這……？」

「醉仙！」劉鐵軍吼了起來：「別跟我推三推四的，一句話，幹還是不幹？要幹，就給我辦好；不幹，說明白，我好找別人。」

姜醉仙雖然一直被恐懼的意念控制了他的心神，但是那種老於世故的判斷依然存在。他非常明白，如果拒絕，換來的一定是一個「死」字。

「快回答呀！」劉鐵軍又在催促。

「好！劉爺！我就幹這最後一次，下次你可別再找我了。」

「好！就這一回。」

「那麼……嘿嘿！」姜醉仙竟然笑起來了。「劉爺！我可是冒着性命危險在幹，您那筆錢……」

「事成後就給。」

「劉爺！事成後我上那兒找您；再說，周青山那老頭兒也會找我算帳，您能不能先……嘿嘿……先……」

「你先要錢？」

「嘿嘿！讓我看見錢，幹起活兒來也起勁點。」

劉鐵軍想了一想，才說：「好！我答應你。不過，七，八千塊大洋也太令人扎眼。這樣吧！我付你五百塊現洋，另外再付你七千塊錢票，京滬一帶的錢莊都可以兌現，行了吧！」

姜醉仙也有他的打算，他知道南京再也待不下去了。只要有錢，脚底板抹油，那兒都能去。五百塊現大洋他已很滿足，那七千塊錢票，能不能兌現，他都不在乎了。

「醉仙！」劉鐵軍冷冷地說：「你是聰明人，聰明人心眼兒都太活，可別跟我玩花樣。不然，你縱是逃到天涯海角，只怕也逃不過我的追殺。」

「不瞞您說，我是要離開南京的，不過，一定得將您交待的事兒辦妥之後才走。」

「只要周雪姑到了九龍橋，你儘管走。誰也不會阻攔你。」

「那筆錢……？」

「晌午時，我會給你送去。你現在可以囘去了。」

姜醉仙囘到家後，盼望代替了恐懼，這上午過得似乎格外慢，頸子都望瘦了，才望到了晌午。

來了個送麵的，姜醉仙不禁有些楞，他沒有叫麵啊！那夥計却沒有說什麼，丟下提盒就走了。

打開提盒，裏面不但有一碗熱氣騰騰的肴肉麵，還有一包東西。

劉鐵軍很守信，果眞將五百塊現大洋和一張七千面額的錢票送來了。

姜醉仙是又興奮，又緊張，將大洋放近腰間錢袋，將錢票貼身放好，就出了門。

院子門彷彿有個人探了一下頭，若是平日他也許不會感覺什麼，現在，他却疑心那是劉鐵軍派來監視他行動的。嚇得他不敢跨出院子大門。

「姜大叔！」背後有人叫。是周雪姑，算很客氣，神情却很冷。

周雪姑站在屋簷下，冷冷地凝視着他，毛毛雨中，本來就是一點冷颼颼的感覺，被周雪姑那種冷冷的目光一逼，姜醉仙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定定神，姜醉仙才迸出了一句話：「雪姑！妳爺爺呢？」

「還在睡。」

「過來！」姜醉仙想到劉鐵軍那副嘴臉，不禁打起了精神。「我跟妳說句話兒。」

周雪姑緩緩地走了過去，她的目光仍是森冷逼人。

「雪姑！妳想不想妳爹？」

「幹嗎問這些？」

「雪姑！」姜醉仙有欺人的天性，到了節骨眼上，他的謊言自然就出籠了，而且非常逼眞。「如果妳不讓妳爺爺知道，我就告訴妳一件天大的消息。」

「哦？」周雪姑瞪着他端詳了許久，才說：「你又在耍什麼花樣？」

「絕不是玩花樣。」

「那你就說吧！」

「妳一定要先答應，絕不告訴妳爺爺。」

「好！我答應。」

「我知道妳爹在什麼地方。」

「眞的？」

「當然是眞的，如果妳想見他，我就帶妳去看。」

「好！現在就帶我去。」

「現在不行。」

「爲什麼？」

「一來嘛！怕妳爺爺知道了罵我多管閒事；二來嘛！如果事先沒有跟妳爹說好，他也會不高興。」

「姜大叔！你不是在說醉話吧？」

「妳聞聞看，」姜醉仙嬉皮笑臉地將嘴吧湊過去。「可有酒氣？」

周雪姑連忙閃開了。雖然連連皺眉頭，說起話來挺溫和的：「大叔！你是怎麼認識我爹的？」

「湊巧。」

「怎麼個湊巧法？」

「我也不必跟妳細說了。如果妳眞想見他，我一定給妳辦妥，但妳要聽我的話。」

「大叔！只要你讓我見爹一面，我一定聽你的話。」

「好！天擦黑光景，妳借個故出門，在街角上等我，我走過妳身邊的時候，也別跟我打招呼。遠遠地跟着我，留意別讓人釘上梢。」

「大叔！幹嗎那麼神秘呀？」

「因爲妳爹是個神秘人物。」

「哦？他老不老？」

「可還年輕得很哩！看上去，只不過三十來歲。」

「哦！他是不是很兇？」

「挺和氣的。聽人說，他的武功很好。」

雪姑道：「大叔！以你看，我爹是否願意見我呢？」

「一定願意。大叔別的本事沒有，這三寸不爛之舌還有點功夫。絕不能讓妳爺爺知道，他是不會贊成你們父女相會的。」

「爲什麼呢？」

「因爲妳爺爺認爲妳爹是個壞人，而妳又是一個好女孩。」

周雪姑低着頭，喃喃地說：「那個姓姚的說我爹是個江洋大盜，我眞是氣死了。但是爺爺也說，他說的是實話，我爹……」

「雪姑！別自怨自艾啦！今晚你們父女見面好生聊聊就彼此了解啦！好！咱們就這樣說定，晚上見。」

周雪姑點點頭，連忙囘屋去了，從她輕盈的脚步可以看出，她的心情一定很愉快。

古話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在兒女的心目中，父母永遠不會成爲壞人。

× × ×

那間賣膏藥的店門並不算大，招牌上的口氣却很大——「不死有救」；那意思是說，不管傷重到什麼程度，只要有一口氣，吃了他的藥，就可以活命。若不是眞有兩套，誰敢誇這種狂言？

何方箕就憑這句狂言在南京抖開了。

晌午時了，店是開了，却不見人，只有一個身裁結實，像是已經練過幾天外門功夫的小徒弟在那兒楞楞地坐着，心裏似乎在想什麼。

姚泉站在門口許久，小學徒還沒有發覺。

「喂！」姚泉輕喚了一聲。

「哦！」小學徒這才囘過神來。「你要買藥？」

「你師傅在嗎？」

「你是……？」

姚泉一眼就看出何方箕一定在家，於是笑着說：「我姓姚，要找你師傅談點事，麻煩你替我通報一聲。」

「好！你坐一會兒。」小學徒顯得有些緊張，匆忙地跑到後面去了。

不旋踵間，店後面就出來了好幾個壯漢，有的站在門口，有的坐在店堂裏，姚泉看在眼裏，不禁暗暗好笑；想不到何方箕這個在夫子廟前很有點名氣的人物，也會顯出這種小家子氣。

何方箕最後露面，臉上微有慌張之色，遠遠站定，和姚泉保持了一個相當安全的距離，冷冷地問：「你找我幹什麼？」

「談一點事。」

「有話請說。」

「不方便。」

「有何不便？」

「人太多。」

「好話不避人。」

「偏偏不是好話。」

「我姓何的只聽好話，不聽壞話……」

「如果你不聽，你一定會後悔。」

「哦？……」

「最好找個清靜地方跟我單獨談一談。」

何方箕猶豫，那雙眼睛眨也不眨地盯在姚泉的臉上，過了好一陣，才點點頭說：「好！你跟我來。」

後面有一個院落，靜靜的，沒半個人影，雖然還下着毛毛雨，何方箕仍是將姚泉帶到院子的角落裏，沒好聲氣地說：「現在可以說了吧！」

「你讓我淋雨？」

「我也在淋。」

「只是，我剛才在雨花台已經淋够了，能不能找間屋子坐坐？」

「可以，不過，你得先露點口風。」

「露什麼口風？」

「你要跟我談的事，是那一方面的。」

「關於小高的事。」

「小高？」照說何方箕不應該吃驚，但他仍表露了一些驚訝，大概是預留推諉其責的退步。

「你總不能說你不認識他。」

「我認識。」

「你大概沒想到我也認識他，而且是認識多年的好友。」

何方箕的頭上在冒汗，與雨珠混在一起，更增加了他的狼狽。他突然一咬牙，狠狠地說：「姓姚的！別多說廢話，劃道子吧！」

姚泉笑笑：「你老人家的火氣實在太大，冒雨而來，並不是爲了要跟你打架，而且，你也不是打架的對手。」

「那麼，你是爲何而來？」

「只想弄清楚一件事……何老！看境況，你不算好，三千塊大洋是誰替你出的？」

「這不關你的事。」

「何老！我很尊敬你，希望你不要倚老賣老，你不至於爲了比劃落敗而化錢僱殺手來要我的命，再說，這三千塊大洋你也化不起。我只問一句，你是受何人所使？放心，這單帳絕不會算到你的頭上。」

「我什麼也不會說。」何方箕雖然神情很緊張，態度却不軟弱。

「你寧願將這單爛帳記在你頭上？」

「隨你。」

姚泉在笑，那絕不是輕鬆，瀟洒的笑，而是苦笑，他似乎拿這個老傢伙沒有辦法。

「何老！」他當然不會衝動，因爲他認定何方箕僱小高來行兇絕非他的本意，因此他很有耐性地往下追索：「我不是笨瓜，所以我一直對你很客氣，一個人，不管他活到多大的年紀都會犯錯。你只不過犯了一次錯，現在想彌補還來得及。」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見姚泉態度和藹，這老傢伙更囂張了。

「何老！」姚泉仍然沒有發火。「你犯不着爲人代過，事實上你也受不了我的報復。我給你一點時間仔細想想，天黑前我再來一趟。那時，我不會再多說一句話……好！再見。」

「慢走！」

「怎麼？你不希望我多跑一趟？」

「你既然明知小高去殺你不是我本意，又何必苦苦逼我？」

「因爲我想知道那個想置我於死地人到底是誰。」

「你知道我不能說。」

「爲什麼？」

「因爲那個人比你厲害，如果我說出他來，我就死定了。」

「哦！如果你說出來，他才死定了。你堅決不說，他並不知道。而他却以爲你遲早都會說出來。何老！想想看，那會有什麼後果？」

何方箕猛地打了一個寒噤。

姚泉趁機加以追逼：「何老！你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這個道理你是應該明白的。唯有你死，這個秘密才能堵絕外洩，對不對？」

何方箕無聲地嘆息着，沒有說話。

「何老，我在等你開口。」

「你方才說話很有道理，我卽使堅持不說，他也不會放心……也許我早晚都免不了一死，但是，我若說了，就要多死一個人。」

「誰？」

「你。」

這頗使人感到意外，但是姚泉却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認爲我絕不是他的對手，是不是？」

「不錯。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何老！我想跟你打個賭，如果你說出他是誰，我有絕對把握敎他活不到天黑。」

何方箕喟嘆着說：「唉，年輕人都是這種自負，事勢上，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何老，年輕人很自負，但是年老人却很固執。你明明知道卽使你守口如瓶他也不會放過你，爲什麼不讓我去試試除掉他？」

「如果你知道了是誰之後，將採取什麼手段？」

「立刻去找他算帳。」

「他一定不承認。」

「不容他不承認。」

「好！我告訴你……」何方箕突又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根本就不會相信我的話，說了也等於是白說。」

「何老！我一定會信的。」

「好吧！」何方箕左張右望，神情顯得非常緊張，聲音也壓得低低的：「那個人就是唐淑蕙。」

「她？」姚泉不禁一怔。

「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

「我信……不過，她的武功並沒過人之處。何老一口認定我絕不是她的對手，又是根據什麼呢？」

「她心地險詐，出手快捷……」

「我早就見識過了，一個對時之內，她已連殺兩人，但是那兩個人都沒有死，這證明她出手不够準。」

「她是故意如此的。」

「故意如此？爲什麼？」

「使你對她估計過低。」

「她既然有絕對把握置我於死地，又爲何要假手小高？」

「她有顧忌。」

「什麼顧忌？」

「這我可不知道。」

姚泉道：「既有顧忌，那麼她仍然不會親手殺我。」

「現在不同。」

「有何不同？」

「因爲她不殺你，你就要殺她。」

「你可知道她住在那兒？」

「狀元境的福安棧。」

「你昨晚去藍家大院赴宴，是爲了湊熱鬧？還是爲了想看看我？或者是……？」

「眞正的目的爲她護拖。」

姚泉原以爲何方箕是在信口胡扯，現在他

黃性賢技壓廖廣成

慧心

一九五七年，吳公儀跟陳克夫在澳門比武，轟動一時，後來雖然有許多練習國技的人，戴了面罩，穿了棉袍，站在台上比武，觀衆看來總是覺得乏勁，並非因爲他們打得不够兇狠，而是因爲穿了棉袍戴頭盔之後落塲交手，無論如何，拳技方面就會打了一個折扣，中國的拳術一定要在毫無束縛之下施展出來，然後打得出色，要是縛手縛脚，這樣子比武，等於練習而已，根本上中國的功夫有幾千年歷史，不會輸虧的，李小龍在美國長島舉行的萬邦空手道比武，奪取冠軍，就在毫無束縛之下進行的，後來李小龍在銀幕上演出截拳道的威風，看過他主演的武俠片那些人，總會有點印象。

跟李小龍比武相差不遠的另外一次正式在台上比武，發生在南洋的「古晉」，這件事轟動一時，雖然事隔多年仍然值得把它叙述一下，作爲練武的人一種參考。

黃性賢在台上比武的一年，剛巧是六十歲，體重一百八十五磅，他已經是花甲之年了，就算能够打拳，很難鬥得過對手的，作爲他的對手那個人姓廖，叫做廖廣成，那時五十歲，體重二百一十五磅，發拳有四百五十磅的拳力，李小龍的拳只是三百五十磅而已，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拳風確是很沉重的，事實上他的體重有二百磅過外，可以置身於世界重量級拳師之列，無怪他會享譽，有勇氣向黃性賢挑戰。

廖廣成曾經在澳洲跟一個綽號「天神」的摔角名手卡拉克比武，到了第六個回合，他一輪急攻，把對方壓倒，奪取澳洲摔角的錦標，故此，這一次比武，兩人還沒有交手之前，任何人都覺得必然是廖廣成打贏。這是事實，五十歲跟六十歲相差十年，如果坐在屋裏很悠閒的過活，那不要緊，要是從事劇烈運動，那十年就十分要命，超過六十歲，還要跟澳洲摔角冠軍比武，確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黃性賢並非向他挑戰，而是他向黃性賢挑戰，就因爲黃性賢的名氣比他更响。

黃性賢一生苦練太極拳，在台灣設館授武，台灣的太極名手當中，他首屈一指，那一次他接受星加坡電視台的邀請，在螢光幕上面表演氣功和太極拳，他站定脚步，八個人一齊直衝過去，向他使勁的推，沒法推動他，跟着八個人一齊動武，給他閃電般逐個擊倒，原來他的師傅鄭曼靑正是楊家太極名手楊澄甫的高足，黃性賢三十歲已經以太極拳名手姿態出現，在台灣多次奪取錦標，身經百戰，到了六十歲，他的年齡漸增，但內勁却也較前增加，故此，他到南洋各屬的電視台表演，從不畏懼別人挑戰，另一方面，黃性賢在沙勝越的警署教授技擊，更加不會害怕廖廣成挑戰了。

那一次因爲是廖廣成挑戰，選擇古晉市內一間體育館作爲比武的場地，由於太極拳十分重視貼身打鬥，並非西洋拳或泰國拳那樣子，碰頭就揮拳踢脚，這種打法跟摔角相似，故此，廖廣成同意跟他在擂台上面打鬥時，只用摔角的方式，不准直接拳打脚踢。

那一次比武是由雲南會館出頭辦理的，目的是籌建當地的會址，那是一種慈善事業，當局正式批准，除了他們兩人登台比武，還邀請星，馬，菲各地名手分別表演拳脚，以及雙人搏鬥，入場券分十元，十五元以及二十元三種。

雙方在比武之前，到律師樓簽訂合約，說明生死各不追究，可見那晚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拳鬥了，誰也料不到，廖廣成以澳洲摔角冠軍的威勢在台上比武時，連續急攻，但却無法取勝，愈打就愈走下風。

這是他們兩人比武從第一個回合到第五個回合的過程。兩人剛剛比武，整個體育館數千觀衆，情緒激動，場面緊張，但却沒有人叫喊，鐘聲一响，便卽交手，這時黃性賢擺好了姿勢，畧爲把馬步變化一下，似乎鬆鬆筋骨，實則以靜制動，廖廣成則繞着他，自己進鬧，但却沒有信心，故此，兩人雖然裝腔作勢，實則沒有正式交手，很快就度過了五分鐘，這一場比武終結。

第二個回合開始，黃性賢覺得不必太過讓步，突然標馬，打算搶攻，廖廣成也是想搶攻的，殊不料兩人剛剛交手，就給黃性賢使勁一拖，向前仆倒，因此，他獲得一陣猛烈的掌聲，廖廣成憤然站起再鬥，又給黃性賢推倒，每一次倒地，觀衆都歡呼不已，後來廖廣成再度出擊，抓住黃性賢的身體雙雙倒下來，但却無法把他按倒，鐘聲一响，兩人站起，黃性賢在這個回合贏了八分。

第三個回合開始，黃性賢就雙手出擊，抓住廖廣成的衣裳，亦卽壓住對方胸部，因爲兩人的氣力均等，黃性賢無法把他推倒，只是互相箍頸，扭抱，下邊使勁撥脚，廖廣成三度以頭顱撞擊黃性賢的額角，到了第四度撞擊，黃性賢突然連消帶打，把他壓倒，廖廣成無法站起來，這個回合黃性賢得了九分，掌聲雷動。

第四個回合開始，黃性賢已經知道對方的虛實，鐘聲一响，便卽走前相鬥，兩隻手纏住對方的一雙手，互相較力，廖廣成的摔角絕招無法施展出來，他幾度想抓住黃性賢的手臂扭到背後，但却辦不到，剛剛捉住，便給黃性賢瓦解，後來黃性賢使用腰馬之力，加上雙臂的强大壓力，想把廖廣成壓低，殊不料廖廣成快要倒地之際，突然施展懶驢打滾的一招，避過了他，因爲他閃避得巧妙，黃性賢在這個回合只得兩分。

第五個回合剛剛交手，廖廣成就給黃性賢推倒，跟着他站起來，瘋狂進攻，一度把黃性賢迫到台角，可是，黃性賢始終緊守門戶，並不發招，因爲他知道自己已經得到許多績分，就此打個平手，已經穩操勝券，反而廖廣成瘋狂進攻，他自問要輸的已經輸定，索性拚一拚，因此殺得性起，竟然忘記了所簽條約的限制，連續發拳，以西洋拳的方式向對方撲攻，黃性賢很巧妙的避開，公證人走過來加以制裁，廖廣成不服輸，跟他爭吵起來，幾乎弄到不歡而散，因此，這場比武本來是打到有人被對方按倒在地，無法站起，然後定輸贏的，但因中途發生變故，公證人憤然離職，繼續比賽可能引起麻煩，於是，主持人就當衆宣佈，黃性賢以績分獲勝，並非把對方打倒，因此獲勝。

却不這樣想，何方箕知道唐淑蕙的行踪，關於昨晚赴宴的目的，和唐淑蕙的說法也很脗合，看來何方箕所說的話是可以信賴得過的。

姚泉不再說什麼，也不再問什麼，因爲他知道在何方箕嘴裏已經無法獲得更多的秘密。

當他同身離去的時候，何方箕有些緊張地問：「你是不是立刻去找她？」

「不一定。」

「不一定？」何方箕顯然大吃一驚。

「爲了你自己的安全，從現在起，你最好隱藏起來，否則……」姚泉自然不會將話說完，這句話再說下去，像是存心嚇唬人。

他離開了後院，正穿過那間小小的膏藥舖子時，突然聽到了一個古怪的聲音。

那種聲音在別人也許不留意，然而却使姚泉心頭一震，他飛快旋身，向後院跑去。

何方箕仆倒在院子裏，背心窩上揷着一把刀。

姚泉只要用眼角餘光一瞟，就知道中刀者已經沒有救了，刀尖正好穿過了心臟部位。好準。

那刀柄好眼熟，對！就是那把刀……不，並不是那把曾經殺過張鐵嘴的刀，而是這把和那把一模一樣。

龍少雲中的那柄飛刀是唐淑蕙所有，但她竭力否認曾謀刺張鐵嘴，兩把刀也截然不同，一個老手，絕不會使用，長短，輕重絕對不同的兩種刀。

而謀刺張鐵嘴，和現在殺何方箕的是同一個人。

不是唐淑蕙。絕不是。

姚泉淋着雨，仔細地思索着，頭緒終於有了——

在龍少雲被唐淑蕙捛了一刀之後，張鐵嘴緊跟着被刺，這顯然是趁機嫁禍，那麼，何方箕方才說的那番話完全不可信，因爲他並沒有說出眞正躲在幕後的大亨，現在，殺死他的也正是那個大亨。

爲什麼刺殺張鐵嘴的那把刀沒有刺穿他的心臟，絕非那人的刀法不穩定而失水準，他是不想讓張鐵嘴死。爲什麼？姚泉一時還沒有答案，但他有把握遲早都會將答案找出來。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怎麼，你殺了人之後，還要等人斷了氣你才走？」

姚泉驀地一驚，這人好狠，用的是一石二鳥之計，不但滅口，還扯上了姚泉。

姚泉雖驚却未慌，也未轉過身去，冷靜地問：「你是誰？」

「我是誰，只要你一轉身就知道了。」

「我不想轉身。」

「爲什麼？」

「因爲我生平最恨指驢爲馬的人，見了你我會生氣，那不太好。」

「那又會怎麼樣？」

「你會和這個死老傢伙一樣躺在一起。」

「口氣很大。」

「別說閑話，你想把我怎麼樣？」

「我可以大聲呼叫，說你是殺死何老的兇手。」

「你以爲我是啞吧？」

那人冷聲道：「咬你一口，入木三分，雖百口也莫辯。」

「我認爲你不會這樣作。」

「爲什麼？」

「如果你存心栽贜，你就大呼大叫了。」

「你很聰明。」

「但是你却不够聰明。」

「哦？」

「你用的全是笨法子，用這種手法是絕對難達目的的。」

「你怎麼知道我會有什麼目的？」

「昭彰在目。」

「說說看。」

「不必說了。在我轉身看到你的實相金身之前，你最好是趕快走。」

「姚先生！你應該想一想，若未到達目的，我會一走了之嗎？」

姚泉有一個直覺：這個必然是他所遭遇的對手之中最厲害的一個，就好像唱戲一定是名角兒最後出場。因此他不願和對方正面衝突，對方的長相是什麼樣兒他都不想知道。

現在，他發覺這種冷凝相對的情勢至少是不可免的，因此，他緩緩地轉過身來。

一個很瘦很瘦的人站在他面前，個頭兒很高，看起來活像一根竹竿，身上一件藍布長衫，衫子裏面似乎空空洞洞的，頸頦子和姚泉的手臂一樣粗細。

任何人看到這樣一塊料，一定會大笑，最少也會嗤之以鼻。但是姚泉沒有，他絕不敢輕視對方。

只要是瘦的人，眼睛珠子一定格外大，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他那兩粒眼珠子却一絲也沒有轉動，定神地望着姚泉，似乎只要他一眨眼，姚泉就會被魔法變走。

「姚先生！」對方先開了口，口氣很溫和：「說到我的目的，實在不值一提，只不過想跟你交個朋友，別無所求……」

「那我眞是太榮幸了，不過，在論交之前，我想討個見面禮。」

「請吩咐，但願我能辦得到。」

「只要一句話，是誰殺死何方箕的？」

「嘿嘿，這……姚先生比我更淸楚嘛！」

「也許我已經知道，但我仍然要從你嘴裏再證實一下，這也可以說是一個試驗，交一個新朋友，我總要了解他是否對我忠實，你說是不是？」

「姚先生，你眞要我說？」

「當然。」

「殺死何方箕的兇手是你啊！」

姚泉的臉色倏地一變。

「姚先生！」對方却是笑嘻嘻的。「莫發脾氣，鬧開來對你沒有好處，就算你能洗脫行兇殺人的嫌疑，也難在南京立足。姚先生！你想仔細啊！」

姚泉笑了，雖然臉上的笑容是硬擠出來的。但他必須笑，只有用輕鬆的態度才能瓦解對方企圖要挾的戰略。

「你笑什麼？」

姚泉笑得更厲害，現在是眞笑，因爲他的反擊戰略已經成功。

「你笑什麼？」

「笑你是個大笨蛋，笨得替我提鞋我都不會要。叫呀！喊呀！說我姚泉殺了人，屍首還擺在這裏，你親眼看見我殺的……」姚泉衝到了對方的面前，一根指頭指着對方的鼻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如果是個男人，現在就喊，就叫。」

這一連串的嚴厲反擊，似是完全出乎對方意料之外，他的眼珠子瞪得更大，細細的頸脖子伸得更長，顯得更瘦了。

姚泉並不逼人，在獲得壓倒性優勢之後，立卽退却，緩和了語氣說：「咱倆是應該談談。是換個地方？還是就在這兒？」

「走吧！喝茶去。」

「茶館裏說話方便？」

「雅座，沒人打擾。」

小石壩街有太多可以選擇的茶館，那瘦子好像很熟，在前領路，進入了一家名叫『喜記』的茶館，門面不大，却很深，有好幾進，他

們進入了最深處的一間雅座。茶房沏上茶，放下垂簾，逕自去了。

「姚先生！」瘦子先開腔：「咱倆將方才那番不愉快的口角之爭忘掉，可行？」

「行。」姚泉豪爽地答應。

「在下姓丁人稱丁三，因一身皮包骨，大夥兒也叫我『小猴子』……」

姚泉似乎難得聽他那種介紹辭兒，連忙打岔問下去：「在那條綫上得意？」

「沒綫兒，只不過亂鑽，亂混。」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那未免太危險。」

「危險？」

「嗯！亂鑽，很可能鑽進人家挖好的陷阱；亂混，也可能混到泥塘裏去。」

「偏偏我的運氣一直很好。」

「在外面混世界，完全靠運氣是不行的。比如說方才，如果何方箕是我殺的，你可就死定了。」

「未必吧？」

「我們不必再爭論……你不會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你一定暗中監視我許久，說吧！為什麼？」

「想跟你交個朋友。」

「當眞？」

「我沒有必要說假話。」

「我這個人有些壞規矩，跟我交朋友得帶一份見面禮。」

「不難。」

「不難？你怎知我要什麼？」

「除了要我項上的腦袋，其它都不難。」

「你的海口誇得很大，我知道你一定是個有眞本事的人。好！我要那個殺死何方箕的兇手。」

「抓到你面前來？」

「如果你辦得到。」

「辦得到，不過要給我一點時間。」

「那麼，你告訴我，他是誰？」

「只識其人，不知其名。」

姚泉的確是想難他一難，却沒有難倒，對方輕易閃開，使得姚泉的攻勢完全瓦解。

「那麼，你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找到那個人？」

丁三詭譎地笑笑，壓低了聲音說：「姚先生！我認為那個人對你並不重要。」

「誰才對我重要？」

「唐老三。」

「你知道的事情的確不少，你可明白知道別人的秘密愈多，生存的機會愈少？」

「姚先生別為我担心，我的脖子雖細，却沒有那一把利刀可以砍斷。」

「好，不說閑話，你找得到唐老三？」

「嗯！」

「立刻？」

丁三笑眯眯地說：「姚先生！你這個人什麼都行，就是性子急，這種事是愈急愈不行的啊！」

姚泉的臉沉了下來，不悅地說：「丁三！你別跟我要這一套，我這個人是軟也吃，硬也吃，虧也能够吃，可就是不吃哄。」

「姚先生！你如果認為我在哄你，逗你，那可就錯了。目下在南京，能够找到唐老三的人只有兩個。」

「那兩個？」

「一個是周海通，一個是我。」

姚泉一聽對方提到周海通，就知道他不是胡扯了，最少，他還明白內情，於是故意裝着很急的樣子說：「那麼，你就快給我找呀！」

「姚先生！我答應的事情絕不會反悔；即使我想反悔，你也不會放過我。不過，咱得先談好條件。」

「條件？」姚泉故作不解地問。

「嗯！你總得給我點好處。」

「條件由你開，說吧！要多少？」

丁三笑眯眯地說：「不多，只要一半。」

「什麼一半？」姚泉索性糊塗裝到底了。

「你在唐老三那兒不管得到什麼，我都要一半。」

姚泉突地一伸手，抓住了丁三那隻瘦骨嶙峋的右腕，沉聲說：「丁三！你聽仔細，我姓姚的不管幹什麼從來都不和別人平分。立刻帶我去找唐老三。找到了，給你兩百塊大洋，找不到，就要你的腦袋。」

丁三眞沉得住氣，在這種節骨眼上，他還能笑：「嘿嘿！姚先生！這是幹嗎呀？買賣不成仁義在，你也用不着發脾氣啊！」

「我才不跟你作買賣哩！我要你立刻帶我找人。」

「對不起，」丁三搖頭幌腦地說：「條件沒有談好，我是不會動的。」

「丁三，你說你的脖子任何利刀都砍不下來，我却可以將它砍斷，要不要試試？」

「最好不要試。」

「哼！你畢竟怕了。」

「姚先生！你要是以為我怕，那就錯了。我是担心你的腦袋瓜兒。」

「哦！」姚泉驀地一驚。

丁三那張笑臉這時也沉了一下來：「姚先生！談功夫，你可能比我高；論智慧，你也比我高。只是我的心機比你深一點。你實在不應該跟我到這兒喝茶，不用回頭看，大概你也知道門簾外面最少也有好幾支槍在侍候你啦！」

姚泉這才發覺雅座外面有人，而且還不止一個。

卡察，有人拉槍機上彈，故意加以威脅。

姚泉心頭不禁有了一絲寒意，他實在大太意了一點。現在後悔已現來不及了。

「姚先生！」丁三很輕鬆地將他的手腕縮了回去。「我是有誠心交朋友的，你多少得賞點面子。只要算上我一份，我一定能帮你的大忙。」

姚泉很快就將心情穩定下來，他以一副舒泰的姿勢靠上椅背，瞇着眼問：「丁三！你有多少人？」

「你是問我的實力？」

「唔！」

「足够。」

「足够？你的口氣太大了吧？」

「嘿！嘿，我的意思是說——在南京，恐怕再也沒有誰有我這麼多的人手。」

「你在雅座外面佈置了多少人？」

「嘿嘿，四個，足够了吧？」丁三滿臉奸笑，一副躊躇自滿的模樣。

「你可知道我帶了多少人到南京來？」

「你當然不會單人匹馬。」丁三以探索的目光望着他，似乎想立刻得到答案。

「人總是需要有個伴兒，所以我也帶了人。只帶了一個；但這人却能擋千軍萬馬。」

「哦？莫非這個人是哪吒下世？」

「雖非哪吒，却比哪吒還要厲害。」

「姚先生！」丁三滿臉倨傲的冷笑。「我是吃白米飯長大的，可不是嚇大的……」

「我從來就不喜歡嚇唬人，這個人想必你也聽說過；他有多大本事，你清楚得很。」

「誰？」

「摸不着邊小高。」

丁三的臉色倏地一變。

姚泉一見嚇阻的策略生效，立刻打鐵趁熱地說：「丁三！小高是跟着我寸步不離的，你最好教外面那些弟兄將傢伙收起來，萬一被小高看見，引起誤會……」③（未完）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倪匡·文 盧令·圖

主宰



植物原有性　專家受感應

關於「兩生」，還有幾點補充。當寶德教授的第二次生命，又結束了之後，阿尼密埋葬了屍體，曾經試圖想和那羣穴居人接觸，了解一下在這三十年之中，寶德教授曾經如何生活。可是阿尼密却一無所得，因為穴居人的言語，是如此簡單，根本無法用他們的語言，來表達稍為複雜一點的事情。阿尼密發現穴居人的語言，除了表達他們如何去得到食物之外，簡直沒有別的用途，那一羣穴居人，和一羣狒狒，實在沒有多大的分別。

阿尼密和少校離開了穴居人聚居之處，又經過了許多崇山峻嶺，離開了新畿內亞，在耶加達和少校分了手，依照他的諾言，買了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酒廠給了少校。

在接下來的日子中，阿尼密幾乎每一天，都試圖和寶德教授「接觸」，他是一個有特殊能力的靈媒，在他的一生之中，有着無數次和已經死了的人「接觸」的經驗，可是這一次，他却無論如何，無法再和寶德教授取得任何的聯絡了。

在那一年的「非人協會」的年會中，他又和其他的會員，在那座古堡中見面。雖然時間隔了三十年，但是那座古堡，却一點變化也沒有，只不過「非人協會」，却多了幾個會員。

阿尼密在會中，向各會員報告了他終於找到了寶德教授的經過，在他講完了之後，所有的人却一聲不出，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會員問道：「這是悲劇，寶德教授難道不能選擇？他的第二生，在一羣穴居人之間，是偶然的不幸，還是必然的？」

阿尼密用手撫着他那已滿是皺紋的臉，緩緩地道：「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接着，他頓了一頓，又道：「我記得，三十年之前，當我推薦寶德教授入會之際，大家都說過，要是寶德教授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話，你們也想試一試，現在是不是還維持原意？」

又隔了很久，才有人出聲，幾個人異口同聲地道：「不，一次生命已够了！」

阿尼密苦澀地笑了起來，道：「是的，一次已經够了。要是像寶德教授那樣，不幸在一羣穴居人之間……」他的笑聲，越來越苦澀，又道：「在一羣穴居人之間，白痴比天才幸福得多，才學和知識，是一種極度的痛苦，寶德教授實在太不幸了！」

各會員全不出聲，因為大家都可以淸楚地明白這一點，他們的沉默，自然是為不幸的寶德教授，作無可用言語表達的哀悼。

時間又要回到寶德教授才死的那一年，也就是在阿尼密離開那羣穴居人的三十年之前。地點，仍然是在「非人協會」在瑞士的那座古堡的大廳之中。再準確的時間，是在阿尼密講完了寶德教授的事情之後，那個瘦長的會員道：「我也要推薦一個人入會——」

他講完了這一句話之後，站了起來，搓着手，神情很有點緊張，然後，又坐了下去，看他的神情，像是不知應該如何開始說才好。

其餘幾個會員都望着他，他們自然都知道，這個瘦長子，是一個極其特出的人物，他的專長是他對植物的知識，他們也記得，當瘦長子入會的時候，還是一個瘦削，黧黑，看來很害羞的小子，當海烈根先生帶着他，走進這個大廳來的時候，他看來有點手足無措。當時，海烈根先生輕輕拍着他的肩頭，像是在給他一種鼓勵，然後，海烈根先生對大家，將這個羞

怯的，看來有點神經質的瘦長小伙子，作了簡單的介紹：「各位，這是史保，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爲非人協會的會員，他的資格，是在於他對植物的了解，我其實並不知道他對植物的了解究竟有多麼深，但是我可以斷言，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學家加起來的所有知識，還不及他對植物了解的十分之一。」

海烈根先生的介紹詞是如此簡短有力，再加上當時幾個會員，如范先生，卓力克，全是海烈根先生引進「非人協會」的，對海烈根先生，有一種長輩的崇敬，是以儘管他們有多少懷疑，也是毫無疑議地同意了史保的加入。

而史保當時的神情，他們也記得很清楚，他們起先以爲，這個看來很羞怯的小伙子，在聽了海烈根先生對他推崇備至的介紹之後，一定會謙虛幾句的。誰知道當時，史保只是咧着嘴，看來有點靦覥地笑了一笑，完全沒有半點客氣的意思。

後來，在阿尼密加入之前，史保一直是最沉靜的一個會員。當然，他不像後來的阿尼密那樣，幾乎一句話也不說，可是他的確是相當沉靜的一個人，只除了有一次，他在一次年會之中，大發脾氣，將總管訓斥了一頓，那是他在大廳中，看到了一大瓶自花園中剪下來的玫瑰花之後，突然發作的，他的額上佈滿了青筋，嚴厲禁止總管以後再有同樣的行爲。那時，海烈根先生還在，事後他談起，只是道：「史保太喜愛植物了，在他的心目中，植物的觀念，和我們不同，我們看來，只不過插了一瓶玫瑰花，在他看來，和將一些嬰兒的頭，放在一起一樣！」

海烈根先生當時的這番解釋，其餘幾個會員，都很難明白，但當時史保是眞正的在發怒，倒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從那次以後，「非人協會」的那個古堡之中，所有的花瓶，全是空置的，絕沒有鮮花插在其中。

這時候，史保說了他要推薦一個新會員，站起來，搓着手，又坐了下來，完全像是不知如何開口之際，幾個老會員，都想起了他初入會時的情形來，范先生微笑着，道：「史保，只管說，我們已經接受了一個三千年前死了的死人，和一個還未出世的人，還有什麼不可接受的？不論你推薦的人多麼怪，說出來吧！」

史保先生的神態，看來更加忸怩了，他再次站了起來，雙手比着人家全看不懂的手勢，然後，又坐了下去，這才道：「我……我要推薦的，……不是一個人！」各會員都呆了一呆，范先生以老大哥對小弟弟的態度，首先道：「那也不要緊，我推薦的都加連農，實際上，只是一條魚，不能算是一個人！」

范先生這樣說，自然是想大廳中的氣氛，變得輕鬆一點，但是他卻並沒有達到目的。

史保的神情，看來仍然很尷尬，而其餘的人，也沒有人出聲。

史保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喃喃地道：「我知道我這樣做，太過份了一些，都加連農當然是人，死了三千年的人也是人，未出世的人同樣是人，可是我……我……」史保又抬起頭來，望向各人。這時，儘管各人的心中很疑惑，但是每一個人的神情，卻都是鼓勵的，鼓勵史保將他的推薦說出來。

史保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他鎭定了很多，然後，又是一段短暫的沉默，他才道：「事情是在今年年初，我接受一項委託，重新整理巴西的橡樹園。因爲戰爭，西方國家無法再利用馬來西亞的樹膠，所以，他們想起了巴西的橡樹園來，設法再度利用，我就接受了這項委託。」

史保已經開始了他的敍述，各會員都鬆了一口氣，剛才，他們眞恐怕史保因爲感到他自己的提議「太過份」了而不再說什麼。

史保略頓了一頓，繼續道：「我到了巴西，和巴西的內政部，取得了聯絡，原來的橡膠樹，都已經荒廢了，我必需從野生的樹膠叢着手調查，最好能找到一大片能夠立時採用的樹膠，我們沿着亞馬遜河，向上游走着，我有十足的把握，因爲我熟知世界上所有植物的特性，和我同行的，是巴西內政部的一個官員，叫拉維茲。」

×　×　×

史保和拉維茲從一開始會面起，就很不愉快，那不愉快，或許是由於史保看來一點也不特出的外表所造成，也或許是由於拉維茲的那種官僚作風，當史保首次進入拉維茲的辦公室之際，拉維茲穿着筆挺的名貴料子製成的服裝，留着整齊的小鬍子。

他打量着史保，用一種很不客氣的聲調，道：「史保先生，對於巴西的原始森林，你知道多少？」

史保的回答很老實：「一無所知，拉維茲先生，事實上，人類對於人類最好的伴侶植物，所知實在太少了，簡直可以說一無所知。」

在聽了史保的回答之後，拉維茲只是翻着白眼，事實上，拉維茲除了徵歌逐色的生活之外，對於其他的任何知識，都是一片空白，他當然無法了解史保這種高度專門性的話。

拉維茲用手指撫摸着整齊的小鬍子，道：「他們要找橡膠樹，你想有希望麼？」

史保的回答幾乎是冰冷的，他道：「我們一定要找到它，戰爭要用橡膠！」

拉維茲有點無可奈何，道：「好吧，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史保上下望了拉維茲幾眼，他的眼光，一定令得拉維茲十分不舒服，史保道：「照我說，最好是今天，但我看你今天不能動身，那就只好明天了！」

史保的話，照拉維茲的情形來看，是想立即提出抗議的，但是史保卻不讓拉維茲有講話的機會，他立時揮着手，道：「我的任務是盡快地找到橡膠，而你，拉維茲先生應該已接到了你上司的命令，你是撥給我指揮的人員之一，而我的命令是，明天早上七點集合出發！」

拉維茲給史保的那一番話，說得直翻眼，一句話也答不上來，過了半晌，總算蹩出了一個字來，道：「是！」

他們，史保和拉維茲，以及另外的兩個森林學家，和一些工作上的助手和嚮導，的確如期出發，可是在他們到達亞馬遜河流域，沿河向上游走着，在第六天，史保早上起來，卻發現所有的人，全不見了。

史保是睡在樹上的，正如海烈根先生在推薦他入會時的介紹，史保對於植物，有極其特殊的感情，他曾經發表過好幾篇有關「植物感情」的論文，但是卻並沒有引起生物學界太大的重視。每當夜晚，別人全睡在帳幕裏，他就獨自一個人，爬上樹去，睡在樹上，好像枝葉濃密的大樹，是他的愛人，而他就像睡在愛人懷中那樣甜蜜。

史保發現他的同行者全部失蹤的那個早晨，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由於史保睡在樹上，陽光總是先照射到他，他也比常人早醒一些，通常，總是由他來叫醒其他人的，這一天早上，也和以往六天一樣，他從樹枝上坐起身來，迎着朝陽，深深地吸着氣，只有和大樹一起睡覺的人，才能體會到大樹在清早時所發出的氣息，是何等之清新可愛，然後，他向下叫道：「每一個人都起身！」

他叫了兩三聲，開始攀下樹來，當他攀到一半的時候，他已經呆住了，他幾乎是從七八呎高處，直跌下來，跌在一大叢灌木之上，然

後，他又立即掙扎着站了起來。

昨天，當夕陽西斜之際，他們是在這裏紮營的，當他在樹上，矇矓快睡去之際，他還曾聽到拉維茲在唱着情歌，而篝火的火光，也在閃動着。

但是這時，他跌在灌木叢中，又掙扎站起身來之際，卻一個人也見不到。不但是一個人也見不到，而且什麼也沒有了，營帳，行李，一切全不見了，就像是昨天晚上，根本只有他一個人到過這裏一樣！

史保呆呆地站着，事實上，他只是僵立着，他只覺得自己全身都僵硬而不能動彈。

這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人，所有的裝備，全到什麼地方去了？

史保知道，拉維茲對他很不滿，而其他工作人員，由於他太心急要早點完成任務，在情緒上，也完全傾向於拉維茲這一邊。而以巴西人的性格而論，所有的人，棄他而去，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那些人又用什麼方法，將一切做得如此之乾淨呢？就算他們在行動時，不發出任何聲響，一切也不能這樣乾淨的！

在大樹的草地上沒有篝火的餘燼！沒有人踐踏過的痕跡，沒有搭營帳時打下木樁的洞，什麼痕跡都沒有，有的只是一片綠油油的草，沾着在陽光下閃耀，眩目晶瑩如珍珠的露珠。

史保慢慢地跨出了灌木叢，小心不踏斷樹枝，然後，來到了草地上，伏了下來，將臉貼在柔嫩的草上，低聲道：「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

他可以感到，他身下的青草，正在歡迎他，但是青草卻不會出聲，也無法告訴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史保又仰起頭來，那株大樹，他昨晚的「睡床」，就聳立在他身邊的不遠處，那是一株七葉樹，至少有四十呎高，透過濃密的樹葉，陽光看來像是無數的小亮圓點。

史保望着這株七葉樹，喃喃地道：「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站起身來，有點脚步踉蹌地走向前，來到了樹幹旁，雙手抱住了樹幹，七葉樹的樹皮起着很藝術化的皺紋，史保將耳朵緊貼在樹幹上。

以往，每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可以聽到大樹的「心跳聲」，那是樹幹內無數輸送細胞在活動，輸送着水份和養料，到達每一個樹梢末端時所發出的奇妙的聲音，往常，這種植物的聲音，已令得他很滿足了，但這時，他顯然覺得不夠，他要那棵大七葉樹回答他，究竟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他用力搖撼着樹幹，自然，那麼高大的一株大樹，史保根本不可能搖動它，可是當他用力搖撼的時候，樹枝卻發出沙沙的聲響，微黃而帶有淡紅色的四蕚花瓣，卻紛紛落了下來。

史保仰頭向上看，輕柔潤濕的花瓣，沾了他一臉，他並沒有得到什麼回答，但是昨晚究竟有什麼變化，這株七葉樹一定是知道的。

史保慢慢拂去沾在臉上的花瓣，又大聲叫着拉維茲和他認識的人的名字，在那一利間，七葉樹的樹枝上，不但落下花瓣，而且，還洒下了對生的，掌狀的複葉，所有飄落下來的樹葉，並不是枯萎了的，而是綠油油的。

史保感到一陣難過，他又搖撼着樹幹，有點情不自禁地嚷叫着，道：「好了，我知道你同情我的處境，既然你不能告訴我什麼，我就只好自己去找答案了！」

他向前走出了兩步，又轉過身來，攤開手，道：「其實，你不必爲我担心，我一個人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且，我快可以找到我要找的東西了，昨天，我就發現了一大片井邊口草，這不就是快找到大片橡膠樹的證明麼？我對他們講過，他們不相信，他們根本不相信植物也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組織，或許他們棄我而去，我的工作更容易進行一點！」

史保在對大七葉樹講了那番話之後，心情輕鬆了許多，的確，他一個人或者更好一些，雖然沒有糧食，但那是難不倒史保的，他知道何種植物可以吃，也知道它們是什麼味道。

他沒有走出多遠，就選擇了一大叢結了實的人面子的果實，作爲早餐，直到滿口都是人面子那種略帶苦澀的香味爲止，然後，他繼續照原定的途徑前進，幾乎肯定了拉維茲那一伙人，是棄他而去的逃兵了。

史保的中餐，是一頓豐富的「植物大餐」，包括了一束裙帶豆，十顆三葉通草的果實——厚皮已經裂開，現出潔白的果瓤，香甜可口，和一些山胡桃。

這一天，到天色又黑下來之際，他又發現了一大叢井邊口草，鷄足狀的長葉的兩邊，已經結滿了胞子，這種低級植物，是橡膠樹，尤其是巴西護謨樹的好朋友，史保相信至遲明天，他就可以發現大片巴西護謨樹林了。

那天晚上，他又爬上了一株大樹，這次，他選擇了一株枝幹散發着異樣清香的金松作爲他的睡床。

睡在樹上，史保往往是酣睡到天明的，可是當天晚上，當他醒過來時，天卻還沒有亮，史保第一個念頭，是想看一看錶，弄清楚是什麼時間，可是一轉念間，他卻一動也沒有動。

因爲四周圍的一切，是如此之靜，如此之黑，在黑暗中向前看去，什麼也分辨不清，也正由於四周圍是如此之靜，所以史保可以聽到平時聽不到的許多發自樹木內部的奇妙的聲響。

那種平常人根本覺察不到的聲音，在史保聽來，就像是最美妙的交响樂一樣，他實在不想有任何動作，來破壞他對這些美妙音响的欣賞。

他又閉上了眼睛，可是幾乎是立即地，他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頭了。

所有的聲响，是如此之强烈，那是不應該的，植物也需要休息，這種强烈的音响，證明在四周圍所有的植物，全在盡它們的一切可能在生長，運動，在這種夜晚，那是不應該有的情形，這種情形，只有在大旱之後，忽然有了水份之後，才應該出現，有過種花經驗的人，或者都知道，當花葉乾癟，蜷縮之後，淋了水去，不消半小時，花葉就會挺立，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植物的內部，在這半小時之間，是經過了幾許劇烈的運動，才能使軟垂的葉子又恢復挺立的？

這時候，史保聽到的音响，就像是四周圍所有的植物，都在作超過它們所能負荷的力量在運動，史保陡地張開眼來，大聲叫道：「你們在幹什麼？」

他的叫聲，打破了寂寞，使得他的身子幌動了一下，從樹枝上直滾了下來，他忙用雙手，抓住了一根樹枝，有些樹葉，拂在他的臉上，史保在樹葉拂上臉之際，張大了口，卻發不出聲來。

他記得再清楚也沒有，他是爬上一株金松樹睡覺的，可是這時，拂在他臉上，卻不是綫狀的金松葉，而是橢圓形，即使在黑暗中也有光澤反映的另一樹葉！

即使是在濃黑之中，史保也可以立即辨別出，他抓住的樹枝，不是金松樹，而是一株相當高大的奎寧樹！

史保不由自主，急促地喘起氣來，他向下望去，望到的是另一些大樹的樹頂，那株奎寧樹，看來至少有七八丈高，而通常，他是決不會爬得如此高去睡的，何況他記得清清楚楚，他昨晚選擇的，是一株金松，不是奎寧樹！

史保呆了片刻，他仍然雙手抓住樹枝，過了好一會，他才慢慢地移動一隻手，摸到了幾片樹葉。他其實根本不必再作什麼求證，單憑那種特殊的，略帶辛苦的氣味，就可以肯定那是一株奎寧樹，但是他心理上却有點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他還要作進一步的證實。

他摸到了樹葉，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那種卵圓形的樹葉，已經不容再有任何懷疑，那是一株奎寧樹！

現在，問題只在於他明明爬上一株金松樹睡覺的，何以午夜夢迴，會變成睡在一株奎寧樹上了呢？

尋常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四周圍根本不會有人回答他的情形之下，一定會先落下地來，再查個明白的，可是史保却不同，他人還抓住樹枝，便用脚大力踢了奎寧樹一脚，大聲道：「你在搗什麼鬼？」

他彷彿聽到奎寧樹的樹身之中，傳來了一陣「沙沙」的聲響，當植物主幹中的水份，迅速下降之際，就會發出這種聲響，而植物在感到有什麼需要保護自己之際，才會有水份急速下降的情形。

這更使史保肯定，這株奎寧樹，的確曾「搗過鬼」，而且，一定還不止是這一株奎寧樹，所有森林中的樹，全曾搗過鬼！

他又大聲地叫了起來，道：「你們搗些什麼鬼！」

他這一次的大叫聲，令得森林之中，響起了一陣飛鳥撲翅聲，和小動物的躲藏聲。

史保嘆了一聲，他知道森林中的樹木，曾對他做了一些什麼，可是他却不能肯定，那究竟是什麼。

他小心地沿着橫枝，攀到了主幹上，然後，在黑暗之中，沿着主幹向下落來，當他的身子在貼着主幹向下落之際，他更可以明顯地聽到那株大奎寧樹的樹幹之中，輸送細胞活動的「沙沙」聲，那就像是一個做了壞事的兒童，給大人一把抓住，所以心在劇烈地跳着，發出「怦怦」的聲響。史保自言自語地道：「好，不論你們玩些什麼把戲，我都不會怕你們的！」那株奎寧樹比他想像的還要高，他費了很久時間才落到地上。

落到地上之後，史保首先聞到一陣清香，那應該是一株成年的黃楝樹發出來的，他順着那股清香，向前走出了幾步，當他摸到了黃楝樹粗糙的樹皮之際，他蹲下身來，在地下摸索着。

他的雙手，碰到了樹葉，發出了瑟瑟的聲響，不消多久，他就拾到了幾顆相當肥大的黃楝子，放在掌心上略搓了一搓，就放進口內咀嚼着。黃楝子略帶苦澀味的漿汁，充滿了他的口腔，史保是很喜歡嚼吃黃楝子的，他喜歡那股比橄欖更澀，但是回味更甘的味道。

這時候，史保更可以肯定一點，不但他睡的樹，換了一株，而且，一定已經換了一個地方！

昨晚他並沒有發現黃楝樹，如果附近有黃楝樹，他一定能聞到那種由黃楝樹發出的清香，也一定會拾點黃楝子來嚐嚐的。

那也就是說，在他熟睡之中，也被移了地方！

史保還無法知道自己在樹上熟睡之中，被移出了多遠，這一點，在濃黑之中，他無法猜測，但是曾被移動過這一點，已是毫無疑問的了！

他抬頭向上望，在黑暗之中，四周圍高聳的大樹，枝葉交叉，幾乎每一株樹，都和另一株樹的樹枝，有所碰接，當史保抬頭向上看的時候，他好像看到那些樹枝，在黑暗之中，搖動着，彈跳着。

史保用力抹了抹眼，又用力搖了搖頭，他雖然和所有的植物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他也堅信植物有感覺，而且，他也能夠懂得各種不同植物的不同感情，它們的愛好，習慣等等，但是，要說所有的樹木，聯合起來，做一件事，來對付一個人，這樣的情形，他還是不能相信的。

可是，他對植物的理解，也是逐步累積而來的，誰又能說，這不是一個新的經驗？

他沒有再爬上樹，只是倚着那株黃楝樹，坐了下來，一面思索着，一面細心傾聽身旁各種樹木所發出來的各種聲響，那些聲響，彷彿是樹和樹之間，在互相商議着什麼。這時，史保的心中，反倒十分平靜，他已經知道，在樹林中發生了什麼他不能猜測的事，但是他也可以肯定，他是不會遇到什麼損害的。

因爲，世界上的植物，要說有什麼植物界之外的朋友的話，唯一的朋友就是他！植物也需要朋友的，植物不會去損害一個眞正的，唯一的朋友。

在沉思中，曙光慢慢出現，終於，朝陽升起，森林中出現了一道一道的光柱。

史保慢慢站了起來，在他來說，朝陽下的叢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也是最動人的環境，所有的植物，全以那樣歡喜的心情來迎接朝陽，這種歡喜的心情，史保完全可以體驗，有時，他甚至自己以爲是植物中的一份子，同樣享受着這份喜悅。

他半轉了個身，再次走近那株奎寧樹，仔細打量着，那是一株極其高大的奎寧樹，至少超過五百年，試想想，五百年之前的任何生物，能夠活到今天的，只有植物，它不但已活了五百年，至少還可以活五百年。

植物的生命是如此之悠長，誰能說在這樣悠長的生命之中，竟會沒有感情，史保對於世人對付植物的態度，不由自主地搖着頭。

他走近奎寧樹，在樹幹上寄生的美人藤，千百條觸鬚一樣的藤梢，在陽光下顫動着，那些帶有細小倒刺的細藤，沾上了史保的衣服，像是熱情的主人，想留住客人一樣，不想他離去。

史保輕輕地將沾在他衣服上的細藤拉開去，有一股細藤，立刻沾上了他的手指，而且將他的手指，輕輕繞住，史保搖着頭，他强烈地感到，寄生的美人藤，眞的不希望他離去！

他輕撫着纏住他手指的藤絲，輕柔地道：「對不起，我必需離開，不論你如何想，我一定要走！」

美人藤的藤絲顫動着，好像是由於森林中的微風，又好像完全是自動的，在那一刹之間，史保突然注意到，所有的細柔的，呈蜷曲狀的藤芽，都伸出了它們的尖端，而且毫無例外地指着西面！

史保呆了一呆，那些細柔的藤絲，不知要憑多堅强的意志力，才能够做到這一點！它們這樣做，是爲了什麼？要他向西走？

向西走，和他預定的路途是不合的，恰恰相反，他應該向東去，才能找到橡樹林！

史保拉開了纏住他手指的美人藤，轉過身，向東走去，美人藤的向西指，使他想到，如果他在熟睡之中，曾經被移動過的話，那麼，一定是被向西移動過，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他向東走，就可以回到昨天晚上，他爬上去的那株金松樹那裏。

他一面向東走着，一面摘拾着山菓充飢，他涉過了一條小溪，約莫走出了半哩，就看到了那棵聳立的金松樹，就在眼前。

在旁人看來，同一種類的樹，每一株都是一樣的，但是史保却可以分辨得出每一株樹來，他急急向前走出了幾步，一點不錯，這一株

金松樹，就是他昨晚爬上去作爲「睡床」的那一株！而他在半夜醒過來的時候，却是在一株距離半哩之外的奎寧樹上！

如果他不是半夜突然醒轉，而是一覺睡到天亮才醒，像前天晚上那樣，那麼，他可能被神秘地移出一哩之外！

就在那一刹間，史保陡地明白了，前天晚上，他是一覺睡到天亮的！如果神秘的移動，在前晚就開始，那麼，前天晚上，他至少也被移出了一里，並不是拉維茲和其他的人離開了他，而是他離開了他們！只不過因爲他醒過來時，仍然是在一株七葉樹上，所以他才沒有深察，這一株七葉樹，是不是就是他爬上去的那一株？

史保又想到，如果不是他半夜醒過來的話，他可能在早上醒來，仍然是在一株金松樹上，那麼，他仍然不會覺察自己曾被移動過！

史保呆呆地站着，抬着頭，望着正盡一切所能在吸收陽光的樹葉，陽光是一切能量的來源，大樹在吸收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陽光之後，樹的本身，是不是能利用這種能量呢？

史保緩緩地搖着頭，是不是樹有一種力量，可以使得他移動，由一株樹頂到另一株樹頂，而不令他覺察？樹的動作是極慢的，如果樹有這種力量，要在不知不覺中移動他，就不是一件難事了！

史保用拳頭輕輕打着樹幹，大聲道：「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我向西走？」

史保得不到回答，植物表達他們的感情，有他們的方法，不是發出聲音來，表達的方法可能很慢，你愛護一株植物，它可能要經過一年之久，才表達出它對你愛護的答謝——樹葉長得更茂盛，花朶開得更美麗，果實結得更甜蜜，來報答你對它的悉心照顧。

史保在金松樹下，停留了好一會才繼續向東行，當天色慢慢黑下來之際，史保停在一株高大的柯樹之下，抬頭向上看看，他在想，是不是森林中所有的樹，全串謀着在作同一行動呢？這株柯樹，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史保沒有選擇，金松樹，七葉樹，奎寧樹既然全對他有所行動，柯樹當然也可能是一份子！他攀了上去，找到了一根粗大的橫枝，小心地分開濃密的，厚而有粗鋸齒的樹葉，當他分開樹葉之際，柯樹葉背面的灰褐色，看來十分奪目。

在分開樹葉之後，他摘下了四個橢圓形的，有着堅硬外殼的果實，在樹幹上，將硬殼敲了開來，嚼吃着果實，柯樹的樹椏之中，還有着寄生的，一層一層，黑褐色的胡菌，史保將它們當作晚餐的第二道菜式，然後，天色黑得更甚了，史保躺了下來。

這一晚上，史保想支持着不睡覺，以觀察一下，究竟有什麼事故發生的，可是，日間的跋涉，實在使他覺得疲倦，在躺下去之後不久，他就睡着了。

他不但睡得快，而且睡得十分沉，當他在將醒未醒之際，他有一種昏迷的感覺，他要在半睡不醒的狀態下掙扎很久，才能睜開眼來，而當他睜開眼來時，又已經是陽光普照的白天了！

史保嘆了一口氣，他覺得有點頭痛，雖然他這一覺，睡得超過了十二小時，但是他却有睡不醒的感覺，又好像昨晚曾喝過過量的酒，又更像是昨晚他不是睡在森林之中，而像是在空氣極其汚濁的小室之中，侷處了一夜一樣，使他在醒過來之後，要深深吸着氣。

史保睜開眼之後，又過了好一會，才扶住樹枝，坐了起來。

他第一眼看到的，自然是樹枝和樹葉，他也陡地震動了一下！

在他四周圍，並不是厚而一半是灰褐色的柯樹葉，而是一種細小的，長卵形，葉尖很尖的樹葉，史保以手加額，叫了起來，道：「不！不是婆羅樹！我昨晚是在一株柯樹上的！」

是的，他昨晚是在一株柯樹上的，但不管他昨晚是在什麼樹上，這時，他是在一株婆羅樹上，而且極高，離地有六丈上下，在四周圍的另外幾株赤松，都不過這樣的高度，史保可以伸手碰到它們的樹尖。如果他是被移過來的話，他一定是從那些赤松的樹尖上被移過來！

史保又大口吸了幾口氣，頭痛才減輕了些，他開始爬下那株婆羅樹，當他落到一半的時候，他陡地想起一件事來，刹那之間，他發怒得漲紅了臉，用力拍打着婆羅樹的樹幹，罵着：「太卑鄙了！你們太卑鄙了！你們竟然催眠我，令我得不到正常的氧氣供應！」

在森林中過夜而第二天早上醒來，會感到如此之不舒服，史保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起先，他不明白是爲了什麼，而這時候，他想到了！

植物的吸呼，和動物一樣，同是氧和二氧化碳的循環，不過動物是單循環，而植物是複循環。

植物的吸呼，永遠只是吸進氧，放出二氧化碳，但是植物則吸收氧氣，放出二氧化碳，也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當他在樹上的時候，他是處在濃密的森林之中，如果所有的樹，都聯合起來，努力放出二氧化碳的話，氧氣不足，人就會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不由自主，沉沉昏睡，無法抵抗。

史保可以肯定，他昨天晚上遇到的，就是這樣的情形，不然，決沒有理由，在森林中露宿，一覺醒來，會像是在斗室之中，侷了一夜一樣！

不論整個森林中所有的植物，正在進行什麼圖謀，用這樣的法子，實在太卑鄙了一點，無法不令史保發怒，史保大聲叱喝着，用力踢打着，突然之間，他看到，被他踢打的那一枝樹枝上，所有的樹葉，都迅速地蜷了起來，呈現出極度的水份缺乏的現象。

一般來說，植物有這種現象，只出現在一些十分敏感的植物上，像含羞草，當外來的物體，觸及它的葉子之際，水份迅速下降，葉子也就收縮——你種過含羞草沒有？如果種過，你就可以觀察到，你是含羞草的主人，而你又是眞正愛護它的時候，它的葉子，懶洋洋地愛閉不閉，但是一個陌生人觸及它之際，它的葉子閉垂得特別快，那是因爲它知道你不會傷害它之故，就像是你蓄養的小鳥，會停在你的手指上一樣。

而婆羅樹決不是像含羞草一樣敏感的植物，可是這時候，却出現了如同含羞草被碰觸之後同樣的情形，由此可知，那是因爲史保的踢打，使得它的感情，受到了嚴重傷害之故。

史保怔怔地望着那一枝枯蜷了的樹葉，心中覺得很不忍，他嘆了一口氣，迅速向下落去，當他脚踏到地面之際，一陣沙沙的聲響，上面落了許多樹葉來，落了他一頭一身，全是細小的樹葉。

史保苦笑了一下，道：「好，你們贏了，你們要我向西走，我就向西走！」

當史保決定向西走之際，他才一起步，在他面前的一大簇黑漿菓樹上，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響，成熟的黑漿菓，發出誘人的香味，綻了開來，使它感到高興，來不及地向史保作出奉獻一樣。

史保摘下了一大捧黑漿菓當早餐，他改變了行進的方向，向西走。

當他決定改變行程的一刹間，他完全忘記了他的任務，而當他走出不多遠時，他想起來

了。

他到這裏來的任務，是要找尋橡樹！他雖然陶醉在森林之中，和森林中的植物，有着感情上的融會貫通，但是他畢竟是一個人，是屬於動物世界，人的世界的。他知道自己所負責的任務是多麼的重要，他是決不能輕易放棄自己的任務的！

想到了這一點，史保停了下來，猶豫了一會。

但是他立即又繼續向前走去，那是因爲他想到，或許他走錯了路，整個森林中所有的植物，都在帮助他走向正確的路上去！他向西走，或許能發現前所未有的，最大片橡膠樹林！

由於對森林中的植物，付出了由衷的信任，所以史保心安理得地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原始森林，像是無窮無盡一樣，一連十天，史保都向前走着，他沒有發現橡膠樹林。

而在這十天中，在夜間被轉動的事，也未曾再出現過，那使他知道，森林中的植物，感到他的行進方向是正確，它們正帮他這樣走！

但是，史保對森林中植物的目的，却表示懷疑了，他們一定不是在指示他到達橡膠樹林的正確途徑，而是另有目的的。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史保在原始森林中，一面向西行，一面在思索着，這時候，史保在森林中失踪的消息，早已由回到內政部的拉維茲報告了上去，而報告也將到了盟軍最高當局的手中。高級情報人員在接到了報告之後，認爲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史保會在森林中失踪？那簡直像是魚會在水中淹死一樣不可思議！

由於史保所擔負的任務是如此之重要，所以盟軍方面，立即組織了三個搜索隊，全由對樹林最熟悉的專家組成，去找尋史保。

另一方面，一個由高級情報人員組成的調查小組，也到了巴西，調查小組由一個上校，兩個少校組成，他們開始的第一項調查。就是會見拉維茲，向他詢問史保失踪那晚的情形。

拉維茲仍然修飾得很好，他對着調查小組，叙述那天晚上的經過，他道：「那天晚上，我們全睡在營帳中，只有史保一個人，是睡在樹上的！」

上校立時問道：「什麼樹？」

拉維茲並不認得七葉樹，他分得清康乃馨和玫瑰，對玫瑰花的品種，或許還有一定的研究，那是由於他需要它們來致送情人之故。

對上校的問題，拉維茲只好翻着眼，道：「什麼樹？只是一株很高大的樹，什麼樹全是一樣的？不是麼？」

上校沒有什麼反應，跟着又問道：「然後呢？」

拉維茲道：「我們全睡了——」

一個少校立即打斷了他的話頭，道：「等等，你們在森林中過夜，難道沒有人值夜？」

拉維茲道：「有……有的……有人值夜，分上半夜和下半夜。」

那個少校道：「當晚值夜是哪兩個人？」

拉維茲抓着頭，他梳得很整齊的頭髮，因此而變得凌亂，想了好一會，才道：「是賴圖，上半夜是賴圖，下半夜，是山安。」

少校望了拉維茲一眼，在大戰吃緊的時候，像拉維茲那樣的人物，看在正在堅苦作戰的軍人眼中，總會有點不順眼的，但是拉維茲是巴西政府的官員，和奉派來調查的軍官，並沒有統屬的關係，所以少校不得不盡量維持着客氣，他道：「可以叫這兩個人來談談麼？」

拉維茲像是盡快想卸脫自己的干係，他忙道：「當然可以，我可以替你們安排，在另一個辦公室。」

上校點着頭，拉維茲叫了秘書進來，吩咐了一陣，三個調查小組的官員，離開了拉維茲的辦公室，第二天，才見到了賴圖和山安，那兩個人本來是跟隨史保探險團的低級人員。賴圖是一個十分精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而山安却是一個頭髮已經半禿的中年人。

當他們兩個人，走進調查小組三個軍官在等着他們的辦公室之際，是一路爭吵着走進來的。

他們兩個人的話說得十分快，而且十分急，不過奉命來巴西的三個軍官，都精通葡萄牙文，所以全可以聽到他們在爭論什麼，一個在大聲道：「應該你負責！」另一個道：「你爲什麼不來叫我？」

兩個人吵吵鬧鬧，走進了辦公室，才住了口，可是兩人的臉上，都仍然有悻然之色。

上校打量了兩個人一眼，才道：「史保先生失踪的那一晚，是你們兩人分別守夜的，是不是？」

賴圖沒有出聲，山安立即道：「先生，不關我的事，是他一個人守夜的！」

上校揚了揚眉，說道：「可是拉維茲先生說——」

山安又搶着說：「是的，本來是賴圖值上半夜，我值下半夜，可是賴圖却並沒有在午夜十二時交更給我，他沒有叫醒我！」

三位軍官都向賴圖望去，賴圖漲紅了臉，道：「我，我……」他轉頭望向山安，道：「你應該自己醒來，如果你曾醒來——」

山安急忙地道：「這是甚麼話，你是守夜的人，都睡着了，我本來就是在睡的人，怎麼會醒得過來？」

兩個人又臉紅耳赤吵了起來，上校忙擺着手，大聲道：「別爭吵，賴圖先生，事情已經清楚了，是不是當你值更時候，你睡着了？」

賴圖不出聲，僵了片刻，才點了點頭。

上校皺着眉，道：「太疲倦了？」

賴圖道：「我……我以前未曾試過那麼疲倦，那一天晚上，我拿着長槍，靠着一株樹站着，忽然之間，有了窒息的感覺，我想叫，已經叫不出來了——」

一個少校忙道：「等一等，什麼意思，你有窒息的感覺？有人襲擊你？」

賴圖忙道：「不，不，我只是有呼吸不暢順的感覺，好像……好像是處在一間空氣不流通的屋子之中，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三個軍官互望了一眼，另一個少校道：「在原野森林中，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賴圖苦笑着，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道：「我也知道這樣說，很難令人相信，但是事實上的確是這樣，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我知道負責守夜的人，不能隨便睡着，我曾經竭力掙扎過，不想睡過去，可是我却敵不過那種感覺，終於睡着了。」

上校問：「當你醒過來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賴圖苦笑了一下，道：「早上，和大家是一起醒來的，那時，史保先生已不見了。」

上校又問道：「當你昏然欲睡之際，你是不是看到另外有人？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感到可能有人向你在噴射催眠氣體？」

賴圖忙道：「不會，決不會，事實上，我當時也以爲可能有人來襲擊，但是事實上，當時絕對沒有人在我的周圍，絕對沒有！」

三個軍官嘆了一聲，賴圖的話，使得史保的失踪，更充滿了神秘性，而這種神秘性，在搜索小組回來之後，更形加濃。

回來的搜索小組帶了世界上最好的獵犬一起的，在史保教授失踪的地點，獵狗向着樹頂狂吠着，一直要竄上樹梢去。

當搜索小組的人員，協助獵狗，一直上到

了樹梢之後，獵狗就向隣近的樹梢撲過去。獵狗的動作雖然靈活，可是也無法在樹梢上縱躍如飛的，獵狗的訓練人用力拉住了狗，可是獵狗還是向前直竄了出去，以致被樹枝夾住了身子，費了好大的工夫，才弄了下來。

而當獵狗下地之後，仍然一直向着樹巔吠叫着，對這種現象，搜索人員作不出任何的結論，看來好像是要尋找的目標，是自樹上離去的，但是史保先生又不是「猿人」，這樣的結論是無法打入報告書之中的。

調查小組的成員，在巴西又停留了幾天，盡他們的可能，搜集了一切資料，就回去了，盟軍總部高級將領所接到的調查報告，結論是史保先生在任務的執行中，可能遭到了意外，是什麼樣的意外，原因不明，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敵人的襲擊。雖然史保先生是一個身份如此特殊的人物，但是在當時這樣的情形之下，爲了他的失踪，已經可以說得上是極其勞師動衆的了，其勢不能再繼續下去，是以只好不了了之了。

而盟國方面，準備在巴西補充橡膠缺乏的這個計劃，並沒有放棄，後來雖然沒有了史保先生的參加，但一樣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過那和史保的故事，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史保在什麼地方呢？他仍然在原始森林中，向西走，一直向西走。

十天之後，他已經離開了亞馬遜河很遠了，進入了一個自他之前，只怕從來也沒有人進入過的植物世界。史保稱之爲植物世界，自然並不是表示他所經過的地方，完全沒有動物。事實上恰恰相反，有着各種各樣的動物，但是史保仍然稱之爲植物世界，因爲毫無疑問，植物是他所經過的世界主宰。

各種各樣高大的喬木，看來不是從土地上直接生出來，而是從濃密的，幾乎插脚不下的灌木叢，或是極其肥大的草木植物中拔根而起的，高大的喬木，在半空中將它們的枝幹，盡量向上生，向橫伸，濃密的樹葉，幾乎將陽光完全遮住，別說是那些粗大的樹幹，在世界上不知已經經歷了多少百年，單是說纏在樹上的那些寄生藤和寄生植物，也和大樹相依爲命，不知有多少年了。

這不折不扣是一個植物世界，植物是主宰，森林中的動物，只不過是附屬品，依附植物爲生，離開了那些植物，沒有一種動物，還可以生存一個星期以上，事實上，連史保也是如此。

在這十天之中，毫無疑問，是植物維持了史保的生命，多汁的漿果，美味的樹菓，生着了篝火，烤熟了之後，發出誘人的香味，脂肪在火中迸出火花的巴西豆樹的果實，溪水加上花模樹的葉，可以成爲美味的湯，就是這一切，維持着史保的生命。

那一天黃昏時分，史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了，他只是靠估計，在森林中向西走，每一天大約行進十五哩，那麼這時，他應該是在離亞馬遜河以西，一百五十哩左右的地區之中，根據他的知識，那是一片地圖上的空白，從來也沒有人在這個植物世界之中，跋踄如此之深的，甚至印地安人也沒有過。

史保在開始的幾天中，也曾希望過能遇上一些印地安部落，但是從四周圍的情形來看，他是無法達到這個願望的了，這裏根本沒有人來過，只有他！而他，却是被植物引進來的，而且，並不是出於他的自願，至少是半强迫性質的！

史保望着漸漸黑下來的天色，不禁苦笑了起來，他扶着的一株老樹，是一株極大的檀樹，粗大的樹幹上，生滿了寄生的藤，草耳和釵子股。他手所扶的地方，一大片釵子股，正盛放着清香，美麗，淺紫色的花朶，那麼一大片釵子股花，像是唯恐史保不注意它們，嬌嫩的花瓣，全是微微顫動着，花蕊上的蜜珠，凝成一顆一顆，在夕陽的照映之下，就像是一大片綴在樹幹上的大珍珠。

史保嘆了一口氣，輕拂着花瓣，這麼一大片釵子股花，如果放在世界蘭花展覽中，毫無疑問，可以得到首獎，尤其是在黃昏時分開放的釵子股花。釵子股只在清晨時開花，而現在竟然違反了這種植物幾萬年來的生活規律，這是爲了什麼？是爲了鼓勵他繼續向西走？還是對他服從指示的一種獎勵？

史保又輕嘆了一聲，經過了十天之後，他的情緒起伏，已經平靜了下來，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不管再向前去結果如何，他一定要向前去，他要尋出整個原始森林中的植物，聯合起來要他向西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史保坐了下來，在檀樹的下面，是一大片野山芋，闊大的野山芋葉，覆蓋了整個大地，這裏肯定並沒有下過雨，但是野山芋葉却現出蒼翠欲滴的顏色，森林中充滿了如此美麗的色彩和芳香，史保以手作枕，躺了下來，他在想，仙境也不過是這種樣子吧。

森林中十分靜，靜得使他可以聽到小昆虫在他頭旁飛過的嗡嗡聲。

史保側着頭，順着那小虫飛的方向看去，昆虫飛行時振翅所發出的「嗡嗡」聲突然停止，牠撞上了一片猪籠草的葉子，那株猪籠草，離史保極其近，它肥大的葉子橫伸着，最近的一片離史保的鼻尖，只不過三寸。史保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肥大的猪籠草，那株猪籠草足有三尺多高，傘形的葉子散開着，那隻小昆虫撞了上去，立即黏在猪籠草葉子上，多汁而濃密的茸毛上，一邊的翅膀還在撲着，可是已經脫不了身了。

史保對植物有極其深厚的研究，而他更是着重於研究植物的生活，感情和動作的，所以他特別對於會動的植物，有着極其深刻的研究，他對於捕蠅草，猪籠草，纏人藤，中美洲的七里子盒草，以及南非洲的呼吸草等等，都有極其深刻的研究，寫過不少篇論文，而對於猪籠草，尤其熟悉。在他還是一個七歲的小男孩之際，他就曾三個月未曾吃早餐，而將早餐的錢，一天一天積起來，走進一家熱帶花卉店，用一大捧零錢，換回了一株猪籠草，觀察猪籠草捕捉昆虫的動作。

那時候，他被同學叫作「小白痴」，因爲當其他所有同年齡的小孩子，纏着父母買冰琪淋或是成羣結隊在街上或是打球的時候，而史保總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株樹或是一簇草前面，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

對於猪籠草捕食昆虫的過程，他是再熟悉也沒有的了，但是他仍是看之不厭，這時候，他躺着，側着頭，定眼看着在他鼻尖前的一株猪籠草，一動也不動，甚至屏住了呼吸，唯恐驚動了它。

他看到猪籠草的葉子，開始捲起來，那些細白的，近乎透明的茸毛，像是無數鱆魚的足一樣，黏住了昆虫，而葉子上部的瓶狀葉梢中，迅速地注出清水，茸毛移動着，昆虫身不由主地被逼向瓶狀梢移動，瓶中的清水更滿，昆虫終於被移進了「瓶」中，「瓶」口的長茸毛，封住了出口，昆虫從水中撲着，不一會，就靜了下來，被猪籠草瓶狀葉梢中的清水淹死了，而這片經過了辛苦搏鬥的猪籠葉，也慢慢地舒展開來，就像是一個壯士，在經過一場搏鬥，殺死了一頭猛獸之後，舒舒服服地躺了下來一樣。史保慢慢轉回頭去，天色已迅速黑了下來，也就在那一剎間，史保陡地坐了起來，他明白了一件事！他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那些大

樹「搬」得向西移動的了，他睡在樹上，當他因爲缺乏氧氣而陷入半昏睡狀態中的時候，那些大樹，一定全部傾全力在運動他們的枝葉，而他就像是落在豬籠草葉子上的昆虫一樣！

史保在越來越黑的環境中，又不禁長嘆了一聲，他自然明白，豬籠草將昆虫在葉上移動，送進它葉梢的「瓶」中，那是一種本能，豬籠草是何以會有這種能力的，連史保也答不出來。那些大樹，七葉樹，柯樹，等等，也要將他們的枝葉，起到和豬籠草葉上茸毛同樣的作用，那要經過多大的努力？這種努力，看來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但是誰又敢說絕對沒有可能呢？

大樹的樹枝是不會動的，人人都會那樣說，但事實上，每一種植物都是會動的，樹枝向上伸展的速度，而且還算是相當快的，豬籠草爲何有迅速動作的能力，誰也答不上來，植物學家至多說那是爲了生存，爲了適應環境，所以使豬籠草有這樣的能力，既然有這樣的說法，那就可以肯定，植物在有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加速它活動的能力的！

史保輕拍着檀樹的樹幹，低聲道：「你們做得不錯，在你們看來，我實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得比豬籠草看昆虫還不如！」

史保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爬上了那株檀樹，不多久，就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起來，他仍然一直向西行，因爲他可以強烈地感到，他並沒有走錯路，在他的旅程之中，所經過之處，各種各樣的植物，都在表示對他的歡迎，在這些日子中，史保眞正是和植物生活在一起，他感到那是他一生之中，最有價值的一段日子。他甚至忘記了究竟向西一直走了多少天，他只知道自己已漸漸進入了山區，連綿的山岡開始出現，清澈的溪澗漸漸增多，而終於他走進了一座叢嶺橫亘的高山。

在這時候，史保眞正感到迷惘了，雖然他仍然在向西走，可是前面簡直已經沒有道路可走了，靠着崖上大片地衣的指點——那些地衣甚至離開了巖石，在他面前顫動着，而大片的羊齒葉，更時時拂着他的臉。

史保已經無法放棄了，他只好繼續向前走，那一天下午，他來到了兩座高崖之前，那兩座高崖之間，有一道十分狹窄的隙縫，只可以供一個人走過去，而那隙縫，史保估計，在平時根本是看不見的，因爲野山藤的藤枝和藤鬚，將隙縫完全遮沒了，可是當他來到那隙縫的面前之際，却看到本來遮住隙縫的野山藤，全向兩旁分拂了開來。史保在隙縫前站了片刻，毅然走了進去。

他明白，他是在進行一項史無前例的探險，他絕不能退縮。

隙縫之中，十分陰暗，山巖上的泉水流下來，使巖石變得潤濕。

史保抬頭看着流下來的泉水，和泉水流過之處，巖石上生長着的厚厚青苔，本來灰褐的石壁，被那些青苔鋪成了一片碧綠，那種碧綠在陰暗之中，又給人以一種極度的清涼之感。

那道隙縫並不是太長，史保只花了一小時，就已經完全走完了，在他經過了那道兩座高崖之間的夾道之後，眼前陡地一亮，而刹那之間，他又呆住了。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極大的山谷，那山谷中有很多樹木，和山區中別的生命，看來並沒有異樣，但是令得史保呆住了的，是在山谷中心的一株大樹。

那是一株眞正的大樹，山谷中其他的樹，也都有三四十呎高，可是和那株大樹比較起來，却只像是一株小草！史保從來也沒有見過，甚至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這樣巨大的大樹。

那株大樹的樹幹，離遠看去，就像是一根碩大無朋的大柱，一直支撐着青天一樣，樹幹一直向上伸，向上伸，不少在離地三十丈，才開始有橫枝，而橫枝披拂，繼續向上伸到高高，究竟伸到多高，史保也無法估計。

那株樹實在太大了，大到了使人一看到它，就有一股窒息之感。

史保呆立了好一會，才陡地叫了一聲，向前狂奔了出去，當他奔到森林中之際，他益發感到自己的渺小，在他附近的樹木，每一株都不少在地球上生存了幾百年，不過，幾百年的樹，和那株眞正的巨木比較起來，那又完全算不了什麼，而史保，他不過在世上生存了四十年，而且，至多再生存六七十年而已。

史保一直向前奔着，越奔越快，終於，他在近處看到那株大樹的樹幹了！

事實上，他看到的，絕不是一株大樹的樹幹，因爲他根本無法看到樹幹的全部，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堵「牆」，一堵弧形的，一直向兩旁舒展的「牆」。

史保略停了一停，不由自主地喘着氣，繼續向前奔，一直來到樹幹之前，張開雙手，撲了上去，將自己的身子，緊緊貼在樹幹上。

大樹的樹幹上，樹皮呈現着裂縫，最深的裂縫，甚至超過一尺，史保的手，插進了樹皮的裂縫之中，以便使他自己可以更緊密地靠着樹幹，他抬頭向上看去，高聳的樹幹，令他有一種目眩之感，而當他抬頭看去之際，可以看到大樹葉子，像是在雲端洒下來的綠色的雨。

史保的心中，已經毫無疑問，他之所以會來到這裏，看到了這樣的一株大樹，完全是那株大樹召他來的，在離開這株大樹，至少有三百哩的亞馬遜河邊開始，這株大樹就通過了森林中植物的傳遞消息，使得整個森林中的植物，通力合作，而將他引到了這株大樹的跟前。

史保並沒有半絲埋怨這株大樹的心意，這時，他貼緊着那株大樹，懷着極其崇敬的心意，慢慢抬頭向下看去，大樹宏偉巍峨的樹幹，一直向上升，簡直像是一座山的峭壁一樣。

等到史保的頭，抬到了他所能抬的極限，才看到了大樹的橫枝和樹葉。史保分辨不出那是一株什麼樹，但是這是無關緊要的了，史保已經知道有那樣的一株大樹，這株大樹，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了。

史保緊貼着大樹的樹幹，盡他的可能貼得緊，就像是嬰兒緊貼在母體上一樣。

嬰兒喜歡緊貼在母親的身體上，是因爲嬰兒自從有感覺起，就熟悉了母體中所發出的一切聲音之故，緊靠着母親，聽着母體中發出來的熟悉的聲音，使嬰兒獲得如同還在母胞內一樣安全。

這時候，史保的情形也是相類似的，他緊貼着樹幹，聽着自大樹內發出來的各種聲響，他有一股莫名的喜悅和安全感。

大樹樹幹內的聲響，是各種各樣的，像是整個原野中所發出來的聲音的縮本，有淙淙的流水聲，有瑟瑟的和風聲，史保陡地悟到，他對植物有深厚的感情，植物對他，也有深厚的感情，他可以在植物的微弱而緩慢的動作之中，得到啓示，互相交通，可是，他却不懂植物的語言！

植物一定有語言的，史保固執地想着，不然它何以發出那麼多聲音來？這些聽來好像有節奏，又好像沒有規律的聲音，究竟代表了什麼？是不是就是植物的語言？而這株大樹通過了這樣特殊的方法，召他來到跟前，目的又是什麼？是不是想要有一個了解植物感情的人，能進一步通曉植物的語言？

史保怔怔地想着，在他還未曾通曉植物語言之前，他自然無法知道大樹召他前來的眞正目的，而那株樹，也實在太大了，大到了史保

無法在近處看到它的全部，無法通過植物的「行爲語言」，來明白它的心意。

史保呆立了許久，才貼着大樹的樹幹，慢慢向前，繞着圈子，繞了一圈又一圈，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始，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

×　×　×

「非人協會」大廳中，一片沉寂。

在史保叙述他在巴西原始森林中的遭遇，講到他在森林中，被森林中的樹木催眠，在夜間移動，以及後來，他領悟到植物的目的，要他向西走，終於在一個看來從來也未曾有人到過的山谷之中，發現了一株極大的大樹之際，所有的人都不出聲，聚精會神地聽着。

史保自己，在叙述的過程之中，簡直是處在一種沉醉的狀態之中，他所講的話，在其他的會員聽來，完全是一種新的經驗。

非人協會的會員，有着各方面的才能，當范先生講及都加連農的事情之際，當卓力克先生講及古埃及人魯巴的時候，或者當阿尼密先生闡釋「靈魂」之際，其餘的人，或多或少，對他人所講的事，有一定的認識。可是對於史保先生的叙述，他們却完全沒有認識。他們一面聽，一面心中不禁都有點慚愧，眞的，植物在地球上生存了這麼多年，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毫無疑問是以植物的形式，首先出現的。

可是，爲什麼從來也沒有人去想一想，植物也有感覺？從來也沒有人想到，植物是生物的一種，而且長久以來，是生命的主宰，植物可以沒有動物而生活，而動物不能沒有植物，就無法生活下去了，從來也沒有人顧及植物的感覺，別說去研究它們了！

當人人都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大客廳中，變得格外沉寂，當史保的叙述，告一段落之際，好久，都沒有人出聲，史保喝了一口酒，一個接一個，望着各人。

范先生首先開口，他的樣子，看來像是他對他所說的話，很難說得出口，他想了一想，才道：「史保先生，你在一開始的時候，曾經說要推薦一個會員？」

史保點頭道：「是的！」

范先生又道：「你是想推薦那株大樹，加入非人協會？」

史保欠了欠身子，和他開始叙述時一樣，他的神態，略現忸怩，可是他却是很堅決而且認眞的，他道：「是的，這就是我的推薦，而且，我帶來了它的一片葉子——」史保一面說，一面取出了一片如手掌大小，邊緣有着鋸齒的樹葉來，放在几上，樹葉是蒼翠的，看來如同才在樹上摘下來一樣。

其餘五個會員互望着，卓力克咳嗽了一聲，道：「史保先生，問題不在於……我該怎麼說才好呢？非人協會的會員……之中，要是有一株樹——」

卓力克先生的話還未曾說完，史保的臉色已變得極難看。

范先生看到了史保的變色，他忙向卓力克作了一個手勢，搶着道：「史保先生，你的叙述，好像還沒有結束，你只是講到了你發現了這株大樹，以後的情形呢？」

卓力克先生也有點很不好意思，因爲每個會員，要推薦一個新的會員加入，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當然也很少有被拒絕的情形出現，甚至連懷疑被推薦者是否有資格入會，都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而如今，除了史保本人之外，其餘的五個會員，顯然對於一株大樹，是不是能够成爲「非人協會」的會員這一點，表示懷疑，只不過旁人沒有講出來，而卓力克最先表示了他心中所想的事而已。

卓力克不好意思地笑着，道：「史保先生，我的意思，只不過是——」

卓力克還沒有講完，史保已經揮了揮手，他的神情，也恢復了正常，他道：「卓力克先生，事實上，你不用解釋什麼，連我自己，也表示懷疑，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說過，我要推薦的，甚至不是一個人！」

各人都移動了一下身子，史保自己這樣說了，使得大客廳中的氣氛，又輕鬆了許多。

史保又道：「一株大樹，加入非人協會，這無論如何，是史無前例的事，我想——算了吧！」

當他揮着手說「算了吧」之際，他的神情，有一種異樣的沮喪，而且，從他望着各人的眼神之中，人人可以感到他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你們不了解植物，不論我怎麼說，你們根本不了解植物！

大客廳中又沉默了片刻，那個身裁結實的會員道：「史保先生，話不是那麼說，要是你說的那株大樹，眞有特殊的地方，我們可以接納它入會的！」

史保先生望着那位會員，道：「端納先生，它會從三百哩外，將我召到它的身邊，那還不够特殊麼？」

端納先生咳嗽了一下，對於史保先生的話，他並沒有作進一步的回答，只是道：「關於這一點——」

端納先生的支吾，令得史保勃然大怒，他陡地漲紅了臉，大聲道：「端納先生，你對我的叙述表示懷疑？你們都不相信我說的話？」

阿尼密一直是不出聲的，這時，他說了一句話，道：「請你將以後的經過講了再說。」

阿尼密不怎麼開口，可是他一開口，他的話，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力量，史保的臉色漸漸由紅而變得異樣的青白，他終於道：「好！」

史保在說了一個「好」字之後，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我見到了這株大樹，這一定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株古樹，我推測它存在於世，已經超過了一萬年，試想一想，一萬年，人類有記錄的歷史，只不過它的一半！」

端納先生站了起來，道：「史保先生，如果你答應不生氣的話，我想說一句話，是關於存在年代的！」

史保望了端納半晌，才說道：「好，你說吧！」

端納道：「任何一塊岩石，都存在了幾億年！」

史保震動了一下，然後出乎衆人意料心平氣和地道：「是的，但是岩石沒有生命，這株大樹，却是有生命的！」

端納道：「我們既無法了解這種生命的眞實意義，有生命和沒有生命又有什麼分別？」

其餘各人雖然沒有出聲，但是有的點着頭，有的在神色上，也全表示同意了端納先生的意見。在這時候，端納先生以爲史保一定又要發脾氣了，可是他既然有這樣的意見，就算史保要發脾氣，他還是一樣要說出來的。

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史保先生竟然沒有發脾氣，只是微微笑着，道：「我完全同意你的話，問題就是，樹和巖石不同，我已經說及過，大樹會發出各種聲響，而那就是大樹的語言，我還沒有說完的是，在我發現了那株大樹之後，足足有十天，我未曾離開那株大樹三呎的距離，若不是要趕來參加年會，我還會一直停留在那株大樹的身邊，而且我已決定，年會之後，我立即回去！」

范先生道：「史保先生你的用意是——」

史保道：「你們一定已經猜到了，我在那十天之中，已經在大樹發出的聲音之中，尋到

一定的規律，也就是說，我已經掌握到了大樹語言的初步規律，我有十足的信心，至多三年，我就可以通曉它的語言了，你們想想看，那時候，我能獲得什麼？」

史保越說越興奮，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氣。

其餘各會員都不出聲，眞的，如果史保能夠和那株大樹互相交談，他能獲得什麼？那株大樹，在地球上生存了超過一萬年，沒有任何生物，可以比它活得更久，它可以告訴史保，在這一萬年之中，地球上，它所生活的環境的變遷，這是人類從來也未曾有過的經歷！

端納吸了一口氣，道：「我相信你的話，不過，三年很快就過去，我的意思是——」端納先生講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史保站了起來，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提議，將大樹入會一事，暫時擱置，等到三年之後，我學會了大樹的語言，然後再作決定？」

端納道：「是的，你不要生氣，因爲一株樹——加入非人協會，無論如何，總是極大的例外，就算是漢烈根先生在生，也一定會作詳細考慮的。」

史保忙道：「不，不，事實上，連我自己也感到有點突兀，你的提議很好，不過，我還有一個提議，希望各位能夠接受。」

各人都點着頭，史保道：「到三年以後，或者，需要更長的時間，總之，到了我和那株大樹，能夠互相交談的時候，我們的年會，可不可以破例一次，到那株大樹附近去舉行？」

范先生等五個會員互望着，端納首先道：「我同意！」其餘各人也紛紛道：「同意！」

史保吁了一口氣，神情十分滿足地坐了下來，搓着手，道：「事實上，對於植物感情的尊重，中國人是世界之最，只不過中國人喜歡將一切事情神化，蒙上神秘的色彩而已！」

史保的話，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應，這可能是由於各人對於中國人和植物感情的關係這件事，沒有太大的研究之故，但是客人都是用心地聽着。

史保繼續道：「中國人對於植物，尤其對於年代久遠的植物，都有着一份尊重的心理，他們認爲，每一株古樹，都有一個『神』，樹神，就是樹的靈魂，樹神能以人的形態，和人在夢中相會，與人交談，這種傳說和記載，在中國的筆記小說之中，十分之多。」

史保的這一段話，倒引起不少反應，范先生首先道：「是的，很多這樣的傳說，而且，還有記載着一株大樹和一家人的榮枯關係。」

史保道：「范先生的知識眞廣，這種記載，的確很多，最具體的一則，是講述一個女孩子和一株橘樹之間的感情的，極其動人，記載這則故事的是一位清朝的山東人，蒲留仙先生，記載在他的名著『聊齋誌異』之中。」

范先生點着頭，顯然他是知道那則故事的，但是其餘各人，不免有疑惑的神色。

史保道：「這則故事，我可以背得出來，當然，我必需用中國話來背，請原諒，我的中國話，帶有安徽口音。」

各人都道：「不要緊，我們聽得懂。」

史保先生背的，是聊齋中第九卷中的一則，「橘樹」：「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置諸閨閣，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將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誑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

史保先生背到這裏，停了一停，仍然用帶着濃重安徽口音的中國話道：「請各位注意這一段，這位小姑娘和那株橘樹之間的感情，是何等眞摯動人，任何人如果能對植物付出這樣的感情，植物一定會知道的，再進一步，就可以使人和植物之間，有感情的溝通！」

端納先生道：「你快背下去！」

端納先生也用中國話說，事實上，他說的是上海話，顯然他對這則記載感到極大興趣。

史保停了一停，才又道：「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實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史保背完了這段記載之後，大客廳中，沉靜了好一會，史保才道：「這則記載之中，最值得人注意之處，是橘樹似乎有預知的能力，當他知道莊夫人又要與它分別之際，它就開始憔悴起來，這種預知的能力，是不是植物獨有的一種能力呢？我相信在若干年之後，我一定可以有初步的答案了！」

各人都吁了一口氣，范先生道：「眞是極動人的記載，不過，蒲先生好像誇張了一點，就算經過了十幾年，橘樹也不會長到『十圍』那樣粗的。」

史保搖頭道：「范先生，你太武斷了！」

范先生笑了起來，道：「怎麼？你不見得曾經看到過這樣株橘樹吧？」

史保笑而不答，笑得很神秘，自滿。

范先生催促道：「快說，別賣關子了！」

史保爽朗地笑了起來，道：「是的，各位請想想，我既然知道有這樣的記載，怎麼肯放過這個機會？我到過興化縣，那是一個好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話：『到了揚州不想家，到了興化心開放』來形容它，我找到了已經闢成了一條巷子的舊令署，不過那株橘樹，早已經枯死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枯樹根，的確相當粗大，是我見過的最大的橘樹！」

范先生道：「有十圍？」

史保道：「中國人的記載，總是十分籠統的，所謂『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一個人的雙臂合抱，叫一圍，又一種說法，是說雙手，拇指對拇指，食指對食指，所得的距離，是一圍，我比較同意後一個說法，因爲不但是樹，中國傳統記載中的英雄好漢也往往有『腰粗十圍』的，那似乎更不可想像了，是不？」

范先生，表示同意，端納先生道：「太有趣了，我要好好地看看中國的筆記小說。」

范先生道：「我還記得，也是清朝的一位袁先生，在他的『孔夫子不說』那一本書中，也有一則記載，是提及一株大樹的。」

史保笑了起來，道：「是的——」他改用中國語，道：「是『子不語』，袁枚所著的，他的記載的那株大樹是楠樹，在貴州，有人要去砍伐它，它的『神』乞免，說另有三株較小的，其中兩株性格比較柔順，可以受砍，另外一株，性格十分倔強——各位注意，樹而有性格，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最早記載。結果，三株樹都被砍了下來，但是在運輸途中，性格倔強的那一株沉下了江中，『萬夫繈之不起』，連被砍了下來後仍然有寧死不屈的氣概！」

端納先生站了起來，道：「那眞是我以前從來也未曾想到過的事，從今之後，我也要注意這一點，植物的生命眞是不容易忽視的！」

各人都感嘆了一會，總管走了進來，端納先生揚起了雙手，道：「各位，明天我要推薦一位奇人入會，我想，他明天會到這裏了！」

各人望着端納先生，並沒有人發出什麼問題，因爲明天就可以知道究竟了！（本節完）

新派武俠長篇／高　庸・文　盧　令・圖

鐵蓮花（續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金克用僞造白玉蓮書寫下堂書，向花翎騙得一份藏寶圖，滿肚密圈以爲把刼擄回來的鐵小薇再交換花翎手中僅存的一份藏寶圖，詎知發生巨變，古濤和鐵小薇已告失踪，原來他的一切鬼祟行爲全被侯府侍衞偵悉，把鐵小薇擄回侯府，花貞貞對鐵小薇一見投緣，警告花翎不准對小薇加害。金克用原以爲鴻運亨通，不料古家兄弟四損其三，鐵小薇得而復失，正在懊惱之際，被擄的古如雨突被釋放回來，轉述白玉蓮要金克用將圖交換安全的條件，金克用命古如雨僞扮自己懷圖應約，古如雨問他那圖可是眞的？

各展奸謀計　互拚混元功

金克用道：「當然是眞的。」

古如雨道：「既是眞的，爲什麼就這樣白白送給她？」

金克用道：「放心吧，這地圖只是一個餌，目的在誘白玉蓮現身，你一離開威寧侯府，我就會暗中尾隨着你，白玉蓮得到地圖，必然要當場校對是眞是假，那時，她全神貫注在地圖上，就是我出手報仇的最好機會。」

古如雨道：「萬一她本人不露面，却另外派人來接取呢？」

金克用冷笑道：「這兩份地圖對她何等重要，旁人無從辨別眞僞，我料她必然會親自出面，萬一她眞的派人接取，你也可以拒絕交出，就說是我叮囑過，一定要面交本人。」

古如雨想了想，又道：「莊主眞有把握一擊得手？」

金克用道：「彼明我暗，彼疏我備，除非她不來，我自然有絕對把握。」

古如雨未再多問，小心翼翼將地圖收進懷裏。

金克用道：「從現在起，你不可輕易離開這間房子，等一會，我自會告訴他們將晚飯送進房間裏來，你要沉住氣，一切照計進行，準時赴約，換裝要仔細，別讓對方老遠就認出你是假扮的。」

古如雨顯得有幾分緊張，不安地問道：「莊主不用過晚飯再去？」

金克用道：「我得先去佈置一下，不用等我吃飯。記住，報仇雪恨，全在今夜，你要多多謹愼。」

古如雨送到房門口，忍不住又問：「莊主，萬一事情臨時有意外變化，該怎麼辦？」

金克用笑笑，道：「應該不會有意外，萬一眞有變故，你儘管脫身先走，帶着這兩份地圖，等於擁有一半寶藏，够享用一輩子。」

他離開前面客室，金克用並沒有去預作什麼佈置，却抽身來到鐵羽的臥房。

鐵羽正爲小薇的事心煩意亂，獨自在花園中負手踱步。

金克用見四下無人，連忙趨前低語道：「鐵老弟，不必煩了，有好消息密陳……」

鐵羽眼睛一亮，道：「眞的？」

金克用點點頭，道：「這兒說話不方便，咱們進屋裏詳談。」

鐵羽忙領金克用進入房中，顧不得延坐，便迫不及待地道：「可是已查出白玉蓮的落腳處了？」

金克用神秘地笑了笑，道：「落腳處倒沒有查到，但這一次，一定能見到她，而且不須多費唇舌，就可以證實她來威寧侯府的眞正目的。」

鐵羽大喜道：「那是最好不過了，咱們什麼時候能見到她？」

金克用道：「就在今夜。」

鐵羽忙問：「在什麼地方？」

金克用却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反問道：「鐵老弟，侯府附近的地勢，你想必都很熟悉？」

鐵羽道：「不錯。」

金克用道：「由侯府筆直向東走，有些什麼比較偏僻隱密的地方？」

鐵羽想了想，道：「出侯府正門向東走，是一條平坦的大路，沿途沒有什麼隱密之處，要走到十里左右，才有個三岔路口，往南可通沙泉，向北可到艾比湖……」

「好！」金克用舉手攔住他繼續說下去，問道：「那三岔路口的地勢如何？」

鐵羽道：「那兒倒是有一大片林子，只可藏得下一二百人，從前常有蒙古鐵騎在林子裏紮營休息……不過，你若懷疑白蓮宮的人會藏在林中，却絕不可能。」

金克用道：「爲什麼？」

鐵羽道：「因爲那林子範圍雖然廣大，但並不隱密，侯府的黑騎隊出外巡邏，每天都經過那地方。」

金克用欣然色喜，道：「黑騎隊夜晚出不出巡？」

鐵羽道：「夜晚有兩次出巡，一次在入夜以後不久，一次在黎明以前。」

金克用急道：「咱們現在趕快吃晚飯，還來不來得及跟黑騎隊一塊兒走？」

鐵羽道：「當然來得及，我可以通知巡邏隊等一會兒出發……你究竟想幹什麼？」

金克用道：「別問，快傳晚飯，咱們先飽餐戰飯，再扮作黑騎隊出府去，一切詳情，等路上慢慢奉告。」

鐵羽雖然滿腹疑雲，不及詳問，匆匆起身道：「好，我這就去安排……」

金克用又叮囑道：「多選幾名武功高强的武士隨行，暫時別讓侯爺和郡主知道。」

× × ×

飯後，十名精壯驃悍的黑騎隊武士，在隊長安達率領下，按時出發作例行巡邏。

怒馬，長刀，隊伍整齊，鐵蹄翻飛……一切都跟平時沒有分別，唯一不同的是，隊伍中多了鐵羽和金克用。

馬隊離開侯府，仍然按平時路綫，循大路向東行，通過三岔路口，折向北轉，直抵艾比湖畔，然後掉頭仍由原路返回，只是在回程經過三岔路口的時候，馬隊曾略作休息，再動身，十騎已變成八騎。

而且，那八人八騎，也沒有再進入威寧侯府，僅在返抵府門的附近，便散開隱匿於黑暗中……

此時恰近初更。

× × ×

鐵羽和金克用仔細搜查過，林子裏根本沒有人。

目力所及，通往侯府的大路上也一片寂靜，毫無人踪。

鐵羽不禁懷疑道：「你的消息眞可靠嗎？看這情形，咱們恐怕是上當了。」

金克用斬釘截鐵地道：「絕不會錯，白玉蓮天性狡詐多疑，時間不到當然不會露面。」

鐵羽道：「至少，她應該在這附近先作一番佈置，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

金克用道：「她可能想到此地是侯府武士巡邏必經之路，如果預作佈置，担心怕洩漏行踪。」

鐵羽搖頭道：「她也同樣應該想到，附近別無隱蔽的地方，咱們極可能搶先埋伏在這片林子裏。」

金克用道：「我想，她是爲了等候巡邏的武士通過，才特地將時間約在初更以後，咱們耐心再等片刻，大約就有動靜了。」

又過了盞茶時光，仍無所見。

鐵羽道：「金兄可曾想到，萬一咱們在此地守株待兎，古老四却存着異心，將地圖帶走，投靠了白蓮宮？」

這句話，倒問得金克用心頭一跳。

但他瞬即鎭定下來，笑道：「古家兄弟隨我多年，絕不是賣主求榮的人……」

剛說到這裏，突然聽見一陣「沙沙」的輕響。

金克用得意地道：「如何？這不是有動靜了麼？」

鐵羽側耳凝聽，聲音來自林中，却不像是人的脚步聲，心中一動低喝道：「蛇羣——」話出口，伸手挽起金克用的臂膀，飛身掠上一株巨松。

那「沙沙」聲音由林中漸漸迫近，而且不止一處，沒多一會，樹下果然出現許多急速游動的毒蛇。

蛇羣分若干行，宛如溪流般穿林而至，怕不有上千條，看了令人混身發麻。

幸虧鐵羽發覺早，應變快，蛇羣紛紛由樹下游過，橫越大路，湧進了對面林中，並未發現樹上有人。

金克用嗄聲道：「這一定是兩名崑崙奴驅蛇搜查密林，咱們的馬匹必然已被發現了。」

鐵羽道：「剛才沒有聽見馬嘶聲音，想必已遭毒蛇噬斃，像這樣大批蛇羣湧過，固然人畜皆難倖免，但密林廣闊，只要馬匹沒有嘶鳴，驅蛇的人未必會發覺。」

金克用道：「萬一蛇羣不退，咱們豈不要瞪眼望着白玉蓮，拿她毫無辦法？」

鐵羽搖頭道：「不會的，蛇究竟不是人，留下大批毒蛇，對他們同樣不方便，白玉蓮只是利用蛇羣作清查密林的工具罷了。」

他猜測的一點沒錯，遠處已傳來陣陣竹笛聲。

顯然，那是驅蛇者指揮蛇羣的訊號。

遍地蠕動的蛇羣，在竹笛聲中紛紛散去，剎時間，密林內恢復一片死寂，靜得令人毛髮悚然。

鐵羽和金克用屏息藏在樹上，他們知道，白蓮宮的人就要出現了。

不多一會，林子裏果然響起脚步聲音。

兩名侍女合抬着一乘軟轎，由林中緩緩而出，面朝正西方，停在三岔路口。

軟轎左右，緊跟着巫山二大怪和夏姥姥，黑妞，香奴……等白蓮宮高手，簇擁在兩旁。

侍女捲起轎簾，裏面端坐着白玉蓮。

時方初更過後不久，天際無月，僅憑暗淡的星光依稀仍可望見白玉蓮臉上的得意之色。

鐵羽身子微微一動，似乎想躍下樹梢，却被金克用一把拉住，舉手指了指西方大路，示意他暫時不要激動。

西方路上，緩步走出來一個人，正是古如雨。

這時，古如雨身上穿着金克用的衣服，戴一頂闊邊帽，遮住臉部和受傷的耳朶，乍看之下，倒跟金克用頗有些相似。

走到距三岔路口丈餘處，古如雨已看見當

路而待的白蓮宮高手，立即停步。

白玉蓮畢竟不是好欺瞞的，一眼就認出了古如雨，冷哼一聲，道：「金克用好大的架子，居然不肯親自赴約？」

古如雨欠身道：「莊主沒有親來，那是怕姑娘食言反悔，不放他離去，所以特命在下代表。」

白玉蓮冷笑道：「他的人呢？」

古如雨道：「已經離開了侯府，返回麒麟山莊了。」

白玉蓮怒道：「這老匹夫竟然用調虎離山計？他以爲能逃得出我白玉蓮的手掌……林老護法！」

飛漁夫林嵩應聲道：「在。」

白玉蓮道：「今日黃昏時，金克用尚未離開侯府，此時量他逃不遠，請老護法替我追下去……」

飛漁夫正想領命動身，古如雨忙道：「姑娘不必派人追趕，莊主雖然未能親來，却已照姑娘的吩咐，命在下將東西帶來了。」

白玉蓮道：「你是指那兩份地圖？」

古如雨道：「正是。」

白玉蓮又問：「兩份圖都在你身上？」

古如雨道：「不錯。」

白玉蓮似驚喜，又似不信，頓了頓，道：「金克用好像不是這麼馴服的人，我得當面查證一下。」

接着，向飛漁夫林嵩一擺手，道：「老護法辛苦一趟，務必要追上金克用，無論死活，都替我抓回來。」

林嵩應諾，帶着兩名侏儒徒弟如飛而去。

白玉蓮轉對古如雨道：「金克用逃走的事，我不怪你，如果他給你的兩份地圖是眞的，我還要重重賞你，只希望你沒有說謊騙我。」

古如雨由貼身處取出地圖，道：「在下句句實話，並未欺騙姑娘。」

白玉蓮眼中一亮，點頭道：「很好，呈上來！」

黑妞立卽迎上前去，伸手接取。

古如雨却倒退了一步，道：「對不起，莊主吩咐，這兩份地圖關係重大，必須由在下親交姑娘，不能轉手他人。」

黑妞冷笑道：「姓古的，你不要弄錯了自己的身份，憑你還不配親手呈交給宮主，地圖由我轉呈，這是咱們白蓮宮的規矩。」

古如雨道：「抱歉，在下奉命行事，就得絕對遵從，這也是麒麟山莊的規矩。」

黑妞怒道：「你——」

白玉蓮不願因小事爭執，就誤了時間，抬手，道：「好了，他一定要親手呈交，就讓他送過來吧。」

黑妞無奈，只得哼了一聲，忿忿退後。

古如雨雙手捧着地圖，徐步向轎前行去。

鐵羽不禁用詢問的目光望望金克用，也不知是懷疑那兩份地圖從何而來？抑或識破了金克用獻地圖的陰謀。

金克用並未感到鐵羽的奇異目光，因爲他正全神注視着古如雨的兩隻脚。

古如雨一步一步接近軟轎，金克用的心便越跳越快，幾乎要從喉嚨跳出來。

漸漸，已行到軟轎前五步左右……

夏姥姥突一頓拐杖，沉聲道：「站住！」

古如雨應聲而止，人已在轎前四步以內，緩緩道：「姥姥有什麼吩咐？」

夏姥姥道：「你一定要親手呈交宮主，莫非有甚麼圖謀？」

古如雨道：「在下身無寸鐵，姥姥不信，可以搜查。」

夏姥姥道：「好，老婆子正要搜搜你。」

她當然不便自己動手搜查古如雨的身體，以目向郭石頭示意，郭石頭立刻上前，舉手由古如雨兩脅至腰股，搜按了一遍。

果然，古如雨身上既無兵刃，也無暗器。

夏姥姥還不放心，橫舉着拐杖道：「古老四，你要小心了，宮主面前，容不得有絲毫魯莽失禮，否則，休怪老婆子手下無情。」

古如雨只淡笑笑，沒有回答，一邁步，已到轎門前，微微俯身，雙手將地圖送向轎中。

兩份羊皮地圖平整的疊在一起，圖上字跡，歷歷可辨。

白玉蓮似乎有些迫不及待，連忙伸手接了過去。

軟轎左右十餘道目光，都烱烱凝注在古如雨身上，只要他略有異動，便會出手。

然而，地圖安安穩穩到了白玉蓮手中，竟然絲毫意外變化也沒有。

古如雨垂手侍立在轎前，神情恭謹，也沒有任何魯莽失禮的舉動。

白蓮宮的門下，都不約而同地暗暗吁了一口氣。

白玉蓮急於要證實兩份地圖是眞是假，匆匆將圖攤在膝上，又從懷中取出自己的一份，互相併比對照，仔細查看。

就在白玉蓮全神貫注，衆人戒心稍弛的這一刹那，古如雨突然兩臂一抖，向轎中撲去……

原來他兩隻衣袖內，各藏着一柄鋒利的匕首，剛才雙手捧着地圖，以致未被郭石頭搜到，現在手臂抖動，匕首立現，寒光閃處，電掣般刺向白玉蓮。

變生肘腋，措不及防，只聽白玉蓮嬌哼了一聲，分明已被刺中。

白蓮宮門下駭然大驚，齊聲呼叱，紛紛出手。

夏姥姥手起拐落，重重擊在古如雨背上。

郭石頭飛出一拳，搗中古如雨腹側肋骨。

黑妞長劍出鞘，劍鋒直透古如雨的胸脅……

劍光，拐影，拳風……宛如劇雨般落在古如雨身體上，古如雨就算是銅筋鐵骨，眼看也活不成了。

古如雨顯然也沒有打算活下去，可是，他的身子一半在轎外，一半塞住轎門，夏姥姥等人也無法知道白玉蓮是死是活？

正呼叱紛亂間，一溜火光，從林梢冲天而起。

片刻，大路上傳來了急劇的馬蹄聲……

不知是誰失聲驚呼道：「威寧侯府的黑騎衛隊！」

白蓮宮門下都駭然變色。

夏姥姥沉聲道：「香奴驅蛇斷後，大家快走……」

兩名侍女也顧不得白玉蓮的傷勢，連古如雨的屍體和軟轎一齊抬起，飛步便走。

香奴急忙舉起召聚蛇羣的竹笛。

可是，還未等她開始吹響竹笛，勁風突至，手背上已中了六七枚松針，一聲悶哼，竹笛脫手落地。

兩條人影掠空而下，正好攔住了退路。

金克用大笑道：「各位不用走了，好不容易才聚首晤面，一切恩恩怨怨，趁今夜都作個了結吧！」

白蓮宮的人見鐵羽也跟金克用在一起，不由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夏姥姥戟指着金克用，切齒道：「姓金的，你好卑鄙，好陰險！」

金克用得意地笑道：「白玉蓮滿口虛情假意，一心却想到利用鐵老弟跟侯府的淵源，圖謀藏寶秘圖，這種行徑，好像也並不怎麼光明磊落。」

夏姥姥怒叱道：「你且慢得意，縱然沒有太行藏寶，今後白蓮宮也饒不了你。」

金克用冷哼兩聲，道：「過了今夜，只怕也不會再有什麼白蓮宮了。」

只這幾句話工夫，威寧侯府的黑騎隊已經蜂湧而至，將三岔路口團團圍住。

但，這些被號箭召來的黑騎衞隊，却並不只是由安達率領的區區七八騎，而是侯府中全部黑騎隊，共約三十餘人。

爲首領隊的，也不是安達隊長，而是當今的威寧侯花翎和郡主花貞貞兄妹倆。

非僅如此，隨行另有兩匹馬上，還押着兩個人。

一個是崑崙奴奇哥，一個是麒麟山莊的總管吳濤。

這情形，不但使白蓮宮門下驚愕失措，連金克用也吃了一驚，忙詫異地問道：「鐵老弟，這是怎麼一回事？」

鐵羽平靜的笑了笑，道：「沒有什麼，趁今夜機會，大家把恩恩怨怨作個了結而已。」

金克用聽了，不禁遍體冷汗。

× × ×

黑騎衞隊都是威寧侯府中精選的武士，每一個人，都受過極嚴格的訓練，騎術，刀法，武功，都足以媲美江湖的一流高手。

三十餘騎展開，勢若長蛇，將白蓮宮的人圍在核心，三十多柄明幌幌的斬馬刀全部出鞘，刀鋒上的寒光，在黑暗中匯聚成一匝森冷懾人的光華。

白蓮宮門下也已亮出兵刃，護衞在軟轎四週。

古如雨的屍體仍然堵塞在軟轎門口，轎中的白玉蓮仍然不聞聲息。

古如雨那兩柄七首，可能已刺穿了她的胸腹，但誰也無法確定她現在是死是活。

鐵羽低喝道：「亮火炬！」

三十餘支火把應聲點燃，高高擧起，路口頓時亮如白晝。

火光映着刀光，殺機越發濃重，四週突然寂靜下來，人人手心都沁出冷汗。

白蓮宮門下不由自主更向軟轎靠近，以防隨時可能發生血戰。

鐵羽的臉色却仍然很平靜，向夏姥姥擺了擺手道：「不要怕，先看看她的傷勢如何。」

夏姥姥橫拐擋住軟轎前不動，似乎担心自己一旦轉身，四週黑騎衞隊會突起發難。

鐵羽微微一笑，道：「姥姥放心吧，我還有話要當面問她，絕不會對她暗下毒手的。」

夏姥姥哼了一聲，道：「鐵相公，你若還有一份夫妻之情，剛才就不該任由姓金的派人行刺，咱們姑娘爲了你不辭千里跋涉，更忍痛送回嫡親骨肉，眞可說是仁至義盡，想不到你却這樣狠心絕情……」

鐵羽笑道：「好了，這些話留着等一會再說吧，現在先看看她的傷勢，別躭誤了救治的時間。」

夏姥姥向郭石頭使了個眼色，示意他把守軟轎正前方，自己才挿了拐杖，轉身看覷白玉蓮。

拖開古如雨的屍體，只見白玉蓮身上一片殷紅，氣若遊絲。

兩柄七首，一柄刺中轎內椅背，另一柄却端端正正挿在心窩上。

白玉蓮雙手緊緊掩着胸口傷處，臉色已變成一張白紙，人雖未死，看來傷中要害，八成是活不成了。

夏姥姥心頭一酸，哽聲道：「姑娘——」淚水奪眶而出。

白玉蓮的嘴唇蠕動一下，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道：「姥姥，不要哭，把轎篷拆去，讓我趁這最後一口氣在，跟相公說幾句話。」

夏姥姥含淚道：「姑娘，咱們得快些離開這兒，設法替你治傷要緊，跟這種薄情寡義的人，還有什麼可說……」

「不！姥姥。」白玉蓮喘息着道：「我和他總是夫妻一場，有幾句話，我必須說出來，否則，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夏姥姥不忍再拒絕，只得一邊哭，一邊動手拆去轎篷。

有轎篷遮住，大家只能從夏姥姥的哭聲，猜想白玉蓮傷得不輕，等到轎篷拆去，目覩實情，在場的人都不禁暗暗吃驚。

只有一個人心裏竊喜，那就是金克用。

花貞貞急忙從馬背上跳了下來，道：「鐵大哥，什麼話也別說了，她傷勢太重，趕快帶她回府裏救治要緊。」

鐵羽還沒開口，金克用搶着道：「郡主別上她的當，她一身武功不弱，不可能這樣輕易就被刺中，那傷勢八成是裝出來的……」

花貞貞喝道：「都是你用這種暗箭傷人的手段，事實擺在眼前，你還有臉在這裏胡說八道。」

一面回頭對安達道：「吩咐收刀撤圍，騰兩匹坐騎出來搭載軟轎……」

「且慢！」花翎低聲道：「白玉蓮被劍穿胸口，只怕已難救治了，不如趁她尚未斷氣之前，先聽聽她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說。」

花貞貞不悅道：「還有什麼比救人更重要？只要有一息尚存，就不應該放棄救治。」

花翎道：「我的意思不是不願救她，我是怕徒勞無功，反而躭誤了你的大事。」

花貞貞道：「除了救人，我沒有什麼事怕被躭誤，你不帮忙請站到一邊去，別在這兒碍事。」

叱退了花翎，立命安達騰出兩匹坐騎，欲將軟轎搭上馬背，載送回府。

夏姥姥却不同意，欠身道：「郡主的盛意濃情，令人感激，但咱們姑娘傷勢太重，恐怕不堪忍受快馬奔馳，郡主若有意交咱們姑娘這個朋友，就請率領貴府人馬撤圍，讓咱們離開此地。」

花貞貞道：「離這兒最近的就是威寧侯府，難道你們還有另外更好的治傷地方？」

夏姥姥道：「救治傷勢，那是咱們白蓮宮門下的責任，不勞郡主費心。」

花貞貞誠摯地道：「老婆婆，請你相信我，我想帶你們同回侯府，絕沒有惡意。」

夏姥姥道：「老婆子很相信郡主，但是——但是……」

軟轎上的白玉蓮突然大聲道：「姥姥，不要再說了，我既不想離開此地，也不欲去威寧侯府，我已經命在頃刻，難道你還不肯讓我把心裏的話吐露出來？」

她說這些話，彷彿已用盡了全身力量，說完之後，已喘息得上氣不接下氣。

夏姥姥不敢再爭辯，默然低頭不語。

花貞貞也覺不忍，輕嘆道：「好吧，你心裏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我們不勉强你就是了。」

白玉蓮喘了好一會，才斷斷續續地道：「鐵相公，請你走近一些，聽我最後幾句肺腑之言。」

鐵羽慢慢向前走了幾步，道：「你說吧，我在聽着。」

他立身處距離軟轎約有兩丈，此時行近了些，但相距仍在一丈以外。

白玉蓮眼中滿是企盼之色，無力地望着他，嘴角浮現出一抹淒涼的苦笑，緩緩道：「相公，你我總算是夫妻一場，你就眞的這樣恨我，連靠近一些也不願意？」

鐵羽道：「這不是已經離得很近了麼？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聽得見。」

白玉蓮淒然道：「我已經是將死的人，能否說完心裏這幾句話猶未可知，就算我最後求你這一次，難道你也這樣吝嗇不允？」

鐵羽只得又向前走了四五步，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白玉蓮點點頭，道：「相公，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過去的恩恩怨怨，都如過眼雲烟，不用再提，在我臨死前，有兩件事必須向你表白，否則死難瞑目。」

鐵羽道：「你有話儘可直截了當的說，用不着費力氣講這些客套話。」

白玉蓮道：「並非我徒作虛套，我只是希望你能相信我說的話。」

鐵羽道：「好，我相信。」

白玉蓮又喘息了一陣，才道：「第一件，請你相信我，無論我用的手段對與不對，我的確是想將太行藏寶地圖送給你，這是眞心話，也是我爲當年的年幼無知略作補償，現在總算苦心尚未白費……」

說着，騰出右手，從坐椅下取出了三份地圖，興奮地接道：「四份地圖，已得其三，另外一份在花翎侯爺手中，也等於是你的了。我死之後，你可以獲寶藏，娶嬌妻，從此富甲一方，縱情享受人生，再有威寧侯府和白蓮宮門下爲後援，進可逐鹿中原，退可雄峙一方，無異天下武林第一人。」

鐵羽淡淡一笑，道：「謝謝你想得如此週到，怕只怕我沒有那份福氣。」

白玉蓮道：「你是有福氣的人，只怨我福薄，無法分享那種好日子，但是，能看到貞貞妹子跟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我絕無絲毫忌妬，只有替你們高興，爲你們祝福。」

鐵羽笑笑，沒承認，也沒否認，似乎是不願爲這件事分辯，又好像是欣然接受了白玉蓮的祝頌。

花貞貞雖站在較遠的地方，這邊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低頭含羞，心裏對白玉蓮充滿了感激。

白玉蓮忽然長嘆了一口氣，道：「太行藏寶圖是我的第一個心願，總算已經達成，另外一椿心願，却希望你能答應一個要求。」

鐵羽道：「你說吧。」

白玉蓮道：「相公，你一定要相信，小薇的確是你的親骨肉，我死之後，希望你們要好好待她，並且希望你不要使白蓮宮瓦解，等小薇再大些，就讓她做白蓮宮第二代主人，這也算是我這做母親留給她的一點基業，相公，求你一定要成全我這椿心願。」

鐵羽沉吟了一下，說道：「白蓮宮的事，我無權過問，也不想過問，但，關於小薇的身世……」

白玉蓮沒等他說完，便搶着道：「這些事姥姥最清楚，白蓮宮的存廢，她也會安排。相公，你我今生無緣，但願來世再爲夫妻，你心裏還恨我嗎？」

鐵羽聳聳肩，道：「人死恨消，何況你我夫妻一場。」

白玉蓮臉上閃過一絲感激之色，點點頭，道：「不錯，人死恨消，所以我也不想再對金克用報復了，只是，姓金的老奸巨滑，居心叵測，希望相公要多加提防。」

鐵羽淡淡一笑，沒有接話。

白玉蓮彷彿已到油盡燈滅的境界，頻頻喘息着，氣息越來越微弱，忽然吃力地擧手向花貞貞招了招，道：「妹子，請過來一下。」

花貞貞急忙趨近軟轎前，低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白玉蓮伸出左手，輕輕握住花貞貞的手，淒然而笑，道：「妹子，我不行了，現在我把丈夫和女兒都交給你，望你好好待他們，你一定要答應我。」

花貞貞的淚水奪眶而下，連連頷首，哽聲道：「我會的，你放心吧。」

白玉蓮似安慰，又似傷感，喃喃道：「我也知道你會，咱們雖然沒見過幾回面，我看得出，你是個溫婉賢淑的好女孩子，憑良心說，我是眞從心底喜歡你，可惜咱們沒有能多聚時候。」

花貞貞哭道：「白姐姐，不要說這種話，你還年輕，只要你能治好劍傷，咱們可以一樣生活在一起……」

白玉蓮搖頭苦笑，道：「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個人生死有命，不能强求，我死不足惜，只是以後苦了你，相夫敎女，這包袱很够沉重了。」

花貞貞激動得只有流淚，說不出話來。

白玉蓮的身子突然顫抖了一下，輕吁道：「啊！我好冷……好冷……」

花貞貞也感覺到她的手正逐漸變冷，顯然已臨最後關頭，不禁驚呼道：「白姐姐，你不能去，振作些！」

白玉蓮緩緩搖了搖頭，豆粒般大的冷汗，滾滾直落，却掙扎着伸出右手，喉中咯咯作响，囈語似的叫道：「相公！相公——」

鐵羽眉鋒暗皺，遲疑不前。

花貞貞急忙低聲催促道：「鐵大哥，快些過來，她一定還有話想對你說！」

鐵羽默默走了過來，站在軟轎邊。

白玉蓮左手拉着花貞貞，右手拉着鐵羽，將他們的手互相疊合在一起，萎頓的神色，忽然又振奮了些，臉上也浮現出淒楚的笑容。

她仰面長長吐出一口氣，輕輕說道：「唉！我眞是個福薄的人，竟然等不及眼看你們洞房花燭。」

花貞貞哽咽道：「白姐姐，求你答應跟我們回府去，好麼？」

白玉蓮道：「來不及了……」

花貞貞道：「來得及，府裏有專治外傷的大夫，我們會儘量設法替你治傷。」

白玉蓮搖頭道：「那沒有用，大夫縱能治好我的外傷，也治不了我心裏的內傷。」

花貞貞微怔道：「心裏的內傷？」

白玉蓮道：「不錯，我心裏的內傷，就是不甘心讓你們如願以償。」

話落，突然一挺身從軟轎裏站了起來。

× × ×

誰也想不到會有這種變故。

誰也想不到一個將死的人，會突然躍身而起。

在場的人，一個個全都怔住了。

花貞貞想掙脫被握的手腕，才發覺白玉蓮那五隻冰冷的手指，已變成五道鐵箍般，緊緊扣住自己的腕脈要穴，眞氣根本無法提聚。

鐵羽的情形完全一樣，毫無掙扎反抗的餘地。

白玉蓮躍身而起的時候，胸前七首已脫落墮地，除了衣襟上留下一個破洞，分毫未曾受傷，衣上血漬，分明都是古如雨的。

就在人人驚愕怔楞的剎那，白蓮宮門下已迅速撤出兵刃，圍聚在軟橋四週。

白玉蓮低聲叱喝道：「姥姥，把地圖收起來。」

夏姥姥應聲上前，將座椅下三張地圖一齊塞進懷裏。

花翎如夢初醒，急道：「亮刀，合圍！不能讓她們走……」

黑騎隊武士紛紛抽刀下馬，一擁而上。

「站住！」白玉蓮雙手分別扣住鐵羽和花貞貞，厲聲道：「誰敢動一動，別怪我白玉蓮手下無情，先殺了你們的郡主！」

果然，黑騎隊武士們面面相覷，都不敢妄動了。

金克用冷冷一哼，道：「白玉蓮，你也別太得意，傷了郡主，你白蓮宮的人也休想走脫一個。」

白玉蓮哂笑道：「你命古如雨獻寶行刺，尚且無法傷我，威寧侯府區區幾十名武士，未必在我白玉蓮眼中，我只是不想多作糾纏，打算爽爽快快談一個交換條件而已。」

花翎道：「你要談什麼條件？」

白玉蓮道：「很簡單，你交出最後一份藏寶地圖，我就放回花貞貞，保證不傷她一絲毫髮。」

花翎道：「鐵大哥呢？」

白玉蓮笑道：「他麼？暫時還不能放回，我得麻煩他陪我同去太行掘寶，有他在，以免你們暗中尾隨，跟着去搗亂，等到事成之後，我自然有辦法安排他，反正，這一輩子，他是永遠做不成威寧侯府的嬌客了。」

花翎道：「我可以把地圖給你，並且保證不去太行山，但是，你必須放回我妹妹和鐵大哥。」

白玉蓮道：「我的侯爺，希望你認淸楚一件事，現在是我在跟你談條件，並不是你跟我談條件。」

花翎道：「既然是交換條件，就得雙方都能同意才行。」

白玉蓮冷笑道：「人在我手中，地圖也已四得其三，老實說，你同不同意對我已無關重要，你別不識進退，還跟我討價還價。」

回頭向白蓮宮門下喝道：「郭護法開路，姥姥斷後，香奴負責解救奇哥……且看誰敢出手攔阻。」

香奴早已躍躍欲動，立即飛身掠起，撲向被縛在馬背上的奇哥。

兩名黑騎隊武士雙刀併舉，便想攔截……

「不許出手，放他走！」

喝阻的人竟是鐵羽。

香奴飛快的扭斷了奇哥身上的束縛，夫妻倆重又退回軟轎前。

白玉蓮得意地笑道：「畢竟是鐵相公識時務，一客不煩二主，索性就請你轉告侯爺，把地圖也交出來吧。」

鐵羽毫未反抗，向花翎點了點頭，道：「給她。」

花翎默默取出了最後一份地圖。

金克用突然大聲地叫道：「侯爺，千萬不能給她，這女人言而無信，取走地圖，決不肯放人。」

白玉蓮冷嗤道：「金克用，你最好閉上你那張臭嘴，姑娘我既然答應以圖換人，絕對言出必踐，你不要妄想從中挑撥。」

花翎道：「我給你地圖，但你必須放開我妹妹和鐵大哥。」

白玉蓮道：「那不行，我已經說過了，只能放你妹妹，至於鐵相公，我還有借重他的地方，跟你無關。」

鐵羽接口道：「好，只要放回貞貞，你就把地圖給她吧。」

白玉蓮一擺頭，對夏姥姥道：「姥姥，上前接圖。」

夏姥姥答應一聲，斜提着拐杖，大步走向花翎。

花貞貞喝道：「哥哥，別給她地圖，她若不肯連鐵大哥一齊放，咱們寧可拚個玉石俱焚，跟她決一死戰。」

白玉蓮笑道：「喲，我的好妹子，你是聰明人，爲什麼做這種傻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還年輕，難道怕除了鐵羽就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了麼？」

花貞貞怒目道：「我一向很尊重你，想不到你竟是個卑鄙奸詐的女人。」

白玉蓮道：「你想搶我的丈夫，奪我的女兒，居然反罵我卑鄙奸詐？」

鐵羽大聲道：「貞貞，不必跟她多費唇舌，把地圖給她，量她不敢傷我。」

白玉蓮吃吃笑道：「對，究竟咱們是夫妻，我若要殺你，也不會等到今天了，你儘可放心，我也不想傷你的心上人，如果我能獲得太行藏寶，說不定一高興，仍然放你同威寧侯府，成全你們這段孽緣。」

鐵羽冷冷一笑，道：「財寶是身外之物，本來不是我的，你儘管拿去，只要你信守承諾，取圖放人就行。」

白玉蓮道：「說的是，我留下花貞貞毫無用處，咱們一手交圖，一手交人。」

鐵羽向花翎頷首示意，道：「兄弟，聽我的話，把圖給她。」

花翎未再多說，將地圖交給了夏姥姥。

白玉蓮道：「姥姥校對一下，地圖是不是眞的？」

夏姥姥疾退數步，取出另外三份地圖比對拼湊，點頭道：「不錯，圖形都符合。」

白玉蓮道：「好，貞貞妹子，請回吧！」

左手一抖，放開了花貞貞，却順手在她背心上拍了一掌。

這一掌力道並不太重，花貞貞被輕輕推了一把，向前衝出兩三步，身子連幌了幾幌，突然軟綿綿跌倒地上。

花翎大驚，急忙奔上前來，扶起一看，花貞貞竟像睡熟了一般。

花翎怒吼道：「妖婆娘，你在我妹妹身上下了什麼毒手？」

白玉蓮道：「放心，我只是怕她不忍跟心上人分別，才閉住了她的陰脈經絡，一個時辰內，自會醒來。多謝贈圖，告辭！」

白蓮宮門下迅速站好突圍的位置——郭石頭在前開路，夏姥姥斷後，香奴，奇哥和兩名侍女隨護左右。

金克用突然大叫道：「侯爺，千萬別信她的話，白玉蓮用陰毒手法傷了郡主體內經絡，一個時辰後必然發作，只有擒住白玉蓮才能救郡主！」

口裏叫着，人已直衝上前，掄動斬馬刀，向郭石頭劈去。

他一出手，四週驚愕失措的黑騎隊武士也不由自主紛紛出手，利時間，刀光閃爍，殺聲震耳，數十柄斬馬長刀，宛如怒濤般捲向白蓮宮門下……

羣情激動之際，誰也沒有想到後果，金克用第一個搶先出手，正是要挑起混戰，以遂一石二鳥的詭計。

他既不甘心讓白玉蓮帶着太行秘圖脫身逃走，也不願地圖被鐵羽得去，如果能趁混戰中傷了白玉蓮，或者白玉蓮一怒殺了鐵羽，對他都同樣有利。

所以，他一出手，就全力纏着郭石頭。

郭石頭是白蓮宮第一高手，只要絆住郭石頭，其餘夏姥姥等人多半不是威寧侯府武士的敵手，情勢一旦危急，白玉蓮必然會對鐵羽採取報復。

金克用的推測只有部份正確，混戰才起，白蓮宮的兩名侍女已傷在侯府武士的刀下，夏姥姥，黑妞，以及香奴和奇哥等，也都被一層層波浪般的刀勢所迫，只有招架，無力還手。

但，白玉蓮却只是緊扣着鐵羽的腕脈，好像並沒有拿鐵羽報復洩忿的意思。

金克用唯恐天下不亂，手上一緊，全力搶攻，同時不停地吶喊呼喝，催促着侯府武士加緊攻擊。

刀光飛閃，人影翻騰，蒙古武士都是刀長人壯，佔盡了上風，金克用自己却久戰郭石頭不下，顯然有些心餘力絀。

因爲郭石頭一身橫練功夫，刀槍不入，斬馬刀砍在他身上，就像砍在岩石上，非但傷不了他，連刀口也砍得倒捲起來，郭石頭却揮動着一雙大手，直如兩柄鐵鉗子，專向金克用的兵刃抓撈。

激戰正烈，突聽一聲悽厲嘯聲，三條人影破空掠到，衝入戰圈，當時便有幾名武士受傷倒地。

那是奉命追截金克用的另一名護法，飛漁夫林嵩和他兩名侏儒徒弟。

這三個人趕到，白蓮宮門下精神頓時振奮，情勢也立即改觀。

林嵩的一根釣桿擅長遠攻，兩名侏儒却專門鑽空隙，踩下盤，侯府武士們人高刀長，下三路最虛，顧到林嵩的釣桿，往往就被兩名侏儒所乘，鑽到近身，短刀專戳腿肚子，令人防不勝防。

片刻工夫，侯府武士已傷了七八名。

金克用心裏一慌，被郭石頭一把抓住刀身，另一隻手就來扯金克用的胳膊。

金克用不敢逞强奪刀，急忙鬆手躍退，却不料郭石頭突然掉轉刀柄，竟將長刀當鐵棍使用，橫掃了過來。

「蓬」然一聲，金克用接連三個觔斗，被打出一丈多遠。

郭石頭大步趕上，又舉起了斬馬刀。

突聞一聲斷喝道：「住手！」

混亂的戰場，在這一聲斷喝下寂靜下來。

出聲喝阻的人，竟然又是鐵羽。

大家都停了手，怔怔地望着他，不知他有什麼話要說。

鐵羽對白玉蓮道：「我們之間的恩怨，由我們自己解決，希望你約退部下，不必混戰厮殺，多傷無辜。」

白玉蓮傲笑道：「你這話應該對威寧侯府說，今夜局面，白蓮宮只是出於自衞。」

鐵羽道：「我也同樣叫侯府武士撤去包圍，但你必須答應暫不離開此地。」

白玉蓮道：「爲什麼？」

鐵羽道：「你的目的，不過爲了太行藏寶地圖，現在東西既已到手，就不該節外生枝，再對花貞貞暗下禁制，只要你解開了花貞貞的穴道，我保證威寧侯府會放你們離去，決不阻攔。」

白玉蓮笑道：「是否放我們離去，如今已經不必再問威寧侯府，更無須誰來保證，我只希望威寧侯府的人老老實實呆在關外，別打主意跟白蓮宮爭奪寶藏。」

鐵羽道：「他們已經將秘圖全給了你，怎能再去爭奪寶藏？」

白玉蓮道：「那可難說，他們知道寶藏在太行山，只須在附近守侯，或者暗中跟踪着白蓮宮，都可能在寶藏發掘出土之後，再下手爭奪。」

鐵羽臉色一沉，說道：「白玉蓮，你不要自負太甚，過份刁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白玉蓮也沉下臉來，道：「什麼是小人？誰又是君子？太行寶藏本來就是蒙古韃子掠奪漢人百姓的財物，白蓮宮替千千萬萬受害漢人收回失物，縱然自負些，也沒有什麼過份的地方，姓鐵的，別忘了你自己也是漢人。」

鐵羽道：「我是就事論事，與漢人蒙人籍貫無關，你不必妄想挑撥。」

白玉蓮冷笑道：「你現在是我掌中之物，生殺全憑我高興，我還用得着挑撥你嗎？」

鐵羽道：「白玉蓮，你眞的認爲鐵某人已入掌握，可以任憑生殺予奪？」

白玉蓮沉聲道：「難道你還能反抗？」

口裏說着，五指一緊，加上了四成力道。

可是，她突然發覺握着的已經不是鐵羽的手，而是一截鐵棍。

不！手還是手，只是那隻手突然變得堅逾精鋼，再也感覺不出，何處是脈絡？何處是穴道？

白玉蓮大吃一驚，左手疾揚，一掌拍向鐵羽的胸膛。

她掌勢才發，左肘已被鐵羽的右手一把扣住。

那不是一截鐵棍，而是五道鋼箍，緊緊勒住她的臂肉，掙不開，摔不脫。

白玉蓮心裏駭然，只得將全身力量運集在右手，也緊緊勒住鐵羽的左手不放。

兩人互相扣住對方一隻手，各自運力加勁，不敢稍懈，不片刻，彼此已面色通紅，額上冒汗。

附近的白蓮宮門下和威寧侯府武士都看呆了，人人心驚神曳，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更吃驚的是鐵羽，十年不見，想不到白玉蓮在內功方面的進境，竟然如此驚人。

他本來認爲憑「鐵手神功」，隨時可以擺脫白玉蓮的脅持，所以始終鎭定，未作掙扎，誰知竟險些鑄成大錯，幸虧白玉蓮也同樣低估了他，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心念轉動，不敢再輕敵涉險，深吸一口氣，下半身沉樁拿穩，力貫雙臂，將體內眞力源源發出。

白玉蓮也同樣不敢鬆懈，奮起全力相抗。

又過了片刻，兩人的呼吸越來越濁重，豆粒般大的汗珠滾滾直落。

顯然，雙方內力都將耗盡，仍分不出勝負高低。

這樣繼續下去，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但形勢已演變到如此地步，誰也不能半途停手，明知拚下去勢將兩敗，也只能咬牙拚下去。

旁觀的人，更無法替他們分解。

因爲雙方正全力相拚，就像拉緊的弦，生死懸於一綫，內力暗勁佈滿身體四週，除非功力高過兩人，擅自出手化解，非僅無益，自己反會被那種無形的暗勁震傷。

眼看着兩人的臉色已由紅變白，漸漸現出虛脫跡象，大家除了暗暗着急，無人能代爲化解……

不知不覺間，火炬已將燃盡。

鐵羽和白玉蓮已經相持了一個多時辰，兩人原來站着，此時已坐在地上，但互相仍然緊扣着對方的手，絲毫不肯放鬆。

或許，他們心裏都早有罷手的意思，無奈勢成騎虎，彼此既無法開口交談，以防減弱了眞力，而且都不敢先放手，以免被對方所乘。

這時候，花貞貞突然淸醒過來。

當她看淸楚鐵羽和白玉蓮僵持苦熬的情形，不禁大驚道：「爲什麼不快把他們分開？這樣拚下去，他們都只有一條死路！」

說着，便想奮身上前，替兩人化解。

花翎連忙一把拉住，道：「妹妹，去不得，咱們功力都不及鐵大哥，貿然出手，對他有害無益。」

花貞貞道：「但咱們總不能眼看他們同歸於盡呀！」

花翎注視着妹妹，輕問道：「你背部中了白玉蓮一掌，痴迷了將近一個時辰，現在可覺得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花貞貞道：「沒有啊。」

花翎仍然不放心，又說道：「你運氣試試

看。」

花貞貞依言提一口氣，運行內腑，搖頭道：「眞的沒有什麼嘛。」

花翎輕嘆道：「看來白玉蓮倒並非十惡不赦的壞女人，至少，她沒有對你暗下毒手，咱們應該給她一個罷手的機會。」

花貞貞輕吁一口氣，道：「不僅爲她，就算看在鐵大哥和小薇的份上，咱們也不該對她太過份。」

花翎一面點頭，一面喃喃道：「小薇……小薇……」

突然腦中靈光一閃，低呼道：「對，只有她，或許能够阻止這場拚死之鬥。」

花貞貞道：「可是，小薇只是個小孩子，她能嗎？」

「能！」花翎的聲音充滿了興奮：「在場的人，誰都沒有力量化解他們的拚鬥，只有孺子親情，才能使他們雙方自動停止。妹妹，你辛苦一趟，快馬回府將那孩子帶來。」

花貞貞應諾，立即上馬飛馳而去。

不多久，單騎復回，帶來了小薇。

小薇只是個十歲不到的孩子，看見這情形，早嚇呆了。

花貞貞柔聲向她安慰道：「小薇，你別怕。他們一個是你的父親，一個是母親，無論任何一方受傷，都會叫人難過，只有你，才能勸他們放手。」

小薇口中囁嚅地說道：「他們不會聽我的話……」

「會的。」花貞貞蹲下來，輕輕攬住她道：「他們現在已經快要兩敗俱傷了，一定會聽你的勸解，孩子，勇敢些，乖孩子都要愛自己的父母，對不對？」

小薇茫然點點頭，道：「我……我該怎麼辦？」

花翎接口道：「很簡單，你走到他們對峙的地方，就在身邊跪下來，求他們同時放開手，不要再拚下去了，如果他們不理，你就哭，哭得越傷心越好。」

花貞貞道：「對！放大膽量過去，阿姨會在後面跟着你，幫着你央求。」

小薇無奈，只得壯着膽，一步步向場中走去。

夏姥姥望見小薇出現，臉色微變，但並沒有開口，其餘白蓮宮門下和侯府武士，也只是互相嚴密戒備着，無人阻止。

鐵羽和白玉蓮，對面趺坐，緊閉着眼睛運氣行功，蒼白的臉上，浮現出淡淡的黑氣，分明已到油盡燈滅的境界，根本不知道小薇的出現。

走到尚有五六步距離，小薇畏怯地停下來，回頭望望花貞貞。

花貞貞連忙向她點頭示意，低聲道：「跪下來，說話呀！」

小薇噗通一聲跪下，叫道：「爹，娘，求你們不要再打了——」

鐵羽身軀微震，霍然張目，飛快地掃了小薇一眼，嘴唇蠕動了一下，却未開口。

白玉蓮也睜開眼睛，望望小薇，又緩緩閉上。

兩人仍然僵持對抗，誰也沒有放手。

小薇又哽聲道：「爹，娘，求你們看在女兒份上，不要再打下去了，如果你們拚成兩敗俱傷，叫女兒依靠誰呢？」

花貞貞見兩人仍未罷手，忍不住也勸解道：「鐵大哥，白姐姐，有話好商量，何苦非拚得同歸於盡？孩子無辜可憐，就看在孩子份上，大家退讓一步吧……」

話未說完，小薇已「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這哭聲絕非如花翎所教的手段，而是發自內心，由衷的傷感，其聲悽切，令人鼻酸。

花貞貞也不禁熱淚盈眶，顫聲道：「孩子這樣苦苦哀求，你們眞的是鐵石心腸，一點也不難過嗎？」

鐵羽眼中湧現淚光，身子一陣顫抖，突然鬆開右手，長身而起……

可是，他却發覺白玉蓮並未採取同樣的行動，非但沒有鬆手，反而趁機揮掌疾劈過來。一股强猛的內勁，宛如鐵錘般直撞在鐵羽的右肩窩上。

鐵羽發覺不妙，急忙側身卸力，同時飛起左脚……

悶哼聲中，兩人各自翻跌了出去。

雙方屬下，不約而同都發出驚呼——

花貞貞飛也似衝上前去，扶起鐵羽，只見他嘴角滲出一縷血絲，人已昏迷，氣息幾乎瀕臨斷絕。

可是，他那危急中踢出的一脚，也踢中了白玉蓮右肘關節，才迫使白玉蓮鬆了手。

白玉蓮也受了傷，只是傷得不如鐵羽重，還能搖搖幌幌掙扎着站起來。

白蓮宮門下一擁而上，忙加扶持。

白玉蓮目注鐵羽，冷笑了兩聲，揮揮手道：「咱們走！」

只說了短短的三個字，呼吸已促迫難以爲繼。

夏姥姥和黑妞，急忙左右攙扶着白玉蓮，由飛漁夫林嵩師徒開路，郭石頭斷後，兩名崑崙奴隨行護衛，突出重圍，匆匆向南方岔路，疾馳而去。

花翎還想下令追趕，却被花貞貞攔住，道：「鐵大哥傷得很重，先救人要緊。」

鐵羽的確受傷很重，可是，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在支持着他，沒多一會，竟悠悠醒來。

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喚小薇的名字。

花翎急忙在混亂的人叢中找到小薇，送至面前。

小薇嚇得混身發抖，低頭抽泣道：「爹，都怪女兒不好，害你受傷……」

鐵羽白中泛青的臉上，展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舉起無力的手，輕撫着小薇的頭頂，緩緩道：「不，孩子，你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你做了錯事，那就是你不該找這麼一個狠毒無情的母親。」

小薇伏跪在鐵羽懷中，哽咽不能成聲。

花貞貞關懷她道：「別再提這些傷感的事了，你傷勢不輕，還是及早回府去治療傷勢要緊。」

鐵羽搖頭道：「不妨，我傷的只是右肩筋骨，再就是內腑元氣耗損過多，在我右邊衣袋裏，有個小木盒，請替我拿出來。」

花貞貞忙探手入懷，取出一個二寸見方的小木盒和一塊包在木盒外的薄羊皮。

攤開羊皮，上面赫然是半幅地圖。

只不過，那半幅地圖並非繪在同一方向，而是像風車葉子般相對排列，右下方和左上方有圖，右上方和左下方却是空白。

花貞貞神色微變，急忙將羊皮叠合揑在手中，先打開了小木盒。

盒子裏白綾襯底，托着一粒龍眼般大的蠟丸，丸上寫着七個細小金字——「少林至寶大還丹」。

花貞貞大喜，急急剝去蠟皮，週圍一丈內，頓時瀰漫一片異香。

鐵羽喘息着道：「此藥珍貴，僅需半粒已經足够，另一半給金莊主服用吧，他被郭石頭擊傷，只怕也傷得不輕。」

花翎立即吩咐尋找金克用，却不見人影，

連吳濤也一併失踪了。

安達回報道：「他一定想到吳濤被擒，必然供出奸計，剛才趁亂偷偷逃走了。」

花貞貞道：「這也算他無福，白白錯過了半粒大還丹。」

鐵羽搖頭嘆息，說道：「金克用謀取太行藏寶，手段雖嫌狡詐，却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這一去，決不肯死心，多半還會引起無窮風波。」

花貞貞道：「那是他的事，何必替他操心，快服下藥好好調息自己的傷勢吧。」

鐵羽不願糟蹋聖藥，自己只服了半粒，其餘半粒交給安達，用泉水化開，分給負傷的黑騎隊武士服用。

花貞貞趁他服藥後運功調息的時候，悄悄將花翎喚到一旁，取出那半幅羊皮地圖，道：「這是不是太行藏寶圖？」

花翎看了，吃驚道：「不錯，但這並非咱們府中兩份圖，却是白玉蓮和金克用手中的兩份。」

花貞貞道：「你怎麼認得？」

花翎道：「府中找到的兩份圖，我都留下了複本，喏，你瞧。」

說着，果然由貼身處取出兩份複製地圖。

將兩份複製地圖拼在羊皮空白地方，恰好符合，正是一幅完整詳圖。

花貞貞凝神片刻，困惑地道：「四圖齊全，圖形相符，證明太行藏寶確有其事，難道當年爹爹眞正幹過搶掠的壞事？」

花翎道：「爭戰之際，總難免會發生這種事，但爹爹僅收藏着兩份地圖，並未去太行掘寶，也沒有把此事告訴任何人，足見他老人家並不想將那筆財富據爲己有。」

花貞貞搖搖頭，黯然道：「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咱們花家名譽上的汚點，咱們一定要對這件事作補償。」

花翎道：「怎麼補償？」

花貞貞道：「那筆財富，決不能任由白蓮宮得去，咱們要趕往太行山，掘出藏寶，把它歸還給原來眞正的主人。」

花翎不覺失笑，道：「妹妹，你這想法固然很好，只怕不容易辦到。」

花貞貞道：「爲什麼？」

花翎道：「那些財物都是戰亂中搜集而來的，事隔多年，人物全非，咱們到哪兒去找原來的主人？」

花貞貞道：「既是戰亂中得來，仍應由戰亂中補償，如果無法找到原主，咱們可以用它來救助那些遭受戰禍的貧苦百姓，總不能便宜白玉蓮和金克用那種心懷不軌的壞人。」

花翎道：「這倒是千該萬該的。我想，鐵大哥從白玉蓮和金克用手中目覩兩份秘圖，就憑强記的工夫暗暗將圖形複繪在這張羊皮上，必然也是跟咱們同樣目的。」

花貞貞欣然回顧，只見鐵羽的臉色已漸漸恢復紅潤，嘴角正掛着一絲淡淡的微笑。

× × ×

什麼時候天已亮了？他們居然絲毫沒有察覺。

少林至寶大還丹的效力，果然不同凡俗。何況，大還丹救治的，不僅是鐵羽一個人的生命，也是千千萬萬飽受戰禍的貧苦百姓希望所繫。

朝陽象徵着希望，只等鐵羽的傷勢痊癒，他們就將踏上另一條艱辛，凶險，但却值得去奮鬥的征途。

（續完）

（鐵蓮花是以鐵羽，白玉蓮和花貞貞的故事爲主，藏寶圖之爭，至此告一段落，以後太行奪寶和鐵小薇骨肉之辨等情節，當續在下期刊出之「黑鳳凰」一書中敘述。）

羅漢門的較剪手

·麥海雲·

在拳術裏面有所謂較剪手，他把左右兩手突然伸高，以交义的姿態出現，看來活像是較剪，使用這一招去擋格對方打來的一拳，看來似乎是有利，實際上並非很有利的，因爲雙手齊出然後擋格的一拳，那就有些吃虧，故此較剪手的用途並非用以擋格直拳，而是用來做一種不尋常的自衞方式。假如兩人交手，你知道對方擅長中路的攻勢，甚至担心他使用二龍爭珠的一招，企圖揷眼睛，你就使用較剪手向上一托，企圖截住他，把他打來拳或掌夾住，就算夾不中，把它向下一沉，又再向上托起來，最低限度也預防他正面出擊，攻你的中上門，因此之故，較剪手有利之處就在這一點，作爲預防之用，並非利用它去义住對方的一拳。

事實上有許多人剛剛發拳，覺得它落空，立刻把它收回，改發另外一招，甚至拳打脚踢，因此之故，擋格來拳，兩人軀體貼得太近，一擋不到對方的拳，就弄巧反拙，那是不合算的，不過，敵人用棍進迫，你赤手空拳，想保護自己，那便需要用較剪手了，因爲對方的棍當胸刺來，先要穿過你的一雙手，不容易做得到，再者，他的棍凌空而下，由上邊打落，你正好雙手义住它。假如你能义住他的一條棍，雖然這一招可能使你的手臂震動，但却不會打傷臂骨的，你却可以乘機一捋，捉住他的棍，往懷中一拉，順便補加一脚，便有希望奪取他的長棍了，故此用交义手擋棍，幾乎是最普遍的空手奪棍絕招，稍爲懂得武功的人，都會知道。但有一種秘密，並非所有懂得施展較剪手的人都知道的，那就是「一擋即推」。假如對方持棍，從高處劈下，你硬碰硬的用交义手擋格，希望夾住他的一條棍，最低限度也吃了一棍，反之，你擺出交义手的形狀往上一迎，那條棍剛剛碰到你的手，你就向横把它卸脫一部份，就不愁它打折臂骨。

另一方面，如果你必須跟一個持刀的人作戰，無法避免，那麼，使用交义手苦鬥一把單刀，仍有機會擺脫他的威脅，就因爲你的一雙手分別壓住另外一隻手上面，一刀難劈兩手，就算一隻手受傷，另外一隻手仍可出擊，在那麼短的途程之內，向對方要害襲擊，上則打眼，下則打喉，可能一招把他打暈，不過，這樣做乃是搏命的了，否則，不宜這樣子冒險，原因是用較剪手去迎住一把刀，很容易會吃一刀的。一定要用較剪手搶刀，必須跟着標馬，標得太近，雙手义住他的右臂，但却沒有接觸到那一把刀，便即有機會取勝。

交义手或較剪手是羅漢門的一招，它有許多種變化，最容易變成另外一招叫做蝴蝶掌，雙手作較剪之形，忽然卸落，兩隻手向對方左右腰部一拍，打在氣門上面，他就倒下來，這招蝴蝶掌是羅漢門十八絕招之一，但要經常練習它，否則，掌心沒有勁，打中對方的腰部或腹部，仍然沒有力量把他打傷，那就比不上用拳頭痛擊他的頭部那麼有效。從交义手轉變蝴蝶掌有幾種變化，先要摸透了各種變化，然後有把握取勝，不妨一知。

驚魂六記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六殺手抗着老七屍體，卻擄了血奴，在長街上被王風把血奴救去，六殺手先後爲韋七娘及老蛔虫所殺，這一切經過全被隱身暗巷的武三爺目睹，他候王風、韋七娘和血奴離去後，命兩殺手假扮屍體，暗算推車到來收屍的老蛔虫，卻爲老蛔虫瞧出破綻，那兩殺手反死在老蛔虫手中，但老蛔虫也逃不過厄運，終被武三爺所假扮的另一具屍體所擊傷，武三爺得意之餘，對老蛔虫說出他怎樣僞作改過，進入少林寺做和尚，苦練少林秘技，二十年後離開少林，重度綠林生涯，說至開心處，不禁捧腹大笑——

華堂兇客至

荷苑血雨飄

老蛔虫卻笑不了出來，一張臉已如白紙。

武三爺大笑着道：「我一共要了兩個妓女，她們本來都奇怪我怎能够應付兩個人，可是到我脫下了衣服帽子她們就完全不奇怪了。」

「因爲在她們的面前除了一個小和尚之外，還出現了一個大和尚。」這句話出口，武三爺已笑彎了腰。

老蛔虫的腰卻反而直了，整個身子標槍一樣飛向武三爺。

人未到，手已到，一隻手斜切武三爺的脖子，另一隻手卻揑向武三爺身上的小和尚。

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殺手，只要一隻手落在武三爺的身上，武三爺便死定了。

以現在這種情形來看，武三爺分明得意忘形，老蛔虫應該可以得手。

誰知道他的雙手還未落下，武三爺笑彎了的腰猛可一扭，整個人變了滾地葫蘆，左脚貼地，右脚借力一蹬。

噗一聲，老蛔虫正往下撲落的身子便轉了起來。

一聲怪叫驚破長空，他的人，最少飛高三丈。

武三爺旋即從地上躍起身子。

他的面上已沒有笑意，冷冷的盯着老蛔虫半空摔下，冷冷的道：「那一拳不能要你閉上咀巴，這一脚總該可以的了。」

老蛔虫爛泥一樣摔在地上，動也不一動，聲也不一聲。

武三爺那一脚非獨已可以要他閉咀，連那半條人命都蹬掉。

那一脚也正就蹬在他的命根子之上。

武三爺卻似乎當他還活着，接又道：「做到第十年少林和尚，我已經懂得分心二用，以你經驗的老到，怎麼竟會看不出我一面跟你說笑，一面已準備給你一脚？」

死人又豈會回答？老蛔虫人已死了，一雙眼仍睜的老大，像死的並不甘心。

他經驗老到，武三爺卻是城府深沉。

這條老蛔虫並未能進入武三爺深沉的城府之中，在武三爺的老謀深算之下，終於給那一拳那一脚打散了。

武三爺就只是那些說話，倏的一縱身，躍上巷子旁邊的一脊屋子。

一個赤裸的屍體連隨給他從瓦面踢下，居然正好落在木頭車載着的屍體之上。

隨後是一團衣服，一頂竹笠，一件簑衣，都是他換下來的東西。

他並沒有換回原來那一身裝束，跳回地上後，脚一挑，亦將老蛔虫的屍體挑到那些屍體的上面，再將那些衣服往上面一蓋，竟就推着那一輛身子穿過長街，轉入那邊的一條巷子。

那並不是去亂葬崗的道路，他要將這一車屍體推到什麼地方去？

長夜已盡，曉露凄迷。

轔轔車聲去遠後，天地間又是一片靜寂。

× ×

清晨。

在妓院來說，清晨簡直就等如深夜，偌大的一個鸚鵡樓似乎只有一個人起來。

這個人其實根本沒有睡覺。

他出來的地方也不是他自己的房間。

沒有門，漆黑的門戶早已碎裂地上。

這個房間當然就是宋媽媽那間魔室，現在從魔室出來的這個人當然就是王風。

除了這個不怕死的小子，有誰還有這個胆量？

王風的面色並不好，本已死灰的臉龐更添上一抹驚悸。

他扶着樓外的欄干，一副要嘔吐的樣子，卻沒有嘔出來，這連他都覺得奇怪。

魔室內又有了燈光。

王風燃起的燈光。

藉着那燈光，王風已將整間魔室仔細的搜查一片。

一針穿透咽喉的三隻蝙蝠，零落的屍體，妖異的惡臭，刺鼻的血腥，碎裂的第十三隻血奴，糞便，尿液，膿血，月經，眼淚混合麵粉做成的魔餅……

魔室中所有的東西都無不透着恐怖。

他簡直就像是走在地獄中。

找遍了整個地方，甚至連九子鬼母的彫像他都已倒轉，那並無發現。

他退了出來。

院子裏朝霧迷濛，凋落的花木散發着淡淡的清香。

不知何時雨又已落下。

如絲的細雨，秋風中飄飛。

秋風秋雨愁煞人。

這種天氣裏最好就是睡覺。

王風伸了個懶腰，轉過身，走向血奴的房間。

裏面有三丈寬的大床，舒適的大床，就不知他敢不敢睡下去。

棺材仍在那邊牆下，空棺材，殭屍仍沒有回窩。

王風走過去，看一眼又走回來，將門窻掩上，然後一縱身跳到那張床上。

他居然就在那張床上睡覺。

× ×

門被敲開的時候，已又是正午。

敲門的是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送來了飯菜。

她們看見房中只有王風一個人，都覺得非常奇怪，卻都沒有問。

在妓院裏混日子的人大都識相。

她們放下飯菜，將門掩上，趕緊離開。

王風當然不會叫回她們把飯菜帶走，他餓的已要發瘋。

他張開喉嚨，簡直就像是將飯菜倒下去。

這頓飯下肚，他又是精力充沛，很想到外面走動一下。

他過去，拉開門，一隻手霍地從外面伸入，幾乎落在他的肚子上。

纖纖素手，食中兩指勾起，血奴要挖人眼珠之時，手就是那個樣子。

這隻手的主人卻不是血奴，是另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王風只是一怔，小姑娘差點沒給他嚇死。

她剛要叩門，門突然打開，眼前出現了惡鬼一樣的一個人，不吃驚才怪。

王風一身泥汚，披頭散髮，面色死人也似，也的確像個惡鬼。

他似乎知道小姑娘爲什麼一面驚惶之色，展開了笑臉，溫聲道：「你找誰？」

小姑娘喘一口氣，拍拍胸口道：「你原來是一個人。」

王風道：「所以你不必驚慌。」

小姑娘的面色仍未回復正常，顫聲道：「王風也就是你？」

王風笑道：「如假包換。」

小姑娘不禁亦噗哧一笑，道：「有人叫我來找你。」

王風道：「誰？」

小姑娘道：「甘老頭。」

王風一愕道：「甘老頭又是什麼人？」

小姑娘詫聲道：「是一個鐵匠，你不認識他？」

王風道：「不認識。」

小姑娘道：「這可就怪了。」

王風道：「有什麼奇怪？」

小姑娘道：「方才他拿來一包東西，叫我交給你，說是你叫他打造的。」

王風又一愕，忽然道：「我的確有些東西拜託一個朋友找個鐵匠打造，莫非他將那件事交給甘老頭了。」

小姑娘道：「我們這裏只有甘老頭一個鐵匠。」

王風恍然道：「哦？大概他又在忙着，索性叫甘老頭直接拿來給我，東西在那裏？」

是一個扁平的小鐵盒，開口銲上小小的銲藥。

王風接在手中，轉回房內。

小姑娘也沒有再說什麼，自行離開。

王風一轉身，面色就由恍然變做愕然。

他在這裏根本沒有朋友，也並沒有什麼東西需要找鐵匠打造，只是不想那個小姑娘再起疑心。

這個鐵盒子顯然是送給他的。

他絕不相信鸚鵡樓這裏還有第二個王風。

到底是別人的主意還是甘老頭自己的主意？盒子裏載的又是什麼東西？

他拿起盒子搖了搖。

叮噹的一聲從盒子裏傳出。

他想想，將盒子在桌上放下，抽出腰間的短劍，挑開盒口的銲藥，然後將開口對着牆壁扳開，那即使盒子裏還藏有毒藥暗器，亦不會射在他的身上。

盒子裏並沒有毒藥暗器，只有大小兩柄青銅鑰匙，放在一團棉花之上。

鑰匙上結着銅銹，無論怎樣看來都不是新近打造。

王風傻了臉。

這又是什麼意思？

他拿起鑰匙，取出棉花，盒底下赫然放着一張白紙。

那是一張地圖，簡簡單單畫着一個莊院。

墨畫的地圖，上面却有兩個紅色的交义，一個在圍牆旁邊，一個却是在一座小樓之上，旁邊還有兩個字——

血奴！

這莫非是血奴着人送來的東西？

地圖上的莊院也許就是李大娘的莊院，那座小樓也許就是血奴居住的地方。

兩個紅色的交义，也許就是兩柄匙孔的所在。

血奴是要他到那裏去找她？

王風實在難以相信。

到了那裏並不難見到李大娘。

為了阻止他見李大娘，血奴已兩次要挖掉他的眼珠，方才的一次還加上一脚。

如果不是血奴又是誰？

王風決定走一趟。

× ×

「李大娘的莊院在那裏？」

「不知道。」

王風在街上問了十多二十個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

李大娘的莊院在這個地方竟不如鸚鵡樓的惹人注目？

王風不相信。

轉過一個彎，他再問。

這一次他是問一個小孩子。

初生之犢不畏虎，那個小孩子甚至將他帶到莊院的門前。

這個莊院赫然就是那張紙上描畫的莊院。

× ×

漆黑的大門緊閉，兩邊是三丈高牆，牆上倒插着鋒刀。

門外沒有人，門裏亦聽不到任何的聲响，整個莊院裏在一種莫名的神秘陰森之中。

王風沒有在莊院門前逗留，他繞着莊院一路走去。

莊院佔地極廣，完全獨立，周圍並沒有接連房屋，樹都沒有一棵，却橫跨一條溪流。

溪流之上亦是高牆，出入口都裝上鐵柵。

莊院的後面還有一道門，鐵門。

鐵門上有一個匙孔。

王風手握着兩柄鑰匙，實在想走上前去試試。

鐵門後可能還裝有鐵門，那兩把鑰匙可能與這道鐵門都完全沒有關係。

憑這樣的話，他極有可能被人當做個賊，如果給血奴知道，一定又走來挖他的眼珠。

現在絕不是時候。

他繞過鐵門，向旁邊的一條小巷走去。

走出了這條小巷之後，他忽然想起了那個甘老頭。

那兩條鑰匙雖不是甘老頭打造，開口的銲藥總該是甘老頭弄上去的，最低限度可以告訴他那是什麼人交託做的事情。

要問甘老頭的店子比問李大娘的莊院容易得多了。

他隨隨便便的找個人一問，就問了出來。

那是間小小的鐵舖，牆壁已被火燻黑。

一個小孩子正在拉着風箱。

爐火熊熊的飛揚，站在那前面的一個老頭兒似乎已被烤乾。

他赤裸着上身，肋骨根根可數，那張臉亦是乾屍一樣，灰白的鬚髮鬈鬈曲曲，也不知是天生如此還是因為經年累月伴着火爐，被火烘成這樣。

他一隻手拿着鐵鎚，另一隻手拿着火鉗，正在打着一柄菜刀。

王風走過去，打了個招呼：「甘老頭？」

甘老頭彷如未覺，鎚子往刀上繼續捶了幾下，舉起頭來望一眼，放回去，又舉起鐵鎚捶下。

鐵匠的耳朵據講大都不怎樣靈敏。

王風走前兩步，正想再叫一聲，甘老頭的手忽然停下，偏過頭來，發紅的眼睛，盯着王風，道：「方才是你叫我？」

王風點頭。

甘老頭道：「你要打什麼？」

王風道：「我叫做王風。」

甘老頭一怔，說道：「我並沒有問你的名字。」

王風自顧自問道：「你是不是曾經叫人給我送來一隻鐵盒子。」

甘老頭道：「是有這件事。」

王風道：「那隻盒子可是你送給我的？」

甘老頭立即搖了搖頭，道：「我根本不認識你。」

王風道：「那是誰？」

甘老頭道：「你自己應該知道。」

王風苦笑一聲，道：「我只知道是你叫人送來。」

甘老頭道：「我也只知道是有人叫我將盒的開口銲上，再送去鸚鵡樓，交給一個叫做王風的人。」

王風道：「叫你做這件事的是什麼人？」

甘老頭道：「不知道。」

王風道：「這裏可有人你不認識？」

甘老頭道：「大概還沒有，我是在這裏長

大。」

王風道：「那個人並不是這裏的人？」

甘老頭道：「根本就不是個人。」

王風愕然道：「難道是個鬼？」

甘老頭搖頭，輕笑道：「好像你這麼年輕的人，也相信有鬼？」

王風苦笑。

他本來也不相信世間有所謂妖魔鬼怪，可是經過這些日子的奇怪遭遇，已不知應該相信還是不應該信。

甘老頭笑着又道：「那其實只是一張紙外加一錠銀子，紙上寫着我該做的事情，那錠銀子也就是給我的酬勞。」

王風道：「你就照着做了？」

甘老頭道：「這樣的客人雖非常有，也不是完全沒有。」

王風道：「你可知道盒子裏頭放着什麼東西？」

甘老頭道：「不知道，紙上也沒有叫我先看一下盒子裏頭才將盒子銲上。」

王風道：「你也沒有將盒子親自送到我的手上。」

甘老頭道：「將盒子交到你手上的小姑娘本來是我的隣居，一個我可以信任的人。」

王風道：「你說的好像都是事實。」

甘老頭沒有回答，轉頭去繼續他的工作。

王風還不肯離開。

甘老頭將那柄菜刀鉗入爐內燒了好一會，拿出來捶了幾下，放進水中。

濕濕的一陣白烟冒升。

甘老頭整個人都在白烟中迷濛。

王風忽然覺得這個老鐵匠也都是神神秘秘，彷彿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就在這下，烟中響起了甘老頭的語聲。

「你等在那裏，是不是眞的有些東西要我替你打造。」

王風搖搖頭，却問道：「殺人的東西你打不打？」

甘老頭道：「什麼才是殺人的東西？」

王風道：「刀劍匕首之類。」

甘老頭道：「菜刀算不算？」

王風道：「不算。」

烟已消淡，甘老頭將那把刀從水中鉗起，道：「你拿這把菜刀去試試，看看能不能夠殺人？」

王風怔住在那裏。

菜刀並不一定要用來切菜。

只要是利器就能殺人。

菜刀也是一種利器。

甘老頭接問道：「你要打造什麼殺人的東西？」

王風道：「我現在還未想到。」

甘老頭淡淡的道：「想到了再來找我。」

他背轉身子，索性不再去理會王風。

王風只好離開。

何去何從？

× × ×

秋雨瀟瀟。

是雨粉不是雨珠。

這種雨並不易打濕衣衫，却予人無限的蒼涼感覺。

王風披着一身雨粉，走在長街上，一面的落寞。

巷子裏的風更勁。

王風給這風一吹，身形也急了。

風吹向鸚鵡樓，他的人亦隨風飄入了鸚鵡樓。

這地方彷彿已成了他的家。

院子裏有幾棵芭蕉。

冷蕭蕭芭蕉風碎。

那個藍衣人亦似被搖曳在風中的芭蕉葉割碎了。

芭蕉樹後就是那座六角亭。

藍衣人坐在六角亭中的石桌旁邊。

白髮斑斑，目光灼灼。

武三爺！

石桌上，放着酒壺，武三爺的手中揑着酒杯。

滿滿的一杯酒，碧綠芬芳，已在唇邊，並未入口，他的目光正落在王風面上。

王風亦發現了武三爺，走過去，大聲道：「你這次又在等誰？」

武三爺淺呷一口美酒，道：「你！」

王風大踏步走入六角亭，道：「這次等我，是不是又要試試能否說服我去殺李大娘？」

武三爺道：「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王風道：「另外還有什麼原因？」

武三爺道：「我不是說過如果你還能夠活到昨夜，就請你到這裏喝酒？」

王風道：「昨夜好像不見你在這裏。」

武三爺道：「因為我不想惹上麻煩。」

王風道：「你知道常笑昨夜在這裏？」

武三爺道：「很多人都知道。」

王風道：「所以你改在現在？」

武三爺道：「如果你嫌現在不好，我可以改在今天晚上。」

王風沒有作聲，上前取過酒壺，滿滿的斟了一杯，大大的喝了一口。

「好酒！」他一聲讚歎，坐下來。

才坐好，那杯酒已經空了。

武三爺亦自呷上一口，道：「這本來就是最好的陳年竹葉青。」

王風再斟上一杯，道：「我記得第一次你請我喝的也是這種酒。」

武三爺微微頷首，說道：「你的記憶力不壞，但却也並不很好，第一次是你自己拿來喝的。」

王風並沒有否認，道：「美酒當前，我向來都不會客氣。」

他又喝了一口，道：「你每次請人喝酒，都是選用這種陳年竹葉青？」

武三爺道：「要看什麼人，有種人我只請他喝白開水。」

王風道：「看來你倒瞧得起我。」

武三爺傾盡杯中餘酒，道：「這已是這裏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種酒。」

王風眞有點受寵若驚，却竟道：「只可惜有酒無菜。」

武三爺道：「你難道還未用過飯？」

王風道：「今天晚上沒有。」

武三爺歎口氣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晚上再請一次。」

王風道：「你請不起？」

武三爺道：「到了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就能給我一個決定的答覆？」

王風道：「我現在就能。」

武三爺一面誠意的道：「我仍希望你好好的再考慮一下。」

他緩緩放下酒杯，又道：「今夜初更我再在這裏給你預備佳肴美酒。」

說完這句話，他就站起身，緩步踱出六角亭。

王風沒有叫住他。

酒壺仍在桌上，壺中仍有美酒。

這酒一個人勉强足够，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沒有將武三爺叫住？

× × ×

初更已將盡。

今夜只有風，沒有雨。

草虫悽愴，流螢耀光。

庭院中，燈光亦已亮起，燈火如星，照耀着滿園花樹，花樹間却沒有綠女紅男，清歌曼舞。

滿院燈光似就祗爲王風一人而設。

王風現在正在六角亭中。

佳肴，美酒之外，還有麗人。

兩個年青美麗的女孩子相伴在他左右，一個替他挾菜，一個替他添酒。

王風人雖未醉，心已醉了。

他的面色却並不歡愉。

一個女孩子忍不住問道：「這酒菜是否不合你口味？」

王風搖頭。

「是我們討你厭？」

王風又搖頭。

「那爲了什麼這樣不開心？」

王風道：「因爲我有心事。」

「什麼心事？」

「一會見到武三爺，我不知怎樣才能將話說得婉轉一些。」

「他要你替他辦事？」

「你怎麼知道？」

女孩子微微笑道：「他請人喝酒大都是這個原因。」

王風「哦」一聲。

女孩子接道：「你不肯答應？」

王風頷首道：「所以我才担心，他這樣待我，一開口就斷然拒絕實在有些過意不去。」

女孩子笑笑，正想說什麼，更鼓聲已遙遙傳來。

二更。

王風聽着脫口道：「他約我初更見面，現在二更了，怎麼仍不見人來？」

兩個女孩子都沒有作聲，一個用筷子挾起塊紅燒肉，送到王風唇邊，一個捧起酒壺，替他添上美酒。

王風的目光忽然落在桌上。

桌上的幾式小菜都已去得七七八八。

這個人本來不大懂得客氣，美酒佳肴當前更就向來都不會客氣。

可是兩個人的酒菜，他一個人隨隨便便就吃掉了七七八八，而且非獨可以吃下去，就將那剩下的三三二二也吃光，似乎亦不成問題，連他都覺得奇怪。

他隨口問道：「這好像只是一個人的酒菜呀。」

兩個女孩子相顧一眼，其中一個笑了笑道：「你是一個人，當然就只準備你一個人的酒菜。」

另一個接道：「武三爺來時，他的一份自有人送上。」

王風不滿意這個解釋。

武三爺與他相約在初更會面，如果武三爺這樣吩咐下來，即使只到了一個人，送上來的也應該是兩個人的酒菜。

除非武三爺根本沒有這樣吩咐。

他霍地起身，左右手暴展，一把抄住了那兩個女孩子的胸襟拉到身旁，笑問道：「武三爺到底叫你們準備多少人的酒菜？」

他雖然笑問，兩個女孩已給他這個舉動嚇的花容失色。

酒壺筷子齊落地，兩個女孩子櫻唇不住在顫動，一個字都說不出口。

王風追問道：「是不是只準備一個人的酒菜。」

兩個女孩子仍無說話。

王風雙手用力，兩個女孩子弱柳一樣在他手中晃擺，他還未將她們舉起，其中的一個已昏倒在他的臂彎之中。

王風停下手，瞪着那並未昏倒的女孩子，道：「你來說，是不是？」

那個女孩子趕緊點頭，顫聲道：「是。」

王風接問道：「此外他還有什麼吩咐？」

那個女孩子囁嚅着道：「他叫我們盡可能將你留在這裏。」

王風道：「他自己到什麼地方去了？」

女孩子搖頭道：「不知道。」

王風相信，這是實話，將那兩個女孩子放下。

昏倒的那個女孩子，倒在桌上，清醒的一個反而坐到地上，似嚇的雙脚發軟，站都站不穩了。

「老狐狸到底去了什麼地方？」王風摸摸下巴，喃喃自語！

但突然揮手，手中的酒杯脫手飛出，叮噹的碎裂在一條柱上。

他的人連隨竄出了六角亭。

看樣子他似乎已猜到武三爺以美酒佳肴留他在鸝鵲樓的目的與及武三爺現在的去向。

六角亭外花徑縱橫。

西風滿院，敗葉滾徑。

一踩上花徑，王風的身子突然飛起！

四道閃亮的寒芒幾擦着靴底從他的脚下飛過！

他腰背一曲，身形馬上落下，立時又是四道寒芒飛過了他的頭頂上空！

他若是人仍在半空，接來這四道寒芒很可能便打在他的身上。

幾乎同時，芭蕉葉翻，兩個衣衫慘綠的中年人手按蕉葉，左右從芭蕉樹後走出，攔住王風的去路。

王風冷冷的盯着他們，道：「你是武三爺的手下？」

兩個中年人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似乎衣衫一樣慘綠的一張臉龐，木無表情。

王風冷笑一聲，道：「你是兩個聾子還是啞子？」

左面的中年人冷應道：「六角亭上早已給你準備了酒菜，爲什麼你不好好的坐在裏面享用？」

右面的中年人接口道：「如果你認爲不够熱鬧，我們可以坐進去陪你。」

他們既不是聾子，也不是啞子，語聲比王風更冷。

王風道：「我已經享用過了。」

左面的中年人往亭中瞟一眼，道：「還有些剩着，你何必這樣浪費？」

王風道：「剩着的我請你們享用，還有那兩位姑娘我也請來陪你們。」

左面的中年人淡笑道：「你倒也懂得慷他人之慨。」

右面的中年人旋即道：「只可惜我們早已塞飽肚子，我們也不想陪，只想伴着你。」

王風冷笑道：「你們這豈非變了我的兩個跟班。」

「只要有錢賺，跟班不怕做。」

「你們好像還不知道我是個窮光蛋，根本就請不起跟班。」

「錢銀方面你儘管放心，武三爺已替你付過了。」

「你們原來也不是武三爺的手下。」王風不由的沉吟起來。「這隻老狐狸自己手下不用，一再化錢找人來，莫非要保留實力，對付李大娘？」

他霍地一招手，道：「我現在要到外面走一趟，你們都跟我來。」

他說的響亮，兩個中年人却動也不一動，左面的冷笑一聲，道：「你坐在六角亭，我們是你的跟班，一出了亭子，可就不是了。」

王風道：「那又是什麼？」

「要命的殺手！」

「要命？要誰的命？」

「當然是你的。」

「如果回去六角亭坐下，你們就不要？」

兩個中年人一齊點頭。

王風歎了一口氣。「只可惜我現在非要外出走一趟不可。」

左面那個中年人同樣歎了一口氣，道：「你一定要找死，我們也沒有辦法。」

右面的那個亦歎道：「武三爺的銀子本來就不易賺的。」

歎息聲中，兩個中年人的左右手都多一支短劍！

王風看在眼內，突然笑了起來。「你們也是用短劍？」

左面的中年人奇怪地道：「用短劍有何不妥？」

王風道：「我只是覺得太過巧合，武三爺應該還沒有機會看見我的出手，怎麼偏偏找來兩個用短劍的人來對付我？」

「你也是用短劍？」

「跟你們所用的還短！」王風短劍已在手，較之那兩個中年人所用的果然還短上半尺。

兩個中年人的面色不覺微變。

一寸短，一寸險，兵器用到那麼短的人，他的武功如不是極好，一定就悍不畏死。

這兩種人無論那一種都不易對付。

左面那個中年人不由又歎了一口氣，道：「武三爺的銀子果然難賺得很。」

右面的那個應聲笑道：「只希望他的武功並不太高。」

左面那個道：「用那種短劍的人武功若是不好，就一定隨時準備拚命。」

右面那個笑應道：「那倒不要緊，我們兄弟豈非亦隨時都準備與對手拚一個死活？」

左面那個立時亦笑了起來。

王風似乎就笑不出來了。

這次到他歎了一口氣。

武三爺未免爲他設想得太過周到，非獨替他找來了兩個用短劍的對手，而且都是不要命的角色。

他很想知道這兩個人是不是眞的敢拚命。

這兩人證明給他看。

他舉步，才一步跨出，兩個中年人的身子便飛起，怒鶻一樣向他飛撲而來。

四支短劍左右刺向王風的要害，他們本身的要害都完全不顧！

他們跟王風簡直就像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弟子。

碰上這種不要命的對手，王風不拚命也不成。

他的身子亦飛起，箭一樣射向左面那個中年人！

的確箭一樣迅速！

那個中年人身子凌空未下，王風便射入了他腹中！

一聲厲吼凌空暴響，那個中年人平刺而出的兩支短劍陡轉，倒插而下！

他只求殺敵，並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只可惜他雖然敢拚命，反應却不够敏捷，雙劍還未刺下，王風短劍已刺入了他的小腹！

劍直沒入柄，劍鍔就撞在他的小腹之上！

那一撞之力亦是不小，他整個身子颯地倒飛，劍鋒從他的小腹退出，王風的人亦因那一撞而倒退，直瀉落地！

那雙短劍幾乎同時從王風的肩頭間刺過。

另一雙短劍亦幾乎同時交錯飛過了王風的頭頂。

在王風射向左面那個中年人之時，右面那個中年人的身子已凌空扭轉，飛魚般追擊！

若不是那一撞之力恰到好處，王風這一拚，一條命最少已拚掉一半！

他着地身形又展，斜刺裏飄飛。

右面那個中年人的身子凌空、竟還能再一次扭轉，一雙短劍，一變再變，往王風的當頭刺下。

王風的身形，却已飄去，彷彿就早知有此一着。

飄去又飄回，那個中年人雙劍落空，身形便落地，才落地，王風已在他身旁。

他耳聽風聲，來不及回頭，右手的短劍就從左脅下刺出，整個身子就勢猛打了一個旋子，左手的短劍隨着這一旋亦刺了出去！

王風的短劍即使已刺在他的要害之上，他的兩劍也應該有一劍刺入王風的胸膛！

王風却沒有用劍，他用脚，偏身一脚踢向那個中年人的腰腹！

那個中年人的兩劍立時又刺空，人却被王風那一脚踢的飛上了半空，飛墮在一棵芭蕉樹上。

整棵芭蕉樹都給壓塌，他的人夾在芭蕉葉中，動也不一動。

一柄劍正插在他的心房之上，是他左手的短劍！

他落在芭蕉樹上之時，左劍也不知是否因爲蕉葉影響竟刺入了自己的心房。

不怕死的人固然少，敢拚命的人也不多，他們無疑都敢拚命。

可惜他們所遇上的對手除了敢拚命之外，那一身本領，更在他們之上。

勝負也就決定在這裏。

這種勝負往往只有一種結果，非生則死！

王風沒有理會是否有另外一種結果，一脚將那個中年人踢開便又動身。

這一次再沒有人阻攔。

他身形飛快，越過牆頭，穿過小巷，走上長街。

長街寂寥。

西風吹起了沙土，一種難言的肅殺充斥長街。

× ×

二三更淡月疏星，點點流螢。

長街上只有流螢耀光，沒有燈光。

這兩天，一入夜，這地方就變了鬼域一樣，本來熱鬧的長街似乎就只有不着形跡的鬼魂在徘徊。

今夜的螢光更就恍如鬼燈。

王風亦遊魂也似，飄過了長街，飄入了長街另一邊的另一條巷子。

巷子的盡頭就是李大娘那座莊院的所在。

流螢也飛在巷中，還未出巷子，螢光已暗淡。

巷口有燈光，明亮的燈光。

王風才走到一半便已收住脚步，腰背牆壁上一貼，壁虎般游上了瓦面。

莊院的圍牆高達三丈，王風雖已在瓦面，仍不能看到莊內的情形，只看到迷濛的光影從牆上散發出來。

莊門的情形他却看得淸楚。

風簷下掛着兩盞風燈，莊門的兩旁亦燒起了兩堆火。

燈火照耀下，門附近光如白晝。

四個白衣大漢手握鋒刀站在篝火的旁邊。

刀光火光中閃亮，四個白衣大漢的眼瞳亦刀般閃亮，監視着門外。

門大開，門內亦燈火通明。

日間神秘陰森的莊院，一到了晚上，難道就是這個樣子？

王風不知道。

他只覺得眼前的情形有些不妙。

那四個白衣大漢根本不像莊院的守衞。

他翻過屋脊，瓦面過瓦面，繞向莊院的後面。

燈光由明亮而暗淡，到了莊院的後面，在瓦面上亦只見莊院前面的上空，淡淡的浮着光氣。

下了瓦面更就完全不覺莊內有燈火。

這莊院佔地實在太廣。

燈光顯然集中在莊前，莊後一片的陰森黑暗。

暗淡的星光月色，依稀照亮了莊後那扇鐵門。

王風半邊面緊貼在門上，傾耳細聽。

門內一片的靜寂。

他的手旁移，按住了鐵門上的匙孔，另一隻手從懷中取出了那大小兩柄鑰匙。

只憑手上的觸覺他已知道該用大的那柄鑰匙，他只希望那的確是鐵門的鑰匙。

他並沒有失望。

那柄鑰匙非獨輕易就塞入匙孔，還可以扭轉，咯一聲轉了一圈。

王風伸手一推。

鐵門動也不一動。

他下意識再轉手中的鑰匙。

鑰匙已不能再轉動。

鐵門後莫非還有鐵門？

王風雖是這樣懷疑，並未就此死心，他抽出鑰匙，放回懷中，雙手按上鐵門，潛運內力推去。

這一次，鐵門居然給他緩緩的推了開來。

門後，並沒有鐵門，但厚逾半尺，重逾千斤。

推開兩尺，王風覺得就像爬過兩座大山。

他連隨放下雙手，兩尺空隙已够他通過有餘。

鐵門內一片黑暗，一片靜寂，黑暗如墨，靜寂如死。

不成這就是地獄之門？

王風一手叉腰，一手擱在門上，眼睜的老大，虎視眈眈的瞪着門內那一片黑暗。

他並不怕黑，可是，門內實在太靜。

太靜的地方往往就會令人生出恐怖的感覺，何況，靜中彷彿又潛伏着殺機？

但即使這門後眞的是一個地獄，他也要闖一闖的了。

不要命的人又怎會怕入地獄？

他摸摸鼻子，整個人倏的烟花火炮一樣射入了門內！

這一射非常突然，勢子更迅速，門後就算有幾張刀在等着，也不及砍在他的身上了。

沒有刀，甚麼兵器也沒有，門後根本沒有任何的埋伏，兩丈外却有一個大荷塘。

王風這一射，又何止兩丈，不跌入荷塘才怪。

噗通的一聲，他一頭直衝入荷塘之內！

× ×

水很冷。

王風本已有兩分醉意，給這水一浸，整個人完全清醒過來。

幸好，荷塘的水並不深，王風的頭才入水，一隻脚已踩上了實地。

他一挺身子，雙脚在塘底站穩，頭就已露出了水面。

周圍都是已開始凋殘的荷花，荷葉錢錢，重重疊疊的蓋住了整個荷塘。

星月照不到水面，荷塘的四面更植滿了樹木，再加上高牆三丈，月在高牆之外，整個荷塘就裹在黑暗之中。

王風瞇起了眼瞳，一直到眼瞳習慣了這種黑暗，才放目打量當前環境。

他的頭剛偏往左邊，一大滴濕膩膩的東西就湧到他面上。

那絕不是水珠給人的感受。

王風下意識伸手抹去，着手是黏液的感覺，他還未將那隻手移近眼前，已嗅到血腥！

「血！」他霍地抬頭，立時看見一隻手從頭上的一塊荷葉上伸出。

手的五指勾曲，指縫間凝着血，只是腕以下的一截伸出在荷葉之外。

手完全僵硬，這隻手的主人似乎並不像活人。

荷葉並不大，無論是死人抑或活人，應該都沒有可能置身其上。

這隻手的主人如果不是死人，輕功一定很不錯，如果是死人他的身子只怕沒有幾斤重。

王風伸手抓向那隻手。

他只想先弄清楚這隻手到底是死人的手還是活人的手。

冰冷的手，沒有絲毫溫暖。

手指才沾上，那隻手就從荷葉上掉下，掉入王風面前的水裏。

一隻斷手！

王風立時覺得如同浸身冰水之中！

他雙手捧起了滿滿的一兜水，胡亂往面上抹下，涉水趕緊奔往塘邊。

× ×

斷手的主人也正在塘邊的一棵樹下，雪白的衣衫染滿鮮血，一把刺目般的彎刀嵌在他的心胸上！

這種刀王風並不陌生。

血奴房中照壁所畫的魔王十萬歲壽誕，羣魔聚集奇濃嘉嘉普的那幅壁畫對於這種刀已描畫的非常清楚。

羣魔割破中指，滴血化鸚鵡所用的正是這種刀。

王風亦親眼見過這種刀一次。

那一次他幾乎被這種刀削成了兩邊。

刀鋒入了白衣人的心胸，刀柄握在一個黑衣人的手上。

高高瘦瘦的黑衣人，那一身裝束與那一次李大娘派去殺王風的刺客一模一樣。

黑衣人亦已倒在地上，他右手緊握魔刀，左手反扼住了另一個白衣人的咽喉。

手指深陷在肌肉之內，那個白衣人的咽喉已被他扼斷，可是白衣人手中的鋒刀亦已砍入了他的後心！

在他旁邊的地上還有一個白衣人，半邊身子鮮血濕透。

他力殺三人，自己亦死在其中一人的鋒刀之下。

王風呆呆的望着地上四具屍體，一面的困惑。

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武三爺與李大娘莫非已經拚上了？

莊院中已沒有搏鬥聲，四個白衣人守在莊院的大門外，這一戰顯然經已結束，白衣人一方經已控制了整個莊院？

白衣人如果是武三爺的手下，這一戰武三爺無疑已經取得勝利。

王風呆了一會，不由自主的舉步走前去。

花樹假山交錯，小徑縱橫，迷濛夜色中，簡直八陣圖也似。

他用大的那柄鑰，打開鐵門之時，本來打算先走去地圖上所畫的那幢打了紅色交义，旁邊還寫上血奴兩字的小樓，可是衝入了池塘給那條斷臂一驚，再看到那些屍體，就只想先弄清楚發生了甚麼事情。

現在他更連方向都摸不淸，想找到那幢小樓都難。

走不了一會，他又見到了幾具屍體，倒在

花叢中。

屍體中只有一個黑衣人，一身衣服浴血碎裂。

再前不遠，又是屍體。

這一戰何等慘烈！

王風的脚步不由加快。

× ×

風在吹。

今夜風更急。

風吹送血腥。

整座莊院就像是浸在血中。

院中的秋虫似都被血噎住了咽喉。

沒有虫聲，只有風吹落葉，蕭蕭聲響。

這秋聲更蕭瑟，更蒼凉。

秋葉一片片，蕭蕭曲檻前，飄飄階砌邊。

白玉般的三重階砌盡處，一座大堂。

大堂中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幾個白衣大漢一手掌燈，一手握刀，逡巡在大堂門外。

雪白的衣衫之上鮮血斑駁，刀與燈輝映，刀光中閃着血光。

他們的眼瞳亦彷如噀血，四下搜索，似乎意猶未盡。

他們並沒有發現王風。

王風往燈光盛處走來，這裏正是燈光最盛之處。

他的身軀輕捷如貍貓，花叢中穿插，繞過大堂的側面，看準了機會，竄近大堂廊外，一條柱邊，那些白衣大漢回到這邊之時，他人已在瓦面之上。

他用劍小心翼翼的撬開了一塊瓦片。

往下一望，並不怎樣的光亮。

瓦面的下面還有一層承塵，通花的承塵。

燈光到了承塵已微弱，穿過花孔後更淡。

王風繼續將瓦片撬開。

每一塊瓦片他都一旁小心放好，只因爲！掉下去，一定驚動下面的人。

到了瓦面的開口足够進入，他的人就如游魚一樣滑下。

他盡量將身子放輕，雙手在前頭，試準了，整個身子才放盡。

一些聲响也沒有，他已很小心。

那些承塵竟也承得住他的身子。

他伏在承塵之上，眼從花孔中望下，整個大堂都幾乎盡入眼簾。

名符其實那的確是一個大堂。

堂中的陳設有如王侯府邸，燈光照耀下更是華麗。

每一樣東西居然都還完整。

武三爺看來也仍完整。

他已換過了一套兩上領雲繡白袍，上面鮮血點滴，却並無裂口。

那些血都是他殺人時，死在他手下的人吐濺到他身上。

他的身子標槍似挺直，雙手握拳，目光如電，束在頭頂那疏落的一頭白髮經已打散。

風穿窻而入，白髮飄飛，使他看來更顯得驃悍。

他本看來只像隻狐狸，現在却像條猛獅。

在他的左右，站着四個高高瘦瘦的白衣中年人。

這四個中年人已不大完整，但仍都站得很穩。

就算他們已不能站穩，武三爺亦不在乎。

更未起，他與一衆手下已控制了莊院的外圍。

一到了開更，他就帶着那一衆手下衝入莊院。

這一戰結束，他帶來的六十個手下雖然已剩不到三十個，李大娘的手下却傷亡殆盡，活着的現在似乎都已被他困在這大堂正中。

左右的窻下各有他的兩個手下，堂後的左右通道亦各有兩個，連帶他的及他左右四個計算在內，單就這大堂，他這邊已有十三個人。

對方却只得五個。

五個都是女人。

收拾這五個女人他自信一個人就包足够，何況他的十二個手下之中，最少有一半仍是生龍活虎般。

强弱懸殊，這一仗簡直已不必再打下去。

所以也怪不得他這樣子神氣。

對方居然也並無驚懼之色。

× ×

五個女人安安詳詳的坐在大堂正中，絲毫驚懼之色也沒有。

兩個左，兩個右，一個在當中。

蒼白的燈光照耀下，左右四個人仍是紅紅的一張臉。

她們的年紀都已不輕，却應了那句老話。

——年已花信，風韻猶存。

她們的身裁也仍很窈窕，很動人。

一個女人樣子够漂亮，身裁够動人，即使年紀大一點亦無多大的影响。

好像武三爺這種男人，成熟的女人對他更具吸引。

他却沒有理會那四個女人，眼睛瞬也不一瞬，只盯中間那個女人。

他的手下竟也沒一個例外，所有的目光完全都集中在那個女人的身上。

比起左右的四個女人，當中那個女人的確更迷人。

她非獨年輕得多，身裁比左右那四個女人更豐滿，相貌也更美。

那種美，已不像人間所有。

血奴已是罕見的美人，仍未能與她相比。

她就隨隨便便的坐在那裏，已風情萬種。

難道她就是李大娘，就是血奴的母親？

王風難以相信。

最低限度年紀就已不像。

他幾乎忍不住揭開承塵跳下去仔細的看清楚。

只是想，他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下面大堂的情形實在反常。

一方安安詳詳的坐着，既無表情，亦無說話。

一方蓄勢待發而不發，同樣沒有表情，沒有說話。

這完全不像談判。

即使一方開出了條件，一方在考慮如何答覆，也不是這個樣子。

這到底甚麼一回事？

× ×

二更三點。

更鼓聲天外飄來，雖然微弱，仍然可數。

武三爺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忽一步跨前。

他的手下不約而同亦跨出了一步。

刀已在手中，刀鋒之上仍然有血。

人動刀動，刀光中閃耀着血光。

安安詳詳坐在那裏的五個女人立時有四個變了面色。只有當中坐着的一個例外。

武三爺也只是跨出一步，也只是打了一個哈哈。

他的目光仍在當中那個女人的面上，冷銳的眼神已變的狡黠，倏的道：「李大娘？」

當中那個女人居然還笑得出來，道：「武三爺？」

她的笑容如春花開放，語聲如春鶯婉轉。

武三爺那一份驃悍便在李大娘這笑語聲中解溶，笑了笑道：「你就叫我武鎭山，亦無不可。」

李大娘道：「我豈敢直呼三爺的名字？」

武三爺道：「無論朋友抑或仇敵，直呼名字總是痛快得多。」

李大娘輕歎道：「只可惜我早已忘記了本來叫做甚麼名字。」

武三爺道：「眞的有這種事情？」

李大娘道：「好像是眞的。」

武三爺道：「就算是假的亦不要緊，李大娘這個稱呼也很不錯。」

李大娘只是笑笑。

武三爺接道：「人更就非獨不錯，簡直美極了。」

他連隨一聲輕歎道：「我早就聽說，你美絕人寰，早就想找個機會，跟你見見面，只可惜這裏門禁森嚴，一直到今夜才有這機會。」

李大娘道：「你殺入這裏，原來就爲了見我？」

武三爺道：「正是。」

一頓他又道：「也只有面對面，徹底的談談，我們之間的事情才得以解決。」

李大娘道：「我們之間有甚麼事情需要解決？」

武三爺道：「這個地方便已有不少，我們在土權方面豈非已發生過好幾次的爭執？」

李大娘沒有否認。

武三爺道：「我本來打算將整個地方都買下來，可是到現在爲止，只買得一半。」

李大娘忽問道：「你在這裏多少年了？」

武三爺道：「三年。」

李大娘道：「你好像也不是這裏的人。」

武三爺點頭。

李大娘道：「所以你與我一樣，跟這個地方並無任何特殊的關係，要擁有這裏的任何土權都得花錢。」

武三爺道：「我花得起錢。」

李大娘道：「可惜我也花得起，更可惜的是我比你早來了一年。」

武三爺道：「將那些土地賣給你我的人豈非都比你我來得更早？」

李大娘道：「才買入不久的土地我還不想這麼快就賣出，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武三爺笑道：「你現在也仍不想出賣？」

李大娘反問道：「我是否還能這樣想？」

武三爺道：「我看就不能夠了。」

李大娘笑笑，又問道：「你衝入這裏差不多已有半個時辰，爲甚麼呆在一旁，到現在仍不採取行動？」

武三爺道：「我還要採什麼行動？」

李大娘道：「在你面前還有五個敵人。」

武三爺道：「我這邊單就在這大堂之內已有十三個人之多，外面的更不止這個數目，而你在外面的手下，能够使用兵刃的已一個都沒有。」

李大娘道：「所以你不急着採取行動？」

武三爺道：「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還有兩個原因。」

李大娘道：「還有兩個甚麼原因？」

武三爺道：「第一，我給你這段時間等候援兵。」

李大娘道：「哦。」

武三爺道：「我這人有時也很公平的。」

李大娘道：「這個有時是何時？」

武三爺道：「我衝入這裏之前，老遠的就看到一隻鳥從這裏飛出。」

李大娘道：「那是隻信鴿。」

武三爺道：「我也知道是隻信鴿，本來想將牠打下來，可是看淸楚牠的去向，還是由得牠飛去算了。」

李大娘一面疑惑。

武三爺道：「我只希望那個方向除了老蝈虫之外，你還有第二個手下，否則……」

李大娘忍不住問道：「否則怎樣？」

武三爺道：「我就算白等了。」

李大娘左右的四個女人聽說面色又是一變，就連李大娘的面色也似乎有些異樣了。

她試探着問：「你也知道老蝈虫？」

武三爺道：「我也有光顧太平雜貨舖。」

李大娘道：「你眞正認識他是何時候？」

武三爺道：「昨日。」

李大娘道：「你來這裏之前已先去了一趟太平雜貨舖？」

武三爺道：「是今天早上去的。」

李大娘道：「老蝈虫現在還在太平雜貨舖裏？」

武三爺道：「不在。」

李大娘道：「在甚麼地方？」

武三爺道：「亂葬崗。」

李大娘道：「甚麼時候才可以回來？」

武三爺道：「這要看他在甚麼時候才可以變做殭屍。」

李大娘終於變了面色，微喟道：「他怎會跑去那個地方？」

武三爺道：「不是他跑去，是我用木頭車將他推去。」

李大娘道：「要到你親自動手推車，莫非你就一個人將他收拾下來？」

武三爺道：「你不相信我有這種本領？」

李大娘道：「我知道老蝈虫的武功。」

武三爺道：「也知道我的武功？」

李大娘搖頭，道：「你若是眞的有這種本領，怎會等到今夜才發動攻勢？」

武三爺道：「因爲這之前我雖已知你在鵪鶉樓附近隱伏高手，並未能將他們找出來。」

李大娘道：「老蝈虫本來就善於僞裝。」

武三爺道：「所以我知道這件事之時亦大感錯愕。」

李大娘道：「可是他對付擄刧血奴那些人之時給你遇上？」

武三爺道：「擄刧血奴那些人原是我指使的。」

李大娘道：「這不難想像得到。」

武三爺道：「我指使那些人擄刧血奴却是在證明這件事。」

李大娘道：「是誰給你的情報？」

武三爺反問道：「你認爲是誰？」

李大娘沉吟片刻，道：「我相信絕不是我屬下的十三滾刀手。」

武三爺道：「並不是。」

他一聲微喟又道：「他們無疑對你很忠心，爲了解決他們，我已損失了一半的手下。」

李大娘道：「當然也不是血奴，她雖然討厭我，還不敢背叛我。」

武三爺道：「這因爲你是她的母親？」

李大娘淡淡一笑，道：「也當然不是宋媽媽，儘管她滿肚子古古怪怪，騙人騙己，畢竟已追隨我多年，對我一直都忠實得很。」

武三爺道：「我根本就不會跟這個人打交道。」

李大娘左右瞟了一眼，道：「這四個人都是我的心腹，更不會出賣我。」

武三爺道：「我連見都沒有見過她們。」

李大娘輕皺眉頭，道：「除了這些人，還有誰知道老蝈虫的秘密？」

武三爺道：「最低限度還有一個。」

李大娘稍作思索，道：「宋亭？」

武三爺道：「你終於想出來了。」

李大娘道：「宋媽媽養這個乾兒子之時我已一再叮囑她小心說話。」

武三爺笑了，笑得有些兒曖昧，道：「宋亭並不單止是宋媽媽的乾兒子。」

李大娘道：「我知道。」

武三爺道：「六十幾歲的老太婆，二十來歲年青人，你以爲其間是否仍有感情存在？」

李大娘道：「宋媽媽方面也許有的，因爲她向來並不認爲自己已是個老太婆，宋亭又是她的第一個情人。」

武三爺道：「宋亭方面我敢說一定沒有，這一點宋媽媽相信也很淸楚，你可知她是用甚麼來維繫兩人的關係？」

李大娘淡淡道：「除了錢還有甚麼？」

武三爺道：「錢並未能完全滿足，所以無論宋亭有甚麼要求，宋媽媽都盡量遷就他。」

他聳聳肩膀又道：「他想知道甚麼，宋媽媽就讓他知道甚麼，有時候爲了兩人之間有些說話，她甚至不惜揭露心中的秘密來提起他說話的興趣。」一頓他又道：「又好像他喜歡血奴，宋媽媽爲了要討好他，答應替他設法，令血奴嫁給他。」

李大娘冷笑道：「這件事她也有辦法？」

武三爺道：「她雖然答應，却沒有明言甚麼時候。」

李大娘道：「宋亭相信不相信她說話？」

武三爺道：「不相信，所以他才來找我談條件。」

李大娘道：「談甚麼條件？」

武三爺道：「他告訴我從宋媽媽口中知道事情，我替他將血奴抓起來，交給他帶走。」

李大娘道：「你答應他了？」

武三爺點頭。

李大娘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情？」

武三爺道：「昨日。」

李大娘道：「他知道那些已不是這一兩日之間的事情？」

武三爺道：「王風的出現，他被王風打塌了鼻子却是的。對於這一件事，宋媽媽不能替他出氣，也沒有一個妥善的辦法，他開始懷疑宋媽媽的能力。」

李大娘道：「哦？」

武三爺道：「他甚至懷疑王風是你故意找來氣他的。」

李大娘格格笑道：「他當他自己是甚麼東西？好像他那種材料，也值得我費心？」

武三爺笑道：「他也只當自己是一個小白臉，比任何小白臉都强的一個小白臉，所以他認爲，血奴要養小白臉的話，也應該養他，不是養王風。」

李大娘道：「王風也是一個小白臉？」

武三爺道：「我看就不是了，不過在小白臉的眼中看來，所有跟妓女混在一起的男人都是小白臉。」

李大娘道：「他給王風打垮，又發覺宋媽媽靠不住，於是就找你？」

武三爺道：「他是迫着宋媽媽履行諾言，宋媽媽仍然推搪，一怒之下他來找我。」

李大娘冷笑一聲，道：「他還有這麼大的火氣？」

（未完）

兵器叢談

八斬刀與槍形棍

小雲

最近有些朋友從舊金山那邊回來，他們談及大埠方面，認爲那邊有許多黑人滋事，必須由僑胞本身組織健身社之類的團體，作爲自衛，因此，各種門派的拳脚在那邊非常的盛行，甚至武器方面也有人學習。

既然住在大埠的僑胞想學習一兩種拳脚自衛，作爲戰鬥對象的人是身形高大的黑人，自衛的拳脚就以甩手拳爲主，兼且側重於縱跳方面，盡可能的避免纏打，至於武器，却一致的推崇菜刀和竹竿。

這兩種東西本來是用具，不是武器，家家戶戶都有菜刀，至於晒衫竹，更加普遍，根本上它的戰鬥力量還比不上菜刀，眞正喜歡練武之人，決不會重視這兩種東西的，何以華埠的僑胞却特別喜歡學習菜刀和竹竿呢？就因爲當地禁止携帶刀劍之類的武器，避重就輕，迫於選擇它作爲自衛之用。

詠春派有一種刀法叫做八斬刀，那是用闊邊短柄的厚背刀子施展的，那種刀的形狀就跟菜刀相似，既然僑胞喜歡學習這一套，自然有人專心研究八斬刀，並把它的妙用放在菜刀上面，互相引證，希望抓着兩把菜刀也能够打得出「八斬刀」來。

另一方面，作爲竹竿的那一種武器，形狀雖然是茶竿竹，但却選擇特別結實的一種，竹桿雖細，頭尾很是堅實，兩邊都用木頭塞住，看來是竹桿，其實是長棍，有一種棍法叫做六郎八卦槍，傳說它是楊六郎創造，有許多絕招施展出來，可以用幼細的長櫈把它施展，因此之故，六郎八卦槍也是大埠僑胞喜歡學習的另外一種武功。

這兩種武功的特色在甚麼地方呢？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可能一時想不出來，但從深處想想，便有所領悟，凡是菜刀，它的用處就是一個斬字，兩把菜刀一齊施展，斬劈的招更加複雜，如果對方是赤手空拳的話，一定打輸，反之，就算他用斧頭進攻，也鬥不過兩把菜刀的，事實上很少人持雙斧作戰，僅持一斧，當然鬥不過雙刀。

八斬刀的妙用就是用兩把菜刀交叉往對方的武器伸過去，務求叉住它，然後用一把菜刀斬劈。

假如對方抓住比較長的武器，給他叉住，順勢削到前鋒手那邊，那就更加要命，可能一刀把手臂削斷。

此外，八斬刀還有另外一種妙用，假如那個匪徒身上有槍，發覺情形不對，拔槍出來，苦練過八斬刀的，就可以在他剛拔槍之際，飛刀劈殺，連續兩把菜刀脫手而飛，那種攻勢相當凌厲，當然的，那是死中求活的一招，但仍有希望打落對方的手槍，不然的話，赤手空拳跟一柄手槍作戰，那就凶多吉少。

改談化棍爲槍的戰術，六郎八卦槍本來是特別長的一種武器，宜於挑格，一挑即刺，如果練習過這一套，改用晒衫竹作戰，那種茶竿竹又是經過專家精心製造出來的，頭尾塞木，給他兜心一刺，眞的像是吃了一槍那麼沉重，一句話說，形如晒衫竹，實則是槍。

現時大埠的僑胞多數在厨房裏面多放幾把菜刀，同時在門外多放幾枝晒衫竹，作爲自衞之用，萬一給黑人匪帮圍攻，大喝一聲，幾家人一齊出動，紛紛抓着菜刀與晒衫竹應戰，仍有多少力量的，不至於束手被擒。



雛鳳智擒女煞星

故事之二——四君子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媚殺死奉命欲殺王俊及白梅的小青後，王俊說服白梅改邪歸正，助黃媚僞扮小青，混入女羅剎的身邊，王俊改扮賣燒餅的伙計，監視女羅剎他們的行動，不久見女羅剎率衆離去，王俊正不知如何是好，勞山一劍徐傑突來到他面前，斥破他身份，强押他往荒山，要制他於死，王俊施展劍中毒針，反把徐傑殺死，急往清風觀趕去，抵埗後，蕭飛燕引領他進入觀中一房間，未幾，于重、方昭等也已來到，王俊主張由清風觀主方面着手偵查，看能否查出一點綫索，方昭認爲此策可行，要往查看——

于重道：「不要太勉强，一切事，要順理成章，寧可見不到，不可鬧出紛爭。」

方昭道：「二哥放心，小弟理會得。」

轉身行了出去。

于重望了蕭飛燕一眼，道：「小五，去察看一下，也許會發現可疑的人。」

他說的很婉轉，但蕭飛燕心中明白，那是要她快回到工作的崗位上去。

蕭飛燕沒有說話，欠身一禮，閃身出門。

于重起身掩上房門，低聲道：「大哥，你殺了勞山一劍，又收拾了他們一個眼綫，這恐怕立刻會使女羅剎提高了警覺。」

王俊道：「是！我也這樣想。」

于重道：「目前只不知那女羅剎是否已經知道了消息。」

王俊道：「我看還沒有，如若他們眞的得到了消息，定然會有所行動，至少，女羅剎也會派人去找找啊！」

于重道：「大哥之言，十分有理……」

沉吟了一陣，接道：「女羅剎等一行六人，除了兩個隨身女婢之外，還有兩個人，不知是何許人物？」

王俊道：「他們是男的？女的？」

于重道：「看樣子，好像是男人，但這兩個傢伙，狡猾絕倫，我幾度行過他們身側，想瞧瞧他們的面貌，但每次，都被他若有意的逃避開了，始終沒有見過兩人的形貌。」

王俊道：「三弟，你想想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們要什麼花招。」

于重道：「看樣子，大概不會，只不過這件事情，似乎有些太過神秘，兇手易容改扮而來，却要在熱鬧非凡的廟會中殺人，實在是有些出乎常情，以那女羅剎的性格而言，如非對付特別厲害的兇手，她又怎麼會改扮易容？」

王俊道：「老二，再想想看，江湖上有沒有四君子這個外號？」

于重道：「想不出來，咱們金燈門，最重視江湖上各等人物，如若有號稱四君子的人，咱們金燈門應該知道。」

王俊突然閉上雙目，不再開口。

于重知他正在思索什麼？也不打擾，坐在一側，靜靜的等候。

足足過了盞茶的工夫，王俊才緩緩睜開雙目道：「他們不會錯弄，四君子也許還沒有到，也許早到了，扮成了和咱們一樣的香客。」

于重道：「掌燈大哥之意，可是說他們早已知道了有人會刺殺他們。」

王俊道：「雙方都是有備而來，問題是爲什麼會來，而且，在這樣熱鬧的時候來。」

于重呆了一呆，道：「對！他們爲什麼選擇這個時候來？」

王俊道：「會不會和這個廟會有關。」

于重道：「如是無關，他們爲何選擇這時候來？」

王俊道：「如是他們早知道了有人要殺他們，他們又爲什麼不走？又爲什麼要來？」

于重道：「這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他們明知此地危險，偏要來碰碰運氣。」

王俊搖搖頭，道：「這個不對，第二個解釋是什麼？」

于重道：「他們有一件急迫的事，非要在限期內解決不可！」

王俊道：「有一點道理，不過，不太完全，照小兄的看法，四君子有事，確是很急的事，而且也是找一個人，和這廟會有關的人。」

于重道：「廟中道士？」

王俊道：「非也，非也，如是找廟中道士，隨時可來，又爲什麼一定要等到今日呢？」

于重道：「大哥有什麼看法呢？」

王俊道：「我想，四君子可能也找人，一個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而且，和這廟會有關，只有在廟會這段時間中，才可能見到他的人。」

于重道：「大哥分析入微，只是太玄了一些。」

王俊道：「江湖事無奇不有，二弟，也不能太過輕心大意。」

兩個人又交談了一陣，突然間，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

王俊手中扣了一把銀針。

于重一閃身，隱在暗處。

王俊却大馬金刀的坐在室中一隻木椅上。

木門呀然大開。

一個陌生的腦袋，伸了進來。

是女的，長髮披肩，長的十分妖艷。

王俊冷冷說道：「妳找什麼人？」

那女的一閃身，竟行了進來，笑一笑道：「找一位姓王的王公子。」

王俊道：「妳可認識他？」

女的道：「不認識，慕名而來。」

王俊道：「妳是什麼人？」

女子道：「王公子在不在？」

王俊道：「此地沒有王公子，妳再去找找看吧！」

女子笑道：「來不及了，王公子不在此地，小妹就……就……」

王俊接道：「就怎麼樣？說啊！」

長髮少女笑一笑，兩隻水汪汪的眼睛盯在王俊的臉上瞧着，却不肯說話。

王俊道：「說啊！」

長髮少女搖頭道：「見不到王公子，我不會說。」

王俊道：「如是見到他呢？」

長髮少女道：「我會告訴他一件很重要的事。」

王俊吁一口氣，鎭靜了一下心神，道：「我姓王！」

長髮少女道：「你是不是叫王俊？」

王俊道：「對！我叫王俊。」

長髮少女道：「這就對了，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黃媚的姑娘？」

這一句話，使得王俊內心之中，大感震動，臉色也爲之一變。

但他已經歷過了不少的風險，已學會了應變，强自鎭靜一下心神，緩緩說道：「認識，那位黃姑娘，現在何處？」

長髮少女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她身處危境，被女羅剎識破了機關，被點中穴道，藏在房中。」

王俊點點頭，道：「姑娘，咱們的啞謎打夠了，妳可以說出妳眞正的身份了。」

長髮少女道：「我的話也說完了，應該走了。」

但見人影一閃，于重突然由暗影飛躍而出，擋住了門口處，冷冷說道：「姑娘，來時容易去時難，妳如不肯有一個明確的交待，只怕很難再生離此地了。」

長髮少女道：「你是什麼人？」

于重道：「在下于重。」

長髮少女忽然間格格一笑道：「你們是金燈門中人？」

于重道：「是！」

長髮少女伸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了娃娃臉型的面具，道：「看一看我是什麼人？」

王俊臉色一變，道：「女羅剎！」

女羅剎點點頭，道：「是我！兩位有些想不到吧？」

王俊道：「是，有些意外！」

于重突然提高聲音道：「說！我們六妹現在何處？」

緊閉木門外面，突然響起了女子聲音道：「開開門，她困不住我。」

那正是黃媚的聲音。

王俊忽然間，打開了兩扇木門。

黃媚閃身入室。

女羅剎沒有阻止，但兩道目光中却滿是驚奇之色，望着黃媚。

黃媚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嬌美的臉上，滿是黠慧的笑意。

王俊很緊張，右手已取出來從未用過的金劍，劍尖指着女羅剎，手按機簧。

黃媚舉手理一下鬢邊散髮，笑一笑道：「女羅剎，這一次，應該是妳感到意外了。」

女羅剎點點頭，道：「很意外，妳怎麼來的？我用的獨門點穴手法，不可能是妳自己行功運氣解穴。」

黃媚道：「我可以告訴妳，如何來的，不過，不是現在。」

女羅剎很鎭靜，淡淡一笑，道：「事實上，妳已經逃開了，那已經算不得什麼重要的事了，妳說不說都是一樣。」

黃媚目光一掠王俊手中的金劍，道：「羅剎姑娘，認識那柄金劍麼？」

女羅剎道：「我見大刀長劍多了，一個小小短劍，不會放在我心上。」

黃媚道：「可怕的是金劍內的毒針，見血封喉的奇毒，强力的機簧彈射而出，這是金燈門中的一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妳不可能躲得開的。」

女羅剎道：「這是威脅。」

黃媚道：「不是，是眞情實話。」

女羅剎道：「不論那劍中的毒針如何奇烈，我相信，我可以在中針後，仍能反擊，有三位陪我呢，老實說，我不算吃虧。」

黃媚身子一側，突然欺上兩步，道：「妳還沒有見識過金燈門中的武功，我想，咱們先打二十招才好說話。」

女羅剎道：「三位一起上麼？」

黃媚道：「不用了，咱們一對一。」

女羅剎道：「小妹子，妳好狂啊！」

黃媚道：「沒有法子！只有這樣，才能使妳甘願，心平氣和的談談了。」

女羅剎道：「好！妳出手吧！」

黃媚也不客氣，左手一揮，向女羅剎當胸拍出一掌。

女羅剎道：「小妹子，好美的手。」右手疾翻而起，扣向黃媚左腕，快如閃電。

黃媚挫腕收手，右手疾出一指，疾點「曲池穴」。

女羅剎咦了一聲，疾退兩步。

但她稍退卽進，來勢更快，雙手齊出，幻起了一片掌影。

黃媚低聲道：「好掌法。」掌指齊施，硬封攻勢。

兩人在方圓不過丈餘的斗室之中，動手互搏，見招破招，見式破式，每人的招術都不敢大意。

亂。

但見掌指變幻，各極詭異，看的人眼花繚亂。

片刻工夫，兩人已對了五十餘招。

黃媚閃身而退，笑道：「羅利姑娘，已經五十招了。」

女羅利收住掌勢，道：「金燈門果非虛傳，小妹子，妳很高明。」

黃媚道：「我在金燈門排名最後，幾位兄長，姊姊，都不會在我之下。」

黃媚又道：「不信，總有對手的機會，不過，那機會不是現在，我只是想證明一件事，讓妳明白，我們有足够資格和妳談談條件。」

女羅利似是被黃媚唬住了，緩緩說道：「妳想和我談什麼？」

黃媚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女羅利搖搖頭，道：「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

黃媚道：「羅利姑娘，妳來這裏，要作什麼？」

女羅利道：「刺殺四君子。」

黃媚道：「這就是了，妳不知道四君子是什麼人？如何下手？」

女羅利道：「貴門也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如若江湖上眞有四君子，我知道，諸位也會知道了。」

黃媚道：「那麼四君子之名由何而來？」

女羅利道：「四君子只是一個代號。」

王俊揷口道：「千萬的香客，你們如何下手？」

女羅利道：「到那時間，自會有人告訴我們。」

王俊道：「什麼人？」

女羅利道：「我如是知道是什麼人？我也不用來此等候了。」

王俊道：「這眞是叫人無法相信的事。」

女羅利道：「自然會有一種連絡的方法暗記，到時間，我們就會知道……」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還有一件使三位驚奇的事，我們已接到通知，四君子到了此地，只是還不知他們現在何處？」

王俊道：「什麼人通知妳的？」

女羅利微微一笑道：「不知道，不知道什麼人通知的。」

黃媚道：「那是說，他們是用函箋通知妳的了。」

女羅利道：「書函通知，只不過是方法之一。」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我只能說到此處了。」

黃媚道：「羅利姑娘，我們來此的事，也是別人告訴妳的麼？」

女羅利道：「我早該懷疑你們的。」

王俊道：「何止懷疑，而且，也已有了安排。」

女羅利目中神光一閃，道：「你殺了勞山一劍？」

王俊道：「不錯，他要殺我，在下爲保命，只好先殺了他。」

女羅利道：「你不會武功，如何能殺得了他。」

王俊道：「在下的暗器手法，十分高明，足以置勞山一劍於死地。」

女羅利望望他右手金劍，左手銀針，冷冷說道：「勞山一劍，還有幾位同門師兄弟，他們不會放過你。」

王俊道：「金燈門結仇很多，多了勞山一劍，在下也不會放在心上。」

黃媚突然一閃身，擋在了王俊身前道：「羅利姑娘，小妹想和妳商量一件事情如何？」

女羅利道：「什麼事？」

黃媚道：「小妹如若和二哥聯手，對付妳姑娘，我們的勝算如何？」

女羅利道：「總得有陣工夫火併才行。」

黃媚說道：「如若再加上了金劍中的毒針呢？」

女羅利說道：「這個，我似乎是處於劣勢了。」

黃媚道：「姑娘明智。」

女羅利道：「我終日打雁，今日算是被雁兒啄了眼睛，你們有什麼條件，可以說了。」

黃媚一笑，道：「除了姑娘這一批人馬之外，還有幾批人對付四君子。」

女羅利沉吟了片刻，道：「至少還有兩批人手。」

黃媚道：「他們是否都到了。」

女羅利說道：「應該到了，不過，我們都是易容改扮而來，他們現在何處，連我也不清楚。」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辦吧！暫時委屈妳羅利姑娘一陣……。」

女羅利接道：「委屈我……。」

黃媚冷冷的說道：「不錯，我們不殺妳，只點了妳的穴道，小妹要借用一下妳羅利姑娘的身份。」

女羅利道：「妳認爲這辦法很高明麼？」

黃媚道：「談不上什麼高明，但目下情形也只有暫時如此了。」

女羅利道：「原來，妳早有算計了。」

黃媚道：「不錯，我故意洩漏身份，讓妳逼出部份內情，就是要引誘妳到這裏來，不幸的是，妳眞的來了，眼下情勢很明顯，金燈門中的精銳，都已經佈守在四周，一旦動上手，吃虧的是妳，我們不願殺了妳，不過必須妳的合作。」

女羅利道：「怎麼一個合作法？」

黃媚道：「點了妳的穴道，然後，由小妹扮作妳羅利姑娘。」

女羅利點點頭，道：「主意是不錯，不過，你們成功的希望也不會太大。」

黃媚道：「這是我們的事，用不着姑娘操心了。」

女羅利沉吟了一陣，道：「如若我不答應，諸位就對我下手了？」

黃媚道：「不錯，羅利姑娘如若不答應，那就只有殺了妳。」

女羅利道：「好吧！」

突然出手一掌，抓向了王俊。

黃媚似是早已料到她這一着，右手一揮，擋開了女羅利的掌勢。女羅利攻出一掌之後，身子一起，直向後窗上撞去。

她和黃媚動手一搏之後，心中已經瞭然，單是對付一個黃媚，就未必能操勝算，如果再有別人助拳，那是非要傷在對方手中不可了。

但王俊忽然一按手中機簧，一縷銀光，疾射而出。女羅利身法再快，在這等小房之內，也是施展不開，何況，王俊射出毒針的時刻，正是她飛身躍起之時。

四枚銀針，擊中了女羅利。

針上含有劇毒，女羅利一中針，立時感覺到半身麻木，嘭然一聲，摔倒在地上。

黃媚伸手，又點了她一處穴道，道：「羅利姑娘，我們已經盡了力，想說服妳合作，但却想不到妳竟然不肯合作，也許是妳平日殺人太多，冥冥中早有報應定數。」女羅利雙目圓睜，臉上是一片恐懼和痛苦混合的神色，口齒啓動，但已說不出話。

黃媚道：「妳想知道什麼？儘管請說。」

女羅利指指自己，啓動櫻唇，發出喔喔的聲音。

黃媚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妳是想知

道，你自己會不會死？」

女羅利居然點了一下頭。

喜歡殺人的人，才知道死亡的痛苦。

女羅利殺人無數，乃江湖上有名的冷面殺手，但她對自己的死亡，却十分畏懼。

黃媚一笑，道：「如是羅利姑娘願意和我們合作，咱們自然不會殺死姑娘，但如姑娘不肯和我們合作時，那就很難說了，我們也不願意留下姑娘妳這麼一個勁敵。」

女羅利還想表達出什麼，但可惜，她已經沒有機會，黃媚一指點了她的穴道。

于重低聲道：「六妹，她還能不能活。」

黃媚道：「立刻施救，還有希望。」

王俊冷冷接道：「如若六妹已能控制那面的人手，不用救她了，這女羅利作惡多端，殺人無數，留下她，也是人間禍害。」

黃媚笑一笑道：「小妹和二哥，都是這個用心，但又怕大哥說我們嗜殺，大哥既然如此吩咐那就好了。」

語聲一頓，道：「大哥，二哥，你們一個請替我守護門窗，小妹要換上這位羅利姑娘的衣服。」

原來，這西廂禪室，只有一間，黃媚要換衣服，只有把室中人撵出去了。

將近一頓飯工夫之久，黃媚才招呼兩人進來。

這時，黃媚已換上了女羅利的衣服，形貌維肖，只是身材稍爲矮了一些，不過，相差有限，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女羅利被放在室中的木榻上。

王俊低聲道：「她死了沒有？」

黃媚道：「沒有，小妹想留下她一口氣，或許別有用處？所以，小妹擅自餵了她解毒的藥物。」

王俊道：「咱們在這裏下手傷人，萬一被觀中的道士發覺了，那將如何？」

黃媚道：「不要緊，就說她生了病。」

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臉上，接道：「二哥，時間不多了，小妹要過去啦，這一次，刺殺四君子，行兇一方，似是已存了志在必得之心，所以，把僱請的殺手，分成了很多批，佈置上，極爲嚴密，如是一波攻擊不中，第二波還可以連續出手，但這也使得他們之間，沒有機會作橫的連繫，女羅利遭了殃，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呢。」

于重道：「六妹，如是他們發覺了這件事呢？」

黃媚道：「小妹也在擔心這件事，他們發現了，立刻對咱們出手，那還好應付，我擔心的是他們不理會咱們，放棄了女羅利這一組的行動，那咱們就一直被蒙在鼓裏，不知情勢了，所以，小妹想作一番安排，請大哥，二哥，立刻通知幾位兄長和五姐。」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有什麼高兒，快些請說吧！」

黃媚低聲的說出了自己的計劃，也安排了女羅利的後事。

金燈門的佈置，立刻的又作了另一次的調整。

黃媚以女羅利的身份，回到了東廂。

王俊也改換了一個身份。

言少秋，方昭，也以不同的香客身份，暗暗監視着東廂的行動。

于重仍留守在原地，指揮全局，一面等黃媚的通知，隨時應變。

齊子川仍然是賣香燭的掌櫃，只是他更留心出入清風觀的來往人客。

王俊又扮作一個富家公子的身份，帶一個青衣小童。

小童是蕭飛燕所改扮。

兩個人直入大殿。

經歷過連番的凶險之後，王俊已學得更爲沉靜。

他滿腹詩書，自有一種和純江湖人完全不同的氣質。

他穿得很華麗，大搖大擺的直入了大殿之中。

大殿中香客很多，但面對着莊嚴的神像時，却不聞喧噪之聲。

四個青年道士，熟練的應付着香客們的垂詢。

蕭飛燕常常女扮男裝，不但舉動很自然，而且，也學的一口男人腔。

只見他仰首行到一個道士前面，低聲道：「咱們大爺晉香來了，他要先拜神像。」

道人轉頭望去，只見王俊微微仰首，望着大殿上的畫棟雕樑。

道人放低了聲音，道：「貧道明月，貴客是……」

蕭飛燕道：「咱們大爺來自京城，沿途看看民情……」

她已然警覺到自己說的太多，立刻住口不言。

但，這已經够了，已使得明月道長心裏有數。

只見他快步走了過去，對王俊合掌一禮，道：「無量壽佛，貧道明月，見過大人。」

他說的聲音不大，但大殿中沒有人高聲喧嘩，這已使得十之八九的香客，聽得很淸楚。

尤其是大人那兩個字，幾乎是人人入耳。

王俊也很會配合，緩緩轉過頭，打量了明月一陣，道：「道院中，不適常俗，不用多禮了。」

這幾句話，也說的很是得體，一派官威氣度。

明月連應了幾個是字，恭聲道：「大人要上香。」

王俊道：「既入貴觀，總得隨喜一番。」

不用明月再費口舌，衆香客，立時自動的閃身退開。

明月低聲道：「大人請。」

王俊整整衣冠，行近供案之前。

明月早已奉上燃起炷香。

王俊晉過香，拜了神像，回頭對蕭飛燕，道：「十兩香火錢。」

十兩香火錢，手筆雖然不錯，但却不算太大，不少大方的香客，也有出手十兩銀子的手筆。

但蕭飛燕拿出來的不是銀子，而是黃澄澄的金子。

十兩黃金的香火錢，就不同凡響了，衆香客和四個一直在大殿中迎接香客的道人，都看的肅然起敬。

明月接過了十兩黃金，口中連聲唸佛號。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更增加了不少氣派，道：「道長，我想見見你們的主持人。」

明月楞了一楞，道：「大人……」

王俊冷冷接道：「怎麼！不行嗎？」

明月道：「行，貧道立刻給大人通報，請教大人是……」

王俊道：「我姓王，在京城裏作事。」

來自京城，氣派非凡，他雖然沒有說出來做的什麼事，但看樣子，官不會太小。

明月沒有再多問，轉身向後奔去。

蕭飛燕回到了王俊身側，垂手肅立，微微低首，一副恭敬，畏懼的神情。

但她口中却低聲說道：「大哥，你好大的官氣啊，連我也有些被你鎭住了。」

大概是此地離京城太遠，聽到京裏來的人，先有三分敬意。

明月去不多久，已然快步奔了回來，道：「大人，敝觀主在靜室候駕。」

王俊一揮手，道：「有勞道長帶路。」

穿越過兩重殿房，到了一座花木扶疏的靜室前面。

一個胸垂銀髯，木簪椎髮的青袍道人，早已在室外等候。

王俊遠遠的打量那道人一眼，童顏鶴髮，頗有幾分仙風道骨之氣。

白髯道長急行前了兩步，稽首一禮，道：「清風觀中主持，迎王大人。」

王俊也還了一禮，道：「有勞鶴駕，觀主的仙號是……」

白髯道長道：「貧道清風。」

王俊道：「好！清風隱士心。」

清風微笑道：「玄門京中客，大人請。」

王俊心中暗道：「這道人談吐不俗，果然是一位世外高人。」

心中轉念，人却舉步踏入靜室。

靜室不大，但却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室中放着一張松木長案，五張藤椅，除了一張主位之外，四張都擺在客位上。

清風觀主肅容入座後，一個清秀道童，立刻獻上香茗後，悄然退出。

明月把客人送到靜室後，立刻轉頭回去。

蕭飛燕未退出靜室，却垂手站在王俊的身後。

清風觀主目光一掠王俊道：「荒野道觀，小室迎貴賓，大人莫要見笑。」

王俊道：「室雅何需大，有麝自然香，道長太客氣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是偶而遊踪至此，還是有意隨喜而來。」

王俊道：「清風觀香火鼎盛，下官慕名而來。」

下官兩個字，用的是畫龍點睛，隱隱約約，透露出了自己的身份。

清風觀主本來還想問問王俊在京城中那一部理事，但聽到了下官兩個字，反使他不好再開口。

琵琶半移，門半啓，何必再問客身份，那豈不是顯得太俗氣了。

清風觀主不是俗人，立刻轉了話題，道：「大人，一路行來，定然見到了不少民間疾苦，此番回京，當有佳本上奏，蒼生有福了。」

他太聰明了，聞絃歌即知雅意，倒省了王俊一番措詞心機。

王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笑一笑，道：「道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仍然關心民間疾苦事，好叫下……」

下字拖的很長，但却改了口，接道：「好叫學生感佩。」

清風觀主道：「大人，過獎了。」

語聲一頓，接道：「大人對清風觀可有什麼指教之處？」

王俊道：「學生未入觀前，曾四下觀賞了一陣，但覺人山人海，足見香火之盛，不過，學生無意聽到了一句閑言。」

清風觀主怔了怔道：「什麼閑言？」

王俊又喝了一口茶，笑道：「聽說，今日之中，有貴客蒞臨貴觀。」

清風觀主道：「想是指大人而言了。」

王俊搖搖頭，道：「非也，就學生聽到之言，似乎是四君子要到貴觀晉香。」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但却未立刻回答王俊的話，兩道目光，盯注在王俊的臉上。

王俊只覺他目光如閃電，直透內腑，不禁心中一動，暗道：「好厲害的眼神，目光如劍，大概就是這個情景了，看來，這老道士，也是武林中的高手了。」

心中念轉，表面却盡量保持平靜毫不動聲色。

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

清風觀主目中神芒斂收，笑一笑，道：「大人，聽到何人所言。」

王俊道：「一個香客，學生未問他的姓名，如能再見他之面時，學生定可認出來。」

清風觀主道：「哦！」

王俊道：「觀主對此事，似是有訝異之感，莫非個中，還有什麼隱情麼？」

清風觀主說道：「貧道奇怪的是，此言由何而來。四君子是何許人物，怎會要到敝觀晉香……」

語聲一頓，接道：「就算確有四個四君子，到本觀晉香，也不過是千萬香客中的四個，怎會有人談起來呢？」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四君子就算來晉香，也不算什麼大事，不過，學生聽聞到的，還有下情。」

清風觀主並未再感到驚異，淡淡一笑，道：「大人，還聽到了些什麼？」

王俊道：「那人說，四君子到了貴觀之後，可能會引起一場風波。」

清風觀主道：「風波？什麼風波？」

王俊道：「這就不是學生所能瞭解的，還要請教觀主。」

最後一句話有如劍之鋒刃，聽得清風觀主又是一震。

搖搖頭，清風觀主緩緩說道：「這個麼！貧道就想不通了，會引起什麼風波？」

王俊道：「道長主持此觀，不知有多少的時間了？」

清風觀主道：「四十年，貧道三十二歲那年，主持觀務，今年整整七十二歲了。」

王俊道：「看不出啊！看不出，道長養生有術，想不到已如許年紀了。」

清風觀主道：「老了，世無長生術，貧道雖然跳出紅塵，但無法擺脫俗務，連修心二字，都談不到。」

王俊道：「四十年來，這清風觀中，可曾發生過什麼大事麼？」

清風觀主道：「每至香火會期，因人數太多，難免也有些爭執，打架之事，托神靈護佑，一直沒有發生過人命大事，貧道也未受過訟累。」

王俊笑一笑，道：「濟南府也是太過了一些，這樣大的廟會，怎麼不派一哨官兵來此鎮壓一下。」

這幾句話，話中有意，無異是强調了他京官的身份。

王俊讀書不少，很自然具有了官人的氣質，再加這幾句適當的話，任你清風觀主奸猾似鬼，也無法不信。

點點頭，清風觀主笑道：「說的是啊！這還要大人美言一二了。」

王俊道：「此事容易，這幾天，我一定要見見濟南府，給他說一聲就是……」

看清風觀主，不見什麼反應，立刻一皺眉頭，接道：「觀主這方面，如是很需要，不用等幾天了，在下立刻修書一封，派人到濟南府去，要他們立刻派一些人馬過來。」

他想更進一步，以試探清風觀主的反應。

在他的推想中，清風觀主決不敢答應。

但事情却完全出乎了他意料之外，清風觀主不但答應了，而且立刻招了一個清秀的道童，道：「去拿文房四寶來。」

那道童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文房四寶行了進來。

清風觀主親自替王俊磨墨，一面笑道：「那就有勞大人了，這次廟會，剛剛開始三天，

會期却有一個月之久，聽說，再過幾天，可能會有四台大戲，在這裏對台演唱，這必然招來了更多的人，人多一些，難免雜亂，很可能會招來很多無謂的麻煩，如若有一哨軍兵駐在這裏，可免去不少的爭執。」

王俊道：「最好，他們能加派一個文案師爺來，一些小事情，就可在場中辦了。」

清風觀主點頭道：「對！還是大人想得週到。」

墨已經磨好，王俊只好站起身子，行了過去。

清風觀主煞有介事，王俊也裝作的很像，他坐在案後，提起了羊毫楷筆。

蕭飛燕早已行了過來，替王俊展開了一紙白箋。

王俊提起筆，略一沉吟，隨手寫道：

逸卿年兄如晤：

寫完一句話，抬起頭，笑道：「昔年他在京裏時，我們有過幾次會晤，後來，他外放濟南，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面，逸卿是他的號。」

事實上，他根本不知道濟南知府的名字和號，但逸卿兩個字既是號，那就是說，一般人都不會知道，除非和他相同身份的人，根本不敢叫出他的號來。

清風觀主果然是知道濟南吳知府的大名，但他不知道知府的號。

這一關過的很險，但却是履險如夷。

清風觀主很厲害，但在鬥心機上，他仍輸了給王俊。

他臉上仍然帶着笑容，但已笑的很勉强。

王俊已從清風觀主的神色中，看出了他這一手沒有用錯，立刻動筆寫了下去。

以後的措詞，就容易了，那是王俊的拿手好戲。

筆走龍蛇，一揮而就，而且，有意的讓清風觀主看到全文。

措詞中很得體，也隱隱顯出了他的身份，盡管說的客氣，但却帶一點命令的口氣。

看完了這封信，清風觀主心中原來有一點懷疑的念頭，完全打消了。

目前，他已確信，這個人是由京城來的大人物。

王俊寫好了，取過了信封。

幸好，他還知道濟南的知府姓吳，於是提筆寫道：袖呈濟南知府吳年兄親啓。

這表示，這封信很機密，除了知府大人外，別人不能拆閱。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大人，這封信交給貧道吧！我派一個弟子送到濟南府去。」

王俊搖搖頭，道：「觀主，這個不用勞動貴觀弟子，而且，一個出家人，送信到官府中去，也不太方便。」

清風觀主道：「這個，難道還要勞動大人的常隨麼。」

口中說話，目光却轉到了蕭飛燕的身上。

王俊道：「我還帶了兩個護衛，叫他們送去方便些。」

清風觀主道：「兩個護衛，也是由京中帶出來的麼？」

王俊道：「不錯，他們也吃公粮的，專門保護行方吏史的常班。」

這又是官場中一些隱密，只聽得清風觀主臉色微變。

王俊看見裝作沒有看見，回頭對蕭飛燕說道：「去，召一個護衛過來，把這封信送到濟南府去。」

召一個人進來，並非難舉，外面有于重，方昭，言少秋。

蕭飛燕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行去。

清風觀主竟然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停一停。」

蕭飛燕人已行出了三步，竟然停了下來。

清風觀主目光轉到了王俊的身上，低聲道：「大人，貧道想起了一件事，想和大人商量一下。」

王俊點點頭道：「觀主吩咐。」

清風觀主道：「貧道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濟南府接到了大人這一道諭書，自然會立刻派人趕來鎮守，爲了討好大人，派來的兵，只怕不少……」

王俊道：「哦！」

清風觀主道：「那一來，貧道想會影响這每年一度廟會的熱鬧。」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這個老道士，確有毛病。」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會吧，如是有一哨兵馬駐此，廟會中宵少斂跡，只怕貴觀這每年一度的廟會，會熱鬧一些。」

清風觀主搖搖頭，道：「不然，這中間有兩椿困難，只怕不是容易解決的事。」

王俊道：「什麼困難？」

清風觀主道：「第一，如是濟南府派來的，只是三二十人，貧道還可以應付得了，如是濟南府派來的人數太多，吃，住兩項，恐都要敝觀負擔，說不得，還要送些銀子用用，敝觀這樣一座大廟，有七八十號人，廟產不多，每年的開銷，大部份靠這一個月的廟會期間，把它賺回來。」

王俊接道：「貴觀平常時日中，就沒有晉香客了。」

清風觀主道：「這樣大規模的廟會，連續了一月之久，要晉香的人，大都晉過了，平常香客，實在有限的很。」

王俊道：「觀主的意思是——」

清風觀主道：「一旦影响了香客，本觀這一座龐大規模的廟院，就很難再維持下去，所以，貧道剛剛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貧道主持觀務四十年，都沒有出過事情，想來，大概還可以平靜的維持下去。」

王俊道：「原來如此。」

清風觀主道：「但貧道覺着有些對不住王大人，勞動大筆，修了這封諭書，却又未送到濟南府去。」

王俊心中暗道：「官府中的捕頭，雖然無能，但眞正做賊的人，還是很怕他們了，再厲害的老鼠，也有些怕懶貓。」

盡管王俊也沒有把這封信，送到濟南府的意思，但却故作思攷狀，沉吟不語。

清風觀主輕輕吁一口氣，又道：「大人，這還有爲難之處麼？」

王俊笑一笑，道：「學生在想，觀主的話，也有些道理。」

清風觀主道：「大人明白。」

王俊道：「學生此番奉命離京，暗查民情，確也發覺了很多可悲可歎的事，盡管是兩榜出身的生員，深浴皇恩，但太平官做的太久了，一樣會變的有些貪瀆，再加上官府相傳沿習，皇恩也變成了苛政，這就有些擾民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所見極是，也許貧道想的多了一些，大人這封信到了濟南府之後，濟南府不敢有背意旨，定會派遣不少人來，此後，必成習慣，有大人在此，貧道想他們並不敢有什麼需索，但明年，後年，那就很難說了，一旦他們成了習慣，那豈不是一大負擔。」

王俊道：「說的也是啊！」

清風觀主道：「所以，貧道覺着，這封信，不用送了。」

王俊故作沉吟，才道：「觀主，學生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觀主是世外高人，學生不願隱瞞什麼了。」

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憶盧 文·文令 圖

紅粉藍衫（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靖芬施展玄功把邛崍，崆峒二派弟子誅殺，又把沈姓老者斬下一臂，陳姓老者奪得藍衫被羣雄所殺，而藍衫被爭奪搶爛後，衞擎宇與柳迎鳳飛身撲出，衞擎宇一招驚退羣雄後，黃靖芬也已迫使沈姓老者說出眞情，縱之使出，衞擎宇與柳迎鳳上前相晤，黃靖芬對柳迎鳳的咄咄迫人語氣，無動於中，却趁柳迎鳳不備點了她的睡穴，叫衞擎宇抱柳迎鳳入屋，此時胡秋霞獲知谷中生變率衆而來，黃靖芬立命她回總壇取來眞正藍衫，胡秋霞躬身應命而去，衞擎宇不由驚喜詢問方才被奪藍衫不是原來的——

傳功償夙願　釋怨結良緣

黃靖芬似乎仍不願給衞擎宇好臉色看，只見她哼了一聲，低聲道：「誰像你那麼傻！」說罷，當先走進石屋內。

衞擎宇被說得俊面一紅，一面急步跟在黃靖芬身後，一面迷惑的說：「什麼？我傻？」

說話之間，黃靖芬已將一雙短劍放在進門不遠的小桌上，「嚓」的一聲打着了火種，立即燃上了油燭。

燭光一亮，室內景物瞭然！

石室三間相通，沒有隔間，中央靠後一張精緻彫花長几，几後同樣的放着一個錦緞大蒲團，几上放着一個小銅鼎，由於室內彌留着一絲檀香氣息，顯然小銅鼎內有時也燃過檀香。

左邊的屋角放着一個衣櫥，兩邊山牆下各設一張單人床。

衞擎宇一看房內有兩張床，不自覺的脫口問：「怎麼？兩張床？」

黃靖芬聽得心中一甜，因為她聽出衞擎宇的話意中，不但驚異，也有些嫉妒，這可以得到一個證明，那就是衞擎宇依然熱愛着她。

但是，她却淡淡的說：「兩個人嘛，當然要兩張床！」

說罷，隨即一指山牆下的一張床，繼續說：「快，快把鳳妹妹放在我床上！」

衞擎宇沒有動，依然望着右山牆下的一張床，有些生氣問：「我問妳那張床給誰睡？」

黃靖芬覺得不能再賣關子了，只得佯裝生氣的說：「除了霞妹妹還會有誰？喏，牆上不是還掛着她的月白勁衣和紅絲帶！」

說罷，不自覺的深情含嗔、微綻嫣笑的瞪了衞擎宇一眼。

衞擎宇雙頰一熱，很有些不好意思，但他看了黃靖芬的深情含笑，知道她對他的以往過失已經完全諒解了。

但是，黃靖芬再度催促道：「快把鳳妹妹放在床上！」

衞擎宇一面將柳迎鳳放在床上，一面極關切的問：「芬姊姊，妳到底怎樣？」

黃靖芬却伸手解開了柳迎鳳胸前繫劍的繩結，同時說：「我要為她打通『任』『督』兩脈，完成她的夙願……」

說話間，已將柳迎鳳背後的寶劍解下來。

衞擎宇一聽，頓時大吃一驚，是以，未待黃靖芬話完，已惶急的說：「不，不行，絕對不可以……」

黃靖芬立即正色問：「為什麼不可以？」

衞擎宇焦急的說：「姊姊身體如此孱弱，那能再如此損耗眞元？」

黃靖芬一聽，眼圈立時紅了，不由黯然道：「如果我不讓她參加論劍大會，她會眞的恨我一輩子……」

衞擎宇立即正色道：「不會，鳳妹妹絕對不會，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少女！」

黃靖芬黯然搖搖頭，嘆了口氣，流淚道：「你沒有我看得清楚，我知道的比你多，如果你還希望我們能在一起永遠過着幸福的夫妻生活，你就不要阻止我……」

衞擎宇却焦急的說：「可是，如果當妳打通兩脈時，看看功成而妳的眞力突然不濟了，妳會馬上死去的呀！」

黃靖芬突然掩面哭聲道：「我寧願死去也不願你再離開我了，你不知道，日日期待，夜夜相思的滋味是多麼苦，長夜是多麼難熬！」

衞擎宇一聽，心裏一陣愧疚難過，熱淚奪眶而出，不由激動的將黃靖芬的嬌軀緊緊的摟住，歉聲道：「芬姊姊，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妳……」

黃靖芬偎在衞擎宇的懷裏，急忙搖首道：「不，這不能完全怪你，也應該怪我的命苦，現在，我唯一能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機會，只有把鳳妹妹的『任』『督』兩脈打通，增强她的功力，使她如期在論劍大會上保持了『鳳宮仙子』柳前輩的以往聲譽，這樣，也許還可以得到蘭夢君的諒解，容納我一輩子伺候你……」

衞擎宇一面舉袖為黃靖芬拭淚，一面流着淚說：「這樣太危險了呀！」

黃靖芬却抽噎着說：「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遲早也是一死，還不如現在冒險一試！」

衞擎宇突然想到江湖上的傳說，因而憂慮的說：「可是，我們的孩子……」

黃靖芬聽得一楞，急忙仰起淚痕斑斑的面龐，迷惑的望着衞擎宇，問：「什麼孩子？」

衞擎宇被問得俊面一紅，不由期期艾艾的說：「他們都說姊姊……」

黃靖芬一聽，不由嘆了口氣，道：「果眞有了孩子，你今天恐怕也見不到我了！」

衞擎宇聽得大吃一驚，不由震驚的問：「為什麼？姊姊！」

黃靖芬流淚黯然說道：「那時，我會遠走高飛，找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悄悄的把孩子生下來，從此，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永遠不歷塵凡……」

衞擎宇未待黃靖芬話完，急忙將雙臂緊了緊，同時惶聲說：「姊姊，妳那樣做，妳會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不但害了妳自己，也害苦了我一輩子，我們的孩子，妳的血肉，更是無辜的！」

黃靖芬黯然點點頭，說：「正因為這樣是錯誤的，所以老天爺才沒有給我們兩人留下什麼！」

衞擎宇聽了自然寬心不少，沒有人知道，他是多麼希望黃靖芬不要懷孕，因而不自覺的說：「這樣最好！」

黃靖芬聽得神色一驚，不自覺的抬頭驚異的問：「你不喜歡我為你生個兒子？」

把話說完，一張帶雨梨花般的嬌靨上，突然飛滿了紅霞，羞紅直達耳後！

衞擎宇趕緊笑着說：「我當然喜歡，我是担心妳大腹便便的上不了花堂……」

話未說完，黃靖芬又羞得急忙掙脫他的懷抱，含笑嗔聲道：「誰要進的花堂！」

衞擎宇沒想到事情這麼順利，芬姊姊非但不怪罪他，依然以前一樣的喜歡！

這時一見她鬆出懷抱，那肯鬆手，失聲一笑，伸手就要再抱。

恰在這時，屋門口纖影一閃，轉回大寨取藍衫的胡秋霞已經回來了。

衞擎宇一見胡秋霞，俊面通紅，急忙放手，趕緊向着急忙止步的胡秋霞，謙和頷首一笑道：「胡……胡……胡姑娘妳好！」

胡秋霞嬌靨深沉，微撇着小嘴，哼了一聲，垂下了眼皮，理也沒理。

黃靖芬却急忙道：「霞妹，妳就守在屋外頭，任何人不准進來！」

胡秋霞恭聲應了個是，以不滿的眼光看了衞擎宇一眼，轉身走了出去。

衞擎宇却突然想起可能還有企圖搶奪劍笈的各地英豪前來，因而憂慮的說：「據小弟所知，山下各村鎮上的客棧裏，仍然住着不少湧到的各路英雄……」

話未說完，剛剛舉步的胡秋霞，突然回身冷冷的說：「沒有人像你那麼傻，看了那些亡命狂逃的人還會再來！」

話未說完，黃靖芬又低叱道：「霞妹，妳就少說兩句吧！」

衞擎宇毫不為忤，因為他知道胡秋霞和黃靖芬的感情，深逾姊妹，黃靖芬這幾個月所受的折磨，她是看在眼裏，氣在心頭，對他衞擎宇當然不滿，他也自覺理屈，只有忍了下去。

但是，黃靖芬却望着他說：「宇弟弟，現在你必須幫我把鳳妹妹扶坐起來……」

衞擎宇一聽，不由再度焦急的說：「她已經學成了絕倫劍法，並不一定非打通任督兩脈不可……」

黃靖芬立即正色道：「如果不打通她的任督兩脈，她無法將絕倫劍法發揮至最高境界，如果她在論劍大會上敗下陣來，她會當場橫劍自絕！」

衞擎宇聽得心頭一震，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來，因為他突然覺得，以他這些天來和柳迎鳳相處的經驗，黃靖芬沒有說錯。當然，他對於黃靖芬何以對柳迎鳳的個性忖摸的如此透澈，也大感驚異和意外。

但是，他的確担心黃靖芬損耗眞元過鉅而虛脫昏迷，以致再也起不來。是以，他一面將柳迎鳳扶坐起來，一面望着黃靖芬，提議道：「芬姊姊，還是由小弟來為鳳妹妹……」

話剛開口，黃靖芬已正色問：「你的剛陽之氣，如何能和陰柔之勁相合？」

如此一問，衞擎宇頓時無話可答了。

但是，衞擎宇突然似有所悟的說：「這樣好了，姊姊每運功衝破鳳妹某一個穴道骸節時，便由小弟先及時拍開，這樣姊姊便可很順利的把鳳妹的任督兩脈打通，也可以節省許多眞力！」

黃靖芬一聽，也不禁興奮的連連頷首道：「這樣當然太好了，可是，你記得四肢百骸的次第順序嗎？」

衞擎宇毫不遲疑的正色說：「當然記得，先父當年為小弟打通任督兩脈時，曾經事先為小弟繪圖解過。」

說此一頓，突的又提議說：「不過，為了妳我配合準確，增强效果，當妳攻到某道穴口時，可微微點頭……」

話未說完，黃靖芬業已興奮的說：「就這麼說，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說罷，立即上床盤坐，先出手如電，戟指點了柳迎鳳的幾處大穴，衞擎宇立即把柳迎鳳仰面放倒在床上。

黃靖芬一俟衞擎宇將柳迎鳳橫放在她的面前，她立即閉目運功，並將她的右掌放在柳迎鳳的心口「鳩尾穴」上，左掌撫着柳迎鳳的丹

已。

衞擊宇則立在床前，聚精會神的注視着黃靖芬臉上的暗示和表情，他的心裏的確有些緊張！當然，他最担心還是黃靖芬近來形容憔悴，身體孱弱，萬一眞力不濟，後果實在堪慮！

而他衞擊宇自己，任督兩脈不但已通，而且將他父親「玉面神君」數十年苦修的渾厚功力，也移植在他的體內。是以，他用不着預凝功力，內勁隨心可發，已到了心念方動，功力已發的境地。

就在他心念間，閉目運功的黃靖芬，已面色紅潤，頭上已升起一絲薄薄霧氣。

衞擊宇知道黃靖芬的功力已聚，就要爲柳迎鳳打通啓關了。

但是，黃靖芬頭上的濛濛霧氣却漸漸擴大，片刻工夫又籠罩了全身，就像已達沸點的蒸籠。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驚，他還眞沒想到，黃靖芬的功力竟是如此深厚！

就在這時，驀見黃靖芬微微用鼻向內吸了口氣，接着蹙了蹙眉頭。

衞擊宇一看，知道黃靖芬開始爲柳迎鳳啓關了，是以，心頭一緊，格外注意黃靖芬的表情。這時，他早已默記好了穴道次序，只是不知道黃靖芬的左手，何以要放在柳迎鳳的丹田穴上。

在他衞擊宇的記憶中，當年父親「玉面神君」第一次爲他打通任督兩脈時，是雙手不停的拍打週身百穴，然後雙掌分別抵在左右命門上。第二次爲他「移玉」全部功力時，却是令他閉目盤坐，而父親却是把他的右掌撫按在他的「天靈穴」上。

心念及此，他突然想到父親曾經說過，「移玉大法」，各自不同，也有將功力直接注入丹田之內者，但多屬女子！

一想到這個問題，衞擊宇的面色大變，幾乎忍不住脫口驚啊，但他在心裏却忍不住惶急的問：「芬姊姊該不會也要將她的功力移植給柳迎鳳吧？」

衞擊宇雖然有了這個想法，却已不敢出聲阻止，因爲黃靖芬功力已聚，正在默唸心法，一心在眞力動向上注意柳迎鳳內部的反應，這時如果他出聲阻止，使黃靖芬因而心神旁騖，勢必立即走火入魔，甚至傷重喪命。

就在這時，微蹙黛眉的黃靖芬已開始有了微微頷首的跡象。

衞擊宇心中一驚，急忙舒掌拍向了柳迎鳳的左乳根穴！

緊接着，隨着黃靖芬的蹙眉示意，依序向其他穴道拍去。

衞擊宇爲了減輕黃靖芬的眞力消耗，聚精會神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黃靖芬的暗示。對她週身蒸騰的白氣逐漸減少以及她面色的逐漸蒼白如紙，因而也疏忽了注意！

時間在衞擊宇極度緊張的心情下溜過。

黃靖芬的前額上汗下如雨，兩鬢的秀髮全濕，肩頭和背後的黑羅衫全被水濕透了。

最後，她的兩手不但有些顫抖，而且呼吸也開始有些急促！

衞擊宇看了這情形，心中大駭，眼看就剩下最後兩個穴道了，仰面躺在黃靖芬身前的柳迎鳳，嬌靨開始脹紅，這是黃靖芬眞力開始不濟的現象！

一直守在屋門口的胡秋霞，一看這情形，也震驚得急忙奔了過來！

衞擊宇一看，目光倏然一亮，立即將胡秋霞拉過來，附在她的雲鬢耳畔說了兩句話。

胡秋霞會意的急忙點點頭，正待舉步登上床去，衞擊宇發現黃靖芬正在向他焦急的連連頷首。

衞擊宇不敢怠慢，舒掌將最後兩個穴道拍開！黃靖芬輕輕吁了一口氣，撫在柳迎鳳身上的兩隻手，也劇烈顫抖着收了回去，那張毫無血色的雙唇閉得緊緊的，顯示出她拿回自己的雙手也感到十分吃力。

衞擊宇一看，不自覺的驚喜急叫道：「芬姊姊成功了！芬姊姊成功了！」

黃靖芬聽了衞擊宇的歡呼，緊閉的唇角也綻出一絲欣慰的苦笑。

由於黃靖芬的笑，衞擊宇和胡秋霞突然發現黃靖芬比紙還蒼白蠟黃的面龐上，好似只剩下了兩張皮，在她的眼角和額角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的皺紋，突然之間增多了好多歲，因而兩個人都驚呆了。

胡秋霞急忙一定心神，脫口惶聲道：「我要趕快去找『苦海』師太……」

說話之間，急忙轉身，一個箭步縱出了屋外，纖影一閃，頓時不見。

衞擊宇知道，「苦海」師太就是黃靖芬的師叔，但想追問胡秋霞前去作什麼，已經來不及了。

胡秋霞一走，衞擊宇面對着閉目調息，鼻翅翕動的黃靖芬和仰面躺在床上的柳迎鳳，更感手足無措，因爲，他這時憂心如焚，惶急萬分，早已亂了方寸。

細看柳迎鳳，眉目如畫，面如嬌花，膚如凝脂，唇若塗丹，她此刻的艷美，絕不輸當年的昭君和貂嬋！

但是，抬頭再看黃靖芬時，他星目中的熱淚，突然像噴泉般的湧出來。

因爲，明媚艷麗，身材健美，充滿了青春魅力的黃靖芬，先經過數月相思的折磨，再經過這次的眞力消耗過鉅，幾乎要變成一個黃臉婆了！

就在他目注黃靖芬，淚如泉湧之際，功力驟增，任督已通的柳迎鳳，穴道不解已能自開，緩緩睜開了眼睛。

柳迎鳳眨眨眼睛，突然想起了黃靖芬向她偷襲，戟指偷點她穴道的事。

尤其，當她發現黃靖芬坐在她的身邊時，心中一驚，本能的撐臂躍起閃避。

這一騰躍，身形竟然快如電閃，直冲房頂的石板！

柳迎鳳心中一驚，脫口嬌呼，心念間又本能的貼着房頂石板平行滑飛，直到將至胡秋霞睡的單人床的上方，才像柳絮般輕飄飄的落下地來。落在地上，柳迎鳳完全驚呆了。

她瞪大了雙目，震驚的望着淚流滿面的衞擊宇，惶急驚異的問：「宇！宇哥哥……這是怎麼回事？」

衞擊宇不答，立即舉手一指屋外，流淚低聲道：「妳先到外面去！」

說罷，當先走了出去。

柳迎鳳一面走向屋外，一面既驚異又迷惑的望着盤坐床上，面如水洗，汗流浹背，呼吸有些急促的黃靖芬。

尤其，當她看到黃靖芬面如白紙，十分憔悴，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心中感到格外驚異。

出了屋門，發現淚眼汪汪的衞擊宇，正立在那株大樹下等她。

她的心中一驚，知道發生了重大變故，不自覺的提氣縱了過去，再度驚異的問：「宇哥哥，這到底……？」

話剛開口，衞擊宇已流着淚問：「妳現在覺得怎樣？」

柳迎鳳迷惑的說：「眞氣川流不息，運功之時，胸間已沒有滯氣，似有些隨心所欲！」

衞擊宇舉手一指不遠處的石几，道：「妳可奮力劈一掌這張石几！」

柳迎鳳立即不解的問：「爲什麼？」

衞擊宇繼續催促道：「妳不要問爲什麼，妳奮力劈一掌就知道了。」

柳迎鳳一臉迷惑的走至石几前五六步處，略微一提右臂，心念方動，功力已聚，一聲嬌叱，玉掌已劈向了石几。

也就在她玉掌劈出的同時，掌風過處，轟然一聲，石几立被擊碎，青烟激旋，小石橫飛了。雖然只是將石几擊碎，但較之她原來的功力，已不知高了多少倍！

柳迎鳳望着眼前的一堆碎石，完全驚呆了。久久，她才急忙回頭望着衞擊宇，極度震驚的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衞擊宇不由流淚道：「芬姊姊爲了讓妳達成夙願，好在下個月論劍大會上劍術冠天下，她不但爲妳打通了任督兩脈，還把她的功力移植妳一大半……」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像中箭傷猿般，一聲尖銳刺耳的悽厲悲嘶道：「不！不！」倏然轉身，神情如狂，飛身撲進了石屋內。

衞擊宇一見，大吃一驚，脫口急呼道：「鳳妹妹使不得，千萬不要動芬姊姊……」

話未說完，業已飛身到了黃靖芬的床前！只見柳迎鳳放聲痛哭道：「姊姊，妳爲什麼要這樣？妳爲什麼要這樣？……」

痛哭聲中，雙手扶着床沿，緩緩跪了下去，已經是泣不成聲了？但她的口裏，仍不停的哭喊着「姊姊」！

衞擊宇見柳迎鳳沒有撲抱黃靖芬，因而也沒有上前阻止，他覺得柳迎鳳這時對黃靖芬的感激太多了，加上內心的慚愧，讓她哭一哭也好。

但是，閉目調息的黃靖芬，却流着熱淚綻了出絲微笑。

柳迎鳳跪在床前，仰面望着黃靖芬，繼續痛哭道：「姊姊，妳不該這麼做，妳叫我這一輩子怎麼報答妳呀？……」

衞擊宇只得寬慰的說：「芬姊姊爲妳打通任督兩脈，增强妳的功力，完全是出自她的自願，也正是她報答學得『絕倫劍法』的恩惠，說來芬姊姊應該算得上是妳的師姊，她的助妳在論劍大會上以『絕倫劍法』技冠羣雄，也正是她報答了師恩……」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哭聲道：「不，不，芬姊姊的學成我姑娘的劍法，那是天意，她才眞是我姑姑的衣鉢傳人……」

人字方自出口，她的身邊人影一閃，胡秋霞已飛身縱到了床前。

衞擊宇一見胡秋霞回來，精神不由一振，正待開口問什麼，胡秋霞已急聲道：「請兩位暫到屋外待一會兒！」

說話之間，已輕巧的爬上床去，手裏尙托着一個鴿卵大的白色蠟丸。

衞擊宇一看，只得扶起哭哭啼啼的柳迎鳳走出屋去。

爲了讓柳迎鳳激動的情緒靜下來，一到屋外，衞擊宇立即一指樹下的蒲團說：「爲了讓芬姊姊移植給妳的功力更能發揮心動功聚效用，妳現在最好趕快調息幾個週天！」

柳迎鳳一面哭泣一面坐在蒲團上，並一面不安的說：「她這樣犧牲自己實在太傻了，我爹，我娘，他們的功力並不比芬姊姊差……」

衞擊宇怕柳迎鳳在過份激動情緒下說錯了話，因而急忙道：「在沒有眞正將功力控制到收發由心的地步，最好少講話，如因此損喪了眞元，反而辜負了芬姊姊一番盛情和心血！」

柳迎鳳一聽，立即會意的點點頭，閉上眼睛，調息起來。

衞擊宇也舉袖拭乾了淚痕，立在那兒發呆，他也覺得黃靖芬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是，她爲什麼要這樣？當然是爲了衞擊宇他。

在這一刹那，他對黃靖芬不但有愛，也有尊敬和感激，而且，愛得更深，更濃，當然，原就很喜歡她的蘭夢君，不會再爲那一絲妬意而記掛在心裏，今後的柳迎鳳，她會怎樣的對待黃靖芬那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事。

心裏雖然在想着心事，但他的目光仍本能的注視着蒲團上的柳迎鳳，他發現她的情緒久久才眞正的平靜下來。

片刻過去了，衞擊宇驀然發現胡秋霞正立在石屋門口向他招手。

衞擊宇知道黃靖芬服藥後調息完畢了，正待轉身走去，柳迎鳳突然回頭望着他問：「我們可是可以進去了？」

說話之間，又發現胡秋霞站在門前，因而急忙起身站了起來。

衞擊宇頷首回答，即和柳迎鳳逕向屋前走去。

立在屋門口的胡秋霞却轉身走進屋內。

衞擊宇和柳迎鳳走進屋門一看，目光同時一亮。因爲盤坐床上的黃靖芬，業已把秀髮束在肩後，胡秋霞在她憔悴的面龐上，也略施了一些脂粉，這時，正略顯羞意的望着他們兩人微笑。

衞擊宇和柳迎鳳看了這情形，心裏的難過情緒自然減低了不少。

柳迎鳳呼了聲（姊姊），立即撲向床前。

她膝跪上床，跪行到黃靖芬的身邊，雙手抱住黃靖芬的手臂，再度呼了聲（姊姊），熱淚已湧了雙目。

黃靖芬親切的一笑，什麼也沒說，只是仔細的打量着柳迎鳳的面龐，並用手緊緊握着她的手。久久，她才望着柳迎鳳，親切贊美的說：「鳳妹，妳很美……」

柳迎鳳一聽，立即激動的流着淚說：「不，姊姊，妳最美，妳才是這世上最美的人，在我和宇哥哥的心目中，沒有任何虛表的美可以比得上妳這種崇高的美……」

黃靖芬的雙目有些濕潤，但她却含着微笑去用指撥掉柳迎鳳香腮上的淚水，她的笑，任何人都看得出，有悽楚，也有欣慰！

兩人目光相接，心靈交流，除了深逾骨肉的姊妹情感，什麼也不復存在了，衞擊宇看在眼裏，更是喜在心頭！

良久，黃靖芬才望着柳迎鳳，親切的一笑說：「鳳妹，姊妹讓妳看一樣東西！」

柳迎鳳神色一動，尙未開口，黃靖芬已望着屋門口，招呼道：「秋霞，拿過來！」

衞擊宇聽得虎眉一蹙，心甚迷惑，原先黃靖芬都稱呼胡秋霞「霞妹」，這時爲何直呼起名字來了？心念間，已聽胡秋霞愉快的應了一聲，捧着一個錦緞小包袱走到了床前，雙手交給了黃靖芬。

黃靖芬一面接過小包袱，一面望着胡秋霞說：「秋霞，快見過柳姑娘！」

柳迎鳳神色一驚，急忙轉首看向胡秋霞。

胡秋霞早已福了福低呼了聲「柳姑娘」。

柳迎鳳就跪坐在床上點了點頭，立即望着黃靖芬，不解的問道：「她可是姊妹的貼身丫頭？」

衞擊宇聽得大吃一驚，正待說什麼，黃靖芬已毫不遲疑的笑着說：「不錯，也可以這麼說，在我還沒成立『天坤幫』的時候她就跟着我，作什麼事都是我們兩個人商議着做，她也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說此一頓，突然又鄭重的望着柳迎鳳，含笑問：「假設姊姊有幸和鳳妹妹一同住在『麟鳳宮』，我想把秋霞帶在身邊帶過去……」

柳迎鳳一聽，嬌靨頓時紅了，是以，未待黃靖芬話完已羞急的說：「姊姊快不要這麼說

，小妹的血肉裏就有妳的氣血，小命還不是有妳的姊姊的一份兒，這些事妳怎麼要問我呢？到了『麟鳳宮』當然是妳當家主事……」

黃靖芬聽罷，不由激動的將柳迎鳳緊緊的摟在懷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却勝過千言萬語。但是，柳迎鳳却幽幽的說：「可是，宇哥哥愛的是妳，他却不喜歡我！」

黃靖芬却黯然一嘆道：「我現在已成了黃臉婆，還會有誰喜歡我……？」

話未說完，衞擊宇已慌得急忙道：「小弟對姊姊的心意唯天可表，海可枯，石可爛，小弟之心永不變……」

黃靖芬一聽心坎裏立即升起一股暖流，嬌靨上頓時飛滿了紅霞，但她却佯嗔忍笑正色道：「背詩唸詞都沒用，要拿事實證明才成，好在有鳳妹妹在這兒作人證……」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笑着說：「有姊姊給我撐腰，小妹也不會怕他了！」

如此一說，兩人都「格格」的笑了，氣氛極爲融洽。

衞擊宇只得苦笑一笑，無可奈何的搖一搖頭，但他的心裏却有着無比的高興和寬慰，因爲有現在的結局，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

一旁的胡秋霞，則望着黃靖芬，愉快的指了指黃靖芬仍抱在懷裏的小包袱，呼了聲「姊姊」。

黃靖芬急忙斂笑交給了柳迎鳳同時又笑着說道：「喏，鳳妹，這就是妳要留作紀念的藍衫！」

柳迎鳳聽得神色一驚，脫口急聲問：「眞的？」

黃靖芬僅愉快的含笑點了點頭。

柳迎鳳匆匆將小包袱解開一看，急忙將藍衫拿起來，立即興奮的說：「我不必打開看，僅聞這股子臭汗味道，我就知道不會錯。」

說話之間，尚不停的撇嘴，聳鼻，連連搖頭。

衞擊宇俊面一紅，道：「我以前整天穿在身上，從來就不覺得它有什麼味道。」

柳迎鳳一聽，立即不服氣的將藍衫送至黃靖芬的鼻前，認眞的說：「姊姊，妳聞一聞，看看小妹有沒有寃枉他？」

黃靖芬無奈，只得將鼻子湊近藍衫聞了聞，「嗯」了一聲道：「現在是不怎麼臭了！」

柳迎鳳一聽，不由一摔藍衫，撒嬌不依，道：「我不來了，姊姊偏袒他，這樣我將來還怎麼指望妳給小妹撐腰？」

黃靖芬一見，不自覺的「噗哧」一笑道：「我的傻妹妹，如果我現在還說有汗臭，不是證明妳沒把這件藍衫洗乾淨嗎？」

柳迎鳳聽得嬌靨一紅，頓時楞了！

衞擊宇却得意的哈哈笑了！

柳迎鳳却任性的再度一摔藍衫，倔强的說：「不，我寧願承認沒洗乾淨也要說他滿身汗臭！」

黃靖芬立即笑着說：「往後聞他汗臭的日子還有的是呢，也只好認命了！」

柳迎鳳一聽，嬌靨頓時通紅，不由忍笑哼了一聲。

黃靖芬這時才一指藍衫，認眞的問：「鳳妹，左右兩袖內的秘笈妳可讀過？」

柳迎鳳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說：「沒有哇！怎麼，兩隻袖內還有劍式？」

黃靖芬立即正色道：「兩隻袖管上的秘笈，才是絕倫劍法的最高精華和極至。」

說話之間，已將藍衫由柳迎鳳手裏接過，並將兩個袖管翻過來。

衞擊宇和胡秋霞兩人，也神情驚異的圍過來觀看。

其實，上面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只見黃靖芬神情凝重的指着左袖管說：「左袖管上記載的是『靈蛇吐信』，也就是我方才對付沈姓老者那夥人所施展的，現在妳任督兩脈已通，無須苦練，只要默記上面的心法就行了！」

柳迎鳳聽至此處，不由感激的望着黃靖芬，會意的點了點頭。

黃靖芬又指着右袖說：「這邊記載的則是『身劍合一』，以及如何使劍禦氣，根據上面的解說，非有特殊奇遇，無法達此境地。」

柳迎鳳立即興奮的說：「我只要能練成像我姊姊那樣的境地，我們『麟鳳宮』就仍可保持劍盟宗主的寶座。」

黃靖芬立即正色警告說：「鳳妹千萬不可自滿，須知各派精英高手，日以繼夜的苦練劍法，每個人都想在論劍大會上一展絕學，再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賢妹屆時千萬大意不得，尤不得輕敵。」

柳迎鳳一聽，連連頷首應是。

衞擊宇却關切的問：「鳳妹什麼時候開始練劍呢？」

黃靖芬鄭重的說：「時間無多，只有半個月的時間給她練劍了，據方才那個邛崍俗家老弟子沈會遲說，『道靜』和『山眞』兩人將論劍大會遊說提前，並不單單爲了迫使我不能學成絕倫劍……」

衞擊宇和柳迎鳳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齊聲問：「怎麼？還有其他陰謀不成？」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一頷首說：「不錯，據說陰謀相當狠毒！」

衞擊宇和柳迎鳳不由驚異的「噢」了一聲，問：「他可說出是何陰謀？」

黃靖芬凝重的一搖頭道：「沒有，姓沈的老兒自知必死，他特別向我提出來要我去時注意……」

胡秋霞則不以爲然的說：「我看是那老兒投機，故意這麼說以圖博得妳饒他一死！」

柳迎鳳也贊同的說道：「這是很有可能的事！」

黃靖芬淡然一笑道：「遇到這種事，我們寧願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說此一頓，忽然又望着胡秋霞，吩咐道：「妳馬上再去準備兩個人的床舖和一個帳篷屋，搭建在屋外的大樹下給島主住，柳姑娘就在此地練劍，我和島主指導她也較方便，還要轉告『齊南狂叟』『糊塗翁』他們，會期迫近，柳姑娘練劍在卽，要他們不要前來向島主請安了。」

說此一笑，轉首又望着衞擊宇，有些歉意的繼續說：「只是太委屈你了！」

衞擊宇趕緊愉快的說：「只要是住在姊姊的身邊，就是睡在大樹下，也是甘之如飴！」

黃靖芬聽得芳心一甜，嬌靨上立時飛上兩片紅霞，同時，美目輕睇，忍笑嗔聲道：「當着鳳妹和秋霞的面胡說，也不怕笑話！」

豈知，柳迎鳳竟哼了一聲，譏聲道：「我才不笑話他呢，我倒覺得他有欠誠懇！」

衞擊宇和胡秋霞聽得一楞，黃靖芬也不由迷惑的問：「爲什麼呢？」

柳迎鳳正色道：「如果有誠心，何必睡在大樹下，乾脆露天就好了嘛！」

如此一說，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半個月的時光，在悠閑遊樂的人來說，覺得時光太快了，但在加緊苦練劍法的柳迎鳳來說，却又覺得度日如年。

「怡心谷」像往日一樣的平靜，谷崖的四週，日夜不停的潛伏着暗樁警衞，怕的是在柳迎鳳練劍時，有人偷窺。

這時，皓月當空，光華如練，夜風徐吹，帶來陣陣爽意。

衞擊宇和換了一身紅緞繡金勁衣，艷光依舊照人的黃靖芬，盤膝坐在帳篷前的蒲團上，愉快的注視着場中苦練劍法的柳迎鳳。

場的四週，根據距離的遠近，擺設着草人，木人，和石頭人，當然，最遠的是草人，最近的是石頭人，次遠的則是木頭人。

兩丈以外的草人，大都沒有了人頭，草束大都散亂，一丈六七尺外的木頭人，也大都缺肢少頭，只有一丈附近的石頭人，有的只少了一隻耳朵或一片嘴唇。

一身綠緞勁衣，嬌靨愈顯艷美的柳迎鳳，正在那裏苦練絕倫劍法，只見寒光閃閃，匹練翻騰，森森劍氣，帶動了咻咻輕嘯。

衞擊宇看得暗暗頷首，而黃靖芬却滿意的含笑悄聲道：「後天啓程前去黃山之前，鳳妹的『靈蛇吐信』很可能練成功，如果稍欠火候，旅途中也不能因故輟斷，至少每夜覓地苦練個把時辰！」

衞擊宇立卽頷首應了是。

也就在衞擊宇是字出口的同時，驀見黃靖芬的目光一亮，脫口急呼道：「左後方！」

方字甫落，場中飛舞長劍的柳迎鳳，突然一聲嬌叱，身形閃電回轉，長劍斜揮指出，寒芒一閃，劍光疾吐，「嗞」的一聲脆响，七八尺外的一尊石像人頭，「克」的一聲掉下來！

柳迎鳳瞪大了美目，震驚的瞪着那座無頭石像，一動不動，她完全驚喜的呆住了，她手中的寶劍仍指着那座石像而不知收回來。

衞擊宇神色一驚，急忙站起，驚異的望着含笑起身的黃靖芬，興奮的說：「鳳妹成功了？這麼快！」

黃靖芬含笑不答，逕向場中發楞的柳迎鳳走去。

驚喜發楞的柳迎鳳，一見黃靖芬和衞擊宇走來，丟掉手中的寶劍，飛身前撲，激動的呼了聲「姊姊」，伸臂將黃靖芬抱住，熱淚也奪眶而出。

黃靖芬則親切的撫着柳迎鳳的肩後秀髮，愉快的說：「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妳有恆心，肯下功夫，達到禦劍飛行的至高境界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柳迎鳳却流淚哭聲道：「可是姊姊您……」

黃靖芬急忙一笑道：「姊姊看到妳的成功，如同身受，更感欣慰和高興，再說，姊姊多年前卽已任督相通，只要假以時日，悉心調養，仍有恢復功力之日。」

柳迎鳳一聽，不由驚喜的望着黃靖芬，興奮的問：「眞的？姊姊！」

黃靖芬立卽愉快的含笑點了點頭，同時舉袖爲柳迎鳳拭去雙頰上的淚痕。

柳迎鳳似乎仍不明白黃靖芬何以突然呼了一聲「左後方」，因而關切的問：「姊姊方才爲何突然疾呼左後方，可是發現什麼啓機？」

衞擊宇搶先笑着說：「現在我可以告訴妳了，那是因爲妳飛舞練劍之時，劍尖上已有寒芒吞吐，功力凝聚，觸發卽可奏功，所以芬姊姊疾呼一聲，使妳驟驚之下，發劍，期能猝然成功！」

柳迎鳳聽罷，立卽望着黃靖芬興奮的問：「眞的是這樣？姊姊！」

黃靖芬早已含笑點了點頭。

柳迎鳳立卽急切的問：「那麼我們什麼時候起程赴會？」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說：「我對崆峒邛崍兩派的詭計陰謀，一直記在心裏，早到總比遲去的好，我想我們明天就可動身了。」

柳迎鳳一聽，不由興奮的跳着說：「那樣太好了，現在就可以叫秋霞通知『齊南狂叟』準備車馬了……」

話未說完，不遠處的荷池對面，突然傳來一聲蒼勁的哈哈大笑。

衞擊宇三人一驚，循聲一看，只見胡秋霞陪着一位五短身材的矮胖老人，一身月白衣褲，斜披銀緞帶，腰繫大紅英雄錦，正是有姓沒名的「齊南狂叟」。

柳迎鳳是見過「齊南狂叟」的人，因而笑着說：「這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但是，黃靖芬却迷惑的說：「又沒有人去傳召他，他爲什麼來了？」

如此一說，衞擊宇和柳迎鳳也感到迷惑了。但是兩人根據「齊南狂叟」的愉快，以及引導走來的胡秋霞嬌靨展笑來看，可能不是什麼壞消息或噩耗。

只見「齊南狂叟」一面哈哈前進，一面朗聲笑着說：「車馬早已備好了，就等你們三位上路了！」

說話之間，已和胡秋霞繞過了荷池，大步向身邊走來。

柳迎鳳不由驚異的問：「張護法，你怎麼知道我們明天就要上路了？」

「齊南狂叟」哈哈一笑道：「誰不知道我老人家是現代的諸葛。」

柳迎鳳明知是戲言，但仍忍不住問：「眞的？」

已到近前的「齊南狂叟」却正色說：「我老人家不但前知五百年，後知三百載，而且算就了妳柳姑娘今夜此刻練劍成功……」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忍笑嗔聲道：「快不要胡扯了，你來什麼事？」

「齊南狂叟」一笑道：「給姑娘妳送來消息了！」

黃靖芬見「齊南狂叟」突然改帮主稱呼她姑娘，不由氣得失聲一笑道：「今天晚上爲什麼稱呼我姑娘來了？」

「齊南狂叟」忍笑正色道：「妳馬上就要坐花轎拜花堂，執掌『麟鳳宮』的後宮了，怎麼還能稱呼妳帮主？」

黃靖芬聽得嬌靨通紅，直達耳後，知道「齊南狂叟」向來意念所至，隨口而說，因而不由怒叱道：「你胡說什麼？」

衞擊宇和柳迎鳳却同時關切的急聲問：「張護法可是聽說了什麼？」

「齊南狂叟」立卽在懷裏掏出一疊信札，道：「喏，聽到的都在這一封裏面……」

衞擊宇一見那疊信札，目光不由一亮，因爲上面的第一封正是『麟鳳宮』的特製信封，因而脫口問：「太湖有信來？」

「齊南狂叟」立卽道：「不錯，三位奶奶和三位怪傑，要衞島主柳姑娘和我們峴山的黃姑娘，火速返回『麟鳳宮』，他們六位已決定就在下月的月圓十五日，爲你們四位，大拜花堂……」

黃靖芬一聽，再根據「麟鳳宮」的信札，知道這件事已經不假了。

但是，柳迎鳳却焦急的問：「論劍大會也是在月中舉行，那……？」

話剛開口，「齊南狂叟」已正色道：「論劍大會又改期了……」

柳迎鳳大吃一驚，十分懊惱，不由急聲問：「這消息是誰說的？」

「齊南狂叟」一揚手中的一疊信札，道：「喏，各地分舵和丐帮都有消息傳來，而且也接到了『鐵指仙翁』的通知……」

柳迎鳳知道論劍大會改期已成定局，不由失望的一跺脚，懊惱的說：「爲什麼嘛？爲什麼要改來改去，……」

話未說完，「齊南狂叟」已沉聲道：「還不是十多天前，咱們黃姑娘露了半手絕學，殺了幾個邛崍崆峒的弟子，又放走了老兒沈會遲，加上那些前來沒有檢到便宜險些丟了小命的

人一宣傳，咱們黃姑娘巳學成了絕倫劍法的消息立即傳遍了江湖，崆峒邛崍兩派的老少雜毛一聽，那個還敢前去論劍，立即向『鐵指仙翁』要求，會期過份緊迫，其他門派無法參加，而他們也籌備不及……」

柳迎鳳立即哼了一聲，忿忿的說：「要求提前的是他們，現在要改期的也是他們……」

「齊南狂叟」立即輕蔑的說：「以前是有利可圖，當然趨之若鶩，如今沒有了把握，當然要改弦更張……」

衞擊宇却關切的急聲問：「都是那些門派參加？」

「齊南狂叟」說道：「多着哪，除了九大門派，八大世家，尙有形意，八卦，太極，九華……」

話未說完，黃靖芬巳別具用心的說道：「好了好了，現在到底將會期改到那一年？那一天？」

「齊南狂叟」含糊的說：「總不會超過年底吧？」

黃靖芬一聽，立即望着柳迎鳳，寬慰的說：「延後半年，對我們更有好處，到了那時候，妳的劍術早巳到了收發由心的地步，致勝更有把握。」

柳迎鳳深覺有理，大會的更改日期，對她只有好處沒有害處，想想自己，功力技巧，均欠火候，如果再苦練半年，問鼎論劍大會盟主，確保姑姑昔年聲譽，自是更有信心，更具把握，是以，急忙恭順的向着黃靖芬，頷首應了一個是。

衞擊宇心中仍念念不忘「麟鳳宮」中的蘭夢君，這時既然論劍大會改期，又有三位奶奶和三位怪傑的來信催促，自是希望刻日起程，故而望着黃靖芬，關切的問：「姊姊，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起程？」

黃靖芬嬌靨一紅，同時含笑道：「這事當然由你來決定，怎麼問我？」

衞擊宇只得說：「既然車馬都準備好了，我們就明天絕早上路吧！」

「齊南狂叟」一聽，立即愉快的說：「好，就決定明天絕早上路，我老人家就知道明天一早，所以我家姑娘應該帶的東西，早裝上車了……」

黃靖芬聽得嬌靨一紅，不由笑着問：「你知道我都是要帶些什麼東西？」

「齊南狂叟」毫不遲疑的說：「反正妳房子裏的東西都拉了去就結了嗎？」

黃靖芬趕緊又岔開話題問：「我交代你們辦的事，計劃的怎樣了？」

「齊南狂叟」立即正色說：「你儘請放心，妳那裏和衞島主一拜天地，我老人家馬上就宣佈『天坤帮』解散改組。」

衞擊宇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問：「什麼？『天坤帮』要解散改組？」

黃靖芬微微一笑，說道：「天坤帮七十二舵，徒衆近萬人，如果他們悉數縱入江湖，必然爲害百姓，擾亂武林，所以姊姊擬了一個計劃，把他們能耕耘的，就地開墾，身體精壯的，參加江運……」

「齊南狂叟」急忙愉快的補充說：「江船巳建造了二十多艘，其他的仍在繼續趕工中，咱們是公平買賣，合理競爭，絕不拿勢力欺負人……」

但是，衞擊宇却迷惑不解的問：「你們巳經造好了二十多艘大江船啦？」

「齊南狂叟」正色道：「當然啦，打從你衞島主離開我們姑娘，我們巳開始動工啦。」

衞擊宇似有所悟的「哦」了一聲，同時笑了。

「齊南狂叟」則得意的說：「當時我們黃姑娘，終日哭泣，以淚洗面，我老人家就向她保證，姓衞的那小子不是沒有良心的人……」

正說的起勁，黃靖芬巳揚起玉掌，含笑向他拍去！

「齊南狂叟」大吃一驚，飛身倒縱，同時繼續說：「如今一切成眞，非但不謝，還要揍人……」話未說完，黃靖芬，衞擊宇，以及柳迎鳳和胡秋霞四人，幾乎是同時一驚，脫口急呼道：「身後荷池，小心！」

心字方自出口，「嘩啦噗通」一聲，飛身倒縱的「齊南狂叟」巳掉進荷池中。

衞擊宇和柳迎鳳驚呼一聲飛身奔了過去！

墮落荷池中的「齊南狂叟」急忙站起身來，一抹臉上的池水，哈哈一笑道：「你們緊張個什麼？這點水還淹不死我老人家……」

黃靖芬一聽，再也忍不住愉快的笑了。

渾身濕透的「齊南狂叟」，一個「旱地拔葱」縱上池來，立即望着衞擊宇四人，愁眉苦臉，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說：「我老人家這一輩子最怕洗澡，看來，今晚是非洗不可了。」

說罷轉身，展開輕功馳去！

衞擊宇和黃靖芬四人更是笑得前仰後合。

× × ×

俗話說的好，人多好辦事，第二天的絕早，一行車馬人隊，又浩浩蕩蕩的出了「天坤帮」的總壇大寨門。

當前一匹黑馬上的藍衫英挺少年，腰懸巨型的「霸劍」，正是「麟鳳宮」的少年島主衞擊宇，與他併騎前進的，則是苦盡甘來，受盡相思滋味的「天坤帮」女帮主，明艷健美，光顏照人，一身艷紅勁衣，背插鴛鴦短劍的黃靖芬。

一身柳絲綠，坐騎梨花馬的柳迎鳳，爲了感戴黃靖芬的成全，打通了她的任督，使她因而功力大進，一夜之間躍登當今用劍第一流的頂尖高手，是以，她堅持行動進退和站立，均在黃靖芬的一側或身後，這不但使黃靖芬覺得有耕耘獲得成果的感覺，而也增加了衞擊宇對她的愛心。

又穿上「麟鳳宮」女警衞裝束，一身湖水綠勁衣鑲黑絨邊的胡秋霞，則策馬跟在柳迎鳳的側後。

現在，柳迎鳳巳明白了胡秋霞乃是黃靖芬的得力心腹助臂，把她說成是貼身的丫頭，又形容是患難的密友，目的只是要把她順利的帶去「麟鳳宮」。

當然，以柳迎鳳的聰明智慧自然早巳看出來，胡秋霞的將來，必是哥哥的側室，這只是遲早的事，她當然也知道，碍於黃靖芬她無法阻止，因而也落得大方，和胡秋霞相處得也極親密。

兩人之後，是駢騎前進的兩個老頭，瘦削乾癟，目光炯炯，穿了一襲月白蔴衫的是「糊塗翁」，五短身材，肥頭大耳，穿了一身嶄新月白衣褲的是「齊南狂叟」。

「齊南狂叟」精神奕奕，雙目有神，瞻前顧後，左望右覷，大頭轉來轉去，顯得他十分忙碌。

「糊塗翁」則恰恰相反，雙手攏袖，目光前視，坐在馬上就像泥塑木彫似的。

跟在兩人馬後的卽是十數背劍少女，和二十幾輛雙馬大車，上面裝滿了東西，俱是黃靖芬私人喜愛的傢俱。

衞擊宇和黃靖芬的坐馬一出大寨門，兩邊山坡上立卽暴起一陣聲震山野，直冲霄漢的如雷歡呼。

「歡送我們的英明帮主！」

「歡送衞島主！」

衞擊宇和黃靖芬等人舉目一看，只見寨門外的寬大山道兩邊的山坡上，擠滿了總壇的人和壇主香主大小頭目，當前的一人，正是「雙掌無敵」崔開碑，總計不下千人之多。

只見這些人，個個精神興奮，俱都振臂高呼，尤其挾在歡送行列中的那些老少婦女眷屬，更是目旋淚光，顯出了依依不捨之情。

好在每一個人都知道，帮主黃靖芬覓得好歸宿，嫁得乘龍婿，「天坤帮」雖然解散了，但改組辦江運，大家依然在一起，而且，更有「麟鳳宮」的財勢作後盾，從今以後，每一個人都有安家立業的大好機會。

是以，歡送的場面極爲熱烈，每個人的歡呼俱都發自內心，因而，歡聲如雷震耳欲聾。

衞擊宇和黃靖芬一面策馬前進，一面向兩邊歡呼相送的帮衆含笑揮手，以示謝意，他們淸楚的看到，每個人的眼圈紅紅，不少人流下了淚水，流下了依依不捨的傷感眼淚！

黃靖芬感觸良多，也倍感欣慰，她擔任了這些年來的帮主，由此也可證實了她並沒有虧待他們。

所謂「患難顯知己，分離見眞情」，因而，她在感動之餘，兩邊山坡上的人影和面孔也漸漸模糊，終於看不清了，因爲，她展着歡笑的嬌靨上，也流下了分離傷感的熱淚。

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卽使父子夫妻也免不了，生離死別的時刻，也正等於人生有愉快歡樂，也有悲傷和難過！

但是，黃靖芬雖然離開了她相處多年的患難部屬，奔向的却是她嚮往巳久的遠大前程，而且更見光明。

是以，她洒淚離開了她辛苦建立的大寨和部衆，略經檀郎的寬慰，心情立現開朗。

衞擊宇歸心似箭，而黃靖芬和柳迎鳳也都急切的希望早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因而，第三天的午後巳抵達烟波浩瀚，風光明媚的太湖西岸。

只見西岸碼頭上，早巳擠滿了四鄉前來看熱鬧的村婦和漁民。因爲，「麟鳳宮」租借沿湖車馬大湖船，載運新娘子嫁粧的消息，早巳傳遍了沿湖每一個鄉鎭。

尤其，這位新娘子又是威震大江南北，統領近萬英豪，大名鼎鼎，家喻戶曉的黃帮主，更是要親眼一睹她的廬山眞面目不可。

這時一見人馬車輛到來，立卽人聲如沸，爭先向前，以求看得眞切。

早巳等候在碼頭上的「麟鳳宮」一見，急忙向前相攔，同時大聲吆喝，情形頓時大亂。

黃靖芬一看這情形，只是覺得嬌羞害臊，但是，當她舉目看到波光閃閃，白帆點點的浩翰湖面，以及隱約可見的「麟鳳島」時，她頓時感到一陣怯意和不安。

雖然，她知道「金嫗」「富婆」「姥寶烟」，以及「賊僧」「丐道」「瞌睡仙」等人，絕不會再談她在「棲鳳宮」僞裝女管家，盜走「玉心」的事，但她自己仍不能爲此釋懷。

尤其，她更覺得愧對於蘭夢君，因爲，衞擊宇實在應該是她蘭夢君一個人的夫婿，而她蘭夢君也是「麟鳳宮」的唯一少夫人。

如今，有了她黃靖芬就不同了，至少奪走了衞擊宇對她的一份愛心，而且，她黃靖芬年齡最長，不管在任何場合，也不管在什麼時候，她都要尊稱她黃靖芬一聲姊姊。

換一句話說，她黃靖芬不但奪走了她應得的一份愛，而且，也佔有了她唯一至尊的正室少夫人，想想，如果她是蘭夢君，她又怎麼肯甘心？

也正因爲此，她不止一次暗暗向天宣誓，她把大部份的功力移給了柳迎鳳，今後，她將以畢生的精力來照顧蘭夢君，但是，她知道，蘭夢君絕不會原諒她的。

現在，她唯一担心的是稍時回到「麟鳳宮」，蘭夢君避不見面，僞稱臥病。

果眞那樣，必然也影响三位奶奶和三位怪傑的心理和情緒，氣氛也必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難堪，鬱悶，和低沉，但是，她又得必須容忍下去。

由於她內心想着心事，無理四週的宣囂人聲，更無視潮水般的人衆對她的指指點點，評頭論足。

她只是本能的翻身下馬，隨在檀郎身後，走上停在碼頭上的一艘豪華大遊艇。

遊艇上有十數名「麟鳳宮」的背劍女警衞和丫頭，紛紛向前恭迎，但心情一直不安的黃靖芬，却發現她們都是生面孔。

衞擊宇和柳迎鳳當然瞭解黃靖芬這時的心情，遊艇一經離開碼頭，兩人立即邀她觀看湖景。遊艇兩舷，長槳二十，隨着有節拍擊楫聲，急急划動，水花飛濺，遊艇前進如飛。

隨着「麟鳳宮」的漸漸擴大，黃靖芬心中的怯意也倍增，當遊艇滑進「麟鳳宮」專用的狹長水道時黃靖芬的嬌軀不住有些微微顫抖。

尤其，當她隨着衞擊宇拾級而上時，就像準備進入大堂聽判的犯人，她的命運，她的將來，她的悲慘，是幸福，是黑暗，是光明，就在登完了石級就可揭曉了。

因爲，石級的盡頭，就是「麟鳳宮」的綠瓦紅磚牆角，而高大富麗，聳入半空的巍峨三孔大宮門，也就在眼前不遠了。

她恍惚看到方才小碼頭上只有七八個人，但她仍記得方才那位劉領班對她恭謹的施禮呼了「姑娘」。

假設，宮門口依然是這麼冷淸的話，她黃靖芬便注定要鬱悶寡歡的過一輩子！

就在這時，驀聞前面的檀郎脫口驚喜的說：「芬姊姊快看！」

黃靖芬悚然一驚，急忙抬頭，定睛一看，目光不由一亮！

只見巍峨富麗的高大宮門前，立滿的歡迎的人羣，竟有兩三百人之多，個個神情愉快，俱都笑逐顏開，顯然，「麟鳳宮」的上下過等到齊了。

「金嫗」「富婆」「姥寶烟」，「賊僧」「丐道」「瞌睡仙」六位怪傑俱都愉快的含笑站在前面，十二道慈祥親切的目光，一致向這邊望，來。

最令黃靖芬感動驚喜的是，秀髮高挽，上揷鳳釵，穿着一身淡紅雲裳的絕艷美麗的蘭夢君，正一手提着百褶裙角，美目旋動着淚光，神情急切的向着這邊奔來。

黃靖芬一見，悲喜交集，內心感動，也忍不住急步向前迎去。

兩人一到近前，蘭夢君早巳喊呼一聲「姊姊」，兩臂一張，立卽將黃靖芬抱住，再也忍不住悲悲切切的哭了。她同時傷心的哭聲埋怨說：「姊姊，您爲什麼現在才回來？」

黃靖芬也緊緊的摟抱着蘭夢君的纖弱嬌軀，淚下如雨，她除了撫摸着蘭夢君的秀美長髮，親切的連聲呼着：「君妹」，她不知道怎樣回答蘭夢君的問話。

但是，傷心哭泣的蘭夢君却繼續說：「希望姊姊這次回來，再也不要離開小妹了……」

黃靖芬感激的連連頷首，流淚哽咽着說：「是的，姊姊再也不離開你了，姊姊要永遠和你在一起，還有你哥哥和鳳表妹……」

她說話之間，淚眼望天，話聲幾乎變成了夢囈。

她覺得上天給了她不少的痛苦和折磨，但賜給她的幸福和快樂却更多！

藍天，白雲，麗日，綠島，金碧輝煌的巍峨建築，往日夢寐祈求的美好遠景，今如都成了事實！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公冶長三言兩語迫退洶洶而來的血觀音後，高敬如派花人才往游說段春助陣，花人才抵達太平棧適段春不在，花人才想往血觀音住處暗探，詎甫進院落，便被血觀音叫出他的名字，花人才正感何以血觀音能知道他這藉藉無名的人時，血觀音已接着說出八年前的一段往事，原來八年前花人才在關外一小鎮，曾有一段艷遇，那向他勾搭的女人，正是逃避靈台老人的血觀音，這段往事是旖旎甜蜜的，但花人才却渾身冷汗，因爲他知道，血觀音不怕他會把這段往事洩露出去！而不怕洩露的方法就是滅口——

虎刀拒助陣　龍劍佈奇兵

胡八姑輕輕挪動了一下身子，身上那件薄如蟬翼的衣服，居然沒有滑開。

她微笑着又重複了一句道：「怎麼樣，你看我是不是老多了？」

對這一類的問題，女人們一向都很認眞，這位血觀音顯然也不例外。

花人才定了定神，連忙回答道：「噢，不，不，妳看起來，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變，只有顯得更年輕……」

這當然只是一種恭維話。

誰能發長生不老？

不過，女人們這樣問，爲的也正是要聽這種恭維話，否則她們不會自己照鏡子？

胡八姑笑了，似乎很高興，她又問道：「你說的是眞話？沒有騙我？」

花人才像是急得要發誓似的道：「我當然沒有騙你！我爲什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另找八年前見過你的人來問。」

胡八姑忽然輕嘆了口氣道：「你叫我到那裏去找這樣一個人。」

八年前見過這位血觀音的男人，當然不止他花人才一個。

爲什麼找不到？

那些男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花人才手掌心又在冒汗。

胡八姑忽然又瞅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你也沒有改變多少，可見這些年來，你的日子過得大概還不錯。」

花人才心頭不禁微微一熱。這女人對他難道還有一點意思？

他這樣一想，胆子不由得漸漸壯了起來。

胡八姑接着道：「你別儘站着，那邊有櫈子，你爲什麼不坐下？」

花人才依言坐下。他人坐下，心也跟着放落。他猜想自己的一條性命，大概有七成是保住了。

胡八姑等他坐定，忽又笑了笑道：「你說我還是八年前的老樣子，剛才你進門時，爲什麼沒有能認出我是誰？」

這個問題本來不好回答，但如今已難不倒這位小留侯了。

花人才也微微笑了一下，低低地道：「妳只要爲我設身處境的想一想，妳就不難明白那是爲了什麼原因。」

這種回答的方式，足足可打兩個滿分！

他爲什麼當時沒有認出她是誰？

他要胡八姑想一想，其實每個人都該想一想；答案是有彈性的，你愈想得深遠，便愈能領會它的精絕之處。

胡八姑望望自己的雙腿，臉孔居然紅了一下：「我這裏是沒有人敢闖進來的，我剛洗過澡，想先涼一下，再穿衣服……」

她顯然連自己也不認爲此刻身上蓋的是一件「衣服」。

更重要的是：她爲什麼要解釋？

花人才一顆心不僅發熱，跳動的速度也加快了。

這使他漸漸忘却對方是一位天狼長老，是目前江湖黑道上的第一號女殺星，而自己則僅僅是關洛七雄手底的一名管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時光又彷彿倒流至八年之前。

他彷彿又變成八年之前，年輕、英俊，而瀟洒的花公子，而對方則不過是個難耐寂寞的秋娘。

胡八姑抬起眼光望着他，隔了一會，才又說道：「你現在跟着花六？」

花人才點點頭：「是的。」

經這一問，他的一顆心又降低了溫度，頭腦也跟着清醒了不少。

時光事實上是不會倒流的。

這女人如今只有別人躲她，她已再用不着躲避任何人，所以這女人也絕不會再是八年前的秋娘。

「今天是誰要你來的？」

「花六。」

「來察看動靜？」

「不是。」

「來幹什麼？」

「收買虎刀。」

胡八姑一怔道：「收買虎刀？收買虎刀以便對付天狼會？」

花人才道：「不是。」

「對付誰？」

「對付妳！」

胡八姑不覺又是一怔道：「專門對付我一個人？」

花人才道：「是的。他們認爲妳是目前天狼會中，最令人頭疼的人物，只要去掉你這位血觀音便可以扭轉大局。」

胡八姑冷笑：「他們以爲我血觀音這般容易收拾？只要有一個虎刀段春就够了？」

花人才道：「他們認爲有了虎刀段春，再加上一個龍劍公治長，便不難達到目的。」

「這是誰出的主意？」

「花六。」

「花六？」

「是的。」

「嘿嘿，好個大胆的花六！」

「妳想錯了，花六的胆子並不大。實際上，情形正好相反，關洛七雄之中，就數花六的胆子最小！」

「這話怎麼說？」

「花六想出這主意，其實是別有居心。」

「他跟你說過了？」

「我們是堂兄弟，他有心事，從來沒有瞞過我。」

「他是什麼居心？」

「這是他最後的一步棋，能請到虎刀助陣，他就繼續觀望下去，否則，他便打算獨善其身。」

「一溜了之？」

「這是辦法之一，當然這並不是最好的辦法。」

「除此而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這便是他指派我來當說客的原因。」

「準備向本會輸誠？」

「正是如此。」

「所以剛才你就冒冒失失的走進了這座院子？」

「這是我一時迷糊。」

「你不是有意來接洽的？」

「不是，因爲我還沒有見到虎刀段春，一時還沒有決定該不該這樣做。」

胡八姑似乎深受感動，點點頭道：「好，你說得很清楚，也很坦率，花六的心意，我可以成全他。」

花人才趕緊欠身道：「謝謝八姑。」

胡八姑沉吟道：「不過，爲提高他來日在天狼會中的地位起見，最近這段時間，他最好能設法表現表現。」

花人才道：「八姑的意思……」

胡八姑道：「這是爲他自己着想，我並無意一定要他怎麼做，他可以酌量情形，盡力而爲。」

花人才道：「是！八姑的這番意思，我一定轉達。除此而外，八姑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交代？」

他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作出準備要告辭離去的樣子。

胡八姑道：「沒有事了。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情，我這邊自會派人和你聯絡，你只要經常在如意坊大門口走動走動就行了。」

花人才恭謹地又應了一聲是，私底下則不免微微有點感到失望。

因爲這女人並沒有挽留他。

對方已然連一點挽留的意思也沒有，他當然只有告辭離去。

不意他轉過身子，才朝門口走了兩步，身後忽又響起了那女人脆滴滴的聲音道：「你現在打算去哪裏？」

花人才停步回過身來道：「我打算先去退掉房間。」

「然後回如意坊？」

「是的。」

胡八姑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果然沒有料錯。」

她望着花人才忽然問道：「你回到如意坊之後，準備怎樣向高老頭他們交代？如果你推稱虎刀段春不在，他們問你爲什麼不等他回來，你又拿什麼話回答？」

花人才聽了，不禁微微一怔。他一時粗心，竟沒有想到這一點。高敬如頭腦簡單，也許沒有什麼，龍劍公治長可不是個等閒脚色。黑心老八和左天斗那麼精明，都被小子找着破綻，他若是因心虛而一時語言支吾，豈非又要步上黑心老八和左天斗等人的後塵？

胡八姑接着道：「你應該只當沒有來過我這裏，一切仍照你原來預定的步驟行事。懂我的意思嗎？」

「等虎刀段春回來？」

「是的。」

「這……已經……還等他回來幹什麼？」

「你好像還沒有聽懂我的話。」

花人才的確沒有聽懂。找個好藉口，回去搪塞一下，那是應該的。還等段春回來幹什麼呢？

胡八姑道：「虎刀段春意向如何，不僅如意坊那邊想弄清楚，我們這一邊也同樣關心。所以，你現在跟虎刀段春接頭，已具有雙重意義，這次磋談，無論如何也省略不得。」

她頓了一下，又道：「唯一要注意的是，等下不論虎刀段春答應不答應，你一定要先讓我們這邊知道。」

「如何聯絡？」

「客棧外面，有個紅鼻子車伕，他也是我

們的人，你等會走出客棧時，只須搖搖頭，或是點點頭，就可以了。」

「搖頭表示不答應，點頭表示答應？」

「是的。」

花人才想了想，忽然露出憂愁之色道：「已然要接頭，我就必須要加以勸說，萬一虎刀段春竟眞的答應下來怎麼辦？」

胡八姑微微一笑道：「那不關你的事。」

× × ×

虎刀段春回來了，花人才也已經跟他接過了頭。

虎刀段春的回答，簡潔而乾脆。

他不淌這種渾水！

如果換了早先，花人才遭受拒絕，準會大失所望；如今由於已跟天狼會搭上綫，虎刀段春的一口回絕，反而使他安下了一顆心。

答應不答應，與他何關？反正他跟花六爺是太平定了。

雙方龍爭虎鬥，無論勝負誰屬，他們花家兩兄弟都篤定如山！

× × ×

花人才走出太平客棧。

搖頭。

回到如意坊。

搖頭。

他第一次搖頭，是對着那名紅鼻子車伕，第二次則是對着高大爺和花六爺等人。

兩次搖頭，表情不同，心情也不同。

第一次，他面帶微笑，心情也很輕鬆。第二次，他面帶愁容，心情緊張；愁容當然是裝出來的，緊張則一點也不假。

他在太平客棧見過血觀音的事，會不會被公治長那雙銳利的目光看穿呢？

× × ×

花六爺的一張面孔，首先變色。

這位有着一張大麻臉的六爺，臉孔一變色，麻坑登時發青，看上去就像一片斑斑銅銹，那副尊容，實在叫人不敢恭維。

他其實是白担了一場寃枉心事。

花人才當着衆人，想使眼色都不敢，也只好讓這位堂兄暫時委屈委屈了。

第二個面孔變色的是高大爺。

現在怎辦呢？

花六爺打的主意，他心底下也曾暗暗盤算過。但是，這種主意，別人行得通，他高某人則無論如何也行不通。

這並不僅僅是顏面問題。

如果他接受了天狼會的條件，第一件要做的事，無疑就是交出地盤和財產，他有七八房妻小，以及數十名家丁，一旦兩手空空，這些人將拿什麼養活？

如果統統予以遣散，他成了寡人一個，活着又還有什麼意思？

他本來將希望都寄托在花人才身上，希望花人才能說得動虎刀段春，雙方勢分五五，或許還可一戰。

如今，虎刀段春回絕了，單靠公治長等三兩名殺手，能擋得住天狼會的如雲狼羣？

大廳中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甚至連咳嗽也聽不到一聲。

目前的形勢，誰也改變不了。空談已無補於事，又有什麼好說的？

葛老夫子原是高大爺的一個智囊，自從遭天狼會刼持過一次之後，這位夫子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成天兩眼瞪着天花板，一句話也沒有。如果這次事件能平安渡過，他大概也該告老回家了。

葛老夫子拿不出主意，還沒有多大關係，最要命的是連公治長也彷彿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高大爺集衆聚議，差不多人人都表示了意見，就只有這位年輕總管，始終未曾發一言。

難道這位龍劍也像葛老夫子一樣，被天狼會的洶洶氣勢給嚇呆了？

當然不是。

他不開口，是因爲他冷眼旁觀，已看出如意坊這邊的這一羣，根本無藥可救！

高大爺色厲內荏，這是大家都曉得的。

這位金蜈蚣多年來養尊處優慣了，事事畏首畏尾，遇上了大陣仗，根本沒有放手一拚的決心與勇氣。

艾四爺結結巴巴，怨天尤人的一番話，別人沒有聽淸楚，他則聽了個一字不漏。

花六爺眼神閃灼不定，顯懷異志。

胡三爺雖然講點義氣，但這位三爺手底下已無可點之將。

七兄弟剩下四個，四個人又是四條心。試問，當事者尚且如此，當僚屬的人，又怎會認眞賣命？

他的原意，並不希望這四兄弟爲天狼會所併吞，但情況演變到這種地步，他有什麼辦法可想？

就在大廳中沉悶得令人窒息的當口，看守着大門的一名家丁，忽然神色慌張的闖進來。

衆人神色一變，有半數以上的人，都忍不住霍地站了起來。

那家丁一逕走向高大爺，不知道說了幾句什麼話，高大爺一哦，立即轉向胡三爺道：「老三，你手底下可有快腿張弓這樣一個人？」

胡三爺一怔道：「有啊！他如今人在什麼地方？」

高大爺沒有回答，又轉向那家丁道：「是三爺家的人沒錯，去放他進來！」

× × ×

快腿張弓是個侏儒。

他的身高，最多也不會超過四尺。像這一個小矮子，竟會有一個快腿的外號，眞不知道這究竟是捉狹鬼的傑作？還是這位小矮子腿功確有一套？

不過，有一件事，決錯不了。

他如果不是個子奇矮，看上去只像一個十來歲的孩童，他今天絕不會還能活着來到如意坊！

× × ×

快腿張弓的敘述非常簡單。

他不淸楚主人胡三爺府上究竟有多少人口，他只知道，三天前他離開藍田時，還活着的人，就只他一個！

他是以兩具屍首蓋在身上，整整在血裏浸了大半夜，直至將近黎明時分，才趁對方戒備鬆懈之際，悄悄逃出來的。

藍田到這裏，足有三百餘里，他只跑了三天，而且看上去還不太累，足證他的快腿之號，確是當之而無愧。

胡三爺話沒聽完，人就昏倒了。

快腿張弓也不淸楚趁黑血屠主人全家的那批蒙面人是什麼來路。

不過，這一點並不需要他作交代。

他不淸楚，這裏的人可淸楚得很。除了天狼會的人，還會有誰？

快腿張弓最後道：「小的這一路來，聽人傳言，孫七爺的逍遙莊和巫五爺的萬柳園，幾天之前，好像也出了事故……」

花六爺臉色如土。

艾四爺咀巴動了一下，想問什麼，終又忍住。

他大概忽然想到，問了也是白問。這還有什麼好問的？

就算目前他們的家園仍安然無恙，到頭來還不是同樣一回事！

天狼會會對他艾四爺特別寬厚？

除非——除非他馬上豎白旗，或者還有一線希望。

可是，當着這麼多人，尤其是已遭滅門之變的胡三爺也在座，他這種話，又如何出口？

薛長空忽然嘆了口氣道：「唉，我們中計了。」

高大爺道：「中什麼計？」

薛長空道：「中了對方的緩兵之計！」

高大爺一呆道：「老弟意思是說，血觀音那女人早上玩的那一套，目的只是爲了拖延時間？」

薛長空道：「我的意思，正是如此。」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如果我的判斷正確，天狼會這次派出的人手，雖然不在少數，但目前在蜈蚣鎮上可用之將，也許就只有早上露臉的這十來人。」

高大爺牙齦咬得緊緊的，臉色時紅時青，也不知道是在後悔，還是在生氣。

薛長空又接着道：「該會如有誠意招降，就不該殺害三爺全家，已然下了這種毒手，便證明所謂招降，只是一個幌子：亮起這個幌子的目的，只有一個解釋：人手不足！」

這一番話的另一意義，也就是說：早上雙方如果動起手來，只要如意坊這邊能得勝，對方絕不會還有援兵殺出！

當時雙方若是動起手來，如意坊這邊的勝算佔多少？

至少七成。

那麼早上不動手，是誰的錯？

一般說來，應歸罪於公治長！

血刀袁飛刀已離鞘，是公治長把這位血刀給攔下來的；如果公治長不攔袁飛，這種事只要一開了頭，就絕無法中途罷手，也絕無法局限於一二人。

雙方只要一方有了傷亡，就會變成一場全面大戰。

大戰爆發，戰血觀音的人，不是公治長，便是袁飛或薛長空或者是二對一，也不一定。

總之，如意坊這邊的人，絕對够支配。

勝算已佔七成，換句話說，除去血觀音的機會也該是七成！

血觀音若能一舉除去，今後的局面，豈非大大改觀？

不過，即連氣量最狹仄的高大爺，顯然也並不認爲公治長應對這一錯失負責。

公治長當時的措施並沒有錯。

如果不是快腿張弓帶來消息，誰又想得到對方當時只是虛張聲勢？

同時，還有一件事，大家心裏也都有數。

若是要打贏早上那一仗，高大爺等四老兄弟，就必須人人出手，而且要人人拚命。

只要其中有人稍存觀望，或無拚命之決心，那麼，別說七成勝算，恐怕連四成都大有疑問！

老四兄弟，當時有幾個具有拚命的決心？

袁飛想了想，道：「好在我們發覺得還不太晚，現在馬上趕去太平客棧，殺那女人一個措手不及，不也一樣？」

薛長空搖搖頭道：「恐怕太遲了。」

袁飛道：「何以見得？」

薛長空道：「這位張弓兄弟能從藍田趕來，對方的人，當然也辦得到。對方後援人手不止一批，只要有批趕到，我們就不宜力敵。」

他又向公治長道：「公治兄以爲如何？」

公治長點了點頭道：「是的，我完全同意薛兄的看法。如果對方援兵已到，我們現在趕過去，對方無疑是求之不得。」

薛長空微微皺起眉頭，又接着道：「不過，我們若是像目前這樣，儘坐在這裏空談，似乎也不是個辦法。不知公治兄可有甚麼較好的主意，也讓那女人看看我們的顏色？」

公治長緩緩掃了衆人一眼，沉吟道：「我們這邊目前最欠缺的，除了人手之外，便是信心和勇氣。同時，大家也似乎太累了些。所以，我認爲大家最好各回廂房，先好好的休息一下，精神比甚麼都重要。否則，不待敵人動手，我担心我們累都會把自己先累垮。」

薛長空不禁點頭道：「這一點小弟深具同感，大家振作不起來，顯然與疲勞不無關係，我也覺得大家應該先好好睡一下。」

公治長接着道：「至於如何收拾血觀音胡八姑那個女魔頭，小弟經過再三思攷，覺得在目前這種形勢下，只有沿襲一條老路子……」

薛長空精神一振，忍不住岔口道：「哦，甚麼老路子？」

公治長一字字緩緩回答道：「上次去羊腸巷對付楊雷公的老路子！」

薛長空微微一怔道：「行得通嗎？」

公治長道：「不一定行得通，但仍有一試的價值。」

他又掃了衆人一眼，從容接着道：「只要快腿張弓兄來自藍田的這一消息，不洩露出去，對方即使已擁有足够的人手，相信也不致在限期之前發難，所以，趁着這個空檔，大家儘管放心安歇，等天黑起更之後，再在這裏集合取齊。」

他停頓了一下，又道：「至於這一次摸卡的人馬，只須小弟一人便行。薛兄和袁兄，可派一人遙作呼應。小弟進入太平客棧，將見機而作，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悄悄抽身，另作打算。如萬一僥倖得手，小弟自會發出信號，屆時便須諸位戮力以赴！」

薛長空欣然道：「好！接應的人，由小弟充當。袁兄不妨先省點氣力，好留在雙方發生混戰時，殺個痛快！」

高大爺面露快慰之色，第一個點頭表示此計可行。

他等了一天，爲的便是希望有人提出類似的計劃，因爲他覺得只有這樣做，才是有效而又安全的上上之策。

——對付敵人有效，對他高大爺安全。

——享受成果的人是他高大爺，冒生命之險的却是別人，這種好事情，如果換了你，你會不會反對？

其他諸人，有的點頭，有的默然無語。

暗暗皺眉的人，只有一個花十八。

因爲，她是唯一眞正關心公治長的人。她似乎有點想不透，像公治長這樣聰明的人，爲何偏偏要做這種胡塗事？

關洛七雄，營賭包娼，無惡不作，跟天狼會的作爲，根本毫無區別，公治長何苦一定要替這種角色賣命？

眞的是爲了一席總管的名義？以及那一份優厚的薪俸？

她不相信。

她知道公治長絕是這不種人。

如果公治長眞的如此鄙俗，她絕不會向這種人獻出一切。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血觀音胡八姑人人都知道不是一個好招惹的女魔頭，如果不是公治長自告奮勇，相信誰也不會逼他這樣做，而他竟在緘默了半天之後，出人意料之外的爲自己討了這份好差使！

他這樣做，究竟是爲了甚麼？

她決定走慢一點，留下來問個淸楚。

公治長說完起身道：「胡三爺，葛老，以及朱裕兄和谷慈兄，都需要好好將養一番，暫時沒有事情了，大家各散吧！」

× × ×

公治長只是催別人多多休息，他自己則仍然留在大廳未走。

花十八雖然也留下了，但却找不到一個跟公治長說話的機會。

因爲留下來想跟公治長說話的人，並不止她一個。

袁飛，薛長空，關漢山等人，都沒有離去，他們都坐在原來的位置上，甚至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第一個開口的人，是血刀袁飛。

他望着公治長，聲調平板地道：「你願意一個人單身涉險，別人沒有理由反對，我只覺得你老兄在作出此一決定之前，似乎完全忘了另外一件事。」

公治長微微一笑道：「我沒有忘記。」

袁飛眨了一下眼皮道：「你知道我說的是一件甚麼事？」

公治長笑道：「知道。」

袁飛點頭道：「好，那麼你說吧：這件事你打算如何處理！」

公治長指着關漢山，笑道：「關老總是我事先約好留下的，我留下關老總，便是爲了要處理這件事。」

他又轉向關漢山笑道：「老總是不是都準備好了？」

關漢山欠身回答道：「是的一切都準備得停停當當，只須總管吩咐一聲，隨時可以動身起程。」

準備好了？動身起程？

誰動身起程？這打的甚麼啞謎？

花十八聽不懂。

薛長空兩隻眼珠子滾來滾去，好像也是一頭霧水。

公治長又轉向花十八笑道：「你沒有走開正好，否則我也要差人去請妳過來，現在就要靠妳幫忙了。」

花十八道：「我根本不曉得你們在談些甚麼。」

公治長笑笑道：「我們要妳幫忙，當然不會瞞着妳。簡單一點說，我們是在履行一項諾言。」

花十八道：「對誰的承諾？」

公治長道：「朱裕！」

花十八一怔道：「你們打算安排他離開蜈蚣鎮？」

公治長道：「是的。我跟袁飛兄曾向他作過連環保證，保證決不讓他落入天狼會手中。如今這座如意坊已無安全可言，我們爲了不失信於他，只有設法先讓他離開本鎮。」

花十八道：「既然一切都準備好了，剛才他人在這裏，你爲甚麼不說？如今他睡下了，又要叫他起來，豈非多此一舉？」

公治長笑道：「這也是安全措施之一。」

花十八道：「你以爲今天如意坊內仍然藏有內奸？」

公治長笑道：「凡事事先預防，總比事後懊悔要好得多。」

花十八道：「那麼，我對這件事能幫甚麼忙？是不是要我護送他離開？」

公治長道：「這個忙妳幫不上。」

花十八顯得有點迷惑道：「否則——？」

公治長笑笑道：「我想委屈妳一下，等天色快要黑下來的時候，以一身僕婦的打扮，從這兒後院門偷偷溜出去，行動愈鬼奇愈好。」

花十八一楞道：「溜去那裏？」

公治長笑道：「隨便妳溜去都裏都可以，只要能引人起疑，以爲妳正在從事一件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就行。」

花十八一雙發亮的烏眸轉了幾轉，忽然點着頭道：「唔唔，我懂你的意思了！」

公治長並沒有故弄玄虛，他要花十八這樣做的用意，其實人人都可以意會得到。

說得明白一點：這也一是種安全措施！

目前這座如意坊是否已在天狼會的嚴密監視之中，誰也不能斷定。就算這是一着閑棋，浪費的人力亦極有限，但如眞的發生了淸道作用，對朱裕的安全，則有莫大的幫助。

從這種細微的安排上，正顯示出公治長處理一件事務，是如何的設想週到！

這使得一向很少服人的血刀袁飛，也不禁露出了欽佩之色。

花十八似乎非常樂意接受這種多少帶點危險性的差使，欣然起身離座道：「好，天也快黑了，我去向張媽借衣服！」

公治長轉向關漢山道：「你也可以去吩咐唐游兩鏢頭收拾收拾了。」

關漢山道：「是！」

花十八和關漢山先後離開大廳。

薛長空道：「現在該輪到我們來商量一下等會兒接應的細節了吧？」

公治長點頭道：「是的，現在該輪到我們三個好好的談一談了。」

× × ×

住在西客廂最末一間的花六爺和花人才兩位兄弟，如今也在閉戶密談。

花人才爲了取信於他這位多疑的弟兄，連他跟血觀音當年那一段，他原不想洩露的風流秘史，也悄悄和盤托出。

聽完這段旖旎秘史，花六爺信心堅定了。

孫七爺，巫五爺，胡三爺均已家破人亡，底下輪着的，說不定第一個就是他花六爺。

高大爺泥菩薩過江，且不去說它。

就憑公治長，薛長空，以及袁飛和谷慈這幾名殺手，眞能敵得過人多勢衆的天狼會？眞能保證他花六爺不步上胡三爺等人的後塵？

這種事恐怕連三歲的小孩子都不會相信！

所以，唯今之計，要想保住身家性命，只有一條路可走。

投降！

當然，投降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像他目前這種處境，困難更多。

而現在，由於花人才處理得法，所有的困難，無疑都解決了。

天狼會方面已接受了他的降表，如意坊這邊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身份。這種好事，天底下那裏去找？

花六爺越想越興奮，臉上的蔴坑兒個個都在閃閃發光。

他抓起花人才一隻手，激動地緊握着道：「九弟，這次全靠了你，大哥絕不會忘記，有機會不妨在那娘們身上多下點功夫，如果你自覺不濟，大哥箱子裏，還有一瓶藥……」

花人才當然明白他這位大哥提到的藥，是一種甚麼藥。

問題是：他是不是還有這種「機會」？

先前在客棧中，他原以爲要做二度劉郎，但沒想到，最後那女人竟沒留他，甚至連一點暗示也沒有。

那女人正值虎狼之年，見了舊日情人，居然能如此淡然處之，這該怎麼解釋？

合理的解釋，無疑只有一個：那便是這女人目前報効有人！

如果眞是這樣，他對這位血觀音的影響力，自是微乎其微！

但是，他絕不能讓他這位大哥知道，他在血觀音心目中所處的實際地位，因爲那樣可能會動搖了他這位大哥的信念。

所以，他只好點頭，表示願接受對方這番好意。

（未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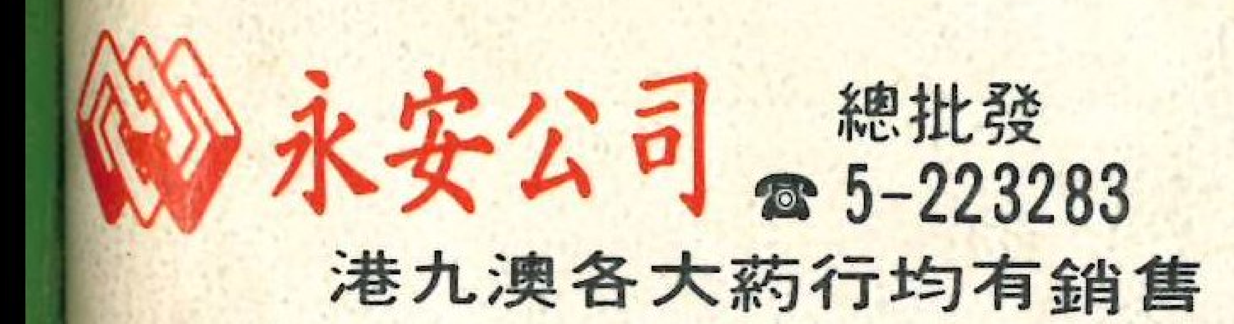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
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
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
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葯，
功能生津斂汗健脾袪濕，提神醒腦，
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